

顧執中著
陸詒

到青海去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91585)

到青海去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陸順執

中詒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到青海去

目錄

「不要再一塊兒死在東南」	一
死心塌地在潼關	七
呀！是潼關縣的護照嗎	一三
倒霉的事接踵而起	一九
生命隨着汽車在山巔流轉	二八
滿懷恐怖到平涼	三七
幾經險阻到蘭州	四一
萬匹駿馬奔騰而來	五一
地廣人稀的甘肅面積	五七
到拉卜楞的沿途見聞	六五

衆族雜居的拉卜楞	七二
拉卜楞的活佛勢力	七九
用牛糞擦碗的番民生活	八五
女權制的番民風俗	八九
拉卜楞的教育狀況	九五
縣政府權力祇及半條街	一〇二
寶藏豐富之甘肅礦產	一一二
騎上騾背進發	一一八
幾疑此身在桃源	一二六
四民雜居之樂都	一三三
行過三峽達西甯	一四〇
到處莫談國事	一四七
西藏人是十足的英國籍！	一五七

- 雙重捐稅下的羊毛市場……………一六四
- 金碧輝煌的塔爾寺……………一七一
- 黃金世界的青海……………一七九
- 青海羊毛業的檢討……………一八五
- 嘗到了皮筏子的滋味……………一九一
- 民和縣之複雜種族……………一九八
- 樂都縣一片沃野……………二一〇
- 人民祇知誦經拜天……………二二〇
- 周圍方里之循化縣……………二二九
- 化隆縣之八寶山……………二四三
- 十室九空之貴德農村……………二五六
- 佛前滾蛋與油鍋撈斧……………二七〇
- 一切建築不及一教堂……………二七九

種麥者不得食麥·····	二九〇
皮毛滯銷商市蕭條·····	三〇四
浸沉於麩蘖中之互助縣農民·····	三二四
男女相率結隊覓合·····	三三二
共和縣男子多棲身空門·····	三五二
女子先學養子而後嫁·····	三六一
雹災大如牛馬·····	三七二
活佛在番土兩族中之權威·····	三八〇
遠處海西之都蘭縣·····	三九七
遍地皆礦之疊源縣·····	四〇七
青海是我們中國人的領土·····	四二三

孫序

青海河源之地，禹貢稱導河積石，西戎卽紘；蓋在唐虞之世，已爲華夏聲教之所暨。三代以還，有國者弗能經遠，遂爲羌渾吐蕃所迭據。考之於史：漢之趙充國、張奐、段熲，唐之哥舒翰，宋之王韶，雖嘗征撫之而不能有其地；元之章古，雖嘗鎮其地，而不能附其民；明代授諸番僧，以禪師國師之號，優其賞賚，亦僅能使邊患稍息，而不能變其政；其後蒙古南侵，與番偪處，清雍正時，既平其亂，乃置辦事大臣於西寧，蒙人以旗制轄之，番人以土司轄之，此似有其地，附其民，而變其政矣，猶不能易其俗，而革其心，不過每歲會盟於海濱，聊示羈縻而已。訖于今日，國人漸知其土曠人稀，畜蕃草美，寶藏輟而待掘，山阜童而待植，始議改爲行省，移民以實之；顧仍以阻遠爲憚，雖說言開發，而能身踐其境，從事攷察，以引起向往之同情者，尙寥寥也。夫外蒙我之北屏也，執國人以蒙事問之，吾知其必不如俄人習之之深也；西藏我之南障也，執國人以藏事問之，吾知其必不如英人探之之詳也。坐是外蒙遂被脅於俄，西藏遂受制於英。今則

關東熱河，且淪於日矣，亦由日人覬覦久，而馳騁熟，故遂一入而不可禦耳。然則吾國雖以地大物博豪于世，使不急謀固圉補牢之術，則邊疆諸地，其不爲關東熱河之續者幾何！青海自內部華望，雖若偏于西北，合全部之幅員視之，實居國之中央；誠使青海向治，則控馭蒙藏，殆可收指臂之效。願君執中，有見於此，因於今夏組織青海考察團，陵暑犯險，歷千辛百苦以赴之，舉凡目之所觸，耳之所聞，心之所感，一一筆之於冊，非惟青海之民風土宜，經濟宗教，昭然若鏡，卽途次所經，如陝西甘肅之農田水利教育交通，亦間及焉。吾願讀是編者，勿徒以尋常游記觀之，斯則願君之志也！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孫科

錢序

在昔司空掌土，務拓殖俾阜黎民，而禮運「貨惡棄地」之言，三復致意；於以見先哲所以發展民生，誘導地利者至周！近頃士夫懷於內憂外患，亦復盛唱其啓發邊徼之論；顧輒囂囂然，張政策於筆舌之中，坐而言，弗能起而行。安得俊才實踐之士，投袂先驅，資爲倡率，作吾黨光乎？客歲之夏，顧君執中應隴海所組陝西實業考察團之聘，既與當時賢士夫西行周咨，致力探討，今春又賈其餘勇，并深入遐方，參與青海之考察。茲偕同志壯遊既竣，爰本故實，著之篇帙，都廿萬言，欲以公世，迺承問序及余。余維青海爲吾國西陲重鎮，土地肥沃，物產豐饒，祇以交通梗阻，遂至幾與世隔，事實上等諸荒服化外；以視歐人冒險拓地，披治榛莽，遠至冰荒窮島以殖民者，相去何啻霄壤！而顧君高瞻遠矚，獨不憚山川跋涉，攘臂遠征，足迹所至，以述以考，劄記專編，用饗邦士。凡茲勇氣與苦心孤詣，不亦鑒於國際民族之激盪而特爲開發邊徼之先鋒乎？！行見是書出版，足以發揮西北精神，所關於政治地理者至大且要。豈第洛陽紙貴已耶？！抑吾

尤所根觸者，即中國邊患已臻極度，數十年來，滿、蒙、回、藏頻起交涉。惟青海獨晏然無事，等於世外桃源，亦幸事也，第其地介於回藏，能否長此安堵；不生故障，而弗爲帝國主義者目光所注，正復難憑？先民有言，「爾有鐘鼓，不攻不考，宛其死矣。唯他人是保，」儻我而不自開發青海也，則耽耽者自有人在。前車可鑒，來軫方遄，願君斯著，殆亦忱於此義，而發國人之深省也歟？

二十二年冬月杭縣錢宗澤

李序

同社顧執中陸詒兩君，遠遊青海，共述所見聞，刊之報章，篇帙既積，勸爲專書，屬余爲弁一言。兩君所紀文字之條鬯，疏狀之真摯，與夫山川道里之阻，行旅途涉之危，僻壤民俗之陋，萑苻四野之險，夙已爲讀者所知，無待費詞；今所欲言者，惟就此書之質性一評隲耳。讀此書者，或將以爲新體裁之游記；余則以爲兩君此行，發願於謀展邊疆教育，非漫遊者比。故就此書質性言，實向來所未有者也；其或有之，亦磨滅不傳者也；其或有傳者，亦僅單文短節，託於寓言，附於鉅帙之中，不爲人所注視者也。何以言之？安土重遷，爲吾民族特性，尤不欲涉艱險，如西人之馳想遐荒，非有所迫，無肯投身塞外者！自來筆記，述遠陬風土者，如范石湖之瞻鸞錄，則使節所令，不容辭謝者也；如王述庵紀川滇金川之事，則微官被命，萬里從征者也；如洪稚存之天山客話，則遷客遠戍，聊慰牢愁者也；如徐霞客志在探奇，足跡遍天下，已稱難能可貴，然亦僅留連風景，擴見聞，以資談助，非有拓邊化民之志；如晁錯議移民實邊，趙充國議屯田

，所志者遠大矣，然僅琅琅一疏，未能哀然成帙；故曰此書向來所未有也！唐之宰相賈耽，志在四裔，著述不夥，然惟唐書本傳，存其目錄，所述若何，則雙字未覩；故曰其或有之，亦磨滅不傳也！吳敬梓著儒林外史，述青楓城被學勸農，頗與顧陸兩君之志相近，但僅全書中之一則，且純爲幻想；故曰其或有傳者，亦僅單文短節，託於寓言，附於鉅帙之中，不爲人所注視也。然則此書之真價，不可見歟！抑更有所感者，顧陸兩君，非有所命，非有所迫，潏暑適征，馳驅艱險，蠅蚋擾其食，蚤蝨擾其寢，幾膏狼吻，屢宿荒山，危車轉於峯巔，皮筏蕩於急水；其所願者，豈僅此一書之刊布，然而格於事勢，終僅此而止。所望此書遠播，聞者知戒，化其梗塞之見，兩君亦砥礪其志，使所抱負者，終底於成；庶金沙漠漠，不至久棄荒谷，則闢土拓疆，此帙爲之先路已！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一月一日咸陽李浩然

陳序

從九一八之變，直到現在，差不多有三年了。東三省是失了，熱河也在今年失陷了。當熱河無恙的以前，東三省已經失陷之後，我國的當局，高唱着「長期抵抗」；我國的人民，高唱着「收復失地」。這時候，有一個歐洲的某國人，在某刊物上發表下列的這樣一段話：

「中國人何必那樣要緊收復失地呢？東北失了，西北不是還在麼？何不去開發西北呢？有了土地而不開發，等於沒有一樣。與其收復東北，何不開發西北？」這一段幽默的話，我們中國人看了，誰也不能不跳起來，覺得這是侮辱我們中國人的。但是仔細一想，又誰也不能否認他的話。

有一家雜誌上，譯着英國人刊物上的一段話。說：

「如果發現了一道新的瀑布；德國人立刻計算其牠，可以發多少電力？可以做多少事業？日本人卻立刻派軍隊來佔領了。中國人呢，背着雙手，靜靜的欣賞着，回來做了幾首詩。我們英國人却馬上實行利用牠來做原動力。」

這一段話，我們中國人看了怎樣？對於中國的部份，否認呢？承認呢？

這一次，顧執中和陸詒兩位先生，同着黃汪舒幾位先生，一起到青海去。陸陸續續寫了四十九次的報告，在新聞報上發表。現在從新整理了一下，出版單行本了。他們出發的動機，和所得的結果，不用我來多說。我祇覺得我們中國人太聰明了，常常發明許多應時的『口號』。激昂慷慨的『愛國口號』，會一時一時，變着花樣來喊，似乎喊過『口號』，就算愛過國了。其他一切『口號』，也是照例的喊。一喊『口號』，就算實行了，真便宜，世界上沒有這樣便宜事情。『開發西北』，也是狠時髦的一個『口號』。祇怕喊過一時，不久就聽不見了。像顧陸兩位先生，肯不怕辛苦，實地去嚐『到青海去』的滋味，真可佩服。他們這一本書，至少比空喊着『開發西北』的，要進一步了。希望這一本書的影響，引着有志的人們，一步一步的前進，真有一天達到『開發西北』的事實。

顧陸兩位先生要我寫一篇序，我就引了兩段外國人的話——這是在我覺得有非常感觸的，不知道讀者覺得如何？

自序一

予與同事陸詒君合作而成之『到青海去』，既付剞劂，乃爲之序曰：

青海之行，跋涉山川，苦雨悽風，歷盡艱險，爲終身所永矢勿忘之旅行也；予等入境以後，考察文字在報端披露以後，其影響之及於國家及全民族者，究有幾何？則予殆弗能言也。予之所知者，青海之民衆，迄今仍在困苦塗炭之中，一如往日；青海之礦產，迄今仍在特殊勢力掌握之中，一如往日；青海之蒙藏等民族，迄今仍在自生自滅，渾渾噩噩之中，一如往日；青海之封建力量，迄今仍在非常速率進展之中，一如往日。青海固仍爲舊日之青海也，雖因予等考察文字之發表，而喚起國人中最小部分之注意，然此希微之效，究與青海何補？

以是予於『到青海去』付刊之日，中心痛苦自責，弗能自己！他日如天假以機會，得能再與青海民衆相見，願更竭吾力，以謝吾罪！

是爲序！

澄溪顧執中

民國廿三年一月十五日作於川康考察途中

自序二

在這腥風血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睥睨着遠東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爲了其本身是國際帝國主義者問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患者，所以近年來更瘋狂更加緊的侵略其唯一的對象——我國，企圖維持其日迫崦嵫的壽命。

在日本帝國主義者軍事政治雙管齊下的襲擊下，國內政治當局作螞角之爭的幻夢中，向爲國人所忽視而實際上是我們生命線的東北半壁河山變色了！全中國的民衆，除了帝國主義者直接或間接的寄生蟲和經紀人外，一致的熱烈的洶湧起反帝的高潮；可是這種祇憑感情不重理智的高潮，因尙未進一步的把握着澈底的時代性，所以經了一度暴力和麻醉劑的摧殘，仍逐漸的低落銷沉下去。

在這舉國人士徬徨銷沉的時期，國內少數的意識模糊而自作聰明的士大夫階級，又提出一個『開發西北』的動聽口號來。他們以爲祇要能將西北好好的開發，東北便可從暴力者的鷹爪中奪回來，民族還可有復興的曙光。在這個悅耳的響亮的口號下，國內研

究西北開發西北的各種團體，就像雨後春筍般的產生。他們這種動機和目的，原未可厚非；可是大部份人還祇是閉戶埋首于局部的零碎的研究，而忽略了注重到開發西北的政治上的客觀條件，更少見有『坐而言，即起而行』的人，奮勇的實地到西北去幹。爲了要使自己對於這急待開發的西北，有進一步的認識，所以我在去年的夏天，隨着顧執中先生，經陝甘而到青海去，睜開眼睛來看看我們遼闊的錦繡河山。

青海也和已經失陷的東北一樣，本身是蘊藏着豐富的物產，可是帝國主義者早已窺伺其旁，冀吞噬這塊肥美的土地，當地的統治階級是十足的代表封建勢力，他們幾十年來關着大門，做壓榨老百姓及作蝸角之爭的工作。在他們鐵蹄下輾轉呻吟的民衆，是較內地民衆更爲顛預，更爲麻木。只要我們不否認東北失陷前各種因素的啓示，我們也可預感到青海的將來，會有怎樣的結果。

這本『到青海去』的冊子，是我和顧執中先生在途中的通訊稿集合湊成的，深望讀者不要僅僅看了青海各種物產數字的統計，而發生烏托邦的夢幻，應在這慘酷的世界大戰的前夕，積極奮起去做基本的工作，然後有達到開發西北收復東北底鵠之一日！

二十三年一月十四日，陸詒書子駛赴宜昌的永年輪中。

「不要再一塊兒死在東南」

——中委張繼之痛語——

不作無益呻吟……祇有緊緊地握住現在！

繼着九一八的創痛之後，在二十二年的三月間，熱河又淪亡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手，現在雖然日本帝國主義爲了要略事休息起見，暫時宣告休戰，可是屏障已失，日軍隨時可以進攻，華北的危機，隨時有爆發的可能啊！我們計算近幾十年來我國領土喪失的速度和面積，真使我們不寒而慄，我們的領土，原來祇有一千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現在已經被人佔領的有外蒙古東三省和熱河省，一共二百九十萬平方公里，再加上受英帝國主義操縱而完全脫離我國本部的西藏；又占去九十多萬平方公里，總共約有四百萬平方公里，已超過全面積三分之一。我們常聽見一般人誇言「我國地大物博……」，可是如果冷靜地觀察一下，那末便感到亡國滅種之禍，早已迫在眉睫了！

但是徒憂憤國難之日益嚴重，不奮身起來猛幹，那末還是無補於鈇一般的事實。因此，處於嚴重的現時代的我們，已不暇爲目前的國難，作無益的呻吟和悲嘆；我們祇有緊緊的把握住現在，對於已失的領土，我們當以鐵血去收回，對於尙未失去而已經危機四伏的邊疆，尤其是廣大富饒的西北，當奮全力以經營它，充實它，以免重蹈覆轍。

爲了要實現我們的目的，於是「中國邊疆文化促進會」，便應着客觀環境的需要而產生了，我們大家準備傾全力，腳踏實地的到荒漠的邊疆去努力文化事業，希望由文化的偉力，來推動邊疆民衆，做充實邊疆開發邊疆的工作。

我們最先準備從青海着手做起，在工作之前，先組織考察團實地去考察，以作將來做邊疆文化工作的張本，同時以考察所得，報告國人，以喚起國人對邊疆的注意。七月三日的下午，我們往青海考察的一個小集團（顧執中、舒永康、汪揚及陸詒）開始出發，到邊疆去作首次的旅行。兩點半鐘的時候，大家都集中在北站，蒙錢承緒先生、章先梅先生、蔣宗義先生、馮肇樑先生及楊霽明先生等，及幾位深情厚意的密斯們都到站歡送，使我們內心引起無限的感銘和依戀。

三點鐘的時候，車頭響出一聲銳利的汽笛聲，我們所乘的列車，就從受過一二八炮火洗禮的北站，緩緩地的爬行到大自然的原野裏去，我們立在窗邊，向着送別的親友們揚巾示意，終於在悵惘中發現我們自己已經離開了上海。

爲了數日來的疲乏，在車中竟斜依着睡。在朦朧中，聽從車輪滾動所發出的聲調中，似乎在唱着『到青海去——到青海去』。火車在腳夫的擾嚷聲中，到達了南京。那時因爲時間已在晚上十時半，所以我們乘車入城，和新聞報駐京採訪部俞樹立廖壽昌曹天縱三先生見了面以後，便死心塌地去找旅館休息。關於團中公事的進行，只好等待一覺睡到天明後，再行着手了。

四日晨六時洗盥初罷，卽至管家橋中華礦學社找黃伯遼團員，因他還未到社，只好到他的家裏去，預備把他從牀上抓起來。不料他却早已起身，他並且很乾脆的說，『我已準備好了一切，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動身』。我便拉他到我們的旅館，介紹給全體團員，大家見面。

大家一番寒暄了以後，我們便在室中開了青海考察團的第一次會議，第一項我們決

定了我們的組織，大家推舉顧執中爲團長，黃伯達爲交際主任，汪揚爲文書主任，陸詒爲宣傳主任，舒永康爲庶務主任，第二項我們決定了行程，預備七月五日動身赴徐州，六日在鄭州，七日在瀘關，八日在西安，十五日到達甘肅的蘭州，廿一日到達青海的西甯，此後在青海各地考察的行程，須俟到了西甯，詳細研究以後，方可決定。會議正將終了的時候，恰巧茶房來報告說：「俞先生有電話來，請我們大家吃早飯去」。

四日的各項進行，大部分都很順利，俞樹立先生爲我們請求中央宣傳委員會發給介紹函，廖壽昌曹天縱二先生爲我們向蒙藏委員會奔走，刪澤民先生爲我們請求青海當局駐京代表康參謀長予以保護，結果都非常滿意。諸事既了，我們便在五日的曉光中，離開了首都，搭着津浦快車，直奔徐州。

車中或唱歌，或流覽窗外風景，都不很寂寞，晚上九時，快到徐州的時候，茶房向我們要錢，我們給了他一塊錢，以爲三壺茶的代價，但是他還非常不滿意，口中還是嘮嘮叨叨的響着，我們抱着寧人息事，實行不抵抗的主義，加他到一元六角，他依然表示着失望，不肯道謝一聲而去。車行半小時後，便到了徐州，我剛要踏上早橋，遇見民治

新聞專校同學戴本孚等，帶着他的小弟弟來歡迎我們，同時徐州的隴海站長夏雲樞先生，也給了我們種種極大的便利，令人真是感激不盡。

爲了夜深人寂的當兒，沒有火車向西開行，我們不得不在徐州的旅館借宿一宵。徐州雖然已有幾年未經兵害，但旅館的窳劣，依然如故，手巾之黑如抹布，房中一榻一桌外無他物，我們只好在地板上睡了一夜，早上馬馬虎虎的吃了大餅和油條，就搬運行李上車，向着鄭州進發。七日八時十分，車將啓行的時候，戴本孚同學，和站長夏雲樞等都來送行，車中我們出人意外的遇見中委張繼先生。他對於中國邊疆文化促進會的在青海開辦民衆學校計劃，極爲贊同，他說：『要開發西北，首先須要青年們警醒起來，大家到西北去工作，不要再一塊兒死在東南，目前關於開發西北的重要問題，除了交通以外，第一西北民族的宗教問題，是值得我們注意，我們要用教育的方法，來感化他們。第二農民方面，政府應當予以自衛的權力，不然，我們在西北工作的時候，給土匪一刀刀殺死，豈不枉費心機。第三我們要打通四川和西北的交通，因爲四川是太富了，西北是太窮了，一旦打通以後，大家稍可調劑，不愁西北不能發達。』他又說道：『我們如

果要提起民族抗敵的精神，不能不記念我們列祖列宗在西北以前所創造的偉大的光榮和事業，黃帝戰敗蚩尤，是抵抗外侮的勝利者，其他如文武成康，也給與我們不少的歷史的光耀。意國的莫索利尼，既然拿着恢復古羅馬光榮的口號，提起意國青年愛國的熱忱，我們也可拿着我們老祖宗的光榮，來勉勵我們的青年，大家起來抗敵，因此我想發起一個民族掃墓典禮，預備在春光和煦的時候，請各地民衆到西北來看看我們老祖宗以前所創造的各種偉大的事業。」張氏對開發西北，至爲注意，他願意加入邊疆文化促進會，和我們共同工作。火車從一站一站的飛馳過去，末了在六時半的時候，到達了鄭州，我們剛要下車，隴海路總務處長黃學周先生等已先時到站來歡迎我們。晚上，他殷勤的設宴爲我們洗塵。他並在隴海路交誼會爲我們布置牀褥，回憶到我們去歲考察陝西實業的時候，舊地重遊，令人不禁感慨係之，但我們這次的往青海去考察，無形中還是去年考察陝西後所給與我們的精神，換一句話說，我們還是本着考察陝西的精神前進。黃氏近來對教部頒布之國語羅馬字之提倡，頗爲努力，他已起草了國語羅馬字的三民主義問答和鐵路電碼等，不日將出版獻給注意民衆教育的人們。六日之晚，我們匆匆忙忙寫稿作家書，預備七日上午外出訪友，下午便搭車赴瀘關。

死 心 塌 地 在 潼 關

▲ 毛 毛 雨 行 不 得 也

潼關教育——程度初小化——年齡中學化——習慣大學化

七日清早，我們應隴海路局總務處長黃學周之邀，到他家中去進早餐，承黃處長招待異常懇懇，席間黃處長向我們談起隴海路的近況，他說，「隴海路爲了要便利運輸，聯貫水陸交通起見，已在海州動工築港，大抵明年可以落成，以後船舶所運輸的貨物，直達隴海路而西上，關於隴海路西段，由潼關以西延展路線的工作，亦已按步進行，今年可通車至渭南，大抵明年可直達西安，最後由西安築至蘭州，實現先總理的西北鐵路系統計劃。」繼着他又誠懇的說，「這次貴團往青海考察，志在開發西北，而我們隴海路局的同人，也莫不以開發西北，爲一件日夜縈繞於腦際的責任，同時我們復深深地感到如果西北不能開發，那末，這條隴海路今後的前途，也一定會逐年的慘淡下去的，因

此，我們基於爲國家爲人民開發西北的同一立場上，我們很希望能和你們合作」我們對於黃處長的誠意，當然表示願意接受。吃罷早餐，黃處長招待我們到隴海花園去散步，那個花園佔地五百畝之廣，裏面廣植着許多鮮艷的花草，再陪襯着原有的古柏蒼松，益呈顯出雄壯秀麗的姿態。有幾株柔枝倒垂的柳樹，竟和上海法國公園中的楊柳，具有同一的風格。我們身臨其境，幾疑尙置身於金迷紙醉的上海，忘掉了僕僕於旅途中的辛勞。從園中散步歸來，我們分道至街上，購買各項應用物品。中午，黃處長又邀我們去午宴，並約了許多隴海路的朋友陪座，席間賓主暢談，至爲歡洽。下午，我們去訪鄭州的幾位新聞界的朋友，在夕陽斜照中，我們這集團，又携着行裝，集中在鄭州車站，準備再繼續我們的征程。使我們內心覺得異常感銘的，是在我們離鄭西上的一刹那，又有許多朋友們（隴海路局黃處長，劉少山，葉景苟，及鄭州新聞界陳天則，宋鴻猷，劉潔淇等）到車站來歡送，七時十分，火車照例地響出一聲興奮的叫喊，我們便在歡送者們揚巾揮帽中離別了鄭州。

火車轟轟地奏着有節拍的行進曲，記者倚窗外眺，那時，深灰色的夜幕低低地垂下

，一輪美滿的皓月，從遠山的羣峯上，慢慢地升起，變幻的煙雲，在天際運行，平野的叢林間，吹來了一陣雜着塵土的初夏薰風，發出沙沙的悲愴的聲音。記者仰視色澤皎潔的皓月，凝望着四周荒漠的景色，腦海裏不禁發出許多輕煙繚繞樣的幻想來，爲了怕久觀這樣饒有詩意的景色而引起許多感傷，所以便意志堅決的蒙着線毯睡覺。在亂夢中過了這車中的一晚，天明車已駛抵靈寶站，從靈寶至潼關的一段，火車穿越了許多長短短的山洞，我們在車中忽然遇到黑漆一團，忽然又有明亮的光透進車窗，豁然開朗，有時車在山嶺的斜坡上轉灣，駛得非常緩慢。據路員云，隴海路以自靈寶至潼關段最難駛行，建築的工程也較偉大，計每公里費洋二十萬，這也算是全國鐵路中的新紀錄了。八日上午十時，車抵潼關，下車後，由中國旅行社派員招待，導引我們到社中下榻，那時天空中飄着絲絲的毛毛雨，自潼關往西安的長途汽車，卻爲了這下個不停的毛毛雨而不通行。我們在這種「行不得也」的局面下，只得死心塌地準備在潼關住一晚，等汽車通行了再啓程。

午膳後，我們便往潼關縣政府，訪問縣長，探詢該縣的一般情況，當我們投刺給一

位傳達員後，這位矮短身材禿頂而具有學者風度的郭須靜縣長，便出來迎迓，態度非常謙恭。一度寒暄之後，便知那位郭縣長是曾在中大農學院執過教鞭的農學專家，他問明了我們來意後，便滔滔不絕的談着。他的言詞不但是很誠摯，而且是有條不紊，所以特把他的談話，記述在下面，「講到潼關的工業，可謂沒有，商業則因受到歷年的災荒兵禍的影響，所以近來也日處於破產沒落的絕境中，教育，則城內有男女高等小學各一所，每校學生人數約百餘人，尚有初等小學四所，每校教師僅一人，班次係複式制，鄉村教育，本來每區（全縣分四區）七八個村莊合辦一所，他們的經費泰半是由廟產上來的，也有的是從山峪官地上收穫得來的，可是經過了頻年的災荒，農民吃飯都發生問題，所以全縣的鄉區學校都一律閉門了，全縣教員人數約二十人，其間師範畢業的僅一二人，其餘的有中學畢業生，也有許多僅是高小畢業。他們的待遇，高小的校長每月二十四元，教員則二十元左右，初小教員及校長由一人兼任，他們的教授法，大半都是實行注入式的，在南方各省的私塾，現在已經逐漸的採取學校中的新式教授法，可是這裏的學校，反是在開倒車的效法私塾的陳腐教授法。再談到這裏的學生，可以年齡中學生

化，程度初小生化，習慣大學生化三語來形容。這種痛心的現象，在我這個曾在教育界中混過數年的人看來，尤覺痛心，所以我決定把這裏的教育努力改進，先從整理教育經費公家房產着手，然後再聘教育專家到各校去範教，促進改良教授法，第三步預備創辦農科職業學校，一方面可以收容這些年齡很大而居家無業的小學畢業生，一方面可改進農民頭腦，使他變更墨守成規的陳腐技術。

潼關全縣的人口約有三萬多，籍貫以河南人占三分之一，山西人占三分之一，本地人占十分之三，城內人口爲一萬八千人，秦半都是農民，而農民中自耕農較佃農爲多，田賦收入，每年全縣約一萬餘元，農產以麥爲大宗，其他尚有玉米黃豆等物，收穫每年以一次者爲多。地價平均自五元起至一百元爲止，頻年以來，因爲天災人禍，相迫而來，所以農民苦痛不堪。因不能生活而棄家逃亡者，絡繹於道。據最近統計，自災荒以來，人口已減少十分之四，農村經濟破產的現象，已很明顯的呈現在吾人目前了。」郭縣長談話至此中止，記者即興辭而出，現在再把潼關的糧食物價表錄述於左，即可窺見該地民生狀況的一斑。

大米	每斗重二十三斤	價值	一元九角五分	
小米	每斗重二十二斤八兩	價值	一元三角	(較上旬減洋二分)
大麥	每斗重十八斤	價值	七角	(較上旬減洋五分)
小麥	每斗重二十斤八兩	價值	一元一角五分	(較上旬減洋一角一分)
豌豆	每斗重二十二斤八兩	價值	一元一角	(較上旬減洋一角一分)
雜豆	每斗重二十斤	價值	一元	
包穀	每斗重二十斤	價值	七角	(較上旬減一角)

潼關位居於山西河南陝西三省交界之間，為交通要道，除水上有黃河船舶通行外，陸上交通向東則有隴海鐵路，向南則尚無汽車道，須利用人力或乘馬，向西則有潼關至西安的汽車道。其行程為：

自潼關出北門一里乘渡舟渡黃河，渡資為一角五分，在黃河北岸上陸後，步行三華里經晉省之風陵渡，始抵晉南汽車公社的趙村汽車站。由趙村經運城，侯馬，霍縣，洪洞，介休等站，而至太原府。計程一千一百八十里，汽車票價洋二十一元二角，計每一

關 撞 在 地 塌 心 死

百華里·售洋一元八角·

呀！是潼關縣的護照嗎！

▲潼關已不見了罌花蹤跡

▲六十餘農家祇三條長凳

▲外國人代我們注意邊疆

九日上午九時，郭縣長到我們住所中來談話，並約我們同到潼關附近鄉村中去看看，我們認為欲明瞭農村經濟狀況，當然需要深入鄉村中去調查和觀察，所以對於這樣意外的機緣，不肯輕意的忽略。九時十分，我們便隨着郭縣長步行出發，先到潼關南原半山上的世界紅卍字分會中參觀，那是一個慈善機關，同時也是該地一般紳士隱者會集的地方。我們入門後，便由一位長者慇懃招待，引導我們至各處參觀，出乎意料之外的被我們發現了許多宗教的設備，如神壇裏面供奉的是老子，也有關公孔子文王武王等神像，可見這裏邊宗教氣味也十分濃厚。從紅卍字會分會出來，就沿着山道向南直奔，途中

，我們見到潼關面山背水的險要形勢，那靠着山勢蜿蜒的城牆，好像古北口一帶的萬里長城，觸景生情，使記者又禁不住憶起今春日寇進犯長城的創痛來。潼關的南原，高度有四百米突，山勢非常峻險，我們曲曲灣灣的盤旋上去，走了五里路，覺得非常吃力。當到達了山嶺，就走到陶家村，這村莊上的土牆上，滿鏽着粒粒的彈痕，民家的門窗也秦半不完全，當我們到村上時，我們要找村上農民，坐在樹蔭下大家談談。他們合全村六十餘農民所有的長凳搬出來供我們坐，結果只有三隻，從這一點，我們便可知這些農村，在頻年天災兵禍中所蒙受的創痛程度了。繼着我們便和這些農民們欣快的談着，談話半小時的結果，使我們對於陝西省農民經濟狀況，認識一些輪廓。今將調查所得，誌述於後：

陶家村上的農民所耕的田共有一百六十畝，自耕田共六十畝，一百畝是向地主租來耕種的，佃地每年的收入，佃戶與地主平均分派，稅糧歸地主完納，每畝完糧四升二，計洋二角一分，地價每畝十元左右，豐年每畝可收小麥六七斗，不過豐收的年成非常的少。農產品則有棉花，大麥，小麥，玉米，小米，豌豆等物。在去年潼關一帶的農民，

被迫種煙，計每畝抽烟畝罰款十二元，使得一般農民異常痛苦。今年自郭縣長蒞任以來，他每日步行到四鄉去勸導農民停止種煙，一方面嚴令禁種，所以在目前潼關的四鄉，已不見罌粟花的影子了。在這陶家村上去年逃荒的農民們，現在都已經返鄉，今年夏季雨水尚屬調順，所以秋收頗有希望。

從陶家村歸來，已經下午二時了，在火簇似的太陽薰灼下，我們沒有一個同志不是汗流浹背的。郭縣長邀我們至縣政府休息，並進午餐，席間，那位縣長談起提高西北人民文化程度，發展鄉村教育，非借重東南各省的經濟及人才的力量不可。我們對於郭縣長誠意的要求，很願意接受，因為我們中國邊疆文化促進會的使命，是致力於邊疆民衆教育工作，深望東南的同胞們，能摒除眼前繁華，以物質和精神的力量，來做民衆教育的堅苦工作，開發西北的民智。

翌晨，六時起身，收拾行裝後，即出發赴長途汽車站，郭縣長及潼關中國旅行社經理吳本讓都來送行。潼關赴西安的長途汽車，因為已經有三天被雨阻而停開，所以那天來客特別的衆多，車站上特別擁擠，我們好不容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幾個座位。

這輛汽車中滿擠着十八位乘客，坐立幾無隙地，我們上車是在七點鐘，在車中等了一小時，至八時許，這七八輛的汽車開始離別了潼關，在風沙滾滾的泥路上爬行。車行兩小時抵華陰縣，我們都下車休息散步，在無意中。我們發現和我們一路赴西安的旅客中，有許多外國人，其間有法國的傳教神父，有來自北平的德國人，有來自上海的土耳其人，和英國人，據他們自己聲稱赴西安的目的，都是說，到青海甯夏和新疆一帶去旅行，可是在我們看起來，他們是帝國主義者派來偵察我國內地的密探無疑，我們想到世界上無論那一國家，對於外僑旅行內地，莫不有相當的防範和限制，惟獨我國則門戶洞開，任何外僑都可到內地各處去攝影去考察，結果我們自己尚未發現的珍寶，早已給一般野心勃勃的帝國主義者所洞悉無遺了，我們雖不講閉關政策，絕對禁止外僑到內地旅行，可是終希望政府當局及地方軍警，對於這種別具着重要使命的外國旅行家，能予以適當的限制及防範。同時，我們復深切的感到，我們的西北，帝國主義者也早已環伺垂涎了，國人若不奮起去拯救西北，充實邊防，那末九一八式的悲劇，也許將搬到西北來重演！

車過華陰，我們便可看到西嶽華山峻險雄偉的姿態，正午車抵渭南，我們都下車進午餐，下午一時，車再前進，因道路崎嶇，汽車頗得像在跳狐步式的狂舞，我們置身其間，頭部時有發生流血慘劇的可能。三時許，抵臨潼站，下車略行十餘步，便是華清池，我們很想入池一滌身上的風塵，可是因為時間所限，祇得悵悵然而別。四時許抵西安，進城門時，有幾個兵士走來檢查我們的行李，我們就把潼關縣政府的護照給他們看，他們眯着眼睛作像煞有介事的姿勢看一遍後，面部顯出一陣諷刺的猶笑，冷冷地說，「呀！是潼關的護照麼？」說罷，便把手一揮放我們進城了。

我們在西北飯店下榻，略事休憩，即由顧執中黃伯達赴省政府訪邵主席，他很誠摯的接待我們，並頻頻慰問我們途中的辛勞，表示十二分的贊同，接着他便提到陝西的政治問題，他說如果中央方面能補助陝西二三千萬元的鉅款，設立工賑委員會，便可以實行禁煙了。關於韓城煤礦的開採，現在建設廳正在計畫中，擬先從韓城築輕便鐵道運至黃河之濱，再用輪船過渡，設法運出。最後，他也表示開發西北，非借重於東南各省的經濟和人才的力量不可，深盼東南人士能予以充分助力。

倒霉的事接踵而起

一等汽車無蓬無座……半途拋錨縣長也不免拉繯

樹枝一根代兵一百……匪徒令小間諜通信的妙法

吃怕蒼蠅睡懼臭虫……燈草二根照在土坑上過夜

雖然我們非常高興的在十二日的清晨出了西北飯店準備離西安而向蘭州進發，但倒霉的事情却從此接踵而起，我們急忙忙的在清早六時，齊集長途汽車站，坐在行李之上，等候汽車，眼見一輛一輛的汽車，都向潼關東行出發，而我們的第十六號汽車，却是渺焉無蹤，二小時以後，它來了，是一輛無蓬無座位的貨車，車上已有許多貨物，等到二十餘乘客的行李，再裝上去後，其高度已和車頂相等，那時西行的汽車，祇開這一輛，所以二十餘乘客一些沒有辦法，大家坐在汽車的行李之上，假使汽車動搖過度，我們就有墜地以死的危險，我坐在汽車的頂上，陸詒黃伯達汪揚舒永康坐在車輛的左側，地

位都是異常惡劣，同時日光又是助紂爲虐，放出它的猛烈的光線來，三小時以後，把我們的面部和雙手，炙得紅腫，十分疼痛，這種汽車，還是美其名爲二等，三等想起來比這種還要不堪設想，至類於上海搬場汽車式的頭等車輛，恐遇匪劫，照例不向西開。

一路心惴惴搖搖擺擺地，到了咸陽，因有渭水的阻隔，大家便渡了河達登彼岸，這時炎日如焚，口渴不已，路旁一個賣西瓜者，便乘機高抬物價，一片薄薄的西瓜，索價銅元一枚，以我們在各處所得的觀察看來，天災和人事的不減，已是很迅捷地造成陝西大部分民衆貪婪的心理，一小時後，汽車亦已渡河過來，我們重新上車前進，途中尙有少數飢民，乞丐尤衆，十二時車過醴泉，人烟寥落，家家戶戶，都是破垣敗壁，大災後的景象，依然存在，令人心中爲之感傷不止，一時半到乾縣，停車休息，我們以銀幣一枚，買得西瓜二只，剖而食之，暑熱頓消，後來還買了雞蛋二十餘枚，以充午餐，二時半左右，車再前進，約行三十里，抵新永壽城，以土匪尙未絕跡，車夫不敢趕程，致遭不測，便停車於此待天明再開。

那晚我們一行五人，蒙于縣長的特殊優待，宿於縣署內的法庭，盥洗飯，我們和于

縣長談話，方才知道這座新永壽城，舊名監軍鎮，以舊城會遭土匪蹂躪，所以遷到這裏來，匪首叫做王吉子，有長鎗約一千四百枝，盒子炮一百四十餘枝，蹂躪醴泉乾縣永壽和邠縣的東部，二個月以前，當局曾派補充第一旅第一團往勦，因土匪非常猖獗，結果全軍覆沒，第一營長郭某被擄，第二次調九十八團來永壽，由王團長派步兵一營往勦，但不幸在縣郊二十里左右，給土匪包圍了，第三次再調第十七師補充第二團，由黃團長督率夾剿，縣長于原建也率領民團六十餘人隨軍出發，才把土匪擊潰，縣長所率之民團，也繳得長鎗十餘枝。雖然山路崎嶇，匪徒最易藏匿，但差不多已將土匪全部解決，當場把小匪首張輯和曹鎮海張八等十餘人鎗決，其餘被擒之小匪夏七等五六人，尙因在縣獄，同時派人赴西區義井窰子村等各處掘收匪等埋藏之鎗枝，約得五百餘枝，其餘未搜得之八九百枝，正在查覓中。據云，黃團長是一個很精明強幹的軍人，最近兵士正在操演的時候，有十一歲的一個小孩，在旁觀看，黃團長見其形跡可疑，拘而嚴詰之，該孩係匪首王吉子，派來担任偵察之小偵探，其互通消息的方法，爲樹枝一根，代表兵士

一百人，譬如該小孩拿了三根樹枝，表明是有兵士三百人來了，足見這種土匪，是有訓練的，有組織的。

因天災的流行，四鄉已闌焉無人，全縣分四區，第一第四兩區的一部分，有紅槍會自衛的組織，匪徒不敢侵犯，他們以爲地方當局，既然失掉了保護民衆的力量，所以就拒絕納稅。其餘二區，以受匪害，不能完課，綜計最近四個月以來全縣的收入，不過五百餘元，于縣長曾捐廉一百餘元，購買種子，由黃團長的兵士播種，一面派人勸導逃亡外出之鄉民歸家，無條件與以田中已出的作物，現因田作物，漸漸的長大，逃荒的人，也就漸漸的回來，但人數還不及原來的十分之一。全縣有高等小學二所，一在舊縣，約有四十餘學生，一在新縣，只有學生十餘，均不收學費。教職員薪水約二十元，此外尚有女子高小一所。

我們以疲苦太甚，日光既沒，卽行休息，無如泥坑之上，跳蚤又來肆擾，不能入夢，同時聞院中有農民被縣長迫繳款之慘呼聲，夜深人靜，聲聲入耳，更無法入睡，半夜後，亂夢雜來，晨起，精神極度萎靡，六時出縣署，重上汽車，車行四十里至舊永壽縣

城，天大的倒霉事兒，不久便在此開幕。

經一番盤詰後，車出倚永壽，直上高坡，以山勢險惡，乘客都下車，以減輕重量，我們在車前步行，久待車不至，才知道事情不妙，幾分鐘以後，大家才知道汽車已是拋錨，但猶希望不久可以通行，所以乘客們共喊着拉牽之聲，一齊動手把汽車拉上高原，二小時後，消息更爲惡劣，汽車夫正式的宣布說『沒有希望了』。那時我們被烈日壓迫好幾小時，口渴舌燥唇焦，手足疲憊，連一些氣力也沒有，苦不堪言，汽車拋錨的地方，又是在危險的匪區，一日光一去大家性命難保，路旁雖然有小車夫五六人，正在休息，看着我們的拋錨的汽車，不過他們抱着袖手旁觀的態度，不肯前來幫忙，我們在這危急存亡之秋，我們知道只有我們自己的努力，可以把我們脫離這個險地，由是一呼百唱，我們和鄂縣長王純義等一行乘客，約二十餘人，用盡了各人的平生之力，大家一齊起來把這輛拋錨的汽車，拉回永壽舊城。

時已在午後一時了，我們都腹饑口渴手足攤軟，雖然滿淹着死蠅的水，滿停着活蠅的東西，我們也顧不得許多，沸煎以後，我們虎嘯狼吞地吃了。我們所找到的一所土屋

，雖然說是一個頭等客店，但只有二個土坑，室外牛溲馬勃，觸目皆是，室內千萬飛蠅，向我們圍繞，其苦比我們在陝北時更甚。我們江南的雪白臉兒都被暴日改造得像黑炭一般，不洗澡（無水）不刷牙（水濁），不換內衣（換不勝換），滿身發臭，弄得不像人類。黃伯達說，假使我們的愛人，在上海或南京知道了這種情形，不知道要怎樣痛哭哩，言畢，大家報以一陣苦笑。

傍晚我和黃伯達去找營長王伯謨、邢縣長閒談，營長首先對我們說，舊永壽城內，因遭着天災和土匪的浩劫所以成爲一座八戶之城，城外雖然還有三四十家，而景况也很淒涼，二個月前，此處土匪遍地，莫想走路，我們弟兄到了以後，便天天和土匪奮鬥，到了五十天後的現在，已是不成問題，打土匪的時間。往往是在黑夜，使土匪方面不能明瞭我們的兵力，這是攻擊土匪的唯一妙訣。營長是陝西朝邑縣人，現年四十歲，他是很勇敢有智識的一位軍人，他曾轉戰湖南和華北各地，半生生活，是在鐵騎上過去的。

後來邢縣長又告訴我們，邢縣爲一座二等縣，行政費月爲七百元，司法費二百

元，縣城周圍九里，東南稍長，半城築在山上，全縣土地，東西與南北各約六十里，因歲比不登，民生艱苦，民十四及十五兩年，災最重，今雖稍稍恢復，但土匪爲害，十戶之中，仍有一二戶無食。兼以今歲上半年，雨水甚少，收成祇十之二三，貧民背着口袋，四出向富家索食，秩序雖不甚好，實亦無法禁止。鄂縣四境多匪，自王營長痛剿後，已罕有匪蹤，地價每畝約十元至十五元，無大地主，田農約百之二三，半年之收成，每畝約可四斗，本年每畝只一斗多，地稅每頃約納洋十元，鄂縣農民，種鴉片烟者不多，蓋地多高原，不適宜於鴉片之種殖，加以天時無一定，收穫無把握，一經種烟，罰款使不可少，設遇大旱，則煙地毫無收入，因此老百姓不肯挺而走險，播種鴉片，民衆對衛生、毫不注重，去年虎疫發生時，罹疫以死者約五六百人，縣有高等小學一所，約有學生七八十人，教職員五人，薪水每月約二十元，雖然學費宿費，一律不收，但讀書者還是寥寥，小學共有六七十所，都取複級制，地方出產以黎棗最有名，又百子涌出炭，現已有小機器開掘，成績還算不差。

黑夜的這樣迅速地降臨，強迫我們不得不上炕就睡，土牆上只燃着燈草二根之火，

一切行動，只好在暗中摸索，生活至此，方才體驗到上海的燦爛的電燈光的使用，是人生極大的幸福。七八時後，兵士前來盤詢，有三次之多，後來，坑上所有臭虫跳虱，和其他種種，一齊動員，向我們進攻。我們雖然身上穿着二三層的衣褲，但是有許多地方給牠們乘虛潛入，把我們咬得要命，整個的一夜，我們全體都爲蟲虱所擾，晨起就日光一看。內衣的上面血跡斑斑，皮肉的各處，還留着無數的創痕。

十四日晨我們一齊起來，大家在途中守候，預備如有汽車經過西行，我們不願死活，一擁上車，一切的一切，等待佔得了一個坐位再說，不料命運依然十分惡劣，第一輛走過的，是隴東司令部的汽車，不但他們絕對不准我們乘坐，就是大發慈悲允許我們乘坐了，但車中滿滿地裝着子彈和其他軍火，我們也不敢接受他們的厚賜，第二第三輛走過的，雖然是商辦長途汽車，而車上的行李貨物和旅客，已裝得滿坑滿谷，形勢十分可怕，沒有一些地位，可以容我們上去。我們只好眼睜睜的看他們的汽車嗚嗚開走，一霎莫展的呆呆地站立着。

我們再去看看我們的拋錨汽車呢，令人不禁氣悶欲死，汽車夫還是把機件一件一件

的整理，最早非至十六日晨不能開走，一拋錨就是三天，汽車公司好整以暇，絕對不爲想法，他們對於乘客的受罪，好像是已經喪失了眼球一般，連眼白也不眨一次，咳！有汽車如此，不如無。中午我們還是吃着雞子果腹，旁的東西是沒一件不是先給蒼蠅嘗過的，不敢入口，渴的時候，我們大家喝着酒釀湯，雖然湯中浮着死蠅的足翅和屍體，但終是經過煮沸的，也許要好些。這個賣酒釀湯的小販，也乘機高抬湯價，同樣一碗湯，他賣給本地人銅元五枚，不過却要我們付給他每碗銅元十枚。

下午我們覺得苦悶已極，大家長吁短嘆，以待汽車公司慈悲心的發現，講到我們的一車，以人數與重量論，應有二輛汽車分載，方可不使拋錨之出現，但公司當局明知之而不顧。雖半途拋錨，而不加一些救濟，停頓在土匪窟集之地，至少有三日之久，對乘客經濟上的損失和生命上的危險，完全漠然處之。我們很希望當局予以切實的整頓，不然，不如停止營業，讓我們找夾窩賊車走路罷。

生命隨着汽車在山巔流轉

專誠訪營長目的是叨光吃口茶

買到了幾條黃瓜好比瓊漿玉液

邠縣的教員一年五擔米

在蠅蚤叢中的污穢生活，結果幾乎使我們採取甘地的手段，黃伯達眼看了這種狀況，便自告奮勇，願任爲糧食委員會主席。他在下午五六時，買了些青菜豆腐和幾許豬肉，親自動手燒煮，燒好了以後，他把東西盛在碗裏，很誠懇地告訴我們道：「這裏我敢擔保沒有一個蒼蠅，請大家放膽吃罷。」可是他手中所持的一碗麵，吃了幾口以後，還有一個蠅屍浮起來，可見這裏的食物，根本上欲求清潔，是靠不住的。

晚上我們再往王營長那面去閒談，其目的只在乘機喝幾碗茶，因爲我們所住的地方，水渾濁而含臭味，是不能入口的。十四日之夜，兵士只來稽查一次。我們和泥坑居，

與蚊蚤遊，一夜仍未能合眼。十五日晨我們又去守候西上汽車，等到午刻，連汽車的影兒也沒有，至於我們的拋錨汽車呢，還是停在空場上，一些沒有復活的意思。我們於無可奈何之中，只好買了幾條黃瓜，削而食之，有瓊漿玉液之味。中飯，還是由黃伯遠動手，燒了一碗從遠處覓來的青菜，一碗炒蛋，一碗豆腐湯，大家吃了一碗麵以果腹。吃畢以後，吾們認為生活方面，已可敷衍過去，但汽車恢復康健的聲浪，一些也沒有。

『汽車幾時可以走？』乘客們自從拋錨之日起，一直向汽車夫問着。

『等到零件一來，我們就可以走。』汽車夫自從拋錨以來三日中，始終把這句有外交意味的話，答覆各類的乘客。

汽車夫口中唱着大江東去的調，手中拿着一杯白酒，席地而坐，面前擺了一碗豬肉，幾個大蒜頭，很愉快的過他的拋錨生活。

『我們已是拋了三天的錨了。怎樣辦呢？』，我在十五日，就是拋錨第三天的下午，心中非常着急的詢問汽車夫。

『不要緊，玩兩天再說罷。』他很寫意的答復我。

『不行，我們已是耽擱三天了，已是蒙着很大的損失了，你趕快想法罷！』我有些含怒的答復他。

『零件大約今天下午可以到。明天一定可以開車。』，汽車夫還是笑嘻嘻的來對付我，我雖然氣了，但沒有一些辦法。

零件到底在十五日的天黑以前，還沒有送到，我們的新希望，便展至明天九時左右了。

從各方面留神觀察，位於匪區中的頹廢的永壽縣城，這晚——十五日——空氣似乎非常緊張起來。本來我們每日下午六七時，是常和王營長談天的，這夜據說他正在集合隊伍，不能見面，夜間稽查旅客的兵士，每夜終要辛辛苦苦的來詢問三次，這夜連一次也沒有來。我們偶然抬起頭來，遙見翠屏山上和大街中，兵士成羣，負鎗往來不絕，大家都想到不是爲了土匪的侵襲，便是內部也許發生甚麼問題。當時大家看見了這種象况，免不了有些戰慄，相戒晚間如有特殊事變發生不准隨便出外。因爲也許在視線不甚清晰的星光之下，匪誤我們爲兵，兵誤我們爲匪，我們不免遭受池魚之殃。

上牀就枕後，大家依然提心吊膽，未能合目。夜半；我們行將入睡的時候，因為不堪臭蟲跳虱的擾亂和亂咬，陸詒在夢中禁不住大喊道：『我將死在臭蟲的包圍裏了！』我們聞此悲音，我起來秉燭作日記，再也不能安枕。天明後，我們中的一人，奔到汽車夫所在地，探詢零件到否的消息。汽車夫還酣睡未醒，在夢中模模糊糊地對我們說道：『九點鐘一定來，九點鐘一定來！』

是在十六日之晨，全體乘客都帶着新希望起來，一個一個的向汽車夫問着，他們都得到了和我們相同的答復。我們伸長了頭頸，眼中充滿着希望的望着。六點、七點、八點，都在我們的希望中過去了，但是依然沒有一些好消息。

九點鐘到了，大家喟然地嘆一口氣說道：『今天又沒有希望了！』，突然一輛從東而來的嗚嗚汽車聲，打起了各人的創鉅痛深的精神，車停以後，大家趕上車前，一齊亂嚷道：『零件帶來了沒有？』那乍到的汽車夫漠然一些也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問明了我們以後，他才輕輕的答道：『沒有帶來。』乘客們四天的希望，還是照樣付諸流水，彼此抽着一口冷氣，呆呆地立着。

不過我們當然不能坐以待斃，在汽車尙未開走的時候，我向那章姓寧波口音的車夫，再四商量，說了千千萬萬的好話，才答應我和黃伯達二人，以二十二元的車價，載至平涼，先與楊旅長商借赴蘭州的汽車，其餘陸詒汪揚舒永康等三人，暫留永壽，俟拋錨汽車修好，或搭其他經過的汽車至平涼集合。

我和黃伯達非常高興的坐上新到的汽車，和其他團員及乘客點頭告別，自以為可以毫無問題的直奔長武，却料不到我們的惡運，還是不絕而來。

車甫繞縣城，機件以熱度過高，停十餘分鐘，後來車上山坡，距我們前次拋錨處，還有一箭之遙，汽車又忽然拋錨，二十餘分鐘修好，再向前進，將到我們前次拋錨的地點，乘客都一齊下車，黃伯達下車時，機輪已動，黃君立足不住，從車上墜下，兩膝爲之流血。車至高原最難行處，作第三次之拋錨，良久始蹣跚而行。行六七分鐘後，車忽大拋其錨，修至三十分鐘，還沒有恢復原狀，汽車夫照例地嚴重宣布說，假使拿不到代替壞的機件，這輛汽車是無從再進了。唉！我們的年辰，一定是進了拋錨星了。但是我無論如何，決不願爲惡劣的環境所征服，所以我就強迫着汽車夫，一同步行重返永壽舊

城，向第一次拋錨的汽車夫，借索機件，結果達到目的，我雖然上下坡跑到十幾里路，汗流浹背，氣喘不已，但卒使絕望的汽車，於十二時半後復活起來。

我們憂心如搗的時時刻刻防着拋錨，同時峯迴路轉，汽車在山頂上馳行，無一分鐘，我們不在生命的危殆中，至於飢渴問題，我們不暇注意。四時，我們心中不免自行恭喜一聲安全地達到了那縣。因時間已促，不能前進至長武，只得在旅店中借宿一宵。

那縣在羣山之低窪中，一切的一切，都比永壽爲好，我們於洗滌飲茶以後，即訪縣長王純義氏，他於昨日改乘軍用車到那，我們和他見面以後，他便邀請各界，給我們以多量的調查資料，比較在永壽舊城所講的，更爲具體化。

那縣全境，共分五區，第一區有一七一三戶，男女一〇九七〇人。第二區三七五二戶，一八六〇六人。第三區一七七八戶，九四五〇人。第四區二七八八戶，一六二八一人。第五區二五六二戶，一四六四人，總共一二五九三戶，共六九七四七人。城內約有商店四五十家，內以布匹雜貨店爲多，皮貨店只有一家，景况均頗蕭條。地價水田每畝約四五十元，旱田祇售二三元，旱田面積甚廣，水田不過旱田之千分之一。豐年時，水

田一畝，可收小麥五六斗，今年每畝收成不及一斗。旱田在豐年時，每畝可收二斗，今祇收三四升。自耕地甚多，佃戶不及百分之一，田中作物，以小麥爲大宗，種棉甚少，民衆經濟力不甚充實，凡有飯可吃者，卽爲財東。以教育言，小學約有一百三十四所，內計城內六所，每校學生數，至多不過七八十人。平均每校約二十人，學生年齡，約自十三歲至十七歲。女校只有城內一處，學生約三十人，所用課本均係商務印書館及中華書局二家出版。每校祇教員一人，取複級教學制，每日上課鐘點，城內外小學均各不同，城內小學，每日約授六七小時，而鄉間小學，每日約三四時，教員薪水，在城內者每年約一百元，在城外者，每年約得米五擔至八擔，一切伙食等，也都由學生供給，除寒暑假外，並有忙假，暑假約一個月，寒假約二星期，忙假約十餘日。高級小學只有一所，約有學生一百五十人，內設校長一人，月薪二十元，教員五人，月薪各十五元，課程大致斟酌教部所定標準。民國十六年以前，曾設英文，今已廢除，初高級小學，均不收學費，惟書籍均自備。城內有民衆教育館一所，每日約有十餘人，往閱書報，教育經費，全年約共八千餘元。

陝

鄜縣以前有經營煤礦者三四家，現祇民生煤礦一家。礦在縣治東北十七里之百子溝，現因有水，暫停開掘，煤層有三，中各以頁岩一尺間之。第一層約厚三尺餘，第二層約厚一尺餘，第三層約厚二尺餘，均係塊煤，井在山坡之上直開，約深二百二十尺，井爲圓形，直徑約六尺餘。煤筐以柳條做成，每筐可容煤三百斤，用機器起重，所用蒸汽鍋爐，其最大之力量，不能超出一千二百斤以外，每一小時，可出煤六十筐。工人組織，以一日一夜爲一班，每人須出煤一千五百斤。正式工人約有五十名，均雇以掘煤者，地面有拉煤之小工十餘人，年約二十歲左右，工人工資，每班約洋六角。所出之煤，傾銷長武、柤邑、鄜縣、永壽、乾縣等地，西安方面，以運費太高，無從推銷，煤價在鄜、柤二地，每元可買六十斤，銷量亦最多。永壽長武等地，每元約八九十斤，乾縣每元祇六十斤左右，所出煤量，自去年九月至十二月。約四五百萬斤，每月平均約可出一百五十萬斤，運煤之法，或以車，或以牲口，綜計小車一輛約可載煤三百斤，一驢可馱煤一百五十斤，一騾可馱煤二百斤，自礦山至鄜縣之運費，騾爲七角，驢爲五角，煤一筐之成本，約銀一元，公司組織共爲二百股，每股納洋一百元。中設經理一人，不支薪水，

副經理二人，月薪亦小，其他職員二十四人，月薪只在二元至十元之間，礦區約爲三百畝，每月繳費五十元，由本縣徵收，該公司現因產量多而銷量少，故未能獲利。

這夜——十六日——我們二人，宿於邠縣，準備黎明即起，向長武前進。

滿懷恐怖到平涼

▲無端耽誤了路程……嘿！可惡的涇川厘卡

▲泥漿滾滾的污水……唉！衛不得生也哥哥

十六日的晚上，我和黃伯達宿於邠縣當地的一家客店，爲了怕受跳蚤的惡咬，所以把兩扇門，攔在院中，鋪上蘆蓆和線毯就睡，這晚天氣很熱，邠縣又被羣山所包圍，連一些風也沒有，我們雖然露宿，並沒有受涼。十七日天初明，在早上五時三刻，汽車便即開行。初時道路還算平坦，迨至亭口，壁立之山，汽車無從飛駛而上，車夫無奈，只好臨時雇騾三匹，拉車上山，乘客則都下車步行。一小時後，車達山頂之高原，汽車方復原狀，於是開足馬力，西向疾駛，約在十時三刻左右，到達長武，大家略吃東西，稍事休息，再繼續行。十二時半，我們越過適在陝甘兩省交界的窰店，二時三刻，我們到達甘省第一個要隘的涇川縣。我們理想以爲稍停片刻，便可在涼風習習的下午六七時，

進入平涼的城牆，却不料又遭受着無端的苦楚。

烈日如焚，照在無篷汽車的乘客頭上，幾乎令人昏暈，那阻礙交通，不顧乘客苦痛的涇川厘卡局，不知何故，把汽車扣留至兩小時以上的時間，我們左等也不開，右等也不開，看看夕陽西下，將有遭遇土匪，到不得平涼的危險，五點鐘以後，厘卡局方才慈悲心發現，放我們啓行，前途茫茫，還有一百四十里之遙，汽車夫雖然顧不得一切危險，拚命疾駛，但黑夜飛也似的奔來，陽光迅疾的下去，縮地無方，至八時左右，我們才近距平涼還有七十里的白水鎮。

一百步之外，我們遙見十多個白短衫短褲的人們，手中持着大刀，口中喊着「呔呔」的聲音，那時車夫嚇得沒有一些人色，預備將車停下，束手待死，乘客也以爲土匪光臨，性命休矣。但剎那之間，他們向我們微笑而過，他們不是土匪，而是民團，爲了這種虛驚，乘客們更覺前途的危險，而再向前進的四十里坡，更是土匪出沒之地，因此大家一致同意，假如白水鎮有駐兵，我們爲着安全起見，預備休息一宵，如其沒有一兵，我們決意令汽車用着汽車的燈光，連夜趕路到平涼，雖然是危險些，不過也 有其他比

較良好的辦法。

八時十分，我們在黑暗中抵白水，遙見入口處模糊似有駐兵，大家把胸中的一塊大石，方才放下，白水是一個很小的鎮，遍覓各處，連一所寄宿的地方也沒有，我們無可奈何，只得在一個牛馬騾驢雜居的一所空地上，弄了幾塊木板，鋪上線毯休息，泥漿滾滾之水，以口渴而不能不喝，一個甯波口音的汽車夫，連連長歎道，「衛不得生也哥哥！」，像這樣流離顛沛苦不堪言的遭遇，我們如果能趕到平涼，必不至此，唉！涇川的厘卡。

那晚我也露宿在空場上，滿天星斗，一些沒有休息的在我頭上閃爍着。禁不住使我想着同在此等星光下的上海友人和親戚們的康健。不過困疲異常的身體，不准我有許多往事的縈懷，所以不久就在冷風中沉睡了。上海也許在大熱的煩悶中，但白水中午氣溫，祇有七十六度左右，入睡時當然更冷，夜半霜露齊下，使我不得不從夢中醒來，星斗還在我頭上閃動着，我用手燈照時計，適為子夜二時二十分，此後，我便無從就枕，在半醒半睡中等待天明。

『冷得要命，冷得要命。』汽車夫在起身時喊着。十八日五時。一羣蒙難的乘客們，都跳上車頂，汽車便非常有精神似的，直向平涼飛馳，七時左右，進入平涼之城，一路倒霉，至此告一小小結束。

我和黃伯達住在西北旅社，因一日一夜，未曾盥洗，未曾好好的飲食，征塵甫定，就叫茶房打水開飯，虎嚙狼吞，覺得十分美味，吃飯後，我正要設法請求司令部打聽在永壽舊城的三位團員——陸詒汪揚舒永康——的消息，他們却跳躍而來，彼此異常快慰，據他們說，汪揚曾於我們走後，腹部大瀉，現已痊好，其他二人，尙還無恙，壞車於十七日上午修好。下午一時便開走，風馳電掣，於十八日十時在平涼和我及黃伯達見面，一行五人，自永壽舊城分散以後，至此便又集合起來。

幾經險阻到蘭州

▲山頭露宿夜半不絕狼嗥聲

▲驚報頻傳匪劫前面軍用車

陝匪……要財不要人命……甘匪……一律刀劈兩段

在平涼我們往返多次，用去了二三塊錢的黃包車費，往謁三十八軍參謀長張紹庭氏，請求在途中予以相當保護，以張氏酬應正忙，約以明日相見，我們以日期太促，加以軍長孫蔚如又不在城，不能向其他較高軍事當局接洽，就決定不顧一切，於十九日晨和中央政治學校教務處張鎮臨君三人，一同出發，事前和平涼汽車葛站長接洽，他欺騙我們說機器怎樣新勁，乘客怎樣有限制，至多數目不得過十五人，蜜語甜言，哄得我們十分相信，意想不到幾乎使我們和其他乘客苦得死去活來。

我們高高興興的在六時即到車站，一數乘客之數，已逾十八人，加以汽車公司方面

五人，已過二十餘人，限制乘客十五人的話，便知已不成問題，因人數之衆多，乘客又在行李上爭坐位，秩序凌亂，此擠彼擁，無絲毫容足之地，車出平涼城，即漸入土匪區域，車夫膽戰心驚，按機疾駛，叫我們言語不可太高，一時形勢似乎頓覺嚴重起來。車將過俗傳楊六郎死守三關之口，車夫因戰慄過度，一時疏忽，車輪入缺口，良久才出，乘客目瞪口呆，以爲必遭土匪毒手，正午十二時車抵和尚鋪，各在街中大吃雞蛋以充飢，過此即爲六盤山，山勢險惡，乘客都須下車步行上山三十里。車則雇用苦力二三十人拉之上山，我們一方面屏息靜氣，疾行上山，喘急欲死，一方面又焦慮和土匪相遇，性命不保，下午三時半，我們已是平安地過了六盤山，彼此深自慶幸，未爲土匪所乘，四時我們步行至山麓之楊家店，汽車也在後跟來，我們攀援上車，再向前進。

陝甘長途汽車路崩壞，觸目皆是，六盤山過了以後，破橋陷缺，隨處可見，一些修理也沒有，車行時隨時有翻倒的危險，乘客隨時有喪生的可能，行路之難，較蜀道爲尤甚，下午四時三十分，車抵沙塘鎮，夕陽已漸西下，車夫拼命的飛駛，於暮雲靄靄的下午八時，到達靜甯。

因腹饑過度，下榻在車站所在的旅館以後，大家便出去找覓食物，那時店肆都已閉市，我們就敲門而入，請求飯店老板重行生火煮食，經過了無數的好話以後，他們方才取出火來，肉和蔬菜，動手洗滌和煑煮，半小時後，我們大家如風捲殘雲般，把一切東西吃得精光，大家覺得十分滿意。

二十日早我們又匆匆地起來，大難却於這天向我們降臨了。五時汽車開至城門，給守門的兵士阻止去路，要請示旅長後放行，這樣我們無緣無故停頓了半小時，先給我們觸了一個小小的霉頭，十時車抵界石舖，一行旅客蜂擁下車，大吃鷄子，十時半車上山坡，正行之間，忽聞礮刺一聲，汽車的水箱，忽然破壞，車便宣告拋錨，那時我們已陷於進退維谷的地位。在四無人煙的高山之上，如有不測，我們的命運，便不堪設想。

我們惟可在烈日惡狠狠的壓迫之下，呆等着汽車夫的修理，并默祝其成功，三時三十分，汽車修好，可以勉強駛行，但距我們預備住宿的化家嶺，還有二百餘里之遙，像這種破爛的汽車，絕對沒有到達的希望，不過後退也是一條死路，所以還是拼命趕路，日光又和我們為難，似乎比較平日速率增加的西下，暮色又從東西南北逼上來，微光閃

燦的星兒，一刹那又在我們的頭上抖動了，但是汽車還是在高山上黑暗中疾駛着，只要汽車夫的一失手，汽車便可從萬丈高山墜下，使一切的一切，同歸於盡。

汽車亮亮的燈光，在很危急的一轉瞬間，使汽車夫的神經細胞，發現着前途有大水阻止去路，在這夜黑如漆的當兒，無論怎樣，汽車無從越水而過，一行乘客至此，知道前進已是絕望，一大部分人便取行李下車，硬着頭皮，大家睡在冰冷的高山的土地下，這是土匪最多的地方，但命運已到了這樣地步，我們只好心惴惴的以待惡運的降臨，我取手電燈照着時計一看，那時適在夜間十一時了。

我們一行五人，大家當然也睡在路旁，我們都不脫衣，不脫鞋，地下鋪了單被，五人取平行式的睡下。身上只蓋了一條細毯，初時我們以疲乏過度，數分鐘後，便呼呼入睡，可是半夜裏，砭人肌骨的冷風，發狂似的怒號着。地皮下的冷氣，又向我們進逼着，使我們不得不從夢中醒來，既而寒露如雨而下，衣被爲濕，再也不能安眠，二時半，斗轉星移，天上換了許多黑雲，同時遠遠聞着狼嗥聲，不得不使我持着放在身旁的手杖和手電燈，以爲抵抗的準備。這樣苦苦的睜着兩眼，待着天色微明，大家便一齊起來，

在寒凍着禁不住嚷道，「恭喜，恭喜，」像這種在山頂的別開生面的露宿，其滋味是我們終身不能嘗到的，事後想來，這也可算是我們很可紀念的一頁。

汽車夫用盡了氣力，始終不能使汽車發動，全部乘客就一齊動手，將汽車向後倒退，車輪再從高而下的轉着，馬達便就此動了，它慢慢地駛過了隔夜所看見的積水，後來按照着平常的速率行駛，在七時四十五分，我們便到了昨夜所切望的目的地——
化家嶺。

化家嶺有一條街，有好幾家人家，汽車停後，大家下車，各人各自想法，把隔夜的臉兒洗淨，又把鷄子麵條等討厭的東西，裝在我們的飢腸內，休息了一回，彼此覺得精神已是漸漸復原，冷冷的手，也是漸漸的溫度增高起來，中午十二時三十分，車過紅土窰，因為土匪還是不時發現，所以老百姓都築起了城堡，一有匪警，老幼婦女都進堡逃避，壯丁在堡上發槍抵抗。

我們到定西的時候，在下午二時四十五分，休息了一小時，便從一個武裝同志的口

中，探悉第十旅的軍用汽車，在化家嶺我們露宿的地方，昨天下午三時，遭遇土匪的襲

擊，車中兵士開槍還擊了數十分鐘，方才把土匪打退，假使當天我們的汽車不拋錨，無疑的我們一定是要遭着匪劫，據當地人說，陝匪只是劫掠人家的財物，不害性命，但甘匪則除了搶東西以外，說不定還是要把無辜的旅客一刀兩段，我們聽見了這種消息，大家禁不住額手稱慶。

那天——二十一日——我們以一夜未眠，不再前進，便在定西縣住宿，我和黃伯達君以時間尚早，進城和縣長甯遜生相晤，調查定西縣的概況。據說定西在三四年前，約有七萬餘的人口，其中有三千一百二十五人是回教徒，但因天災流行，人口已是覺得逐漸減少了。縣政府的組織，是二科四局制，（公安、建設、教育、財政），縣政府每月經費約六百五十元。各局則仰給於地方款，經費不一，公安局有四十餘人，每年經費約六千餘元，財政局年約一千餘元，建設局尚無經常款項，目下正在呈請中，教育局經費，大部分從地方雜款中得來，全縣共設完全小學六所，無初級小學，計縣城內有完全小學二所，學生約一百五十人，女子完全小學一所，約三十餘人，其他鄉鎮有完全小學三所，各約一百二十人左右，校長月薪約十七八元，教員十二元，全年教育經費約九千

餘元，此外城內有民衆學校一所，有學生四五十人，係縣黨部設立，全縣土地，以旱田爲多，西河約可灌田一千餘畝，東河水鹹，無灌溉之利，旱田分川地山地兩種，川地每雙（二畝半）約二三十元，山地約只三四元，水田每雙則須七八十元，水田之成收，每年每雙可得小麥三斗，共約三百七十斤，全縣農夫，多係自耕，並無大地主，雇農每年所得之工資，約三四十元，佃農與地主間之作物分配，大都爲六四或七三制，（佃農七成地主三成），作物以春麥爲大宗，二月後卽下種，田賦上忙約可征收六千九百兩，下忙約可征收麥五百餘擔，地畝罰款，每年約爲一萬五千元。至土匪之來，則飄忽無一定，其中大部分爲回匪，人數或五六十人，或三四百人，劫物殺人，馬來馬去，無固定之行蹤，致軍隊無法進剿，全縣不種綿，不織布，商舖約三十餘家，多爲山西陝西人經營，礦產方面，祇在縣西南之宮家川，有煤礦一所。

是晚我們和中央政治學校張鎮臨等在黑暗中席地而坐，痛痛快快，吃了一頓大米飯，十時後，車站站長來告訴我們明天——廿二日——將有軍人二名上車，我們和金體乘客，以破爛汽車，在途拋錨數次，不堪再加重量，力爲反對，相約如果那軍人依恃武器，強

行上車，那末我們唯有一齊下車，向車主退票，另雇驛車至蘭州，免得再飽嘗無謂的痛苦，那時一行乘客，大家都不覺怒形於色，痛恨着汽車公司只顧着大洋錢的滾滾進來，不顧着人命的危險，而站長們的欺騙乘客，使我們大上其當，險遭不測，尤為罪無可道，一時齊向站長紛起責問，站長知衆怒難犯抱頭鼠竄而去。

二十二日晨五時二十分，汽車急急開行，沒有看見軍人來乘車的蹤跡，十時半我們過車道嶺，途經甘草店，略事休息，那時距蘭州只有一百二十里，以為當天正可達到蘭州，是絲毫沒有問題了，但下午一時以後，天忽油然作雲，傾盆大雨，泥路頓滑，不能開車，我們便停在梁家灣休息，山洪一時暴發，水勢如排山倒海般而來，勢甚可怕，三時後雨止，水亦漸殺，汽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水勢湯湯的河水中駛過。五時抵達榆中縣屬的金家崖，以黃河之水，浩浩蕩蕩的流着，深約二十尺左右，無論如何，我們無從插翅飛渡，那時雖然離蘭州，只有六十里之地，而大家除西向歎着一回冷氣以外，別無良法。

是夜我們宿於金家崖的一所民家，二十三日一早起來，我和汪揚先操杖出門，觀察

水勢，好像是比昨晚好得多了，汽車於七時半開行，以道路泥濘，我們都下車步行，讓汽車緩緩地爬着，十時半到達響水子河，據車夫說這便是黃河，河水雖然狼兇猛的流着，可是深處尙不及膝，我們一行五人和張鎮臨君等大家赤足涉水而過，正在到達彼岸後，灌足於黃泥水的時候，我們發現着許多含有金屬和千層紙的礫石，當由黃伯遠和舒永康用鐵錘敲下數塊，預備帶回家中化驗。

汽車渡過響水子河以後，便一帆風順。牠經過了兩座壁立的高山，沖過了許多水缺，便在平坦的汽車道中，向着蘭州直駛，在下午二時半，我們竟然非常欣幸的受着蘭州東門兵士的盤問和檢查了。

西安至蘭州間的閻王路，是走完了，但我們還須在茫茫的前途中，向着青海的西甯、湟源和都蘭等地進發，命運如何，此時我們無從說起。

自瀘關至蘭州的里數約如後，瀘關至西安三百五十里，西安至咸陽五十里，咸陽至醴泉四十里，醴泉至乾縣七十里，乾縣至永壽七十里，永壽至邠縣七十里，邠縣至長武七十里，長武至驛店三十里，驛店至平涼二百十里，平涼至靜甯二百二十里，靜甯至

定西三百六十里，定西至蘭州二百四十里，總共約一千八百里左右。

萬匹駿馬奔騰而來

△偉哉黃河鐵橋

△美哉五泉山景

當我們到達了蘭州城後，便下榻於江蘇旅社，大家經歷了這十餘天的旅途中艱辛，都渴求着片刻的休養，所以當天晚上除了接見蘭州報界諸同業外，沒有出去做調查的工作。二十四日的上午，我們由鄭尙同志介紹，去謁見第一師第五團的團長楊德亮，從他豪爽慷慨的談話中，我們知道他也是個有志於西北的軍人，他主張值茲國難方殷之時，不但是漢滿蒙回藏五族，應同心同德去拯救祖國，就是向來爲國人所忽視的一般所謂番苗之類的民族，我們也得想法去引導他們，聯合起來去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楊團長處談話完畢後，我們便往各機關去做調查工作。（調查的結果，詳述於後，）二十五日清晨，我們一行爲了久慕黃河鐵橋的名，五泉山景色之美，遂決定作半日之遊覽，先步

行出城門北行，不數十武而抵鐵橋，橋長七十丈，寬約二丈二尺零，架橋四墩，中豎鐵柱，外以塞門德士參合石子而築成，建築工程非常偉大。當我們行至橋的中部，倚鐵欄西矚，遠山如畫，殊使人悠然神往，黃河東流，水聲澎湃，好像有萬匹駿馬從遠處奔騰而來，這種大自然的雄壯音樂，會振奮起人們的精神。鐵橋北端有石碑一方，上面刻有前清甘肅巡撫升允紀述黃河橋的史料，大意「謂蘭州城北濱臨黃河，爲甘涼寧夏各郡及伊塔新疆等處往來大道，舉凡輜輳傳符，商賈征旅，肩摩轂擊，相望於途，中阻巨浸，行者苦之，每年春間，鳩工搭造浮橋，以鐵繩比繫二十四舟，面以木板，藉作津梁，入冬冰至，則又將橋拆除，迨臘月河冰堅凝，改由水上行走，土人謂之冰橋，入秋仍復原狀，惟當夏水盛漲，浮橋時或中斷，冬冰衝激，則橋輒斷，斷必溺人，而冬冰將開將結之時，人馬車之失陷河中者尤衆，清左文襄公督師渡隴時，固已怒焉憂之，曾議建鐵橋，因洋商福克索價過昂，故中止進行，乙巳年德商泰來洋行經理喀佑斯遊歷經此，願立合同以興築此橋，自清光緒三十三年二月開始建築，洎宣統元年六月而工成，計造橋工料共銀十六萬五千兩，運費並杆繩等項雜用共銀十四萬餘兩，共動支庫平銀三十萬

兩有奇，由統捐溢收項下撥用」云云。我們看罷了黃河鐵橋，便僱兩輛驢車，往五泉山去遊覽，出南關南行五里許，就到目的地，我等拾級而上，見山上的許多亭台樓閣，建築得美輪美奐，工程的精緻曲折，好像北平頤和園一樣，據山中人云，昔漢將軍霍去病，討伐匈奴來蘭，於山下以鞭擊地，有五泉湧出，因得名。前明洪武年，在山上廣建佛寺，肅藩王加以重修，所以這地方便成名勝。當乾隆四十六年，捻匪作亂，滿山盡付一炬，所留者僅存千佛閣、五龍宮、藏經殿、賽樓等數處，後經當地官紳重建，不料同治六年八月十七日，河狄回匪復變，將山上的房屋又燒毀了，同治十一年當地官紳再重修佛寺，遂造成現在這樣的美景。記者在山上盤桓了兩小時，對於這山上的美景，不禁引起依戀之念，而對於武侯殿兩旁的一付對聯，「有形骸便有鬥爭，雖寂滅禪宗，仗劍持矛仍用武。」「無色相應無護衛，願慈悲佛子，韜戈掩甲倡鎗兵。」尤生感慨。在十一點鐘的時候，豔豔的黑雲，緊緊地籠罩着四山。移時，絲絲的毛毛雨，便輕拂到我們的身上來，大家便興盡返寓。下午，我們和黃伯達及中央政治學校蒙藏班招生委員張臨鎮先生，同到省政府去謁見朱主席，蒙朱氏感勸招待，對於本團西行考察予以種種幫助，

使我們內心異常感銘，同時在省府中，復晤甘肅省政府視察員張文郁先生，大家傾談了些開發西北問題，內心引起共鳴。晚上，在融融的燭光下，記者開始整理連日來調查所得的材料，今特分誌於左：

教育狀況（高等教育）甘省有大學一所，即甘肅學院，內本科分四班，即教育系、文學系、法律系、及醫科，學生共五十一人，尚有高中三班，學生共一百二十一名，學生學費全免，膳宿自備，全校教員三十人，職員十八人，薪水最高者為二百四十四元，最低為三十元，全年經費，為九萬七千四百三十六元。

（中等教育）全省省立中學有五處，高中文理科共兩班，學生共六十名，初中共二十四班，學生共八百三十六名，全年經費，為十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七元，省立師範學校有七處，高中師範科共兩班，學生共四十三名，初中師範科共二十五班，學生共七百四十二名，講習科兩班，學生共五十名，全年經費，為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元，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有二處，高中師範科共兩班，學生共二十二名，初中科共五班，學生共一百五十名，職業科一班，學生共十三名，全年經費，為五萬三千六百八十七元，省立農校一

處，高級農科共兩班，學生共三十名，普通農科共四班，學生共一百五十五名，全年經費，爲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八元，省立女子職業學校一處，織編科一班，學生共三十八名，全年經費，爲七千八百八十元，縣立中學有六處，初中共十三班，學生共二百四十四名，全年經費爲一萬五千零四十三元，縣立女子師範一處，初中一班，學生六名，全年經費爲六百元。

（初等教育）全省省立完全小學有十一處，初級小學一處，高級二十一班，男生三百五十六名，女生七十七名，初級四十八班，男生一千二百七十四名，女生四百四十八名。蘭州市私立完全小學有四處，初級小學有七處，高級七班，男生一百十七名，初級三十八班，男生八百二十五名，女生一百名，全年經費爲四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元。省立幼稚園有三處，兒童九十三名，全年經費爲一千九百二十元。縣區高級小學有二百零一處，高級四百二十二班，男生共六千七百七十九名，女生共二百二十七名，私立高級小學有四處，高級七班，男生共六十五名，女生共十二名，全年經費，爲十一萬七千六百七十八元，縣區初級小學有一千五百八十三處，初級共四千七百七十四班，男生五萬二千

六百六十名，女生二千七百名。私立初級小學有六十八處，初級共一百六十二班，男生二千三百九十六名，女生八名，全年經費為十六萬四千五百七十五元。縣立乙種職業學校有兩處，共五班，學生五十六名，全年經費為一千七百四十元。

（社會教育）全省社教機關共二百八十七處，全年經費為三萬五千一百十六元。

（留學經費）每年由省派赴國內大學求學的學生共六十六名，年費一萬一千七百九十五元，由省資送留學法國者一人，年費二千八百八十元。

以上全年各項教育經費為八十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五元，內由省款支出洋五十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九元。綜觀甘省教育事業所以進步遲遲的原因，雖然是千頭萬緒，但教育經費的不充足，實為一最大原因，深望該省當局，能注意及此。

地廣人稀的甘肅面積

△全省有十三條公路

△農田大半種植煙苗

人口面積 關於甘肅全省各縣人口面積，及每方里平均人口數，記者特列表於

左：

縣名	人口	面積 方里	每方里平均人口數
泉蘭	二二三、九四五	一二、七一三	一八
榆中	八六、八一七	八、四〇七	一〇
臨潭	二七、二八二	五八、四四二	每二里一人
渭源	三三、一三六	五、四一四	六
紅水	七、七六一	一〇、三五六	不足一人
永昌	五五、三三九	一六、七一二	三

鎮原	一七、〇七二	七、七九二	一五
高台	四六、二〇八	八、八一八	五
岷縣	一二八、七三八	三一、五七九	四
漳縣	五〇、一五〇	四、五一一	一
華亭	二三、七二九	三、七九七	六
環縣	三三、八四一	一一、九九六	三
西固	二三、五一五	七、八九四	三
成縣	一九、一二一	六、三五七	一
會寧	六四、七八〇	一五、八九二	四
靈台	八、六五一	四、二〇四	二
山丹	五〇、三〇二	一二、九一九	四
東樂	五八、一一二	四、六一三	二
永登	一〇七、〇五四	二七、六八三	四

地廣人稀的甘肅面積

西和	文縣	合水	寧縣	清水	隆德	莊浪	靖遠	武山	天水	武都	秦安	武威
八八、九四三	一一一、三〇〇	五九、八四七	一四七、八〇〇	六一、五二七	六〇、七五〇	五二、五五四	六九、九二一	九〇、八九八	二五三、八九〇	一四〇、三八〇	一八九、九七六	一五九、三六〇
五、三三二	一五、七九〇	七、三八二	五、六三九	四、七一七	九、四三三	二、二五六	四一、八三二	五、六三九	一八、八六六	一一、〇五三	六、四五九	一九、六八六
一五	八	八	二六	一三	六	三	二	二	一三	一三	二九	一八

洧沙	一八、〇五一	二、三五八	八
兩當	三七、四四四	四、五一	八
徽縣	一一九、五五二	五、四三四	二二
固原	五六、一三六	二八、九一三	三
正寧	一二一、三八〇	一、四三六	四
涇川	一四六、二三〇	二、一三一	五七
慶陽	八七、八六二	一九、九九三	四
平涼	八九、五九八	五、三二六	一七
崇信	三一、二五一	一、五三六	二〇
敦煌	二八、八五一	一二七、一三七	四方里一人
酒泉	八五、一五六	一四、八六七	六
定西	九二、〇六六	一二、九一九	七
寧定	九〇、八二八	四、三〇六	二一

積面蔗甘的稀人廣地

化平	靜寧	通渭	臨洮	海原	古浪	金塔	永靖	和政	甘谷	民勤	禮縣	隴西
一八、三二七	二四〇、四〇〇	一六一、二〇〇	一三四、二〇〇	六八、五五四	一四六、三〇七	三六、〇〇〇	三七、五一四	四五、八〇〇	一九五、七〇〇	一二四、四九六	一五九、八七四	六〇、九八一
二、三五八	八、九二〇	六、九七二	一一、九九六	二五、〇一七	七、五八七	一五、三八〇	三、八九六	三、五八九	三、二八一	二四、〇九五	五、八四四	一二、六一一
八	一六	二三	一一	三	一九	二	一〇	一三	五九	五	二七	五

康縣	五二、〇〇〇	七、六九〇	七
鼎新	二〇、〇〇〇	四、九二一	四
夏河	六、〇〇〇	一三、二七四	每二方里一人
康樂	三五、〇〇〇	——	——
玉門	二〇、〇〇〇	三五、八八一	每二里一人
安西	三〇、〇〇〇	七〇、七四五	每二、四方里一人
臨澤	五四、七一七	六、五六二	八
臨夏	二二六、二七三	七、三八二	三一
張掖	九五、三八六	四、四〇九	二二
合計	五五三一、四一六	九二七、五六二	——

從上列的表格看來，我們便可清晰的見到，甘省是患着地廣人稀，每方里人口密度與東南各省相較，誠有霄壤之別，年來東南各省鬧着失業恐慌，如果能早日移民西北，去從事墾植，那末這些肥饒廣大的土地也可不致荒蕪了。

交通情形

甘省有公路十三條，計有蘭寧路，自蘭州至寧店，長四百九十里，蘭寧路自蘭州至寧夏，共長六百八十里，蘭肅路自蘭州至肅州，共長八百里，蘭秦路自蘭州至秦安縣，共長四百二十里，蘭州至湟源（青海省）的蘭湟路，共長二百八十里，通渭與天水間的支路，長三十里，蘭文路長一百十里，樂平路共長五百八十里，寧海路共長一百八十里，平武路共長六百四十里，平鹽路共長五百八十里，靖岷路共長四百二十里，臨民路共長六百八十里，上述六路，皆通行驢車及牲口，再如蘭湟路，蘭寧路，蘭寧等，皆通行驢車，惟是汽車機件異常惡劣，加以道路失修，故行旅甚苦之，蘭州為我國之中心，中山先生全國鐵道建設，即以蘭州為中心，今隴海路已在向西趕築中，大概二三年後可通車至蘭州，異日如能隴海路車直達，則西北交通前途，可呈活躍氣象，而一切文化商業農業礦業等，都可隨之發展了。

農業狀況

全省農田分三種，一種是水田，附近有水可供灌溉，為最好的田地，這種水田泰半散佈在皋蘭附近，田中產物，以煙土及水煙為最多，大概水田一畝，（每畝約合二畝半）每年可出煙土一百五十兩，每兩可賣四五角，水田於種鴉片時，同時種

植水煙，待鴉片收穫告成，水煙即逐漸長成，水煙每年可收五六十斤，每斤售價洋兩角。水田的售價，大約每增須洋百元。第二種是岔田，每年可出煙十五六十兩，田的售價約二三十元。第三種是山田，完全靠天雨灌溉，故時有旱荒之患，其售價最賤，每增僅售洋二三元。甘省農民，秦半爲自耕農，佃農僅占百分之十，佃農的收穫，恆視田地的優劣而與地主平均分派，大抵良田，則佃農與地主各得其半，有時地主僅分到三成或四成不等，農民種植鴉片，每年須納捐二十餘元至十五六元，其他尙有苛捐雜稅，名目繁多，不勝備載，致甘省農村經濟，日瀕於破產沒落之境，益以連年天災人患，甘省農民遭受浩劫，故痛創至深，至今猶未恢復原氣。農產品除不產高粱玉米外，其餘產品悉與陝省相同，農產品售價，小麥每斗八十斤，售價洋七元，小米每斗五十斤，售價洋兩元，惟以甘省農田秦半種植煙苗，致糧食及菜蔬之屬，價格較他省爲昂，若遇天災，那末糧食恐慌的程度，當然將更爲深重了。

到拉卜塆的沿途見聞

△從張郁文君的一頁游記裏

△可以看出番民的種種習尙

張郁文君於去年七月廿七日，五時起身，匆匆忙忙的整理行李，出了皋蘭西關門——神川門，本和拉卜塆僧番代表乘馬同行，因為平生素昧騎術，未敢嘗試。初騎上驢兒，覺得有些不慣，然而當心坐着，緊緊的拉住繮繩，也不致跌交，別管他，跌交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全身的運動，且藉此做個騎馬的準備吧。

出了西關門一直向西行，經過窩橋，窩橋是皋蘭名勝之一，因為橋身太高，只好從二丈多寬淺淺的水面上走過，橋上風景未得瞻仰，由窩橋向西南，漸漸走上高原，四圍林園茂盛，不感枯燥，馱驛者係一老回回，且行且談，間感愉快，行三十里抵江家灣，稍憩於清奠店，喝黑灰茶，噉雞子五枚，再行三十里，過尖山子而達何家山，山路崎嶇

，難於騎行，何家山山路尤甚，騎騾上坡，尙不感難受，下坡時恆有顛仆之虞，故每下坡，輒步行騾後，驟觀騾之後腳蹄踴而行，較之舞場中摩登女郎之『却兒西登』，如出一轍，不覺發噱，過尖山子時，最感興趣的是縱目四顧，環繞皆山，然均不及尖山之青秀可愛，蓋尖山之四圍側面，一眼看去，有黃色和青色的麥子，還有一堆一堆才割下來的麥莖，排列着好像一羣着袈裟的喇嘛們，羣相俯首誦經，麥子顏色不同，大概是由於方向不同，吸收日光的成分不同的原故。好些山坡上下還長着扁豆，胡麻，和一些豌豆花等，其餘長草的場合，聚滿了成羣的騾馬牛羊，尖山子沒有一隙空地，出產豐富，絕非荒山所可頡頏比擬。

由何家山行二十里，到達漫坪鎮，這二十里路程叫做大沙溝，全溝在山峽中，盡是高低不平，曲折難行的沙灘，形勢險惡，令人殼慄生畏。據馱騾的叻叻告訴我，從前這裏是土匪出沒散聚之所，兩月前曾捕獲匪首，伏法示衆後，這才平靜了，我心裏想，假使這沙溝還有水，舟行之難將更甚於陸行了。

是夜宿漫坪客店，牲口和人在一堆，除睡土坑吃青油麵條外，一夜無話。

二十八日，五時起身，穿着夾衣，還覺寒，騎着騾兒行了二十里，到達唐汪川，川流甚激，泊泊之聲，不絕於耳，胸懷頓然開展，唐汪川亦名眺河，係從岷縣經洮沙縣而流至者，河北屬眺縣，河南屬臨夏，孤舟擺渡過去，稍憩於清真館。

從汪唐川南行約二里許，道路兩旁，碧柳成蔭，田園茂盛，菓林遍地，令人戀戀不忍遽去，再行登山，輾轉而上，掉頭一看，川如玉帶，綠樹成林，居民甚多，鳥瞰之餘，較之平原一瞥，更覺有趣，山行二十里過大頭灣，此處有「拱北」一所，（按拱北即回教廟宇也，其取義有兩說，一謂昔時有郭拱北其人者，引導回教入境，故以人名名廟，以示紀念，此說回回均否認，一說回教教主死後葬處，即曰拱北，以示教徒羣相拱北而崇奉也。）殘破不堪，此蓋民國十七年國民軍治甘時以武力解決回漢糾紛之遺跡。

再從大頭灣西南行十里，經倉房，又十里過秤勾灣，再二十里而抵鎮南壩，歇店在焉，一行山路四十里，沿途無足述者，惟鎮南壩一帶，樹苗甚多，十年後當蔚然成林矣，在歇店幸遇曾在臨夏稅局任職之江蘇人倪君大經，倪君在臨數載，情形熟悉，相與暢

談，不覺寂寞，據云臨夏居民，回民甚多，回民篤信回教，每日禮拜五次無間斷，曰『班大』，黎明時十拜行之，曰『撒神』，下午一時九拜行之，曰『地蓋』，下午五時六拜行之，曰『沙莫』，日沒時五拜行之，曰『活佛誕』，初更時四拜行之。

廿九日，一路歇店，都是人和牲畜廝混在一起，昨夜的微雨，引起了作客的煩惱，牲畜的不安神，驅除了睡魔，一夜沒有安靜、早上五時起身，就跨上騾兒向西南行去，曦曦晨光，從山峯裏射出，好像羞答答的她，躲在門縫裏送千里之客，畢竟不到一刻功夫，一片片烏雲，遮斷了她的流水似的秋波。

從鎖南壩西南行二十里，到柳樹灣，一片成陰的綠柳，依着灣兒，好似一條長蛇，再行二十里過中山橋，而抵臨夏南關門某回歇店，甫卸行裝，而拉卜楞番兵司令部副官黃正奎來訪，因同歇一店，隨便閒談，不覺寂寞。

三十日，連日駕騾，精神上稍覺疲倦，決定在臨夏休息一天，上午偕黃君出東門，遊覽街市，道旁商店均係新築成者，此蓋民十七回漢仇殺痛史中銀子作祟之慘忍遺跡，東關外原為回商廬集之所。雖遭國民軍焚殺殆盡，今日商業，尙稱繁盛，街市上逛了一

趨，復遊清真大寺，由該寺管理人馬君引導，並謂倘欲走進禮拜堂，須脫下鞋子，禮拜堂中沒有甚麼設備，不過一所廣闊的房屋而已，因為回教敬奉的是清真之神，所以沒有任何偶像。遊畢，復由馬君餉以茶點，漫述回教故事，充其量不過是一類神話，我却不耐煩領教，祇是微笑頷首，但偶詢以教主默罕默德創教之情形，則似茫然不甚了解，其與只知馬可福音而昧於耶穌教義之所在者相遠無幾。

三十一日，今天早上起身比較遲些，又因為零碎事的耽擱，所以將近八點鐘的時候才起程，行四十里到達雙城，這四十里路程，平坦寬闊，較之以前三天所走的相差多多，畢竟用過一番堅忍邁進的精神，走過一段崎嶇難行的山路，終會達到康莊大道，在雙城休息片刻，繼續前進，走不上二里，又慢慢的走着山路了。這山叫大廟山，頂上有個大郎廟，想必是紀念從前楊家將東征西討的勳績吧。由大廟航山十餘里，到楊家台子，共五六個村莊，回漢雜居，據說十七年回漢仇殺的時候，這個楊家台子的回漢人民，很能相互維護，匪來，回民掩護漢民，軍來，漢民掩護回民，足見回漢仇殺，不是必然的事，祇是憑着素常的關係和感情。再行二三里到土門關，從雙城到土門關二十里路程，

竟是一片青山，而河水（夏河）湍急，令人氣概舒展，山麓河旁，田畝阡陌，綠樹成蔭，農村居民，均忙於收割，男女操勞，耐苦精神，一望而知，天氣溫和，有如江浙四五月間，夾衣輕騎，幾疑身在畫中，將近土門關之際，忽然烏雲四合，山峯糊塗，好似大雨傾盆，幾在頃刻之間者，及抵土門關，因歇馬，河水繞店以流，竟夜潺潺之聲，入於耳鼓，倚枕思鄉，不覺午夜之將至。

八月一日，昨夜狂風怒號，應和着水聲，引起了內心的思潮，午夜以後，方才入夢，腳夫們紛紛起身，催趕行程，那時祇上午二時許，星波顛動，一若報知爲時尙早者然，因仍裹被，置若罔聞。四時餘起身，穿棉衣，騎驢子逕入土門關而達番境。——拉卜塢，是時日光未出，寒風襲人，好似江浙冬月天氣，行十里到晒經灘，相傳唐僧由藏取經曾晒經於此者。灘旁有經塔一座，寺院一所，再十里抵清水，亦有寺院，該寺依山南向，景緻絕佳，因憩息於清真館稍進麵條。又二十里到橋溝，亦有寺院，再十里經紅牆而抵草口，沿途均有寺院，是時適值下午一時，烈日當空，炎氣逼人，與晨間溫度之較，相去竟至數月，再廿里經王柔灘而抵里索索壩，歇店均係回民開設，相顧之餘，人畜混

亂，飢餓不堪，後來找到一家稍稍清爽的店，他看黃君穿的軍服，不容我們住歇，經我說了一番好話，允准多給些錢，才答應了我們，里索索壩也有寺院一所，叫沙溝寺，就是拉卜塲寺院第一世活佛嘉木樣出身的寺院，沙溝寺屋宇很多，惜以精神疲乏，未能遊覽，今日沿途所見，除寺院外，男女番民，亦頻頻入目，他們都穿着不裝面子的皮衣，戴着皮帽，赤着脚在田間工作，或是在河邊背水，他們的裝飾，充分的引起了好奇心，和興奮的精神。

八月二日，歇店裏簡直沒有東西吃，早晨盥洗後，就乘驛沿山麓向西南行二十里，到達山唐，一路青山綠水，勝過前幾天所過的路程，尤其是離山唐不遠的地方，滿山樹木，而山脚下的平原，也是蔚然樹林，加以奇石縱橫，乘驛其間，心神爲之暢達，夏河水湍急，木橋兩架，橫過河面，雖上海黃浦灘公園，較之有遜色。既抵山唐，買二指寬麵條一盤充飢，再行十里，有大石聳立山麓，高可二十丈，石頂長古松一顆，蒼蔚可觀，石名長石頭，狀似孤立而不羣者，又二十里經馬蓮灘，而抵拉卜塲矣。由番兵司令預爲籌劃，宿夏河縣教育局。

衆族雜居的拉卜塆

△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衝突

△現雖成立縣治界址尙未清

歷史的探討 拉卜塆藏族的源流及其演進，中國歷史素無記載，在古時西藏是西南徼外諸羌的地方，也就是三苗盤據之所。據一般學者考察，謂西歷紀元前一百二十一年西藏牧民十萬曰羌人者與土耳其人相連結，攻陷黃河上流之一都市，由此附近而東入中國。自是以來，已於兩種族土地之間，築壘設防，壘狀楔形，後乃形成西亞亞洲之大道。紀元前六十年，其地有亂，藏人爲所征服，而建設城市以居之，即今日甘肅之蘭州。三世紀至四世紀之間，西京，（長安），屢爲西藏武士所迫，不堪其擾，中國西陲全地，迭被攻擊。五世紀西藏形勢一變，儼然當保護佛教之任，擁戴稱王，欲與中國皇帝相匹敵，印度亦爲所轄，自是羌族之名廢，而代以西藏族，民族益見複雜。

至六世紀，藏族更爲發達。

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後，迄至德宗四年正月間，詔張鑑利尙結贊立盟於清水，拉卜塲藏族，在唐代已和中國發生關係了。宋時秦州，伏羌諸地，既皆爲吐蕃所佔，則西隣之拉卜塲，當亦爲藏族所佔。元初拉卜塲屬於元帥府統治範圍以內，明代專以釋道教化藏族，拉卜塲釋教流行，寺院林立，必是當日教化的原因，演成今日必然的結果。清與藏族，關係更深。光緒年間拉卜塲藏族情形，可於平番奏議中，得其大概，『……循化番族，舊只生熟二種，熟番十八族，生番五十二族，大半皆有糧地，又與四川之松潘相近，購辦川茶，自行運買，生業稍爲寬裕。惟該處有拉布浪，（卽拉卜塲）大寺，住喇嘛不下二三萬人，未免易藏奸宄……』，道光二十六年六月陝甘總督布彥泰，陝西巡撫林則徐奏勦洗黑錯寺喇嘛及濟惡各番情形『……竊照循化廳卡外之黑錯寺地方，番族衆多，素稱獷悍，其在寺內爲僧者，亦係該處番子，平時則率衆行劫，犯案則匪犯抗官。其頭目所管職事，有香佐，探勒巴，吉哇等名色，皆係該寺喇嘛輪換充當，遇有勦衆之事，一切號名，悉由寺內傳出，各莊番族，無不聽從。該寺座落西北山谷之間，

路迴徑窄，我兵欲攻，先須清理番莊，臣達淇河當將周圍路徑探確，於閏五月十一日寅刻，帶兵進勦，經過番莊，隨燒隨進。內有索莽古鹿一處，伏賊甚多，經官兵用大炮轟洗，迫行近該寺，有馬隊紛出迎敵，乃分兵爲兩翼，一由迤南山嶺進發，再稿南山嶺夾擊，臣達淇河由中路山溝抄入，將該寺放火燒燬，光燄徹宵。次日查點所燒番莊，共三十餘處，寺內有僧院四百餘所，俱成灰燼……」。

歷史之由來

拉卜塆前爲青海黃河南親王所管轄，嘉木樣一世佛在二百多年前，從西藏學習經典回到拉卜塆來宣教，黃河南親王就將拉卜塆送給嘉佛建築寺院叫做拉卜塆，從此拉卜塆寺名，就漸漸變做地方名稱。拉卜塆範圍內的教權和政權，也就漸漸集中嘉佛手裏，但是就行政的表面管轄權說，拉卜塆地方，原屬甘省西寧道循化縣，就是現在青海循化縣的一區，不久拉卜塆脫離循化縣而成立夏河縣直屬於甘肅。

拉卜塆既屬西甯道，所以在過去的時候，拉卜塆曾由甯海軍的部隊駐防，甯海軍的成份，大部分是回民，而且拉卜塆境內，又是回番雜居，文化的不相等和風尚的各異，回番間的糾紛和衝突，是易發生的。在清末民初，番回的衝突，已是愈演愈烈，至民國

七年，就發生了番軍與甯海軍的激戰。民國十年，西甯方面擬派隊駐防拉卜塲，適有馬壽營長，熟悉番民情形，能說番話，通藏文，遂被派往拉卜塲。當時拉卜塲的番民，只知西甯道，不知甘省，所以馬營長在拉卜塲，成爲一個最高的軍事機關，所以一切番民糾紛事件，悉由馬營長裁判。其間因風俗習尚的差異，不免滋生誤會，

有一天寺僧聚博，擊石傷人，各番總辦黃位中搜索犯徒，打算沒收其財產，馬壽從中調解無效，就引起民國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的番回激戰，當時西甯方面，聽信馬壽的報告，馳派軍隊二十七營由甘家灘直達拉卜塲，番兵也聚集三萬有零，一時嘯喊殺聲，鎗炮子彈聲，籠罩佛地，雙方死傷甚多，番兵因缺乏訓練，一時四處逃散，嘉佛和黃正清等均逃避蘭州，黃在省竭力號呼，籲請援助，及至民十五冬間，前駐甘總司令及肅省長公署，一面應番民代表之請求，一面爲促進番民文化，免除糾紛，便於行政起見，決在拉卜塲設立設治局而脫離循化縣的管轄。十六年劉郁芬長甘時，派國民軍保安隊一大隊駐拉卜塲，而拉卜塲的西甯駐軍，亦於是時撤防，嘉佛和番民也就歸來。民國十七年，始正式成立夏河縣政府，但界址問題，迄今猶未劃分清楚。

糧賦的標準

拉卜塆界限，經由省府決議，大概決定循拉界限，按照西番南番畫分，臨潭北番全歸拉卜塆，所以夏河縣的糧賦，應以臨潭南北番和循化西番南番爲標準。

臨潭南番江木關寺，阿百寺，木多寺，買什麼來寺，拉力關新寺，拉力關舊寺，雙岔勿札寺，阿拉丁古寺，花來吉藏寺，洛哇寺，阿古土官，洛哇土官，吉岔土官，阿拉土官，雙岔土官，西藏土官，拉力關土官等。原額糧三百十六石六斗五升，每石收錢一串四百文。北番買土官，來多麻寺土官，直格土官，那多土官，那哇土官，新寺，舊寺，多舍寺，扎益寺，播拉，來多麻寺，吉慶寺等，原額糧一百四十八石，每石收錢一串七百文，共錢六百九十四串九百十文，按時值易銀批解，此項糧賦，由夏河縣政府徵收，縣政府只知總數，花名糧冊，都存在通事手內。

循化南番糧賦，撥歸夏河縣政府徵收的，爲黑錯且夫寺，額糧三十七石九斗，黑錯且淨，十一石五斗，那力工，二石八斗，章哇，一石一斗，哈恰貨胡同寨，七斗，木塚，四石七斗，常崗，四石八斗，克謝力，三·二石，小坡拉，三·二石，下哈家丁自池

·二·八石，牌力，三·一石，思記寨，三·二石，其暗寨，二·三石，黑錯寨，一九
·七石，多爾替寨，二·九石，西力甯巴寨，一三·石，常岡寨，三·七石，甘家且令
端住古寨，十四·六五石，甘家塆正寨，六石，下哈多，下哈家爾，下哈只共一·六
石，大力賊寨，二一·三石，下哈家札那木寨，二·三石，下哈家洛洞多寨，四·四石
，下哈家隆哇寨，三·七石，沙塘寨及上南拉寨，一七·七石，甘家壤南寨，四石，甘
家那巷寨及甘家化力且寨，一一·三石，作什黑寨，三·三石，上哈缸拭寨及達昂缸拭
寨，六·五石，甘家哈什倉寨，六石，以上所述，均屬南番糧賦實況。共計徵糧二百七
十石六斗。

循化西番糧賦，現由青海省同仁縣徵收，概數如後，吳屯，三一·八石，季屯，二
七石，上季屯，一三石，下季屯，一一·六石，脫屯，一六·五石，以上五處，共糧九
九·九石。

上隆布，九七·三五石，上隆布，四八·一七五石，上隆布，四八·一七五石，阿
巴拉，四一·九八石，合爾索納黑，一一·石，賀爾瓜什濟，二四·九石，賀爾多哇，

一三·五石，甘家紅土破崗拭，四石，以上八處，共糧二百八十八石〇八升。

拉卜塲的活佛勢力

▲宗教勢力愈大行政權力愈小

▲一切政令均須聽寺院的吩咐

▲耶教另有工作終日拍照洗片

活佛勢力 拉卜塲好比是一個很美麗的處女，已經有人向她角逐了，倘使這個處女，不能勤奮自立，她必定要墮落。拉卜塲出產豐富，又處於甘肅青海四川的邊界，雖是成立縣治，界址還沒有劃分清楚，縣內有些地方如黑錯陌務等處，教權達不到，教權所達到的地方，有時又非縣治境界，拉卜塲回漢藏雜居，各族間風俗宗教文化，各不相同，誤會勢所難免，英方曾兩次派人到過拉卜塲有所活動，倘使康藏糾紛東移，勢必達到拉境，拉卜塲寺所屬大小寺防，計有一百零八個，喇嘛總數不下三十萬人，因為釋教宣化的結果，一般番民，只知寺院，不知政府，只知活佛，不知行政長官，所以拉卜塲

寺院統屬愈多，宗教勢力愈大，而行政力量愈覺其小了。拉卜塆的行政權，雖是有縣政府和公安局的存在，還是隸屬於拉卜塆寺院，一切行政，非得寺院同意，是行不通的，一切民刑案件，仍是由拉卜塆寺解決的，不管情節如何重大，甚至殺人凶案祇是憑着活佛吩咐，就可立刻解決，這樣宗教思想深入人心，欲興辦教育，很感困難，招收學生，更是不易。

寺院分佈

拉卜塆寺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先是拉卜塆第一世佛嘉榮嘉卜，原是拉境內沙溝寺的喇嘛，在西藏研究經典多年，後來奉藏佛的命令，到拉卜塆考察地址，準備建築寺院，考察的結果就渣悟溪來洲生柯灘三處，擇取其一，後來決定在渣悟溪建築寺院，渣悟溪就是拉卜塆，原名札西典，拉卜塆的意義，就是活佛的公署。

拉卜塆既經建築工竣，嘉榮嘉卜在六十二歲的時候，就任為拉卜寺第一世活佛。十五年後，嘉佛七十七歲時死了，第二世活佛為嘉迷翁卜，在位六十四年，那時可算是全盛時代，因為經由二世活佛的宣傳，教權深達內外蒙古青海西康等處。第三世活佛為迷江周，在位也是六十四年，第四世為嘉松土盾江秀，此時教權已入甘川青等處，第五世就

是現在的嘉榮禪祕嘉真活佛。年僅十七歲，五歲就位，初時一切事務，悉由佛父黃位中辦理，去年方纔開始自己辦事，嘉佛精神弈弈，每日勤讀經典，準備二十歲遊西藏以求深造。

活佛的來源，不免有些抽象，當活佛臨終時，必定說聲投往那方。然後根據方向，找尋些活佛死的時候所生的孩子們，帶到寺院裏，將活佛在世用的東西，如碗碟物，混合着非活佛用的東西，擺在一處，然後由小孩們認識，誰認得不差，誰就是繼任的活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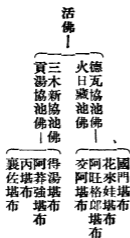
活佛公署叫做拉卜塘，就是今日的金瓦寺，除金瓦寺外，同時建築的，還有十八囊欠爲當時十八個小佛的居所，但是迄今喇嘛多於以前，管理一切喇嘛的高等喇嘛，亦多於從前，所以囊欠數目，亦已增至三十餘所，活佛住的金瓦寺及其避暑的各寺院，以及各囊欠的建築，都是由番婆當差建築的，四周以石爲牆，上面蓋以金頂，畫棟雕樑，金碧輝煌，也不用工程師繪圖，也沒有工頭監工，外表內形，無遜於洋樓，樓板由匍拜而下陷的痕跡，深有二寸，有時也有不識藏文的喇嘛，在寺院四周，轉着古拉，（註一）寺院有四只大鍋，每鍋能烹牛四隻，容量之大，可想而知。

拉卜塲寺所屬大小寺院名稱，經調查如下，曼巴倉大桑木塲倉，杰巴倉，丁科倉，

杰道倉，（以上爲五大札倉，均在拉卜塲寺，）^四莽倉，得當倉，桑拭倉，堪寶倉，貢湯倉，火日藏倉，德瓦倉，阿莽且倉，加倉，加那化倉，掃札倉，年札倉，花來倉，家下郎倉，祇貢巴倉，昂桑倉，襄左堪布倉，巧瓦紅可倉，（以上爲八囊欠，總稱拉卜塲寺，）曼祇寺，九加寺，葛伯寺，他日瓦則寺，朵清則寺，阿曲乎寺，臥空寺，卜拉寺，他瓦寺，雜由寺，黃達寺，日葛寺，加杰寺，札喜寺，曼隆寺，剛札寺，白石崖寺，甘家寺，朵麻寺，拉旦寺，雜二寺，晒經寺，陌務寺，熱投寺，叉倉寺，日郎寺，麻日可寺，剛拭寺，其曷日寺，花曷寺，唐突寺，人多麻寺，只桑寺，只曾寺，高來寺，江可寺，上撒麻寺，下撒麻寺，囊拉寺，倉哥寺，協五寺，熱貢寺，江胃寺，老瓦寺，南半寺，木多寺，瓦來寺，阿日高寺，唐撒寺，杰貧寺，西倉舊寺，西倉新寺，斜九寺，韋香寺，雜務寺，可強寺，達寸寺，科才寺，（以上均在夏河）果麥寺，拉蓋寺，金科寺，朵四香寺，色強寺，項來卡等，朵多寺，藏甯寺，五欠寺，四卜和寺，五賽寺，（以上均在青海。）扯八溝寺，（臨潭）協徐寺，層札寺，其卡寺，國們寺，曾大寺，年

賽，卡秀寺，四瓦寺，康撒寺，康根寺，白衣寺，（以上均在四川松潘）理化寺，甘普寺，桑旦寺，拭朵寺，桑伯寺，熱瓦寺，阿杰寺，麻唐寺，羊丁寺，科來寺（以上均在西康）甘伯寺，只紅葛莽賽吉寺，阿秀寺，項東寺，（以上在西藏）阿拉佛慶寺，太麥朵慶寺，佐漢卿寺，喬老泰寺，阿子泰寺，巴年阿則寺，陶賓錢寶寺，（以上均在蒙古）巴里寺，劉家寺，當郎寺，（以上在臨夏）甘鸞寺，（北平）甘覺寺，（五台）

拉卜楞寺組織系統如後，（大小活佛五百名）



關於管理事務的僧官擇其要者如後襄佐，管理寺院財政；吉瓦，帶兵兼治民事；列里瓦，管理僧人僧官；更差不，掌理外交並代表活佛；翁者兒，管理經典。

耶教地位 除拉卜墻院崇奉佛教外，還有宣傳耶穌教的教堂兩所，一個叫宣道

會一個叫神召會，宣道會的牧師名叫克利必奴，一般番民均呼之爲季牧師。神召會的牧師在兩月前遭於匪難，兩個牧師到拉卜墻都有十一年了，他們築建居宅，似有久居之意。教徒每會雖祇有七八人，而季牧師處每日往來的番民，約有三四十人，季牧師在拉卜墻照的相片很多，美國出版之地理月刊，也有拉寺和喇嘛的照片，現在又來了一個叫做福曼的人，終日忙於拍照洗片，這也是必要附帶聲明的。

(註)古拉即貯藏經書的木桶，外面加以油漆，並書南無阿彌陀佛，藏文字樣，上下兩頭，裝置兩抽屜，一個個的排列在寺院的四週，由男女番民旋轉，相傳其功效等於誦經。

用牛糞擦碗的番民生活

●雖然是一個夫婦還是暗中摸索

●女的辛勞工作男的閒散終日

番民的生活 生活情形，原須取決於物質的環境，環境富裕，生活也就由滿足而漸漸習於奢侈，環境貧困，生活情形祇可勉強求一溫飽而已，拉卜塆的面積雖是很大，可是都沒有墾植，大部分竟是水艸平原，許多山頂，也闢為平原，長着水艸，而且因為地勢甚高，高出蘭州二千尺，天氣寒涼，米麥菜蔬，比較的難於種植，而且番民也不曉得種植的方法，所以祇有拉卜塆東至土門關一帶，種植些青稞，而不供給番民的需要，所以番民逐日賴以為生的炒麵，（註一），都是從臨夏縣運來的。從拉卜塆向西或向西南，一帶竟是水草，番民的牧畜生活，大都是逐着水艸，喂着牲口，張開帳篷，因以寄居。他們的帳篷，大都是黑色牛皮做成，既不透日光，又不漏雨，四面可以隨便張開，

流通空氣，帳篷中間，砌成一尺多高的土牆，將一個帳篷，分爲左右兩部，一邊是男的睡覺，一邊是女的睡覺，就是夫婦也是分開睡的，縱然要睡在一起，也不過是帳內的暫時暗裏摸索，以後還是分睡的。他們睡着不用被子，就是裹衣而眠，帳內安置銅鍋一只，放些已經晒乾的牛糞，做作燃料，有時來了客人，就抓一把牛糞放在碗裏，將碗磨擦幾下，取出糞渣，也不用水洗，或是盛乳茶，泡牛油，（註二）炒麵，貯酸乳子，（註三）以敬客。我到甘家灘帳篷裏去，親自看見過這樣的乾洗碗，也曾親自用過這樣的乾碗洗的碗，他們的居住，沒有定所，是以有無水艸爲標準的，因爲牲畜繁殖，所以番民除炒麵充饑外，有時殺羊爲食，名曰手抓羊肉，（註四），或是將生牛肉晒乾吹乾，若干時以後，用刀一片一片的切着吃，叫做牛肉乾子，這是算很好的食品了。番民的衣服，不分春夏秋冬，都着皮衣，所差別的，就是毛的長短而已，他的皮衣，是用羊皮縫成的並不裝什麼布，或是綢緞的面子，最有趣的，就是不問男女老少，不問天氣怎樣，都戴一頂雪白的羊皮帽子，好像土耳其的式樣。他們不着襪子，竟是赤腳的多，不問男女番民是絕對沒有一個人抽鴉片烟。紙烟，或者水烟，都不甚高興，番婆子沒有纏腳的習俗，

所以絕對的沒有一個小脚女番。比較開化而富裕的番民，也着布衣布襪布靴，不過紅色的居多，番民的生活，因為環境的支配，非常簡單，也非常貧苦。

番民的生活，固然是很簡單而貧苦，然而男子生活的優異，與女子生活的勤苦，相去殊遠，男番惟一出路，是離開帳篷，進入寺院，充任喇嘛，終日拜佛誦經，既有金屋可居，又不憂衣食，可是番婆子就不行了，她們終日操勞，家庭一切任務，不問是牧畜擠水（註五）縫衣，都是她們的責任，就是沒有出家留在家裏的男番，也無所事事，他們的生活，祇是荷槍騎馬，優遊郊外，從事獵狩，不過在寺院附近的地方。不問男和女，老和幼，貴和賤，貧和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生活，就是一個有了空閑工夫，就轉着番院，周圍足有十里路程，口中喃喃誦經手轉古拉，或者轉着經塔，也有匍匐在地面上轉經塔轉寺院的，甚至活佛養的一隻白羊每天也要轉寺院兩三次，他們這種共同生活的意義，就是誦經修行。

概括言之，番民生活，因為物質環境的不寬裕，也就很簡單了，因為佛教盛行，男女誦經，轉古拉，也成為極普通而必要的功課，他們的基本生活是遊牧，所以番民的衣

食住是完全仰給於牲畜身上的。

(註一)炒麵，不是肉絲炒麵，也不是蝦仁炒麵，是將青稞的果實炒熟，然後用的磨磨成粉，再用開水泡，用手指拌攪，捏成一塊一塊的吃。

(註二)牛油亦名乳油，將鮮牛奶放在木桶裏再用小桶搗攪，使乳油上浮，凝結在小木桶裏，然後取出慢慢使用。

(註三)酸乳子也是用牛奶做成的，先使牛乳發酵，變為酸味，然後製成似凝固而不甚凝固如石膏豆腐一般，其味酸而涼，可以去暑。

(註四)手抓羊肉是將生羊肉放在滾水裏或生水裏洗一下，也有不洗的，用掛在腰間的刀子，一片一片的割下來吃。

(註五)番婆子擻水，是用根繩子，兩頭扣起來，一面套在頭頸上，一面套在水桶的中間，然後將桶底移在背後，慢慢的將桶底支在背脊後腰間，頸間的繩子，移到兩前肩上，慢慢向前走，桶穩水平，沒有一滴滴流出。

女權制的番民風俗

▲全部的家產都掛在身上

▲小孩只知有母不知有父

番民的風俗，拉卜塲的番民，比較算是開化的，他們的風俗，並不算得怎樣野蠻，也不像道學先生們所咒罵的那般無恥，除非有成見有作用的外人，或是絕無見識的人，開口就是卑鄙，閉口就是野蠻，我只曉得人類的進化，都是從原始社會來的，所以我對於番民風俗，不覺得稀奇，也不敢咒罵，而且番民風俗，有些場合，很像日本人或是西洋人，我們爲什麼要效法東西洋的習俗，而偏偏要鄙視番民呢？

番民大都是信奉佛教的，每個男子，都有當喇嘛的義務，享受喇嘛所慣享的權利，一家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兒子，只能留一個在家裏，其餘的都要送到寺院裏做喇嘛，女兒留在家裏承繼，因爲他們當了喇嘛，祇是誦經拜佛，無所用其心思，所以他們的思想

，比較簡單，他們的知識，也比較幼稚，因為他們男子當都喇嘛，種族的生殖力比較薄弱得多，而女多男少，也成爲必然的結果。

番民對於生殖器，看得非常平常一件東西，這是沒有什麼希奇的，番婆子不穿褲子，他們穿着圓領長袍，一直拖到脚面，腰間束着一根紅帶，有時赤足，有時穿靴子，要費去四五個鐘點，將頭髮編成無數的小辮子，（每月祇梳一兩次）拖在背後，裝在哨哇裏。這個哨哇是布做的，是番民家產的測驗器，有錢的人，哨哇上裝着很多的黃臘，瑪瑙，珊瑚，銀盾。大概要值兩三千元不等，最普通的，也裝上十幾個銀盾，值幾百元，最貧乏的，裝上幾個銅的，就算了事，耳環很大，也有裝上寶珠等等東西的。腰間掛着一銅鈎或是銀鈎，叫着乳鈎，原來是取牛乳時候，專爲掛乳桶的，現在也成爲裝飾品了，她們爲什麼要將家產完全裝飾在身上呢？這也是受着游牧生活的支配，她們是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定，將家產變爲裝飾品，裝在身上，遷徙帳篷的時候，可以省却一種麻煩。

男子也穿圓領長袍，比較女人的短些，腰間掛一小刀，還是爲吃羊肉的時候預備下

的，他們吃肉用刀子，好像西洋人用刀叉一樣，喇嘛都是披的紅布，不問男女，右臂時常露在外面，好似比賽裸體美一般。

番民的婚姻 絕對自由，只要男女雙方同意，雙方家長絕對不能干涉，所以他們從來沒有受過婚姻的痛苦，男女兩人相處很好，他們可以瞞着家庭，離開家庭，到山洞裏試驗同居一些時，就是實行野合，在這時候家長也不追求他們的下落。在外面居住了一些時，然後回到女的家裏，實行同居，或是由男的央媒說合，得到對方家長形式上的同意以後，也是在女的家裏成婚，在番民裏沒有娶妻的說法，只有嫁夫的事實，至於他們的離婚，也很便當，不要律師撰狀，也不用到官廳起訴，男女任何一方不同意，便構成離婚的事實，不過是男子離開女的帳篷就是了，倘使生育了兒女，却是婦女的撫育，因為在番民家庭裏，女的能生產，女權高於男子，就是母權制，所以很多的番民，只知有母，不知有父。

談到番民的喪葬，也另有一種儀式，番民生了病，祇有將辛辛苦苦所得或是牧畜換來的銀子，送到活佛那裏，拜求活佛，活佛教醫治就醫治，教誦經就誦經，教轉古拉就轉古

拉，教怎樣便怎樣，活佛的權力，直是高於一切，番民因病不醫而死的很多。在將要死的時候，用繩子縛着頭和脚，連成一體，成一圓圈，然後放在牛背上，上面覆以紅布，送到天葬的山谷裏，供鸚鵡鷺鳥吃，倘使不多時，就被鳥類吃完了，死者的家庭非常榮幸，因為死者是一生行善，才獲得這樣的善果，倘使飛禽不吃，死者的家庭，必定聘延喇嘛誦經，祈禱減罪，有時用刀子將尸體解剖，必要鳥類食盡而後已。

不過有兩種人是不用天葬的，活佛死了用火葬，將屍體焚成灰，然後用銀質包裹，放置寺院大殿中，供僧民禮拜，還有一種生癩病的人，是用土葬，這種病據說脫落眉毛和頭髮，我想大概就是梅毒罷，或者就是麻瘋吧，因為這兩種病，番民患的很多。

說也奇怪，拉卜塲天葬的山谷叫做朵寺溝，我去看過兩次，一隻鳥都沒有看見，據說屍體一經到了朵寺溝，焚柏成烟，鸚鵡就成羣而來，鸚鵡色白，大如小羊，在番地是不許任何人侵害，番民呼之為神鳥。

再說到番民集會的習俗，他們每年有四個集會的期間，就是古歷正月二月七月九月

，七月初八日的集會，叫做日札會，那天我適巧在拉卜塘，所以能冒着細雨到大吉前空場參加這個大會。一忽間雨停了，日光也穿着浮雲普照着大地之上，一時男女麋集，大概有五六千人光景，據說九一八以後，皮毛不得銷售，商業蕭條，所以比較往年的日札會，也就冷淡多多，寺院的喇嘛飾着，兩個表演的喇嘛，兩隻野鹿，兩隻獵狗，和兩個獵人，喇嘛儘是坐着唱，唱的是經文，獵人，鹿和狗相互的舞着，相互的歌唱，應和着音樂的節拍，首先是很凶野的樣子，後來漸漸的馴良了，推其意義，無非是化裝宣教，然而他們的跳舞和唱歌，也有藝術上相當的價值，番民在終年勞苦勤奮生活當中，規定了四天，作竟日的娛樂，未嘗不是優良的風俗。

除這種集會以外，番民對於祭祀，也非常鄭重，因為他們沒有科學的常識，他們以爲凡是牧畜種植都是憑天賜予，所以他們有所謂祭天祭山的儀式，每年五六七三個月爲祭山的時期，他們有時獵狩，終年牧畜，他們的生活，全憑山間的野獸和平原的水艸，祭山神的儀式，就是在山頂上豎着很多的木竿，上面縛着布條，布條上寫的經文，祭天的儀式，就是多焚柏枝，這種舉動，無非是表示他們的慾望，要天神賜與他們很好的

天氣，要山神賜予他們很多野獸。

最後要說到一種最惹笑的習俗，一般男女番民對於活佛的尊崇，簡直尊崇到一萬二千方分，他們要見活佛，是很不容易的事，倘使見着活佛說上一兩句話，算是無上的光榮，倘使活佛在男女番民頭上用木魚槌敲了一下，那更是光榮得不得了。有時活佛騎馬出了寺院，他們都要匆匆在路的兩旁，向活佛磕頭，還有在後面沒來得及磕頭的，他們就立刻趕快跑上來，用額頭在活佛騎的馬的脚印上，磨擦幾下，也光榮的事，他們的心，一則是崇奉活佛，一則是以爲活佛的一舉一動，都能夠替他們消災降福。

拉卜塲的教育狀況

△番民祇知誦經拜佛

△視學校爲極大畏途

教育的概況 拉卜塲居民，藏民居多，回漢僅居十分之二，回漢人民大都住在拉卜塲街市上，做些買賣，因爲民族的分子不同，所以學校也就不同了，在拉卜塲有兩個小學校，一個是藏民文化促進會立第一小學，一個是夏河縣立第一小學，兩校的概況，分述在後。

拉卜塲番民，只曉得誦經畜牧，原沒有受過教育，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因爲宗教風俗的關係，時常和異族發生爭執，甚至衝突，尤其是在明末清初，鬧得更厲害，及至民國十三年簡直是愈鬧愈烈，番兵失敗，番民逃往各方，拉卜塲寺活佛嘉木樣呼圖克圖也逃走了，那時各番兵共推嘉佛長兄黃正清爲總代表。向省當局呼籲，並電政府

，及各省當局予以援助，以求民族間之真正平等，藏民自決運動開始於此時，而藏民教育也從此萌芽了。

當時黃正清居住蘭州，受着漢族文化和世界潮流的薰染，深知要發展藏民教育，才能維持藏民的生存，所以在民國十五年就在省成立了藏民文化促進會，推求該會的宗旨，是導入漢族的文化，提高藏民智識，企求民族間的平等。當時公推黃正清任會長，邵光宇楊真如羅占彪黃祥及僧官多人，任該會委員，藏民文化促進會成立的第一步，就是在藏民多的地方設立藏民學校，民國十六年拉卜塲駐軍撤退，拉地的糾紛漸漸平息，拉地番民也漸漸回來了，而藏民文化促進會，也就從蘭州遷移到拉卜塲，這個時候就是藏民文化促進會開始創辦藏民學校的時候。

學校固然是決議了開始創辦，而招生的困難，竟出乎意料之外的，藏民一向沒有受過教育，沒有進過學校，只曉得誦經拜佛，視學校為畏途，尤其是固執成見的番民，甚至仇視學校，用感化宣傳的方法招生，既無結果，因為感化宣傳不是短期間所能奏效的，用強硬的手段強迫入學又恐怕引起反動，所幸該校校長是由黃正清兼任，黃君既是呼

額的總代表。又是嘉佛的長兄，番民未敢執拗，招收了六十九個學生，就於十六年十月間開學了。

當時藏民文化促進會的計劃，還算周詳，預備每年招收新生三十名，十年後，就可相互教授，藏民教育也就得以進步，可是經費困難，不免發生障礙，然而能彀維持到現在，也是很不容易的事阿。

該校教職員石寓玢，孫應麟輩，都能認識清楚番民生活困難情形，和番民不信任學校的思想，學生的衣服學膳宿等概由學校供給，學校的負擔很重，而且每年地方情形又不甚好，所以學生漸漸減少了。

民國十七年，拉地發生匪亂，學生有遭難的，也有逃避他處不能返拉的。十八年全境遭着旱災，經費很感困難，向省方請求，十一月得省方允許，每月補助三百元，及至十九年春間學生僅餘二十餘名。其實在遊牧社會裏，固定的學校，要招收很多的學生，當然是件困難的事，學校當局抱定甯少毋停的主張，繼續辦下去，可是省補助費，受着省庫的影響，有時不能按期發給，所以在民國二十年三月夏河縣教育局由丁明德籌備成

立，購定縣立第一小學校址的時候，就將藏民學校改為藏民文化促進會立第一小學，遷入縣境第一小學內，這種暫時的遷移，當然是受着經費的驅使，然而溝通漢回藏民的話言文字，也未嘗不是一個機會。

藏民學校的學生，雖然祇有二十一名，然而該校學生的成績，據測驗的結果，總算是在水平線以上，他們現在都能說漢話，能讀漢書，都不愛做喇嘛，並且很愛替藏民辦事，十三個學生的測驗結果，寫在下面，且從此表找出他們의思想和智力罷：

學生姓名	你懂嗎	老師說的漢話	你會說漢話嗎	你要做喇嘛嗎	你愛做什麼	爲什麼做那個	你是那國人
吳振綱	懂	懂	會	不	公務長	藏族解放	中國甘肅人
萬邦興	同上	不全懂	不全會	同上	大總統	保護中國	同上
趙光華	同上	懂	會	同上	教番子讀書	提倡番民教育	同上
張景華	同上	不全懂	同上	同上	當學生	多讀書	同上
白瑜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黃培德	同上	同上	同上	不甚會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康永年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羅長奇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邵德宇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羅永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羅永恭	同上	同上	不全懂	會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羅園南	同上	同上	同上	不甚會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華德福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李迪民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黃文原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附註

- (一) 李迪民黃文原均未測驗，因為祇本年入學，已測驗各生，入校均為五年。
- (二) 番民無姓，各生入校，由教授指定之。

(三) 學生父母均爲番民。

當我測驗每一個學生的時候，先教他寫出自己的名字，然後用漢語問他，要他用漢語答，除得了他們思想和智力的標準，並且還明白他們對於漢文漢語的程度怎樣，此表雖甚簡單，然而這是一個當面而實在的測驗，從這個測驗，我們可以決定藏民學生，是有相當成績的。

夏河縣立第一小學的學生，有父是回民母是番民。也有父是漢民，母是番民的，從這裏下一個詳細測驗，可以得到人種學和優生學上的學理，因爲該校放了暑假，關於成績方面，祇好根據教師牛兆麟·邢培仁·張恆的報告，而製成一紙。

高級一年級

學生姓名	國語	算術	平均分數
丁維剛(漢)	八七	九九	甲上
夏世祥(漢)	七二	九〇	甲
祝仲科(父回母番)	六八	七七	乙

張四維（父漢母番） 六 六 七 九 乙

宋原德（漢） 七 二 七 七 乙

韓學仁（漢） 六 六 六 一 丙

龐建勳（漢） 六 五 六 八 丙

景福（漢） 八 五 八 二 甲

（一）漢生成績比較回生或父漢母番或父回母番成績優良。

（二）父漢母番學生比父回母番學生成績比較優良。

（三）此種測驗，因時間匆促，亦不敢遽以為準。

以平均成績為標準，漢生成績比較優良，父漢母番和父回母番學生相等。

初級四年級

學生姓名	國語	算術	平均分數
馬明德（回）	六八	八〇	乙
陶又謙（回）	五六	二〇	乙

羅成勳(漢)

馬尙澤(回)

馬秉鈞(回)

馬世麟(回)

蔣占元(回)

馬 遜(回)

王作仁(父漢母番)

李效白(漢)

四年級學生，回生占十分之七，本無所比較，以平均成績看。回漢學生比較優良，而父漢母番之王作仁未與試驗，無從比較。

初級三年級

學生姓名	國語	算術	平均分數
羅成勳(漢)	六八	八四	乙
馬尙澤(回)	六八	八四	乙
馬秉鈞(回)	七三	八九	甲
馬世麟(回)	六〇	六四	丙
蔣占元(回)			
馬 遜(回)	七二	八九	甲
王作仁(父漢母番)			
李效白(漢)	六八	九七	甲
張 昌(回)	五七	七九	丙

之父回母番好些。

以平均成績看，漢回學生成績比較優良，而漢生又略好些，父漢母番學生，成績較

夏世斌(漢)	六二	七八	乙
丁樹德(漢)	六五	九三	乙
馬榮(回)			
馬玉琦(回)	六〇	九六	乙
戚文仲(父回母番)	七三	七七	乙
張維寶(父回母番)	六九	八五	乙
楊化龍(漢)	七三	九九	甲
王尙元(漢)			
王榮(回)			
馬尙德(回)	七〇	九二	甲
李昌明(漢)	五五		

初級二年級學生以平均成績看，漢生成績比較優良，父漢母番或父回母番學生祇各一人，而父回母番學生馬又駢，未與考試，無從比較。

初級一年級，漢生居多，無從比較，父回母番學生，成績比較父漢母番，學生好些。

縣政府權力及半條街

△番民祇知寺院不知官廳

△殺了人照例是不償命的

實業的烏瞰 (一)商業，拉卜塆大小商店一百八十餘戶，大都是漢民間開設的，那裏也有商會的組織，最大的商店就是皮毛商，因九一八中日事件發生以來，拉卜塆的皮毛運到天津的成本，比較天津的市價還高些，所以拉卜塆的皮毛停滯，不能出售。全境賴以活動的皮毛商業既經停滯，全境經濟情形也很枯竭，拉市交易，除各商店外，在市院前空場還設有一個市場，每天早晨，陳設很多小攤，大都是賣的佛珠，紅布，麥，麵，鹽和馬匹等。這許多東西，都是番民逐日必需的生活品，及至下午一時，各攤都拆卸了，所謂日中爲市，大概就是這樣的情形罷。(二)農林 番民一向過着游牧生活，對於農業，無所研究，從拉卜塆市東至土門關一帶，有種青稞的。由拉卜塆市向西或南，竟是水草平原，一個廣闊的天然牧場，沒有種植青稞的地田，拉卜塆全境的農產

青稞——不夠番民的需要，其他農產如菜蔬等，也不種植，所以番民賴以生活的炒麵，全是從臨夏運來的，還有的東西從青海，西藏，印度運來的。

在拉卜塆境內，農業固然不甚發達，然而林木却很茂盛，拉卜塆境內山田很多，滿山都是松柏，尤其是在拉卜塆寺，（即夏河縣治所在地）四周田山，更是蔚綠得有趣，每天早上步行其間，鳥語花香，殊能引人入勝。拉卜塆四周皆山，山麓下的平原，建築着輝煌燦爛的寺院和水流不息的夏河。（據地理學家說，即是離河。）形成了所謂金盆養魚的形勢，山間全是森林，大都是寺院經營的，歷年來砍伐的很多，然而未曾砍伐的猶是蔚然可觀，在這個天然樹木成林的情形之下。最感缺乏的就是農林指導機關，只知道砍伐，不事種植，數十年後，拉卜塆的青山，將盡為童山了，倘能一面砍伐樹木，一面種植樹苗，造成用不盡取不竭的林木，那才不愧天時地利的賜予呢。（三）出產 拉卜塆番民過的是遊牧生活，所以拉卜塆惟一出產就是牛羊馬匹和皮毛等，這許多出產，沒有一個正確的統計，祇可以從稅收方面，推得來一個概數，然而這個概數，只能說是一個數目，其中有若干成分的正確，實在不敢下一斷語。

民國十九年消費局的稅收，算是最高額，一年中收到十一萬四千幾百元，後來財政廳就規定這個數目，作為比較數，據稅收的章程，每二百四十斤熟羊皮，須納四十八元五角，若以稅收的半數為羊皮捐的總數，那末每年出口當為二十五萬斤，已做熟的羊皮，每張估作一斤重，每年約產羊皮二十五萬張，又據稅收規定羊毛出口，每百斤納四元，若以稅收的餘數算是羊毛的總數，那末每年出口的羊毛約為一百四十萬斤，這是出口的概數，還有未曾出口留給自用的，或由四川邊境松潘出口未經納稅的，又不知多少，總之，羊皮和羊毛的出產。一定在這兩個概數以上。又據前設治局的調查，每年產牛二千頭，產羊十萬隻，（註）馬八百匹，麝香二百餘個，鹿茸數架，牛黃四五個，這幾個數目，用甚麼標準計算出來的，却不知道，即便有甚麼標準，充其量也不過是個概數，暫時寫在這裏，容待將來再糾正罷。總而言之，拉卜楞最豐富的出產，就是牛羊馬匹羊皮和羊毛。

除此以外，還有札油山產，秦艽和角蕨，角蕨好似小山芋，烹粥吃，味甚甜，相傳就是唐僧去藏時所食的長壽果。

(註) 出產項下，每年出產羊皮二十五萬張，產羊十萬頭，數目不符，而且不符得無理由，豈有產羊的數目，低於羊皮的數目，其中的理由，就是羊皮的數目，是據稅收估計的，比較稍有標準，羊毛數是以前設治局約計的，這兩個數目，不過是兩個數目而已。

軍隊的組織 當我從臨夏進土門關，拉卜塆境界，一直到拉卜塆，沒有看見整隊的番兵，也沒有番兵查詢，只是在路上遇有番民，騎着馬，荷着鎗，好像是去打獵的，在拉卜塆住了幾天，番民司令部下令出征郭門寺一帶，又沒有看見整個大隊向前邁進，只是看見三五個一堆，十幾個一堆，或是幾十個一堆，都是荷鎗騎馬，向前推進。他們的服裝，不是一律的，好似在土門關一帶看見的獵者一般，經過一番調查，這才明白，番兵的組織，最高的軍事機關，就是番兵司令部，黃正清擔任司令，下分三個騎兵團，番兵盡是騎兵，因為環繞皆山，而且番民富有馬匹，黃正本，黃祥，楊步雲分任第一團，第二團，第三團，團長，他們不是採取募兵制的，所以沒有固定的兵額，平時司令部沒有多少兵士，一經軍事發生，祇要司令部發出集合的命令，便相互帶領着各莊的番

民，可以立刻集合幾千或幾萬兵馬不等，番兵的組織，是兵民不分，散則爲民，合則爲兵，兵士的鎗彈馬匹糧食，都是各自預備的，不用司令部籌餉，至於糧食帳蓬用具的運輸，全由番婦驅牛載運的，這種組織來源，完全由於部落組織演成的，每個部落的財產（牛馬騾羊牲畜等）。一旦遇了外來的略奪，全部落的人立刻配刀荷鎗，由酋長帶領着抵抗，所以團部和司令部就好似高級酋長，其實司令部的行動，還是受命於活佛的，番兵的非募兵制的組織，誠然很好，然而平時沒有集合訓練的機會，也未嘗不是缺憾呵。

行政的狀況

普通說，拉卜塲就是夏河縣，夏河縣就是拉卜塲，其實稍加研究，嚴格的說，這個普通說法却是發生了問題，拉卜塲是代表拉卜塲寺院教權的範圍，夏河縣是代表夏河縣行政範圍，這兩個範圍不是同樣大小，教權的範圍比較行政的範圍大得多，拉卜塲教權能達到青海，新疆，內外蒙古一帶，然而有幾處行政範圍以內的地方，（黑錯，陌務，）也非教權所能達到。在這樣情形之下，所謂拉卜塲的行政，就是指的夏河縣的行政，其所以不用夏河縣的字樣，就是夏河縣除去十分之二的回漢人民以外，盡是番民，這裏用番名（拉薩漸漸變爲拉卜塲的意思，就是暗示番民特別多，是無異番

民的行政)。

十七年成立了縣治，因為界址沒有劃分清楚，也沒經過全境的測量，面積若干，只好大概求一個數目，該縣東連臨夏，東南接臨潭，西南鄰青海，西連貴德，南與川邊相毗連，全縣面積，大約三千二百餘方里，在偌大面積以內，縣府的政令，只能達到拉卜塆的半條街和黑錯陌務一帶，縣府鄰近的十三莊，(註一)政令都達不到，因為在夏河縣範圍以內，居民大都是番民，番民大都是只認識寺院，不認識政府，只認識活佛，土司，列里瓦，(註二)不認識行政長官，所以番民儘是向寺院納稅，不會有分文納到國家機關，所有一切案件，都是喇嘛土司，列里瓦解決，而沒有片紙隻字請政府予以裁判的，所以縣政府每年的丁糧，不過二千元，每月常費則定七百餘元，全是藉着牲畜屠宰兩稅維持的。

這種情形，是番民生活遺留下來的陳跡，遊牧生活本無定處，一切行動，均受制頭目或酋長的命令，而且宗教的信仰，已成爲牢不可破的勢力，此所以番民只知寺院，只知服從頭目土司，然而官廳方面，不能循善導誘，長官不能深入番民，聯絡頭目，未嘗

不是政令不通行的最大原因，而且解決番民糾紛，是不能完全應用法律的條文，必得依據他們的風俗，而有一個適當的解決辦法，番民方才信服。記得有一次，寺院喇嘛打死一個番民，縣府照法律條文辦理，將喇嘛拘捕監禁，從事偵查殺人的動機，番民均不甚服，因為番民殺了人是不賠命的，只要估價，賠以牛羊就行了。

- (註一)十三莊，在藏語原無此名，稱為佛屬四處，所謂十三莊，是漢民以民莊共，有十三處，因而呼之，但現在民莊漸次增多，已不止十三莊矣，據調查莊名為(一)上他哇。(二)下他哇。(三)滿克日。(四)日渣。(五)福地。(六)洒桑麻。(七)夷翠塘。(八)薩衣囊。(九)奧曲。(十)唐納荷。(十一)來日節荷。(十二)洒朶日。(十三)來周。(十四)嘉伍。(十五)浪何日。(十六)浪克日塘。(十七)孟那賀。
- (註二)列里瓦係藏語譯音，是土官的一種，比較土司高一些。

寶藏豐富之甘省礦產

▲五金煤鹽俱備

▲石油陶土尤富

在蘭州耽擱了幾天，蒙張文郁君供給了許多關於拉卜塆的資料，七月廿六日，我們已決定離開蘭州而赴青海了，不料天忽大雨，未能成行，青海考察團同人只得繼續在蘭調查各項狀況，茲再將甘省的礦產情形調查如下。

礦產的概況

甘省礦產，分布甚廣，五金煤鐵俱備，其最著者為皋蘭之阿干鎮煤礦，玉泉赤金堡石油礦，以及高台酒泉之金礦，惜交通阻塞，益以天災人禍，未有大规模之探掘，茲將該省礦業之概要分述於次。

●礦產種類

▲煤 皋蘭，會甯，定西，榆中，洮沙，臨洮，靜甯，靖遠，固原，隆德，紅水，

登縣，永登，武威，永昌，山丹，東樂，張掖，酒泉，玉門，隴西，漳縣，岷縣，臨潭，武都，天水，清水，華亭，慶縣，甘谷，兩當等縣。

▲鐵 慶縣，兩當，徽縣，成縣，西固，甘谷，天水，會寧，皋蘭，岫縣，紅水，右浪等縣。

▲金 天水，清水，臨洮，榆中，皋蘭，古浪，永登，東樂，張掖，酒泉，高台，玉門，安西，敦煌等縣。

▲銀 成縣，西和，臨洮，肅定，臨夏，山丹，武山，兩當，永登，等縣。

▲銅 西和，洮沙，臨潭，靖遠，紅水，武威，皋蘭等縣。

▲石油 玉門，酒泉，金塔，敦煌等縣。

▲水銀 文縣，武都，徽縣等縣。

▲鉛 靖遠，永登，成縣，岷縣，平涼，文縣，武威等縣。

▲鹽 西和，禮縣，漳縣，靖遠，民勤，高台，敦煌等縣。

▲陶土 華亭，皋蘭，登縣，永昌，山丹，高台等縣。

●礦業各論 (甲) 皋蘭阿千鎮煤礦

▲沿革 阿千鎮一帶煤礦，於遜清康熙間即已採掘，嗣以花門髮起，屠殺過甚，以致過去情形，無法考查，同治間漢人遷徙該處者漸衆，此礦復行開採。現時小山頂採煤者共八家，皆係商營。阿千鎮兩洞，古城坪兩洞，柳樹灣兩洞，均係建設廳於民國十八年開辦，柳樹灣煤從在陸仙槎督軍時代曾鑿豎坑一，深二百五十尺，捲揚機及建築物，費款三萬餘元，尙未見煤，迨劉郁芬時代，改用土法，費款三萬餘元，而收入僅二千餘元，旋即停止，鐵洞租與商人開採，十八年十月起柳樹灣兩洞月租共十四元，阿千鎮一洞，月租四元，現時開採者僅鴻豐一洞。

▲位置 蘭州正南距小山頂四十里，柳樹溝四十三里，阿千鎮五十里，距蘭州二十里地尙平坦，再南地勢稍高。

▲交通 坑內運道，因見煤即挖，故曲折面小，運輸困難，坑外由阿千鎮至小山頂八里，每馱(約一百四五十斤)運費二角，小山頂至蘭州每百斤運費三角三分，(大車能裝一千三百斤。車資四元。)由阿千鎮至蘭州，每噸運費，約五元七角。

▲營業 銷場爲臨洮，洮沙，臨夏，蘭州等縣。臨洮燒煤人口約五萬，臨夏二萬，洮沙五千，蘭州十萬，每年可銷煤一萬噸左右，其中以蘭州爲大宗，每年約銷六七千噸。

●蘭州煤價，末煤每百斤一元，塊煤每百斤二元，煤磚（每塊十四斤，末煤百斤攪黃土六十四斤，和水製成煤塊，）每塊售洋九分。

▲煤層 地質時代屬石炭紀，煤層厚度由二尺至三丈不等，（二三十尺十餘尺五六尺三四尺不等）小山頂煤層走向東北十五度，傾向東南，傾角四十五度，阿干鎮煤層走向西北三十度，傾向西南，傾角三十度，煤質泥狀質鬆有煙多灰分，不能煉焦。

▲煤量 沿柳樹溝涼水泉而至阿干鎮，長約五公里，平均斜度約三十度，厚以一·五公尺計之，深以五百公尺計之比，重以一計之，應含煤量三百七十五萬噸。

▲現狀 柳樹溝之泉與洞深一百五十尺，寶興洞深一百八十尺，阿干鎮之鴻豐洞深一百尺，寶興洞深一百五十尺，支柱用木由隴山運來，直徑寸半，每三根作一架，價約一元。

現有採煤工人七十人，（計小山頂六十人，阿干鎮十人。）每洞設窩長二人，管轄

煤夫四人，挖手四人，每挖手能帶煤夫三人，管理煤工二三人，每人能用煤夫二三人，地面業主能用煤夫四人，剝架柴打眼頭，捆梢子，各能用煤夫一人，每一工人能採煤二百斤工資一元。

每噸採煤費約八元四角，運費約五元七角，運至蘭州每噸成本約十四元一角，售價約十六元八角，每噸能獲利二元七角左右。

(乙) 玉門赤金堡石油礦

▲沿革 滄清同治間，赤金堡土民入山採金，在石縫中發現石油，雇工勺取，命名石油泉，土民取油，該堡駐軍年抽捐二千斤。

▲位置 西北距玉門縣治一百九十里，東北距酒泉縣治二百三十里，再東至省城一千九百三十里，在赤金堡東南九十里，石油河左岸。

▲運輸 冬春積雪油凍，不能採運，夏日採油裝桶，用人力或牲口馱至崖上由油商自備大車運至赤金堡分銷，本地每百斤售十千文，(每元換錢三千三四百文。)運出每擔納統捐三元，銷行高台臨澤張掖三縣，膏於木輪火車，能經久不乾，蘭州製造廠造幣

廠織呢廠電報局，亦購作膏機器之用。

▲成份 石油泉石油，含汽油百分之一六·五〇。煤油百分之七〇·〇〇，炭渣百分之一三·五〇。乾油泉石油，含汽油百分之一四·五〇，煤油百分之七〇·〇〇。炭渣百分十五·五〇。石油溝石油，含汽油百分一五·五〇，煤油七〇·〇〇，炭渣百分之一四·五〇，石油熱至一百五十度蒸出汽油，至三百度蒸出煤油，餘係炭渣。

▲現況 有大小油泉十一，其中產油最旺者五，赤金堡居民合四大股探油，計張際雲楊天和各佔一大股，陳芝和，茹克風，李石如，張錫五共佔二大股，冬日各僱一人看守，四五月油漸外出，六七八月產油最多，每股各佔二人至四人取油，每隔五日，輪流一次，九月以後，油漸減少，全年約產五萬斤。

▲地質 石油河兩岸，沖成深谷，寬二百尺高三百尺，土礫與礫石厚約二六〇尺，紅色頁岩厚約一〇〇尺，灰色砂岩厚約八百尺，石油沿河東岸沙岩中流出，地層受壓，造成一大儲油背斜層，距產煤地不遠。

騎上騾背進發

歷程三日始抵亨堂

▲馬糞騾尿充塞旅舍

▲掌櫃驚愕不能煮飯

黃河南北耕事勤惰不同

廿七日上午八時半，我們一行五人，各人帶着一個小小的包裹，騎上騾子，西進向青海的原野出發了，在出發前的一剎那間，省政府視察員張文郁等都來送行，當我們初騎上騾子的時候，因為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所以大家都感覺到有些異樣，並且這種載重的騾子，走路是牛步化的，因此使我們感到不痛快，可是走了幾里路，我們也就逐漸的慣常起來了。出了蘭州城的西門，西行二十里，就到白雲觀，上建着幾座崇樓偉閣，景色非常美觀，我們便在白雲觀下面，休息了片刻，再繼續前進，行行重行行，我們

到了黃河之濱，流水的澎湃聲，又在我們的耳鼓旁，奏起激昂雄壯的前進曲。靠着黃河兩岸，都是石子的田地，這裏種植着大批西瓜，在烈日薰灼下流着汗喘着氣趕路的我們，見了這種又肥又大的西瓜，大家不免垂涎欲滴，於是便下騾購瓜，狼吞虎嚥了一下，吃罷了西瓜，疲憊的精神，竟為之一振。我們便開始和那種西瓜的農夫閒談，據他說這種石田，每塲值價三百元，（一塲田合兩畝半）年可產西瓜七百五十餘隻，可賣得銀一百六十元，每塲西瓜自己須下人工及資本約六十元，再加上捐稅十元，獲利不能算不大，不過這種石田，種瓜祇能連種三年，三年之後，一定要換種麥子，如果石田種滿了三十年，一定要把石子翻一下，然後再能生產，大概沿黃河兩岸的石田，一方面因為土壤肥沃，一方面因灌溉便利，所以田價比較的貴，而生產當然也較他處為豐富。我們沿着黃河的左岸前進，於下午二時到達了西柳溝，就在街上購些大餅及雞蛋，作聊以充飢的午餐，餐罷再進，所經皆叢山峻嶺，這種山嶺都另具着北地雄偉的風格，雖不能及到南方山嶺的秀美，但也有它特有的偉大性，黃河襟帶在羣山中，屈曲有緻，在下午五點鐘的時候，我們各人都舉着疲乏的步伐，跨進了新城站的客店中。這種客店，是幾所用泥和

石子砌成的矮屋子，旅客住宿的房間，祇有二三間，房間的對面或隔壁都是馬槽，因此馬糞及騾屎的臭味，時常充塞在房間中，而半夜裏騾馬發生打架糾紛的時候，也會使隔鄰的旅客，爲之坐臥不安，我們到了客店中，第一件工作，便是洗臉沐身，繼着便是大吃西瓜及醉瓜，最後吃幾碗湯麵，吃罷，各人很疲乏的身體，躺在土坑上，昏昏地睡去，翌晨四時半，我們于睡夢中，被騾夫喚醒，擦了一下惺忪的睡眠，又跨上騾子，向前趕路，在曉風晨露中，我們走了十里路，便到黃河渡口青石關，從蘭州到這裏，我們沿着黃河，已經走了八十里路，沿途我們常常看到靠黃河的田地，都是利用水車來灌溉，這種水車的形態，好像和大的車輪一樣，有五十二隻水斗，灌溉田地，既不靠人畜的力量，也不恃風力，完全靠着水流的衝激，推動水斗，使滿盛着河水的水斗，循着次序，一隻隻的輪轉將水倒進水槽，再從那長長的水槽中，流到田中去。據當地的農民說，這種水車創始於前清光緒年間，相沿迄今，已三十餘年，造成這一架水車，須費洋三四千元，大概一架水車可灌溉農田一百數十垧，如果平均計算起來，每畝田利用水車來灌溉，不過加上十元的本錢，便可免除旱災之患。記者默察他省沿黃河兩岸的農民，因不知

利用水力，致常常有旱災發生，而甘肅省境黃河流域的農田，差不多都利用水力來灌溉，所以農產的收穫，也較可觀。因此，我們可斷言，天災的造成，泰半因吾人不盡人力所致，在廿世紀的今日，唯有竭我們的力量來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才能解決我們的生存問題，同時，記者復感到，如果我們能精益求精把這種水車加以改進，那末黃河水力的用途，範圍必定更為廣汎，由青石關渡黃河對岸，再乘驛前進，經河灣地方，沿途計有六十餘里的荒地，田中僅是些荒蕪的亂草，沒有一些農產品，可是土地也和黃河左岸的一樣的肥沃，並且也可利用水力灌溉。據當地人云，這裏的田價，每垧僅售十元，尙沒有人敢要，因為這一帶田已經赤地千里了十五年之久，我們時常看到許多村落中杳無人煙，所剩者祇是些頽垣殘瓦，傷心慘目的景象，和陝西西部的各縣相像，在下午五時，我們安抵永登縣的黑嘴子鎮，宿於一家客店中，晚上，有幾個便衣的兵士來查夜，對於我們詢問了幾句也就走了。廿九日清晨，我們五時出發，走到距黑嘴子西二十五里的地方，發現在河的對岸，有一處大森林，佔地約數百畝，裏面種植着楊柳樹及各種菓樹，遠望之林木蔚然，不禁令人悠然神往。上午九時，抵紅古城，略進早餐，同時並調查當

地情形，該處靠河濱的水田，每垧售洋五六十元，每年可收糧食一擔，食鹽每元僅可購得十五斤，醬油等竟絕無僅有，土人煮菜，不過放些食鹽及酸醋，所以不是鹹得難以入口，便是淡而無味，鴉片土每元可購一兩八錢，價格殊便宜，所以這地方的人，吸食鴉片，是認爲一件極便宜的平凡事，雖紅古城西行，沿途兩旁有許多樹木，據說這些樹木還是前清左宗棠所植，至今一般人尙稱頌左公是對西北懷有大志的一個人物。同時，我們還看見許多菓樹的園林，纍纍的菓實，滿壺在枝頭，其中尤以棗樹爲最多，十一時半抵王家口，進午餐，該處田價，水田每垧五十元，每垧田可產麥三四斗，（每斗五十斤）一斗麥售價二元半，捐稅每垧年約二十餘元，所以農民如果種麥，尙不能維持生活，種植鴉片，則每垧可產六十兩，每二兩價值兩元，每垧可賣得銀三十元，除了應繳納的捐稅，尙可勉強敷衍糊口，這地方靠河的農田，因爲農民無力裝置水車，所以談不到灌溉，因此旱荒已經有七年，今年雨水比較的多，秋收頗有希望。由王家口西行，沿途多山，每當上坡或下坡的時候，我們須得下騾步行，於下午四時，將到達青海省民和縣境的享堂鎮，在一座木橋上，我們碰到青海駐軍的盤問和檢查，我們便拿出馮團長的介紹信

，去會見團長，因為團長沒有在，由團附延見，並懇懃問旅途情形，繼着我們便過橋抵享堂鎮。到了客店，大家席地而坐，休息了一回，便研究當夜的吃飯問題，和我們同路而行的張鎮臨先生送我們一些白米預備叫我們做大米飯吃，我們便很欣喜的叫客店掌櫃來，吩咐他爲我們燒飯，不料他見了白米，表示異常的驚訝，因為這裏的人，不常見過白米，當然更不能燒白米飯，所以結果還是由團員黃伯遠先生自己動手煮飯，吃罷了這頓盛餐，我們便約幾個鎮上的父老來閒談，詢問當地的情形，作爲我們入青海省境後第一次的調查。

享堂鎮一地，共有戶口一百五十家，人口一千二百餘人，商店共四十家，內有二十家是客店，十數家是雜貨小商店，在全鎮一百五十家戶口中，回教徒佔九十戶，非同教徒佔六十戶，回教徒中又有新教與舊教之分，新教派是憑經入教，舊教派是主張憑着人的信仰而進教，這裏的回教徒，每天須至阿訇（回教中的掌教者）處禮拜五次，而在青海境內的阿訇，完全由省主席馬麟所委派，回教徒的女子，不嫁給外教的青年，而外教的女子嫁給回教徒，也必須經過回教的隆重洗禮，普通回教徒都是在幼年時代經過割

禮的，所以很容易辨別。在享堂鎮附近的沙田，每垧田價八十元，年可產麥子八斗，（每斗八十斤）如果種煙土，每垧可產二三百兩，煙土每元可賣二兩，距享堂鎮東北二十餘里有煤礦，礦開三里多深的斜井，煤價每元三駄，（一駄一百二十斤）這個煤礦是任人自由去開掘，主人僅取費十分之二，此外漫無限制，所以亂掘亂採，不過見亦即停，一些也沒有補救的辦法。在享堂附近的石田，每十年施肥一次，肥料每垧田約一百五十駄，每駄一百五十斤，施肥的時候，先將石子翻開，然後將肥料加到泥土裏去，山田上施肥的方法，是先將泥土及肥料堆成像房子一樣的東西，然後用火去燒，燒了以後，將這種泥土散布到田中，就算是肥料，這裏自耕農很少，泰半都是佃戶，田中的收穫，佃戶與地主各得其半，一切捐稅由地主完納，種子及人工由佃戶自理，水田一垧，可產糧食一擔，旱田一垧，可產七八斗，關於享堂鎮各項物價，爲小麥一斗四元，大麥一斗兩元，煤每元八十斤，布每元六尺，青布每疋二元，食鹽每元四斤，羊肉每斤兩角，大餅每斤六分，菜油每斤二角半。該鎮有初級小學一所，內有學生五十名，教師一人，（係回教徒）每年經費一百五十元，學費一年級生每年一元，二年級二元，三年級三元

，四年級四元，因為在暑假期內，所以雖然我們進去參觀了一回，而結果仍一無所得。鎮上尚有公安局，裏面有警察十六名，經費都由鎮上的民衆供給，平均每家每月出銀六角，作為公安捐，客店內如有一個過路投宿旅，他們要收稅銅元三枚，一匹小毛驢銅元四枚，一匹驢子銅元八枚，房捐每年納二十餘元，歸縣政府徵收。

晚上，十點鐘的時候，天上突然閃着眩目的電光，隆隆的雷聲，帶來了一陣大雨，狂風挾着風絲，從沒有紙糊的窗中打來，落在我們的頭上和身上，使我們一個個從甜蜜的夢境中冷醒過來，想到明天如果被雨所阻，心中不免懊惱，但在朦朧中大家還是虔誠地默禱明天的天晴。

清晨醒來，浙瀝的雨聲仍未稍停，仰視天上的雲霧，預料天晴是已告絕望，所以大家睡在坑上，都不願意早起，到八點鐘的時候，才懶洋洋地起身，吃罷早餐，雨仍舊下個不停，所以大家只是在這間泥土的房中往來蹣跚，談談笑話，整理日記，整個的雨天，在無聊苦悶中過去。

幾疑此身在桃源

——由草堂至高廟途中——

▲林間逢隱者縱談農家疾苦

▲水裏淘金沙不許百姓染指

晚上，因為白晝是在雨中虛度過去的，身體沒有一些疲勞，所以大家都轉側失眠，有的在長吁短嘆，有的默不作聲地在回憶他黃金時代的往事，也有人在呆呆地憧憬着光明的未來。記者自離滬以來，在旅中是第一次嘗到失眠的痛苦，所以特別感覺到這漫長夜的難以挨過，三十一日的早上，我們起身後，精神都非常快慰，因為那隔別了一天的曙光，復照逼着大地，天上的朝霞，幻出光怪陸離的彩色，這證明今天必定是放晴，懷着急切心情的我們，又可繼續趕路了。我們在客店中，洗了臉，把兩個大餅裝進了肚中後，大家便很興奮的跨上騾子出發了，迎着饒有寒意的曉風，我們騎在騾上，開始引

晚高歌起來，叢山間趕着羊羣的牧童，也口哼着當地的民歌，同我們唱和，雖然是南腔北調，絕對的殊異，可是各人當時愉快的心情是一樣的。在六點半鐘的時候，我們徑抵北望鄉，這是一個小小的村落，所有的景色，和南方山明水秀之區完全一樣，這裏有許多的梨樹，也有垂着枝頭的柳樹，有滿園的西瓜和蔬菜，也有碧色的溪流，淙淙地在阡陌間曲折交流，幾種異樣的小鳥，在枝頭跳躍歡呼，天真爛漫的鄉村兒童，赤着足在路旁徜徉，這些呈現於我們眼前的景象，幾使我們懷疑這裏是神話中的桃花源。當我們在一個菓樹園中攝影的時候，碰到一位道貌岸然的老者，他知我們自遠道而來，便很慇懃的招待我們到家中去休憩。他的家裏，就在菓樹園對面的土墩上，客堂內懸掛着名人的書畫。一切的陳設，都井井有條，沒有絲毫流俗的氣味，好像這裏面的主人，一定是位僻居深山的隱士，一度寒暄之後，我們便知這位老者名李寶青，以前曾做過土司，等到土司制度撤消後，他也曾做過縣長，所以是個高等的智識階級。我們在深山僻壤之處，得能找到他詢問各種社會情形，這不能不算是很好的機遇，據他說這裏的農田，能下兩升種子的就等於一畝，一畝的田價，約一百元，每畝可產糧食三四斗，這裏的一斗，約

有七十二筒斗，每斗約重一百斤，北望鄉內，自耕農較佃農爲多，佃農種植的田地，每年的收穫與地主平均分派，由地主完糧，佃農出種子，各種捐稅則地主與佃農各擔負其半數，物價很便宜，麵每斤三百文，煤每百斤四千文，麥稈每斤四五文，雞蛋每隻五十文，不過年來各項捐稅繁重，派糧派餉每畝須洋五六元，所以民不聊生，農村經濟日趨於破產之途，離北望鄉南七十里，地名杏兒洲，那裏有番子三百多家，這種番子精於射擊，他們能在遠遠的地帶，發鎗擊中番婦手中所持的牛肋，而不傷及那位番婦的毫髮。

我們和李先生談了半小時，便欣然辭別，騎驢再進，四十分鐘以後，行抵楊家店子，兩旁都是險要的高嶺，湟水在叢山對峙間，澎湃着奔騰的急流，在楊家店子的對岸，地名孫氏莊溝，那是一塊像洲一樣的肥饒地，長着青蔥茂盛的森林，在森林的中間，約有五十餘里的水田，每畝水田的地價，爲一百餘元，足見這地方的農田肥沃，所以有這樣的價值。在孫氏莊溝的兩旁，仍是巒峯疊起的高山，山峽間流出一條溪流，這溪流就叫孫氏莊溝，適灌溉着這一帶的農田。在孫氏莊溝的出口處，水流流得逐漸的緩慢，所

以常常有金沙沉澱其中，土人以前常常到那裏去淘金，結果非常可觀，大概每二十人每天可淘得金子三四兩，因為淘得金子的數量還不錯，所以當地的駐軍也眼紅了，便下令禁止平民淘金，此外湟水流域產金的地方，當地駐軍對於一般淘金的平民，課以重稅，計每人每季收稅八分金子，一年共收兩季，計一錢六分金子，再加上收稅軍人的敲詐費五厘，每個淘金的平民每年須擔負一錢六分五金子的重稅，因此平民對於淘金一事，也祇好望而卻步，而淘金的利益，祇能讓一般軍官們專享去了。湟水流域近年產金數額的稅減，原因也是爲此，由楊家店西五里，就到蓮花台，是民和縣和樂都縣的交界處，山上有喇嘛寺，因此我們便不辭跋涉的奔上山去。到了山上，果見幾座建築莊嚴的寺院，不過因爲喇嘛適到外面去收租，寺內祇剩幾個年僅十餘齡的小喇嘛，所以沒有入內去參觀，這也是一件抱憾的事，由蓮花台再西行，沿途多奇山怪石，風景像陝省華山一樣的壯麗，行了二十里路，便到樂都縣的老鴉鎮，自從楊家店子到老鴉鎮的途中，我們發現兩旁山上，都是火成岩和變質岩，並且不論在隨便那一座山上的石子中間，都有閃閃耀目的金鵝屑片，這些都是銅鉛等五金礦的露頭，毫無疑義的在這一帶叢山中，是蘊藏着

豐富的五金礦，等待着我們去開發。

到了老鴉鎮，我們在一家飯店中休息了一回，同時並採訪當地的情形，這鎮上共有一百二十戶，商店有十數家，居民中回教徒僅占十分之三，這裏的農田，上等的每畝價洋四五十元，壞的田地每畝一元也沒有人敢要，每擔收穫還百分之四十（即洋九元四角）的現金給政府，百分之六十還糧食，以小麥與青穗各佔其半，除了還糧之外，尚有各項差捐雜稅，大概每升田須納洋十元，每升田年可產糧食十五升至二十升，不過年來歉收居多數，種上二十擔的，收到的祇有十擔，今年年成稍佳，但收穫的也不過十五六擔，民國十七年的時候，這裏蒙着大荒年的天災，到民國十八年，人民因糧食恐慌而餓死者，數達一千餘人，也沒有錢埋葬，祇掘了幾個坑，把死尸疊積下去。

距老鴉鎮西七十里，地名鶯街，該處有煤礦，曾經有人去開採過，此外附近山中，尚有銅鉛等礦產，惜無人去開採，致貨棄於地。關於該地各項日常用品的物價，約略如下：小麥每斗三元，大麥每斗一元半，麥稈每斤三十文，雌綿羊每隻三元，雄綿羊每隻三元，羊毛每斤三角，雞蛋每隻六十文，豬肉每元三斤，菜油每元四斤，布每元六尺，

羊皮每張一元。

該地的農產品，以大麥，小麥，豌豆，洋蕃芋，大豆，西瓜，菓類爲大宗，這地方造一所一丈二尺高三丈六尺長一丈五尺寬的房屋，須費洋二百元，松木三丈長的直徑一尺的要賣四元。

由老鴉鎮西行至高昌廟鎮，約二十里，沿途土壤肥沃，茂林修竹，風景至佳，我們於下午五時，到達高廟鎮，即找尋客店投宿。

高廟鎮共有三百戶口，商店六十餘家，大的商店二十餘家，小的商店四十餘家，全鎮回教徒有十餘家，非回教徒三百餘家。這裏的農田，水田一升田前幾年約值三十元，現在約值二十元，山田每升田價，僅售四五元，水田一升，年可產糧食二斗，山田一升，年可產糧食七八升，不過今年山田的收成特別好，竟可產到一斗，物價小麥每斤三元半，青粘每斤兩元，大豆每斤兩元半，菜子每斤三元半，菜油每元四斤，猪肉每元五斤，殺豬一隻，須納稅一元二角。該鎮上的肉莊，每天僅能做三元生意，鎮上居民，每家每月須繳納公安捐六角，尚有臨時維持費一元二角，商民做了一元錢的交易，就要納四

分錢的印花稅，有完全小學一所，設於鎮之東市，內有學生八十名，教員五六人，教員薪水每月爲十五六元，所用教科書，泰半爲上海中華書局所出版的。

四民雜居之樂都

▲差捐頻繁農將輟耕

▲茂密森林砍伐殆盡

蘊藏極富惜無人研究調查

八月一日，晨五時半，我們由高廟鎮出發行三十里，抵樂都縣縣城。入城後逕赴縣政府謁見縣長，適縣長因公他出，故由王科長延見，詳談一小時，始欣然而別。今將在該縣調查所得，分誌於後。

歷史沿革

樂都縣古爲湟中地，漢神爵二年置破羌縣，屬金城郡。（即現在的蘭州

）及至魏朝，仍舊維持原狀，晉廢爲樂都郡，後魏孝易二年，改稱爲西都縣，後廢屬鄯縣，周復屬樂都郡，隋置縣曰湟水，又曰遼川，屬西平郡。唐復改屬鄯縣，寶應初陷於吐蕃。宋時始收復，遂置湟縣。宣和元年改爲樂縣，明初設礪伯衛，洪武十九年，移衛

於西甯縣，碾伯爲右所，清朝初年仍設所，雍正三年置碾伯縣，屬西甯，民國十八年，始沿古地名，改稱爲樂都縣。

地理形勢

縣城在青海東北一百二十里，東至甘肅省永登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羊其堡穹縣界四十五里，南至雪山五十里，北至勝番腦倉番族界五十里達互助縣界，東南至甘池峽門八十五里達民和縣，西南至高店溝雪山嶺八十里達西甯縣，東北至冰溝寫爾定番界一百五十里達永登縣界，地勢北部皆山，中流湟沙，南爲雪山，蜿蜒至臨夏積石關，北曰松花頂，其次爲瞭望頂，山脈由甘肅綿夏至民和縣北境，山勢有雄壯的風格，水俗稱大通河，橫貫於叢山間。

民族種類

縣內有漢族，回民，土族，番民四種民族雜居。漢族居多數，山川各鄉鎮，均有住址。土番族則雜居於山頂，回民僅居於縣城東關附郭一帶。全縣漢族有八千六百二十七戶，人口爲四萬九千五百零六人。土族戶口有三百十二家，人口爲六千三百三十人。番民有五百二十一戶，人口爲九千五百四十人。回民有二百二十九戶，人口爲一千零四十二人。

宗教風俗

全縣有天主堂一所，回教禮拜寺一處，佛教寺院十一處。漢族大抵崇尚孔教，婚姻習慣，介紹，納幣，送聘等禮節，漢回兩族相似，不過迎親時，漢族請親友數人，於夜間往坤宅迎親，乘馬不乘輿，回教徒則男家親友數人，偕新郎披紅，親往女家迎親。七番都是自由戀愛，偶有女年及笄而無夫者，名曰天頭，謂其死於天也，葬禮漢回相似，回民帶孝，亦服白衣，不過番民將死者盛坐於木龕，昇諸曠野，用乾柴焚化成灰，然後將灰埋在山麓，俗稱火葬。

全縣戶口

全縣共有三區，第一區，本城鎮有一百六十六戶，關箱鎮有三百二十二戶，映河鄉有一百八十三戶，雨潤鄉有二百三十九戶，西平鄉有一百七十九戶，同化鄉有一百二十戶，順治鄉有三百三十七戶，靜覺鄉有九十三戶，共和鄉有四百四十七戶，濟宏鄉有二百六十一戶，春和鄉有一百四十戶，潤澤鄉有一百八十六戶，永豐鄉有一百四十九戶，引勝鄉有三百零七戶，廣惠鄉有一百五十一戶，壽洛鄉有二百九十四戶，綜計第一區內有鎮二，鄉十五，村莊一百二十二，共有戶口三千六百八十五。第二區石嘴鄉有一百三十六戶，高廟鎮有二百十三戶，長里鄉有一百六十三戶，白崖鄉有三十九

戶，老鴉鎮有二百零五戶，冰溝鄉有一百五十九戶，東府鄉有四百八十戶，雙堡鄉有二百零七戶，雙溝鄉有三百零七戶，湯官鄉有一百三十二戶，趙家鄉有六十四戶，洪水鄉有一百九十三戶，集鸞鄉有一百八十七戶，阿鸞鄉有一百五十三戶，蘆花鄉有一百五十五戶，馬營鄉有二百八十六戶，張家鄉有六十七戶，綜計第二區，內有鎮二，鄉十六，村莊八十八。戶口共有三千一百四十七。第三區進化鄉有八十二戶，親民鄉有八十一戶，復興鎮有九十八戶，自由鄉有六十三戶，獨立鄉有七十九戶，平等鄉有一百三十六戶，維新鄉有一百五十九戶，模範鄉有一百九十五戶，敦厚鄉有二百五十五戶，保安鄉有二百一十一戶，協和鄉有九十八戶，泰和鄉有一百三十三戶，博愛鄉有一百四十六戶，親仁鄉有二百零四戶，同仁鄉有一百七十二戶，睦善鄉有一百三十五戶，至善鄉有二百戶，豐壘鄉有二十一戶，藥台鄉有五十六戶，綜計第三區內，有鎮一，鄉二十，村莊一百零五，戶口共有二千九百九十八。合計全縣有五個鎮，五十一個鄉，三百十五個村莊，戶口共九千八百三十。

教育情形

全縣有縣立中學一所，學生七十二名，女子小學二處，學生五十四名

完全小學五處，學生五百四十名，初級小學七十二處，學生千餘名，民衆學校十二處，每處學生二三十名不等，教員薪金，中學每月三四十元，小學每月十五六元，初級小學教員每月僅六七元，全縣教育經費每年四千餘元，縣立中學的經費，由省款撥助三百元，其他則概由縣府負擔。

礦產狀況

樂都縣境內多山，礦產蘊藏極富，惜無人研究調查，尤乏人開採，距縣城南七十里，有煤礦，現正在開採中，距溝城東十五里，地名崗子礦，產金礦，尙未有人前往開採，森林原有數處，廿年來砍伐殆盡，所剩無幾。

名勝古蹟

縣治北山，有三龍池，相傳旱時祈雨，有奇效。老鴉村湟水附近東沅河中，有一塊礫石，聳然屹立中流，稱爲中流砥柱，石上有八角亭，內有米顛拜舌四字。縣政府東隔壁，有中山公園，園內風景佳絕，有古樹一株，可數抱，相傳漢時所植。

農村經濟

農田價格，水田一升田，從前售價二十元，現在因各項差捐雜稅更重，農民耕田，非特不能賺錢糊口，反時有蝕本負債之患，故價格反跌落，每升田僅售十餘元，年來歉收，農民經濟恐慌程度，日益深刻化，全縣田賦共四千擔，農民還糧，以

百分之六十折成現金交給政府。(九元一擔)尚有百分之四十，交糧食，小麥和青稞各居其半。

縣政情形

樂都縣昔與民和縣合而爲一縣，民和縣爲最近始分出者，樂都爲青海省中之二等縣。(記者按青海省中之頭等縣，僅爲西寧一縣。縣政府經費每月七百五十元，按照規定二等縣僅六百五十元，惟省府對於該縣特別重視，故除例撥六百五十元外，另加百元交際費，不過因最近省府經濟奇窘，故經費悉遵七成撥付，所以縣府的經濟狀況，也就更呈不景氣了。縣公安局有公安警士四十餘名，每月經費五百元，由縣府撥付，不足處由地方負擔，建設局每月經費僅五十元，所以也沒有什麼建設事業可做。

上午十時半，我們離樂都縣城西行，途經大峽口，該處土層又變，山上有火成岩及變質岩。據團員礦學專家黃伯遠先生云，該處有五金礦，且蘊藏量極富，過了這個山勢險要的大峽口，又是茂林修竹的農村，土層仍是肥沃的黃土層，田園中所產的瓜果蔬菜，較我們在南方所見者更肥大，足見這地方的農田，都是膏腴之地。

下午四時半的時候，我們平安地到達了張家鎮，卽入客店投宿，該處共有戶口七八

十家，全部居民中，無回教徒，有小學一所，學生約五十四名，農田能下一斗種子的田，就等於四畝，每斗田可產一擔糧食，田價每斗田可賣二三十元，不過因為頻年歉收，加以差捐雜稅異常繁重，農民都不願從事耕作，足見該地農村經濟的前途，實際伏着無限的危機。

行過三峽達西甯

▲老鴉峽、大峽、小峽有一夫當關之險

▲青海的封建勢力比較任何地方爲大

▲對農民的「三派」政策派糧草派兵派

八月二日，晨光熹微中，我們又從張家鎮啓程西行，爲了今天是從蘭州到西甯途中最後的一天，所以大衆騎在騾上，格外的興奮，每人對着西邊遙遠的羣山、眼睛裏不自主地充溢着火一樣的熱情，揮着鞭兒，在塵土飛揚的道上前進，不到一個鐘頭，已行抵白馬寺，這白馬寺也是一個著名的喇嘛寺院，建築在半山上，式樣非常美觀，從遠處遙矚，好像是一幅藝術化的壁畫，寺院的下面，便是一個擁着濃密的樹蔭的小村落，村中共有二十五家人家，番子占十九戶，其餘的都是回教徒，這裏的番子，大部份已經漢族化了。都從事於耕作，在言語上，他們除了說番語之外，也能講漢語，服裝上，男的

完全和漢人一樣，不過女的仍衣番子的原有服裝，她們有的拖着兩根長長的辮子，有的拖着三條辮子，在辮的末端，纏着紅白色的繩子，耳上垂着笨重的耳環，身上穿着紅色的像古時袍服樣的旗衫，下面赤着具有健而美的條件的天足，所以走起路來，同男子一樣的方便。她們從事種種農業耕作，如打麥，負薪，鋤田等艱苦的工作，非常辛勤和努力，而男的反留在家中，看管小孩，料理零碎的家事，足見在番族中，還是在女權重於男權的時期，這村莊上所有的農田房屋，完全是番子的產業，就是少數做買賣的回教徒住的房屋，也是向番子租來的。大概兩間店面的房屋，每年須出租金五十元，每月繳公家的捐稅五角。農田售價，每斗田約一百二三十元，每斗田可打一擔五糧食，每斗麥子約七十斤，小麥售價每斤兩元，可是一斗田的差捐雜稅，每年須納二十餘元，這地方的農民，不堪這樣重重的負擔，沒有一個不弄得焦頭爛額，眼看着自己用汗血耕作出來的粒粒麥子，變賣了錢給公家納稅，而自己祇能忍着飢餓，在那裏飲泣吞聲。

我們在白馬寺村上進早餐後，復鼓勇再進，經唐家堡至高寨堡沿途鄉村樸素的美景，予我們興奮明晰的刺激，使我們忘記在灼耀的太陽光下趕路的痛苦。路旁的溪水，活

灘的流動着，溪邊樹林裏的鳥兒們，也正在歡樂的咕吵着，疲倦了的耕牛和耕馬、蟄伏在樹蔭下對着炎炎的太陽微微地喘氣。在正午的時候，我們行抵小峽口，過了一座木橋，我便在湟水的南岸走路，小峽口也是一個小小的市鎮，有十餘家店家，從東路到西甯的過路客商，都在這裏略停休息，同時上館子去進餐品茗，我們也在一家飯館中，飽餐了幾碗牛肉麵，餐畢，繼續西進，小峽兩岸，高聳着火成岩的奇山怪石，形勢非常險要，據當地人民云，自草堂鎮至西甯城，必須經過三個峽口，就是老鴉峽，大峽，和小峽，形勢都是非常的峻險，大有一夫把守萬人莫敵之慨，歷代在青海境內所發生的戰爭中，這三處總是搏鬥最劇烈最兇狠的地方。

在下午三點半鐘的時候，我們騎在騾上，已經遙遠地望到西甯的城牆，大家沒有一個不興高采烈。少頃，我們的五匹騾子，踏着得得的蹄聲，跨進了西甯的東門，進城後第一件工作，便是找旅館，起先有人帶我們到那月比較潔淨的民生商棧去，可是因為那月旅館中早告客滿，所以祇嘗了一回閉門羹，東找西尋的結果，最後找到一家在東門內的玉盛德旅店。大家舉着沉重的疲乏的步伐，搬着各人的行李，進店一看，發現這旅店

仍是同我們在路上所住的驢馬飯店一樣，因為在我們房間的對面，仍有許多驢馬的芳跡，而陣陣的薰風，夾着馬糞的臭味吹來，使我們感到分外的難受。當我們洗了臉，安置好了行李以後，便立刻往省政府去謁馬主席，未晤。即轉往省黨部，晤燕委員化棠，略談數語，即辭出，當晚，我們很早就上炕睡覺，藉以恢復旅途中六天的勞頓。

三日上午九時，我們攜帶北望鄉李寶清先生的介紹信，去訪以前西甯城的李士司，他很慇懃的招待我們，並欣快的和我們暢談。他告訴我們，他的祖先原是韃靼，後為蒙古族，在唐朝的時候，他曾奉命率兵攻西甯，經數月的和番兵劇戰，死士卒四百七十人，始攻進西甯城，他的祖先因功賜姓為李，而他攻下西甯後，就在西甯做土司，統治西甯一帶的番子，後青海改為行省，廢除土司制度，其子孫遂降為平民云云。當他談話的時候，非常的興奮激憤，可是我們對他的談話，十句中僅能瞭解其三四，所以非常抱憾。在九時三刻的時候，我們便興辭而出，繼往省府謁省主席馬麟，馬氏年已六十餘，蓄鬚，精神矍鑠，他見了我們，表示非常欣慰，誠懇的慰問旅途間的情形，並表示對於遠道跋涉的我們，異常歡迎。關於我們的考察工作，願竭全力以相助，談畢。他又很

關心的問我們，有沒有見過馬師長，我們說尙未，於是他便立刻打電話給馬師長，知道師長適在師部，他就叫一個留着八字鬚的副官，伴着我們去謁馬師長，可是當我們到師部時，師部的副官長拿了我們的名片到師長辦公室去溜了一回後，竟答復我們說，師長往省府開會議去了，所以我們祇好悵然返寓。下午，有許多當地的新聞記者們來訪問我們，同時，也有許多其他人物，來看我們，詢問我們此次考察的動機，及對於青海的一切感想。我們對於他們唯一的態度，便是誠摯和坦白，雖然他們中有些是懷着別種特殊的用意而來的。在四點鐘的時候，我們到省黨部去訪方委員少雲，李委員天民，和燕委員化棠，大家暢談得很愉快，繼着他們邀我們同去遊覽娛民會場，並在場內娛民新飯店中，爲我們設宴洗塵，到晚上七點鐘的時候，賓主始盡歡而散。

是晚，當我們行將睡覺的時候，突聞門外有很急的叩門聲，我們急從床上起來啓門，門外站着的是一個青年。他身上穿着一件破舊的長衫，眉宇間充溢着勃勃的英氣，態度非常溫雅，一望而知他是受過相當的教育，他先在房門外，窺視了一下，看見四面並無人影，然後氣喘喘地入內。坐上了炕，繼着他便很鄭重的懇摯的對我們說，『我也是

最近到青海來考察的，不料到了西甯，即被拘禁，在那軟禁的場所中。我曾碰着許多到青海來考察的同志，也一樣的受着拘囚，在前年有一個西北某日報的新聞記者，忽然失蹤，有人說竟是被人活埋，確否却不可知。昨天我在友人處，偶然聽到你們青海考察團到達西甯的消息，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地乘着監視人不備的時候，冒險逃出，奔到此地來忠告你們。希望你們在青海時，行動要特別的謹慎，尤其在這全省風傳孫殿英軍入青，而一般人對於遠省人正在懷疑深重的時期，最好在你們考察的時候不要多發問，多議論，祇能用眼去觀察，用腦去思考，尤不能寫片言隻字。繼着他又用極輕微的聲調對我們說，『青海的封建勢力，比任何地方還要大，在青海的人，或到過青海的，幾是無人不知，同時也無人不畏懼這種力量。對於毀謗他的人，隨便可以用慘酷手段來對付。對於農民，就實行他的三派政策。所謂三派政策；就是派糧，派草，派兵，派糧，就是以前的營買糧，在西北軍統治青海的時候，軍隊中所需用的糧食，向農民們去收貨，大抵都作七成計算，可是到了後來，就減到三四成，到近來竟是一文不給的分派農民們，一定要多出糧食來供養他的軍隊，第二種是派草，因為他的軍隊中多騎兵，所以他也把牲

口所要吃的營買草，改成自由派人到四鄉去強迫農民們，繳出柴草來，第三種是派民兵，就是挨門踏戶的硬派農民去當兵，如果有錢的人家，也可出錢來賄賂，而得免繳兵額，也有些人捨不得自己的子弟生離死別，犧牲於無謂的內戰，而出錢買別人去代替當兵的，這種事實，在外邊的人是意想不到的，今天我乘機告訴你們，希望你們要特別的注意。』

談畢，他便起身辭行，我們要問他姓氏，他堅決的不肯告訴我們，在他走了之後，我們再三思考，覺得他所講的在我們初到青海，真實情形尚未考察之前，究竟有無其事，大家都未敢深信，至於種種可以引起我們恐慌的話，我們因深信自己，對於現在的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毫無一些關係和因緣，而且這次的到青海，純粹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來考察，別無其他特殊的使命，所以唯有坦然處之而已。

到處莫談國事

……飯店旅社的標語……

△全省各縣森林極富

四日上午九時，我們訪青海教育廳長楊君希堯於其私邸，蒙告以該省教育情形甚詳，並對於蒙藏教育推進的辦法，也和我們討論甚久，茲將該省教育現況紀述於左。

中等教育

青海以地處邊陲，故文化發展，較沿海各省為遲，大學及專門學校，至今尚無一所，僅有中等學校七所，今將中等教育的調查，列表於左。

校名	校址	常年費	學生數	教職員數	經費來源
省立第一中學	省會中山西大街	一萬六千五百零九元	一百八十名	三十八名	向省財政廳支領
省立第一師範	省會馬房口	二萬三千五百二十九元	二百二十名	三十四名	同右
省立第一女子師範	省會公安街	一萬三千七百元	二十五名	三十二名	同右

省立第一職業
省會職業
巷 一萬三千二百零九元 三十名 三十一名 同右

省立第一農校
省會模範
巷 九千八百四十三元 四十名 十名 同右

省立樂都中學
樂都城內 五千六百元 七十九名 十二名 同右

青省回教促進
會附設中學校
省會東關 一萬一千一百六十元 七十名 二十名 同右

小學教育 關於各縣高初級小學教職員人數學生數及經費的調查，特列表於左。

縣別	高小教職員數目	學生人數	全年經費	初小教職員數目	學生人數	全年經費
西甯	一〇六六	一三四八	一三〇〇〇元	二五〇	一七一	五六九一·二一·三八〇元
湟源	二一四	三五八	二·二七〇元	四六	五六	一八四八 五·一三〇元
大通	二八	二五五	一·五八四元	六四	六八	三四五〇 五·九七四元
貴德	一六	四三	六五〇元	一七	三三	五七八 六·〇六〇元
樂都	七三五	七二六	一〇·六七七元	九〇	一五八	一七二五 一〇·六三六元
循化	三一〇	三〇六	一·九七八元	一二	一三	三八六 一·二七〇元

化隆	六一八	七五二	二·六八八元	一〇	一〇	三三一	未	詳
互助	七二八	五九七	三·一二〇元	九〇	九七	三〇七七	八·四一一元	
樂源	二·六	九五	八九四元	二〇	二二	六四九	一·五六〇元	
民和	三一	三二九	一·七七〇元	六一	一七	二〇三三	六·一一〇元	
共和	二六	一三五	八二〇元	一	一	二五	一五〇元	
同仁				二	三	九〇	未	詳

合計全省各縣的高級小學共有四十六所，高小教職員數為二百零八人，學生共四千九百五十四名，全年經費為三萬九千四百五十一元，初級小學共有五百六十三所，教職員數七百四十九人，學生共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三名，全年經費為六萬二千六百四十一元。

此外，尚有青海省回教促進會所附設的各級學校，分佈於各縣，今特把該會所辦的教育事業概況，列表於左。

縣別	校	別	學生數	教職員數	全年經費
----	---	---	-----	------	------

西甯	附設高小三處民衆學校 一處初小二十三處	一九七六	五二	三四、〇〇〇元
聲源	附設高小一處初小九處	四八二	二〇	八、四〇〇元
大通	附設初級小學十四處	六三一	二八	一一、二〇〇元
民和	附設高小一處初小六處	三五三	一八	五、二〇〇元
化隆	附設高小四處初小六處	七七二	二三	一〇、四〇〇元
循化	附設高小二處初小九處	七二五	三三	一〇、五六〇元
互助	附設初級小學六處	一四六	七	二、四〇〇元
貴德	附設高小一處初小二處	二四	一一	四、三〇〇元
湟源	附設初級小學一處	五二	二	一、七〇〇元
樂都	同	六〇	二	一、八〇〇元
同仁	同	六〇	二	六〇〇元
共和	同	五〇	三	六〇〇元

合計學生人數共五千三百三十三名，教職員人數二百零一人，全年經費爲九萬一千

二百五十元。

午刻，我們一行五人，到一家飯店去進午餐。在無意中，我們在牆上發現「莫談國事」的紅色標語，記者以國家是人民組織而成的，值茲國難方殷之時，竟有人提倡禁止國民談論國事，貼出這種標語，殊使我們百思而不解。遂喚一飯店中的掌櫃來詢問，始知這城裏的飯店浴室和旅社，都貼上這樣的標語。餐畢，我們往建設廳去調查，晤鄧祕書，據談，該省以行政經費異常拮据，故各項建設事業遲遲尙未興辦，不過關於該省的公路，森林情形，蒙鄧君陳述甚詳，爰將調查所得，分誌於後。

甯樂路 由西甯至樂都 長一百二十里 已修築成功

甯草路 由西甯至草堂 長二百十里 同右

甯民路 由西甯至民和 長二百五十里 同右

甯循路 由西甯至循化 長二百八十里 同右

甯同路 由西甯至同仁 長三百八十里 同右

甯化路	由西甯至化隆	長一百九十里	同右
甯大路	由西甯至大通	長一百里	同右
甯魯路	由西甯至湟源	長二百十里	同右
甯湟路	由西甯至魯源	長九十里	同右
甯共路	由西甯至共和	長五百六十里	現已修築至大河壩
甯都路	由西甯至都蘭	長七百二十里	已修築成功
甯玉路	由西甯至玉樹	長一千七百四十里	現已修築至大河壩
甯互路	由西甯至互助	長九十里	已修築成功
甯貴路	由西甯至貴德	長一百七十里	未成

該省的公路 大都就原有車道，加工修築而成，故汽車雖能通行，危險殊多，並且下雨的時候，因為公路的橋樑極少，所以往往不能通行汽車，全省尙未有商營汽車，所有汽車，悉為官廳及軍隊方面的，所以平民旅行，捨乘馬，坐夾窩（即轎子）坐皮筏外，尙無其他交通利器。

全省森林的調查

青海地居高原，森林極富，茲將各縣森林的調查列表於左

縣別	主管名稱	森林地址	面積	種類	用途	私有或公有的分別
樂都	羊官寺	羊官堡	七十畝	松	本省	該寺所有
	張家寺	高廟堡	六十畝	松	本省	該寺所有
	馬營寺	馬營堡	三百畝	松	本省	該寺所有
	藥台寺	歸德堡	五十畝	松	本省	該寺所有
	瞿曇寺	瞿曇堡	四十畝	松	本省	該寺所有
	長嘴溝寺	勝番堡	三十畝	松	本省	該寺所有
	鹿角哇寺	勝番堡	三十畝	松	本省	該寺所有
貴德		竹巴林	一萬餘畝	松	本縣	公產
	歪戶族	東山林	五百四十畝	松楊	本省	公產
		野里哇	一千畝	松柏	本省	該族所有

暖柴莊

二百六十畝

松柏

私有

齊源

仙米寺

仙米族

一千畝

松柏

(護林)

該寺所有

朱固寺

朱固寺

一千畝

松柏

(護林)

該寺所有

班固寺

班固族

五百畝

松柏

(護林)

該寺所有

光靈佛

八寶二寺灘

松柏

本地

該寺所有

共和

大河壩

七百八十里

松柏

公有

都蘭

都蘭寺附近

一千畝

柏

公有

此外，關於青海省建設廳及各縣每年植樹的數目，種類和地址，亦列表於左。

建設廳	地址	面積	樹種	成活株數
東郊外大教場		四十畝	楊柳	四萬餘株
路口子小泉灘		二十畝	楊柳	二千餘株
惠甯橋湟水北岸		四十畝	楊柳	七千餘株
森林公園		二十畝	楊柳及松	一千七百六十株

西甯縣	賈小莊河灘	七畝	楊松	二千六百株
	南山寺根	二畝餘	楊柳	三百六十五株
民和縣	原有苗園毗連	五畝	楊柳	一千八百株
	上川口西山坡	五畝	楊柳	一千株
互助縣	磊落坡	二畝餘	楊柳	六百株
	胡家灣	二畝餘	楊柳	八百株
樂都縣	河門外倒城根	二十畝	楊柳	三千五百八十餘株
貴德縣	西河灘石坡苗圃	廿三畝	楊柳榆	二千七百餘株
大通縣	西郊外運動場	七畝	楊柳	四千株
湟源縣	孤貧地	十畝	楊柳	二千株
循化縣	托壩泉	十二畝	楊柳榆	一千六百株
化隆縣	西門外龍門堂	十畝	楊柳	三千餘株
齊源縣	城內東南角	五畝	楊柳	六百株
共和縣	縣門口苗圃	五畝	楊柳	一千株

西藏人是十足的英國籍！

△都蘭是蘊藏極富的處女地

△羊毛因稅重改往四川新疆

四日下午四時，省主席馬麟，在省政府設宴爲我等洗塵，因是日適爲星期五，（回教的禮拜日）馬主席須赴教堂中去禮拜，所以臨時派秘書長潤國瑞招待，席間賓主歡談，至爲欣快，酒半酣，馬主席做了禮拜趕回省府，對我們說了許多的客氣話，五時許席終，我們請馮秘書長轉致主席，請他速爲我們找一通事及驛馬數匹，準備明日出發赴源及海濱等地去考察，蒙馮氏一口應允，我們始欣然辭別。

出了省政府，我們持着友人的介紹信，去訪卸任的都蘭縣長梁炳麟氏，詢以都蘭縣的種種情形，蒙詳爲講述，今將其談話，錄之於後：

都蘭縣的面積，佔全省三分之一強，爲全省各縣中占地最廣的一個縣份，全縣蒙藏人民雜居，人民都過的是遊牧生活，所以人口至今也無從統計。境內農田極少，農民種

田，十年一耕，過了十年，他們又到別處去找地耕種，好在土地是很肥沃很廣大，且所有田地都是無主的，所以儘可自由耕種。全縣初級小學尙無一所，所以談不到什麼教育，人民除藏文及蒙古語外，其他都不知，出產以羊毛、羊皮、駝毛、駱駝、牛羊爲大宗，以前運往遼源轉省城而東下，現在因爲遼源西寧等地的捐稅太重，所以都改道走四川或新疆轉往他處，氣候的變化都利害，最冷的時候，要到零下十幾度，熱的時候也極熱，最奇怪的有時在一個山上，嶺上在下雪，而山下正在下因熱度過高而蒸發陣雨。其他礦產和森林都極豐富，如果我們去好好的開發，那實在是一塊蘊藏極富而極有希望的處女地。

在梁氏處，我們復晤到一個曾做過喇嘛的姓海的藏人，他對我們談了些西藏的情形，他說西藏現在完全在英帝國主義的勢力控制之下，達賴的一切權力的行使，完全聽從英國人的命令，在以前，有英國兵二千，常駐於西藏，現在英國人認爲西藏可以自治了，所以把兵撤掉了，帝國主義對某一殖民地認爲已經可以自治，還不是變相的征服成功的代名詞吧。在西藏現有三千多學生，其間可分三類，第一種是在西藏本省受英國化的

教育，第二種是在西藏受了本省的教育後，再到印度去受更進一層的英國化教育，第三種是到英國去留學，這種青年學生祇知道自己是十足的英國人，不但忘了自己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而且有人稱他藏族也不肯承認。英國人對於一般藏民，常常作種種麻醉性的反宣傳。譬如曲解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理論，硬說藏族以前的祖先是白種人，所以體格很強健，不像漢人的體質孱弱，並且禁止藏民與漢族通婚，說是要有損藏民原有強健的體格的。在幾個大城市內，英國人把電影放映給藏民看，使人民無形中精神上會逐漸嚮往倫敦利物浦等地物質生活的繁華，不但是一般愚昧的藏民，現在都心向英國，就是全藏幾千多喇嘛中，也泰半傾向英國。至於軍隊，則所有發令、操法、和鎗械完全是英國式的，營長以上軍官，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因為軍隊都是英國軍官訓練成的，平常行政機關的公函和布告等文件，都用藏英合璧的文字。西藏是處於這樣的嚴重局面之下，國人若不及早注意，那末危機也許會愈弄愈大啊。

我們在梁氏處暢談一小時餘，始欣然返寓所，到了八點鐘，我們都各自回到房中去睡覺。那天晚上，我又蒙到失眠的痛苦，半夜裏從朦朧中醒來，隔樓歌女家中的琵琶聲

，又凌亂的低奏着，震動我脆弱的心弦，月華如水的灑在窗前，微風吹到我的身上，靜聽那淒涼的疏落的琴聲，好像聞受創的征雁在寒外哀鳴，無母的孤兒在路旁號哭，這淒涼的情景，竟使我轉側不眠了一夜。此外，樓對面的幾匹驢馬，時常發生打架和腳踢的慘案，它們也時常引頸高鳴，發出怪難聽的聲音來，使人們失眠，翌晨四點鐘的時候，外面有浙瀝的雨聲，等到我們起身時，雨仍未稍止，於是大家預料今天不能出發到遼源去了。

上午九時，省政府所派伴我們到海濱去的一位楊通事來了，他對我們說，今天因天雨，不能出發，決明日出發，一方面預備馬匹糧食及帳篷等物，以便旅客途上應用。這樣，我們又不得不在西寧多沉悶一天，到了下午，我們實在忍不住再坐困於驢馬飯店中嗅馬糞味，所以到城內中山市場的雲育社戲院去觀陝西劇，那天所演的是二天門，劇情是採取當地的民間故事，唱的是秦腔，所以我們都不能全部瞭解，不過做工非常賣力，能使觀眾發生緊張的情緒，據說在西北最流行的戲劇，便是這種陝西劇，它的特點就是沒有齣劇中沒有打武的，從這點上可以代表當地民衆的民族性。該院每日觀眾平均百

餘人，票價每人一角，夜戲則售三角，在西寧城內娛樂場所，除了這家戲院，還有一家影戲院，放映的都是極陳舊的國產影片。

六日清晨，我們起身後，發現天上仍不斷的下着大雨，大家心中都很懊惱，九時許，楊通事帶了八匹驛馬，三個師部的衛兵和一個馬夫，及一切行李，到玉盛德飯店中來找我們。他問我們這樣下大雨的天你們究竟出發否，我們便毫無猶豫的答復他願意冒雨出發。九點半鐘的時候，我們都披上番子穿的大紅色的大氅，（這時權作雨衣，天氣冷的時候，這種衣服也可禦寒，）騎上從第九師炮兵團借來的幾匹驛馬，在雨絲風片中浩浩蕩蕩的出發了。

出了西門，所走的是一段又狹小又泥濘的鄉村曲徑，因為這時原有大道上有一座橋樑給山洪沖毀，故須繞道，我們騎在驛上，如果稍一不慎，隨時有掉下來跌到泥沼中做泥菩薩的可能性，這時我們真感到『行路難』的苦處。心中志志的走了六里路，走到西門河的灘上，精於騎術的楊通事和幾個兵士，都先後的涉水渡過去了，可是我們呢，看到這樣大的河，而水流又非常的急，心裏都不免躊躇，最後我們也咬着牙根鼓着勇氣，

一手勒住繩，一手策馬加鞭，涉水前進了，當走到河中心的時候，水竟沒到我們的足踝上，真是危險萬狀。我們中的一位汪揚先生，竟不慎從馬上翻落到河中，弄得滿身是水，狼狽不堪，可是我們過了河後，大家仍冒雨前進。

再走了十里路，我們循寧滄路的大道而行，道路較以前所走的小路廣坦得多，那時雨也停止了，一切都好像甘露沐浴過的，路旁綠油油的青草，那叢青翠欲滴的白楊樹葉，幾朵顰羞如泣的野花，和綠水潑漣的池塘，都經了雨的潤濕，而益顯出鮮潔和活潑。這地方的泥土，因為是黃土層，所以也逐漸的乾燥了，我的精神，越發奮興起來，大家揮着鞭兒，作飛也似的馳騁，在不到十二點鐘的時候，我們已到了距西寧三十里的陰山堂，路事休息後，繼續前進，漸漸的走入了崗巒起伏的山道，湟水在路旁淙淙的流着，山上的危石絕崖高聳入雲，長滿着碧綠色野草的山巔上，有三五牧人，驅着成羣的牛羊在嚼草，他們天真的歌唱着婉轉而悠揚的山歌，衝破山間靜穆的空氣。田野的麥浪，一起一伏的隨風波動，菜花閃着黃金色的光耀，在誘惑着蜜蜂和蝴蝶，和煦的涼風，輕拂着衣襟，使我們感到，好像在作春季的旅行時一樣的神怡。

行行重行行，當走到距湟源三十里的地方，我們見許多番子住的莊寨，他們的房屋構造和當地民衆是不同的，每家屋還插着一面白旗，以作標記。這種住房屋，種莊稼的番子，通常人都稱他們爲假番，因爲他們與漢族雜居日久，生活習慣方面，已逐漸的被漢族同化了。在下午六點鐘的時候，我們到達湟源，總計今天一共走了九十里路，大家精神還沒有顯出疲乏的模樣，湟源縣長麥延祺，因爲事前已接到省方當局的電話，所以親自在城外歡迎我們，招待我們到教育局下榻，是晚，麥縣長在縣政府款宴我們，席間談及湟源的羊毛情形，九時許，我們始欣辭返教育局安睡。

雙重捐稅下的羊毛市場

因世界的不景氣貿易銳減

現在市價較從前跌落一半

匯千元至天津最高匯費須八百元

七日清晨起來，逕赴縣政府及商會羊毛商處，調查遼源的情形 茲將調查所得，分誌於次。

該縣小學校，共有四十九處，內有高等小學及女子高小各一處，其餘的都是初級小學，學生人數共二千三百二十一名，教職員數七十人，每年共支經費洋六千四百八十元，教育基金共有三萬餘元，係湊集公益捐及人民捐而成者，小學教職員待遇，最高者每年薪給一百二十元。

全縣耕地，有水田一萬三千七百十三畝，旱田六萬四千二百八十畝，水田售價，每

畝值洋三元，旱田值洋一元，水田每畝可收糧食五升，旱田則僅收三升，僱農工資，年工每人洋二十元，月工三元，短工一角，童工八分，全縣自耕農佔大半，佃農僅七十六戶，每戶種田平均三十畝，每年至秋收時，將收穫平均與地主分派，平常糧稅則由地主負擔，種子和人工都由佃戶自理。

出產以羊毛爲大宗，因爲該縣的民衆，除少數耕作外，秦半均從事於畜牧事業，在以前，差不多青海九屬番地的羊毛，都集中到湟源來，是一個很繁盛的羊毛貿易市場，一時有小北京之稱。好的年份，湟源一地，每年產羊毛四百餘萬斤，前五年尙能產三百餘萬斤，可是現在呢，每年僅產一百八十萬斤。羊毛市場所以衰落的原因，是因爲當地捐稅過重，大凡經湟源的羊毛，須納兩重捐稅，一重是土產稅，每百斤須納兩元，一種是產銷稅，每百斤七元，一般番地的羊毛商，近年遂改道轉運羊毛往他處銷售，北路走大通，南路走塔爾寺入四川等地，大概現在從湟源運羊毛至天津，連捐稅和運費，每百斤約三十一元。運輸的方法，從湟源到西甯，用騾車轉運，再從西甯用皮筏湖湟水經黃河東下至蘭州，再從蘭州裝皮筏湖黃河而運至包頭，轉平綏路北寧路而至天津，羊毛售

價現在爲每百斤十元，以前價格好的時候，每百斤要賣到二十元，羊毛售價的所以跌落的原因，是受世界貿易不景氣的影響，而今年華北發生戰事，也不無相當的影響。遼源城內大小商店，共有五六十家，中以南貨業占最多數，而每年貿易額最大的，當然要推皮貨商，不過近年因爲羊毛貿易銳減的緣故，現金在市面上極感缺乏，記得去年的時候，從遼源匯款到天津，一千元要收到八百元的匯費，這誠然是一件駭人聽聞的怪事，今年從遼源匯一千元到天津，也要收到二百元的匯費，足見該地商業近已一蹶不振，而人民經濟，也日瀕於破產的絕境中去了。

上午十一時，我們在遼源調查完竣，遂再乘馬西進，使我們奇異的是昨天我們所騎來的驢馬，今天都已換掉了，我們即問楊通事，爲什麼要掉換新馬，他告訴我們昨天的驢馬，因爲被你們騎了疾馳走長途的緣故，所以都疲乏得連草料都吃不下了，我們聽了這消息，心中祇在暗笑，因爲當我們騎上驢馬時，他們都說我們不能騎快馬，並且很爲我們擔心，可是一天奔馳下來的結果，證明南方人騎馬的成績也還不差。當離了遼源十五里路，氣候逐漸變得格外寒冷，我們都穿上極厚的絨絨衫，可是在路上奔馳時，還並

不感到暖熱，我們在山谷間曲折的走了幾十里路，沿途飽覽高山溪流的美景，並碰到許多番子，斜陽將隱伏到遠山中去的時候，我們始到達了目的地——哈拉庫圖城。

哈拉庫圖是在一片廣闊而靜穆的高原上的一個小小的土城，城的最高處，有一隻破舊的喇嘛寺，常常有鏗然高鳴的鐘聲，和喇嘛們的誦經聲，從裏面傳出，城的內外共有幾十家人家，其中有漢人，也有番民，他們大都從事於畜牧，少數人種些莊稼。城的四周，是蜿蜒曲折的叢山，當我們到了哈城後，就找一家人家住下，那家人家還生着極熱的火坑，因為該地氣候尙寒，在酷暑長征的我們，今晚上到這裏來居然能睡在火坑上，大家都認爲詫異，可是睡在生着火坑上，在南方人總覺得有些異樣的難受。我們爲免除因早睡而蒙到失眠的痛苦計，大家都主張乘着這樣涼快的月夜，走出去散步。

恬靜而淒涼的夜，是何等的耐人尋味，清麗的皓月，投射着柔和的銀灰色的光芒，顆顆燦爛的羣星，正睜着她們光芒的眼珠，在俯視着大地，我們踏着月的銀輝，在一片廣漠平坦的草原上踱過去，前面是一帶高岡，好像是兀立着羣魔。我們不自覺的走了幾里路，看見前面有番子們的帳篷，一羣男女在月光下，作那狂放的跳舞，幾個女的番子

，還用她們鶯聲嚶囀的歌喉，唱出一首淒涼婉轉的歌曲，衝破四周幽穆的空氣，我們因不解番語，所以不能明瞭她們的歌詞，可是靜聆她們聲聲悽惻而動聽的音調，內心不禁引起共鳴。爲了深恐在這樣的寒夜裏受了涼，所以不敢久在這大自然的懷抱中盤桓，到八九點鐘的時候，我們各人帶着悵惘的心靈，歸去睡覺。

翌晨起來，吃了一杯鮮牛奶和幾個雞蛋，又騎上騾馬，浩浩蕩蕩的向海濱出發了，那天，大地上彌漫着白茫茫的雲霧，而氣候較昨日更寒，雖我們都已穿上了全部所有的衣服，可是在這曉風料峭中，翻山越嶺的趕路，身子終不免有些戰慄的樣子。走了幾里，展開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片廣漠無垠的碧草原，草原上滿長着千百種芬芳的野草開花，有的像白蘭花一樣的豔麗，有的作蔚藍的顏色，有的像在江南所見的野菊花。像這些開花，如果放在盆裏做盆景，一定是很別緻而美觀的。野草上品瑩的露珠，炫眼的閃耀着，恰似午夜的繁星，成羣的白山羊，低着頭嚼着嫩綠的碧草，遠遠地望去，好像漫山遍野布滿了潔白的棉花，幾隻野鳥展開着牠們的翅膀在半空中翱翔，還鳴出淒哀婉轉的調子，我們置身於這種環境中，好像在那大自然的公園中，沐浴新鮮活躍的空氣。

在我們前進的過程中，雲霧愈來愈大，繼着天上下了綿綿的細雨，當我們經過日月山時，突然來了一陣大雨，因為仍冒着狂風暴雨而前進，所以大家淋得像落湯雞一般。午刻，到達了海濱的海神廟，這是每年青海當局祭海的地方，可是最近被匪番搗毀，裏面祇剩些殘瓦頽垣，所有的木材，悉被他們當作柴燒，滿地都是馬糞。我們就在海神廟前面的草原上，搭起帳篷來，烹茶煮飯，預備進餐休息，那時，天上的雨已經停止，我們看見一片蔚藍的汪洋，一望無垠，成羣的水鳥沙鷗，展開牠們璀璨的翅膀，唱着淒哀而婉轉的調子，逸然的盤旋在碧波之上，洶湧澎湃的海浪，衝擊到海濱的岩石下，奏起激昂悲壯的交響曲。海中的幾個小島——即海心山，屹然的呈現於煙波間，這時，我們兀立在危石疊疊的海濱上，呆望這神祕的偉大的青海，不禁悠然神往，最後，大家竟快樂得歡呼起來。

在海神廟的南面，有一座土城，就是有名的察罕城，在前清的時候，這裏曾駐兵鎮壓番子，現在城內外已經沒有人煙了，這時，我們的野餐，已經準備就緒，大家在帳篷外席地而坐，嚙着大餅和牛羊肉，吃得津津有味，一面大家天真爛漫的談天。

我們在海濱上盤桓了兩小時，大家都感到非常有趣，不料天上突然雷聲隆隆，電光閃耀，好像不久即將下傾盆的大雨。楊通事勸我們速即離開此地，因為大雨下來的時候，山洪一定暴漲，這時山間的洪水，也許會把我們不知沖淹到那裏去的，於是我們不得不放棄夜宿海濱的計畫，把所有的行裝裝上騾子，騎馬重返哈拉庫圖。歸途中，我們看見許多番子的帳篷和他們的羊羣，在哈城以北的地方，竟不見有民房一所，人煙也非常稀少。

炊煙暮靄中，我們安返哈拉庫圖，仍住於那家人家，這天走了百餘里的長途，大家都感到分外的疲憊，所以倒在坑上，即昏昏然的睡去。

金碧輝煌的塔爾寺

八尺佛像係純金所造

佛前還供着「當今皇帝萬歲」牌

九日上午六時，我們離哈拉庫圖出發到塔爾寺去，那天又遇着濃重的大霧，我們在那渺茫而遼遠的曠野裏趕路，途中碰到幾隊穿着紅衣綠帶的番子，驅策羊羣和犛牛，在鋪滿着叢密綠草的田途上，蠕動着前進。因為早上我們還沒有吃過東西，所以走了十里路，就到山上番子帳篷裏去弄東西吃，番子的帳幕，是用白色斜布製成的，裏面面積很大，上面有出煙的天窗，前面是出口，灶和後面的牛羊糞，分帳幕為左右兩部份，左面專為男子住的，右面是專為婦女住的，尊嚴的佛像經典，高高的供置在後面，自衛的鎗刀，也放在離臥處不遠的地方，準備緊急時期拿起來應用。

這帳篷裏的番子見到我們這般遠客光臨，表示熱烈歡迎，就到帳篷附近拾幾塊石子

和樹枝，欣然爲我們烹煮他們唯一的美味佳肴——半生半熟的羊肉。他們燒食物的工具，就是用一隻羊皮袋的風箱，用手拉着，便有呼呼的風，吹燃着融融之火，這種工具可以應用於風霜雨雪的郊外，而且因爲是輕巧簡單，所以攜帶也特別便利。羊肉煮得不久，他們認爲可以大嚼，於是請我們大家坐下來圍而共食，他們再拿許多牛乳和羊油，同時各人拔出身畔的小刀，一塊塊的把肉割下，用手向那血盆似的大口中塞進去，我們看到他們這種原始人類的野蠻吃法，非常覺得有趣。我們有幾個人是不歡喜吃腥味的羊肉，尤其不敢吃那種半生不熟的羊肉，所以同行中祇有黃伯達先生等尙能勉強狼吞虎嚥。

吃罷了這一頓名符其實的番菜，我們又跨上驢馬，在青翠柔嫩的草原上，繼續我們的旅程，這時彌天遍地的大霧，逐漸的濃重，幾使我們辨不出五尺以外的人，更看不到崗巒起伏的聳峙着的羣山，只是聞到潺潺流水聲，和那得得的蹄聲。我們深恐在大霧中，大家要誤入歧途，所以都鞭策着快馬，和楊通事一同先進，一面在小心翼翼的注意着大路。在大霧中走了一小時，就遇到一陣傾盆大雨，我們仍硬着頭皮冒雨前進，這時因天

上下了雨，所以霧也稍稍散開了一些，於是我們發現已經走到了一個山巔上，俯視着山的下面，卻有一條大路，無疑地我們已誤走入歧途中去了，於是大家下馬在雨中休息了一回，一面由楊通事派兩個兵到四面去問路，這兩個兵去了足足有半小時，因為沒有碰到人，也沒有碰到羊羣，所以問路的結果還是等於零，最後，我們都決定下山循大道而行，預備在路上碰到人的時候再問訊。

行了一刻，就碰到驅策羊羣的番子，他告訴我們去塔爾寺的路線和方向，於是我們才安心的大膽的繼續前進，當走到拉鷄山時，我們經過了好幾條溪流，都是騎馬涉水而過的，走上了拉鷄山巔，我們俯視着下山所必經的絕壁危崖，中心感覺惴惴，大家躊躇徬徨了一回，才鼓着無限的勇氣，爬下山去，好容易脫離了險境，平安地到達了山谷，大家返顧這座矗立的危崖，不免捏了一把冷汗。再前進十餘里，我們便在山谷的溪流間行，兩旁都是聳峙的奇山，各色各樣異常的岩石，不規則的呈現在雲霧中，好像一羣魔鬼伸着巨掌，怒目睜視着我們。當走到夢旦峽時，兩旁的叢山更爲險要，而溪流因山洪暴發的緣故，水流也格外的緊急，我們的耳朵幾乎給澎湃洶湧的溪流聲所震聾。

出了夢旦峽，再行三十里，漸漸的看見幾家疏疏落落的小村莊，我們才把剛才絕望的思緒，漸漸的打消掉，大雨中在馬上淋了一天，才到塔爾寺，每人身上全部，沒有一處不是濕透了的。塔爾寺的市鎮（番名魯沙爾鎮）在綿綿細雨的黃昏中呈顯我們眼簾時，我們欣慰的心靈，真是祇可神會而不能以筆墨和言語來素描，到了塔爾寺，因為天色已晚，每家屋上蕩漾着絲絲裊裊的炊煙，而我們經此一天暴風雨中的疲憊，所以大家不願意先到寺院中去參觀，便一直到一家回教徒所開的客店中住下。一到客店，當然我們先找掌櫃，叫他泡水買柴，給我們弄東西吃，同時把所有淋濕的衣服，被褥，毯子，用火烤乾，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這位掌櫃看見我們這種狼狽情形，非但不可憐，反而趁火打劫的大敲竹槓，我們雖然出了四角錢叫他買柴來，可是他仍不替我們把衣被烤乾，害得我們各人仍穿着全濕的衣服，在黑暗的小室中枯坐終宵，（因被褥上連水都擠得出，所以實在不能安臥），這使我們對於這掌櫃的異常的懷恨。

翌晨八時，我們隨楊通事到山上去參觀那佛教的聖地——塔爾寺，那時和美的陽光，投射在那森林密布一片蒼翠的山崗上，塔爾寺屋頂上的金瓦，閃耀着奪目的光芒，當我

們跨進那偉大莊嚴的寺院，發現寺內美麗新鮮的漆飾，和精巧的雕刻，藝術化的牆壁畫，我們都異口同聲的驚嘆這種建築的富麗和偉大，我們先去拜訪該寺的堪布，（即大方丈），由楊通事以藏語向他申述我們的來意，他聽了，就滿面笑容表示欣快，就叫一個藏名叫增加丹見錯的二方丈，引導我們去參觀寺的內部，先領我們到「講康殿」（即佛教聖陵的意思）去參觀，那「講康殿」的建築，較該寺中任何殿為完美，活躍着富麗堂皇的景象，內部分上下二層，上層的周圍，用紅黃色的布幔圍着，非逢大的紀念日不揭去，兩層都鋪鑲着金瓦，閃着黃的耀光，那價值真不可以計算，所以有人說該寺的財產，和庚子賠款相等。

佛教黃派首領宗喀巴的畫像和他的肉體，都供置於此，那時引導我們的二方丈，指着這幅畫像，對我們說，「這幅畫像，就是宗喀巴用他自身的血液所繪成，當時他正在西藏拉薩，宣傳其偉大的教義，與其慈母遙隔兩地，他爲了釋慰他慈母念子的心，所以繪此像給他的母親，」繼着他又滔滔不絕的講述一段關於宗喀巴的事跡，他說，「宗喀巴生於明朝永樂十五年，（即西歷一千四百十七年），宗喀巴三字，藏文中的解釋，宗

就是皇水，喀「皇水之濱的人」的意思，他的誕生地便是塔爾寺，當他誕生後，他的母親埋胎衣的地方，上生一樹，樹葉酷似佛形，所以大家又稱他做寶貝活佛，十族地方，臨黃河有一寺院，名叫沖沙寺，即是宗喀巴削髮虔修的所在地。他後來遊歷各處，並學道於後藏扎什倫布的薩加寺。當時西藏各地的僧侶，因為受朝廷優越的待遇，所以日漸腐敗淫樂，趨向墮落的歧途，宗喀巴目擊這種現狀，就宣誓改革宗教，入大雪山（在西藏）修苦行，宣傳教義，破除以前專講魔術，和不務正道的惡習。禁娶妻，尚苦行，不幾年全藏的人民，都熱烈的信仰他擁護他，因為他的教徒，都是穿黃衣，戴黃帽，所以人家稱他們為黃派佛教。明成化十五年，（西歷一千四百七十九年）這位佛教中的革命家宗喀巴死了（佛教稱為圓寂）。他有兩個大弟子，一名班禪，一名達賴，在他死後，這兩位弟子便分駐前後藏的拉薩和扎什倫布，繼為黃教宗主，因為黃教是禁娶的，所以他們另創一種續嗣法，謂班禪達賴兩喇嘛，將來年老後肉體雖死，他們的精神仍附人體，世世不滅，他還有一個第三弟子，名哲不尊丹巴，在蒙古的庫倫，掌理教務，位與達賴及班禪相等。」他講完了這段歷史後，便領我們去看宗喀巴的造像，這佛像為純金所

製，高達八尺餘，很是輝煌而莊嚴，像前所有的供器，都是金銀所鑄，神燈數百，燦爛光輝，尚有從內地及蒙藏各方信徒所繡製的旗傘數百，都懸掛在那裏。不過一種使吾人驚異的，就是殿內充塞着羊肉的腥味，大概這裏面的喇嘛都是每天在宰綿羊吃羊肉的吧！

還有一種奇跡，就是宗氏寶座前的木板上，因每天必須經過數千百的信徒們叩頭膜拜，木板上因日漸摩擦的緣故，所以有深深的凹痕。他們叩頭時與南方僧侶不同，他們把兩手伸直，然後把身子虔誠的倒下去，實行「五體投地」的膜拜禮。出了講康殿，我們又到仙人殿（此殿名係譯者所造），和大經堂裏面去參觀，所得的印象，便是處處都顯出神權的莊嚴和肅穆。還有一種最令人驚異的，是每個佛像座前，有「當今皇帝萬萬歲」的一位木牌，據說當僧侶誦經時，必先誦「當今皇帝萬萬歲」數篇，然後才開始念經，足見帝制時代這般皇帝們用心深遠，可是現在已經革命了，皇帝已經絕跡了，這句標語也似乎有改良的必要吧！

塔爾寺尚有藏經殿，裏面藏着許多寶貴的經典，不過那天並不開放，所以我們也沒

有去參觀，寺內喇嘛，共有三千五百餘名，所以廚房內有八尺餘半徑的大鍋三隻，叫我們看了咋舌不止。堪布（即大方丈）的住宅，處在山的最高巔，紅牆的周圍，掩蔭着小的叢林，三千五百喇嘛的宿舍是粉白色的，表現縞素清白的色彩，一層層的排列在廣大山坡上。做一個喇嘛，便有這種悠然自樂的環境，所以這地方的人民，生了兩個兒子，便願派次子去做喇嘛，有的竟是兩個兒子都去當喇嘛，可是這種浸沉於神權迷霧中的習慣，便是成人口減少生殖日減的致命傷，而引起了民族前途的危機。

我們參觀畢，堪布便在他的會客廳中，請我們進早餐飲茶，同時還誠懇的和我們談話。臨別時，他還送我們一幅普羅，（番人的衣料）很親切的拖着長長的袈裟，送出寺門。

出了塔爾寺，我們便從捷徑回西甯去，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我們平安的到達西甯。

黃金世界的青海

△大通貫德都蘭玉等地都產金

△日月山以西之地質變動甚烈

從塔爾寺歸來後，我們考察的旅程，可謂告一段落，我們的團員黃伯遠先生，對於青海的礦產和地質方面，有一概要的調查。

地質 此次考察由民和縣之享堂鎮入青海境，經樂都縣之老鴉鎮高廟鎮，大峽，互助縣之張家寨，及西甯縣之小峽，而至西甯城。再由西甯西行至湟源縣，更南行經哈拉庫圖，日月山至察汗城。復由察城返哈拉庫圖，東行經拉雞山夢旦峽，再北行至塔爾寺。由塔爾寺更北至西甯，循原道享堂鎮東返，匆匆一過，於各種地質，未暇作詳細之觀察，姑就所見，約略言其一二。

日月山以東地質，大致與陝北及甘肅中部相當。沿途常見沖積層，黃土層，黃土層

係氣候乾燥，大風吹來，顆粒均勻。砂質，鈣質，泥質皆有，為最適宜於農業及森林之土壤，益以河流縱橫，有灌溉之利，以故農產豐富，森林茂盛。黃土層之下為微紅土層及紅土層，高山深谷之下常能見的，再下為侏羅紀岩層，乃灰白色之頁岩板岩及砂岩所組成，中有煤層，厚由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烟煤質劣。侏羅紀岩層之下為二疊三疊紀紫紅色岩層，亦為頁岩板岩砂岩所組成。二疊三疊紀岩層之下為石炭紀岩層，乃頁岩砂岩所組成，其色黑，中有煤層，厚六尺左右，煤質較侏羅紀者為佳。再下為奧陶紀石灰岩，因地質之變動，間或露出地面，鄉民燒成石灰，以作粉壁及肥田之用。

由楊家店（距享堂二十里）至老鴉峽三十餘里間，沿途多火成岩及變質岩如花崗岩及矽石等等。中夾金屬礦如金礦鉛礦銅礦等。據土人云，老鴉峽下昔時曾盛採金礦云，大峽及小峽（大峽距享堂一百二十五里，小峽距西甯二十五里。）皆有火成岩及變質岩露出，延長各約二里許。

日月山以西，地質變動甚烈，黃土層微紅土層，及紅土層，殘留甚微，且有不見痕跡者，岩石凌亂，在夢日峽頁板岩等至於壁立，土色或紅或黑，均係山上岩石所風化而

成，土中多大小石塊，不甚適宜於農業，爲天然遊牧之區。以故日月山以西數百十里，不見一固定住宅，但見番民帳篷，散佈山中，及成羣之牛羊而已。

金礦

青海原是黃金世界，大通，貴德，都蘭，玉樹，同仁等縣，以及黃河支流，

湟水流域，通天河濱，均產金。湟水流域黃河支流及大通河各地，每年產金約七千兩左右。湟水流域金礦，從前農民於農隙時淘取，現因每人每年須徵淘金稅，黃金一錢六分及手續費五釐，相率停工。楊家莊子對岸孫氏莊溝與湟水會合之處，沙金頗富，農民曾以二十人工淘得沙金二十兩，爲有權力者所阻而罷。湟水流域淘金方法如次：（一）由十餘農夫組成一隊，清晨在河中掘一深五六尺之沙坑，將坑內之水除盡，至下午二時許水盡，即開始掘沙，用負沙箕將所掘之沙堆積一處，以一人用木桿徐徐推下，和水，經木製溜沙器渾下，細泥陷入木板隙中，每次約需沙數十箕，費時三小時，將細泥取出，置入淘金器，淘去細泥，即得黃金。每隊一日可淘三次，所得之金可值二三元，成績不佳者僅得數角，每人每日工資約二三角左右。（二）大通河之金礦昔時多有權威者派人強拉鄉民前往淘洗，工頭對於工人高利貸，低工資，層層剝削，鄉民每期所得無幾，甚

有負債而不得歸者，咸視淘金爲畏途，現聞由馬師長步芳派員經營，盈利若干，未能詢悉。同仁貴德等縣金礦，玉樹縣之楞錯，青錯金礦，都蘭縣之大柴旦小柴旦金礦，以及貢爾勒，蓋烏佛溝，馬沁山，雪山，等均產金，惜或爲各會所把持，或爲寺院所封禁，利棄於地，未能開闢耳。

煤礦

青海交通阻隔，本省又需煤無多，煤質亦不甚佳，煤礦祇能就地銷售，以供給燒酒及家用而已。享堂鎮東北二十里八堡川地方，有煤窰一所，煤質有煙，斜井及巷煤深約二里許，窰主掘井至煤層，卽任工人自採自運，每煤借一元，窰主得二角，工人得八角，井下支柱用木歸窰主購備，現在礦山煤價每元三駄，每駄一百二十斤，享堂鎮煤價每百斤五角至六角，金鵝山煤礦俗稱煤窰山，界於西甯大通兩縣之間，相傳明洪武年間曾開採，以羅布藏丹津之亂，地方失陷，因而淹沒，現有人在附近開採，茲將該礦情形，分述於次。(一)洞口，原有洞十二，近年增開三個，共有十五個，自地面至井底，深一百尺至一百五十尺。(二)用途，煤質堅硬，色純黑，小塊如拳，俗稱挾煤，可供圍爐取暖之用，碎煤可供燃燒煮飯之用，混煤(大者如豆，與細末混合)可供煨炕取

暖之用，和水製成煤塊，煨烘燒爐，均能利用。(三)工人，每一井口有工人二十二
人，分兩班工作，每班有挖工二人，(俗稱鑿窟)小工四人，背煤者搖轆轤四人，拉水一
人，以十五井口計之，共有工人三百三十人左右，挖工每工給煤六括括，(即牛皮袋)
(每袋裝煤約六十斤)作爲工資，每括括煤，山價一千五百文。(每元換六千文)挖
工每日可得工資一元五角，其餘工人，日給煤四括括約值洋一元，伙食均歸工人自備，
其餘煤炭概歸鑿窟，有鑿之家，不事生產，坐享礦利。(四)產量，每一洞口額定每班
拉煤八十括括，又工資煤四十八括括，共約一百三十括括，兩班二百六十括括，十五洞
口，每日可產煤三千九百括括約合一百三十七噸，每年可產四萬噸左右。(五)銷場，
本礦煤炭運銷於西甯，互助，大通，樂都，貴德，湟源等縣，有時運銷蘭州一帶然爲數
甚微。(六)轉運，各處每日來礦購煤者，大車不下二百輛，每輛可裝煤五百斤，驢騾
約有一千頭，每驢可馱一百斤左右，每騾可馱二百斤左右。(七)煤價，煤價因農時氣
候軍事種種關係而有漲跌，大塊每百斤在山售洋七角至一元，把煤每百斤一角七分至二
角，混煤每百斤七分至一角二分，煤屑每百斤五分至七分，四五六七等月煤價較廉，九

十等月較貴，運煤人多則山價貴而市價賤，天雨則山價跌而市價漲。若遇軍隊強拉煤車則煤夫裹足，而山上不能銷售，市價因以飛漲矣。

互助縣之五山峯寺產烟煤，目下開採者有洞口兩對，民國二十年由縣署發給執照，洞深一百二十尺，住民集合七八人乃至十人，掘挖洞口一對，每對洞口自開工至到煤層，需時三日。到煤層後即隨意採掘，冬春工作，夏秋停頓。每對洞口，僅足供兩年之採掘。工人分兩班工作，每班六人至八人，有股分之家，各來一人工作，不足再行雇用，每班可出煤六十背簍，每日一百二十背簍，每背簍裝煤八十斤乃至一百斤，該項煤炭僅供給互助縣燒酒及燒野灰之用，此外西甯之東川，小峽湟源之烏絲兔口，皆產烟煤，均未開採，大通縣之樵漁保產無煙煤，現有私人用土法開採，產量甚微。

其他貴德縣之哇米勒及鶴蘭縣之柴大木產方鉛礦，均已採取砂樣，以備化驗其含鉛成分及含銀成分。積石山，考魯，及大小柴旦之銀，銅，鐵，錫，鉛各礦。木勒拉之銅礦，貴德，瑪尼嶺，隆冲河之銀礦，汪什代海之錫礦，格吉，界雜，曲濱之翠玉，哥巴保蘇莽界，瑪尼嶺，烏蘭代克山，霍碩特北右末之煤礦，均為青海之富源。

青海羊毛業的檢討

△青海至天津之運費超出成本一倍餘

青海除蘊藏着豐富的鑛產外，人民因氣候和天然的環境關係，都從事於畜牧事業。在這數百萬蒙藏人民所託命的畜牧事業中，佔有重要地位而影響於生計最鉅的，便是綿羊所產的羊毛，不僅供給他們衣住的需要，且將用以售諸毛商，轉銷國內外各地，爲全省經濟上的重要收入。據我國貿易通誌上記載，「青海西甯爲中國西北羊毛之集散地，每歲出口者，佔全國羊毛出口百分之五十。」觀此我們便知青海的羊毛，實爲西北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品，與國家經濟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值茲舉國呼號開發西北的現在，我們對於青海羊毛事業，也應有注意和研究的必要，茲將記者調查所得，筆之於左。

主要產區

青海的羊毛主要產地，東區爲貴德·循化·巴戍·大通·剛咱·郭密

等地，西區爲綜峯·牙拉·娘磋諸番族地，中區爲柴達木河流域·香日德·達巴蘇岡·

哈拉呼孫等地，南區爲玉樹·囊謙·蘇莽·裸雍及附屬江瀾滄江一帶，北區則爲都蘭·布哈河·及沿青海湖一帶地方。

貿易情形

青海羊毛業的貿易日益興盛，係近數十年來的事，在閉關時代，僅供當地人民衣住的原料，餘則棄諸原野，任其腐滅而已。從五口通商以來，我國內外各地對羊毛之需求，日漸增加，外人遂遠赴青海羊毛集散地，將大批銀兩預付專往番地收毛的「歌家」，作大量的收購。因此這種歌家，每年獲利頗鉅，數年而後，他們竟直接運輸羊毛至天津張家口一帶銷售，不復轉售於洋商。在民國八年至十五年的幾年中，是青海羊毛業的黃金時代，那時青海的毛價，每百斤不過八兩至十兩。運費自青省至天津，每百斤不過三四兩，納稅每百斤銀三五錢，合計百斤的成本僅十五兩，可是天津的毛價卻激漲到四十餘兩，所以經營羊毛的商人，獲到很大的利益，近年來因國外產毛增加，加以不景氣瀰漫着全世界，所以羊毛價格暴跌，營業一落千丈，益以青海省當局稅收過重（每百斤須納出產稅二元八角，產銷稅五元四角），所以一般毛商都爲之裹足不前。羊毛的出口額，因銷路的廣狹而增減，殊難作一精確之統計，惟據記者向該省羊

毛商調查，知湟源一地，每年出口之羊毛，約二百廿萬斤，大通·俄博·永安三處，合計每年約一百餘萬斤，玉樹年約一百五十餘萬斤，魯沙爾及上五莊，年約一百五十餘萬斤，貴德年約一百餘萬斤，循化及隆武，年約一百五十餘萬斤，其他各部落，或接連新疆南部，或鄰近甘肅之北部，或毗連康藏川西一帶，每年都有大量的出口，苦無統計可據，因其地與外間隔過遠的緣故。

羊毛品質 我國羊毛的主要產區，為青海內外蒙古西藏及新疆西康等地，論其品質，則以青海羊毛為最優。因為毛質柔韌捲曲，富於彈性，毛叢密生長，每方寸皮膚，生毛五萬餘根，並且因羊體健壯，粗毛和死毛較少。染製不感困難，色澤透明。毛的纖維細柔，而長度亦很適宜，所以可以製造上等呢絨及毛織物，據一般研究羊毛的專門家說，青海羊毛的品質，雖不及美國及澳大利亞等美利奴羊毛，可是在國內羊毛中，實為首屈一指，所以如能利用科學方法去畜牧，改進毛質，那末將來定能在國際貿易佔一重要地位。

羊毛分類

在青海的羊毛，種類很多，茲列分類表於左：

(分 法)

(種類)

(說明)

春毛

春末採剪的，行之者殊少。秋初採剪的，行之者最多。

剪毛

以剪採刀剪者，經濟而迅速。用刀來割，費時而不整齊，毛多不能割盡，西部番民多行之。

絨毛

質柔韌，多鱗片，可為呢織上品。質堅而易折，無彈力。

長毛

呈白色而無光澤，缺乏卷曲力，夾雜於粗毛中。長約五寸至八寸許。紡織絨線最為適宜。

短毛

長三寸至寸許，僅可作下等呢絨及毡毯之用。

採剪方法

現在羊毛採剪的時期，分春秋兩季二次，不過春剪的很少，大部份都

在夏時採剪，因為那時氣候暖熱，羊毛剪去後，羊的體溫，並不受到影響，而到嚴冬的

時期，毛已長盛，足夠禦寒，而保持體溫。剪毛的時候，先將羊羣趕至一處，先縛其足，然後自胸部向背部剪之。手術靈敏者，十數分鐘，即可剪畢一隻，可是如果用新式剪刀機器，那末五分鐘，便可畢事，且羊毛都很整齊，而時間又可經濟，當羊毛剪畢後，由兩人摶聚之，紮成一大堆，這樣就可裝運出去銷售了。

運輸方法

羊毛的運輸，可分陸地與水道兩種，今分述於下，（一）陸地運輸，

一種為釐牛運輸，每當夏末秋初，這種運輸羊毛的釐牛隊，便浩浩蕩蕩，在無際的原野上緩緩活動，這種犛牛，是青海西藏的特產，力大體壯，形態雄偉，每頭可載重一百五十餘斤，行走很緩慢，每天祇能走五六十里。另外一種的駱駝，牠的載重每個可二百餘斤，而忍飢耐寒的力量，較犛牛更強，不過行走弛緩，和釐牛同病，尚有馱車運輸，僅能通行於青海各大縣間，不能深入蒙番內部，載重每輛可至八百斤，日行八九十里，運費每輛每日自三元至五元。（二）水道運輸，水道運輸，都用皮筏，這種皮筏由犛牛皮袋製成，也有用羊皮袋製成，大者每隻皮筏可裝毛二百餘斤，約值洋十餘元，由筏商將牛皮收買後，先去其毛，以油鹽漬之，使之柔軟，然後再加以縫製，即成皮筏。當裝

運羊毛時，先招僱附近貧民，從事裝毛工作，再以松樺等木材，聯製成筏底，然後將裝就羊毛的皮筏。一一繫連，即入水順流而下，由湟水轉入黃河，隨波而至包頭，再從包頭搭平綏路車至平，由平轉北寧路運送至天津。

上述兩種運輸方法，都是非常遲緩而不經濟，而最令人痛心的，便是羊毛由青海起運至天津，運輸費每較成本超過一倍餘，如羊毛百斤價值十五兩，運至銷售地，運費須銀十八兩，因此吾們如果要發展青海的羊毛事業，必須改進交通，減輕各種稅收，異日如能在原料和工價都很廉的西北，自設工場，製造各種羊毛貨物，則可免掉每年的舶來品的經濟侵略，而減去漏卮不少。

嘗到了皮筏子的滋味

飛機兩小時半的乘坐……洋二百三十元！

我們於十日下午由塔爾寺返西甯後，即於翌日上午分赴青海省城各機關，道謝辭行，當我們到省政府時，適是日爲回教禮拜日，所以富麗偉大的中山堂內，有一片回教徒的誦經聲，傳入我們的耳旁，馬主席當然在做禮拜。所以祇託馮秘書長，代致謝忱。下午，教育廳長楊希堯氏，在教育廳內設宴歡送我們，在座陪席者除教育廳內科長等屬員之外，大部份是旅長，團長，參謀，副官，及當地的公安局長。是晚，馮秘書長復在其私邸款宴我們，席間，馮氏代表馬主席致其拳拳之意，並要求我們在西甯多休息幾天，可是我們因滬上都有職務羈身，不能在外虛度不經濟的時日，所以對於青海省當局的高情厚意，祇有心領而感銘之。席終後，由馮氏介紹我們去見省府委員及現任監察委員黎丹氏，他是一個學問深遠的長者，言詞和態度，都非常懇摯，對我們縱談研究藏文的經

典政治和宗教問題，歷一小時餘，使我們內心都欽敬他。繼着我們再往省黨部去，向方燕李諸委員辭行，並感謝他們這次給予我們種種指示。當返寓時，已十時餘，在油盞燈跳躍的燈光下，我們整理好簡單的行裝，準備明天一早就啓程東返。

十二日清晨五時，我們都已起來，一切的一切都整理完竣，可是約定六時趕到的驢馬和脚夫，卻仍嫻嫻來遲，到八點鐘才到。我們對於這種不守時間行動弛緩的脚夫，都異常憤恨，可是除了報之以苦笑外，實沒有其他的辦法去對付他們。騎上了那種又高又大舉步笨重的驢子，在日光熏灼下走路，覺得既苦痛而不耐煩，而且這幾匹驢子較以前所騎的，更爲惡劣，牠們時常運用技巧，使騎在上面的人，平平空空的跌下來，有時會直衝到人家去，使騎者撞得頭破血流。因此我們騎在上面，都是心驚胆慄的不敢稍爲懈怠。五人之中，除了記者以外，沒有一個不嘗到驢子所給予我們的痛苦。第一天離西甯，我們原擬趕到一百二十里而抵樂都，可是因爲驢行極慢，且沿途阻礙殊多，所以走到黃昏時，尙距樂都四十餘里，但我們抱定就是午夜也要趕到目的地的宗旨，所以就在茫茫的黑夜中，繼續趕路，卒於十時許到達樂都縣城，那時城門已經緊閉，我們在城門口

叫了多時，才有人來開門，讓我們進城去找客店休息，一到了客店，也無心緒洗臉進餐，就倒在坑上昏昏地睡去，因為那天實在太疲乏的緣故。

十三日上午九時，我們再從樂都出發東進，因為那天所經的山路，崎嶇異常，所以達到危險區域，不得不下馬步行，那時天際密佈着烏雲，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少頃大風挾着塵土而起，使我們不敢睜着眼睛，轟隆隆的雷聲，閃閃的電光，繼着便是一陣像拳大樣的雨點，向我們打來，我們幾人祇有忍着大雨濕遍全身，拚命的趕路，好容易奔到了北望鄉，就在李土司家中躲雨，李土司看見我們幾人這樣的狼狽，便很慇懃的招呼我們休息進餐，可是天上綿綿的雨，還沒有停止，我們不得不放棄原定的策略，全團五人都在享堂鎮聚合，而勉強的在李土司家中住下。

翌日，曉色微露時，我們辭別了李土司，出發到享堂鎮，在享堂鎮我另外雇了一匹小毛驢，這樣可以免除沿途的痛苦，九時許，我們幾人又繼續着我們的征程，沿途我們輪流的講述笑話和故事，並大嚼西瓜和桃子，翻山越嶺的走了一天，在夕陽餘輝中，行抵黑嘴子，決定冒險乘羊皮筏子裝奔蘭州，這樣我們對於西北水道的交通工具——羊皮

筏子，也終算嘗試過了。

『說幹就幹』就是我們唯一的信條，所以縱然天上密布着黑雲，雷聲和電光已經在半天上施威，而時間已近薄暮，但我們仍是很高興的坐上筏子。那隻筏子是用十二隻羊皮袋連繫而成，作正方形，上面鋪了些柴草，除了我們幾人外，尚有一個找筏子的人，當我們的筏子一下了水，就隨着湟水的波浪，順流而下，像風馳一樣的迅速，那時天上下着傾盆似的大雨，我們在筏子上發生進退維谷的恐慌，在不到五分鐘的時候，我們已走了三里路，這種速度，簡直同上海黃浦江中的輪船一樣，我們後來就在余家灘登陸，到一家鄉下人家去躲雨，可是老天憐和我們為難似的，大雨仍沒有停止，所以不得不再死心塌地住下，明晨再趕到蘭州。

十五日清早，天才亮，太陽還不曾昇上來，只有半天熾紅的霞光，像燒起半天明亮的火把，附近鄉村裏都還寂寂的，祇有幾聲從遠處傳來的犬吠聲。我們又登上了筏子，在波浪洶湧的湟水中疾駛，溫柔的曉風，吹拂到我們的身上，把我們滿頭長長的亂髮，吹得絲絲飄舞。少頃，朝陽從腰裏繙起，那陽光閃閃地閃刺着把波鱗染成了一片金色，

我們坐在筏上，注視着兩岸的危崖石壁，靜聆那淙淙的水聲，好像在夢遊赤壁。有幾處水流急的地方，大浪猛撲到我們的全身，幾乎把這一葉小小的筏子，整個兒的吞下去，我們爲滅除內心的恐慌計，大家都把身子躺下來，仰視着蔚藍的蒼天，和運行無阻的白雲，任這隻筏子隨波逐流的前進，就是撞在岩石和淺沙灘上而沉沒，我們也逍遙自在的做波臣，毫無一些後悔。當九點鐘的時候，我們已由湟水而駛經黃河渡口，在黃河中，行了一百五十里的路程，於午刻已安抵蘭州城外的黃河鐵橋旁，我們便互相緊握着手歡呼幾聲，慶祝此次冒險的成功。繼着便到江蘇旅館去休息，翌日起，我們便閉戶寫稿，作埋頭伏案的工作。十八日的晚上歐亞航空公司蘭州站的職員來告訴我們，說是今天有飛機自新疆來的，其中尚有空位三個，明天準一早飛往西安，我們得到這樣的好消息後，便決定明天我們三人——記者和黃伯達——搭機先飛。尚有汪舒二君則於二十四日再搭飛機東返。

十九日晨三時，我們三人搭着一輛大車，在繁星閃耀中，出了蘭州城，到離城二十里的飛機場去。六時半，我們登上飛機，翱翔於天空，向東飛去，在機中很平穩的坐了

兩小時半，便到達西安，急從飛機場僱人力車，直奔汽車站，想搭當天到瀘關的汽車，可是結果因前天大雨，所以汽車道不能通車，使我們不得不在西安的西北飯店逗留了一天。在西安，我們會赴省府，謁邵主席，面致這次省府招待保護我們的謝忱。晚上，西安報社社長設宴招待我們。席間，對發展西北新聞事業，我們都有極暢快的討論。

二十日上午九時，我們由西安搭長途汽車到瀘關，那天汽車上的搭客特別擁擠，可是比較我們從前到長武去的汽車卻好得多，所以我們雖然乘坐這種破爛不堪的汽車上，心中已覺十分滿足。午刻，車過渭南，因連日大雨，渭水暴漲，所以前面的汽車道，爲大水所沖壞，我們不得不下車步行，汽車則繞山道而行，不幸汽車復重演拋錨的慘劇，又耽誤了兩小時。後來走到距華陰四十里的地方，汽車竟爲洪水所阻，一共有十數輛的汽車成排的等待着，不想補救的辦法，我們情急智生，急放棄本來所坐的那輛壞汽車，僱鄉民背負着涉水過去，搭上另一輛空的載貨汽車，風馳電掣般的向東馳去。好容易經過了幾條大水，終於在下午七時半平安的到了瀘關，我們急從汽車躍下，跑到瀘關火車站。那時距開往徐州的夜快車的開車時間，僅十分鐘，所以要是我們今天隨便在什麼

地方，懈怠了十分鐘，那末就搭不到火車，就誤了時日。因此我們深切的感覺到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應該稍爲懈怠，因爲那無情的時間便會一秒一秒的溜過去的啊！

購了票，很愉快的登車，繼着火車便向着黑黝黝的山洞中，轟轟的進發，這天晚上，在車中昏昏然睡眠過去，翌日上午九時，車抵鄭州，隴海路局的總務處長黃學周等都登車歡迎，他們很慇懃的邀我們下車在鄭州休息一天。但是我們因歸心如箭，所以很婉和的辭謝了，仍舊搭着原車於當晚八時趕到徐州，在徐州換乘津浦車南下。在車中晤及徐州新聞界數人，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我們的臉色，變得這樣的黝黑，幾乎使他們認不出來，值茲摩登人崇尚膚色黑的美的現在，我們對於他們這種稱謂，也覺得樂於接受。

二十二日上午八時，我們到了南京。同行的黃伯遠先生就同我們握別逕返中華礦學社，而我們呢，便渡江搭十點鐘的京滬特快車返上海，下午五點鐘，我們已重履十里洋場，回到那十足歐化的上海了。

以上種種，是我們旅途經過所得的大概情形，爲使讀者對青海各縣獲得一比較詳細的概況起見，回滬後再把行篋裏未經發表的資料，整理出來，作一種個別的敘述。

民和縣之複雜種族

▲回民佔人口總數三份之一

▲農民多自耕農並無大地主

回到了上海，再把在青各縣調查所得，爲以前通信所未詳的，（除同仁玉樹二縣無從下手外）。分別報告，後面便是民和縣的情形。

歷史

民和縣昔爲樂都的一部分，以前的歷史，和樂都縣相同，（見前）直至民國

十八年一月，青海省政府成立，因地面遼闊，行政不便，分爲兩縣。城東五十里，卽老鴉破。破西俗曰破裏；破東俗曰破外，爲天然界線，十九年四月一日，破外新縣成立，以破中蘆草溝分界，名曰民和縣。縣治初設上川口，十二月移於古鄯驛，此地漢爲龍支縣，晉爲小晉興城，明清爲巴暖川，縣之四境，東界永靖，南通臨夏，北達永登，西至

樂都巴燕，縱一百三十里，橫一百十里，原爲二十一堡及李土司所屬，共爲二十二堡，自新設縣治以後，將鎮堡名稱，更爲區鄉鎮。

土地 全縣共分四區七十八鄉鎮，一區屬十八鄉，二區十一鄉，三區十一鄉一鎮，四區三十五鄉二鎮，境內南山橫互其間，邱陵起伏，佔地頗多，農地佔面積四分有奇，森林佔二分有奇，其餘均是山陵河流沙石。

地分水田旱田及腦田（山中冷濕之地）三種，水田上等者頗肥沃，中等者爲壤土，下等者爲石灰植土，三者面積約相等，共五萬三千九百十二畝。旱田上等者頗乾燥，中下等爲沙土，其面積約一三三之比，共爲八萬五千三百六十八畝。腦田上等者陰濕，中等者爲泥灰植土，下等者爲腐植質土，各約相等，共有十四萬二千二百八十畝。以上三種土地，共二十八萬四千五百六十八畝。

官荒佔全縣面積十分之一，約三萬零五百四十九畝，民荒佔全縣十分之二三，約三萬九千八百六十七畝，未開墾之原因，實以山嶺縱橫，陡坡石壁，皆屬不毛之地，且連年荒歉，農民祇經營少數水田及平原旱田而已。山坡之地，均十種而九無收，卽已墾之

地，任其荒棄者亦多。

農田價格，水地每畝約自四十元至八十五元，旱地每畝三元至十二元，腦地五元至二十元，非農耕地，則城市地，每畝自五十元至八百五十元，普通價約三百元，鄉村地自三十元至二百八十元，普通價八十元，想荒地二元至五元，普通價三元。每畝歲收，如以去年爲例，則水田上等者收十八升，中等十五升，下等九升。旱地上等者五升，中等者三升，下等者一升，腦田上等者一斗，中等八升，下等五升。

無人納稅之荒地，計第一區共有四七五六畝，第二區爲七一七二畝，第三區爲六三七六畝，第四區爲一二三五畝，總計約三萬零五百三十九畝。有人納稅而不耕之地，以四區二十三鄉合計，約共一萬七千九百十七畝，因山崩河濫等原因不能耕種之地，全縣共約二萬一千九百五十餘畝。

人口 全縣戶口，總計一萬零四百九十戶，共計五萬四千九百十三人，其中以種族計，漢族約三一五五〇人，回族約一七八一四人，土人約四五五四人，以職業計，農人約三九八二三人，佔人口總數百份之八六，學界三一九人，佔百份之一・七，商界約一

○一四人，佔百分之五。四，工人七〇七人，約佔百分之二。四，軍人二四九六六，約佔百分之二。二，學生約四〇四一人，佔百分之一。三，平均每方里約四人或五人，以性別計，男子約二九八四九人，女子約二六九六一人。

縣屬漢土民族，篤信佛教，故各鄉皆是喇嘛寺院，滿清時代對此間寺院多准由國賦項下發給糧石，以給養之，因之各處人士，多願投身為喇嘛，喇嘛之數，曷止千萬，民七八年後，食糧免發，喇嘛生活，遂生問題，持鉢他往者有之，易服返俗者有之，喇嘛之數，日見稀少，現全縣約只一百三十七人，僧道之屬，亦僅二百餘人。

以信仰論，國民黨黨員，現有七三人，佛教信徒約九二七〇人，回教信徒六三一三人，道教信徒二〇一人，天主教信徒二十八人，以教育論，受過大學教育者有三人，中學者五二人，私塾七四一人，補習學校七八人，成年識字者一七五六人，在學者四〇四一人，失學者一〇〇〇人，其他則吸食鴉片者一三五人，纏足者一八八〇人，蓄辮者四六二人，嗜酒者六一一人，乞丐一九一人，遊民一九二人，殘廢者六八一人，全年共生一九二七人，共死八六七人。

交通

陸路交通有省道縣道，及城內馬路等。省道自蓮花台至海石灣，長凡三十里，寬約二丈五尺，縣道自縣城至化隆縣界，長凡九十里，寬一丈五尺，城內馬路自西門至南門，長一百八十步，寬一丈，水路則因民和縣，北有湟水，南有黃河，可通行皮筏及木筏，大皮筏能載一萬八千斤，小皮筏一千餘斤，河水漲時，大小皮筏，均能日行二百餘里，全縣有大皮筏五百六十個，小皮筏五百個，木筏用者甚少。

古鄯享堂等鎮，均有郵政代辦所，享堂有軍用電話，直通西甯，電報局尙未設置。

農業

以一畝計，水田之上等者，每年可生產十五元，中等十三元，下等十元，旱田之上等者十二元，中等十元，下等五元，腦田之上等者十元，中等八元，下等五元，每年各種出產物之較量及種類，約如後表：

名稱	產量	價值
青 稞	三萬餘石	二元五角（以一石爲單位）
大 麥	三千餘石	二 元
小 麥	八千二百餘石	三元五角

山芋	五萬餘石	一元二角
荳類	三萬二百餘石	三元五角
小米	一千五百餘石	二元
胡麻	一千二百餘石	三元五角

農產物豐稔時常運輸蘭州，年約數千石，以地處陰寒，山嶺高峻，四月冰雪尙未融化，八月氣候即轉寒，農家每年三月播種，九月始成熟，僅收穫一次。南部官亭及北部川口亭堂等處，以地屬川原，氣候稍暖，農家工作時間較長，約二月播種，七月收穫，然年亦僅收穫一次，黃河雖橫貫於南，湟水經流於北，但以河身低下，兩岸太高，不能引水入渠，以資灌溉，祇有官亭一帶，沿黃河修水車四架，下川口一帶，沿湟水岸，修水車二架，以灌溉鄰近田畝，其餘各處，多利用由南大山流出之山水，如暖只溝巴州溝來拉溝松樹莊大馬家溝等，皆可導渠灌溉。至所用肥料，約可分爲人糞牲畜糞草糞等三種，人糞由農家自己儲存，每石價約三角，每畝至少用六七石，牲畜糞每石約二角上下，每畝約須八九石，草糞由農家在野地播出草塊，在田地之側焚成，每石價約一毛餘，

每畝須用四五石。

農村組織大抵以百戶以上之村莊爲一鄉，不滿百戶者，聯合附近鄉莊爲一鄉，鄉設鄉公所，設正副鄉長各一人，由村選舉，縣政府加委，下分設閭長，隣長，由區公所委任，期限一年，今因差徭紛繁，無人願任此職，故各地方多輪流擔任。

民和無大地主，計自耕農約七千七百五十戶，半耕農一千三百零三戶，佃戶四百四十戶，納租不以現金，而採用納租穀法。當春耕時，佃戶租種地主田畝，即將租價議決每畝納穀五升或三升一升不等，各就地之肥瘠而異，迨秋收後，即照所定租額，由租戶送納地主。此外尚有分租法，地有地而無力耕種，將地分於他人，由他人耕種，不議租額，待秋收後，按該地收穫之豐歉，兩家以三七或四六股分之。

以連年荒旱之故，十室九空，農民生活，大都粗衣淡食，破屋陋巷，只求溫飽，其他不良嗜好，無從發生，家庭多取大家庭制，生活稍裕之家，每人需費三十餘元，貧乏者每年只二十餘元而已。

民和民放複雜，番漢土回雜居，相安無事，惟宵小之徒，入夜行竊者，年盛一年，

加以賦稅奇重，差徭浩繁，紳董之壓迫，到處皆然，農民備受痛苦，極為慘苦。

尋常雇農之工資，除供給食用外，每月一元或二元，惟農忙時，可增至二元至二元半，間有少數資本家，積糧放債，重利盤剝，農民借洋一元，至少須付年利洋三角。

工業 主要工業為木匠鐵匠裁縫匠鞋匠磚瓦匠等，其重要工業出產品，有毛織品之襪子約年產一萬五千匹，毛毡約五萬餘條，價約五萬餘元，羊皮年約九萬餘張，牛皮年約六千餘張，價共九萬餘元，酒醋年約產五萬餘斤，價約一萬餘元，產油年約七十餘萬斤，價約十餘萬元，每人每日所得之工資，約洋二三角左右，工作時間，並無規定。

商業 民和因交通不便，商業集合於川口鎮，貨物來源，皆由蘭州轉運，銷售物以布茶為大宗，而布匹中以洋布為最多，每年銷售約值三十萬元以上，全縣無最大之商店，資本最雄厚者，不過一、二家，每家約有資本十二萬元上下，最低者約二三百元，店員薪水，每月約自二元至五元。

教育 民和縣之教育行政機關為教育局，全縣有完全小學三處，初級女校三處，初級小學六十四處，黨特處附設民衆學校三處，教育經費，年約一萬九千元，來源多為學

田租糧學生學費及驗糧款稱行稅等。

習俗

民和縣之民族既複雜，宗教亦因之而異，漢民與土民，多崇信神佛，番民純信佛教，日以誦經拜佛爲務，又有紅教黃教之分，回民則信穆教，每日參拜五次，計寅午申戌亥各一次，遵行五功，五功者念禮齋課朝是也，有高念世念默念心念之分，均爲讚主讚神，因其道本一致，故曰清真。

回漢兩方，宿恨未泯，地方一有變亂，卽有起而互相攻殺之虞，至寺廟之數，經詳細調查後，列表如後，

名稱	建立時代	住持	僧數	不動產	神佛
金厥寺	民國六年	安樹布	五三	地五畝房十六間	一
溫家寺	宣統元年	康卜	十七	地七畝半房四九間	三
五什溝寺	不詳	洛臧寅	十一	地五畝房十六間	三
靜寧寺	明初	扎細	九	地二畝房二四間	一
靜和寺	不詳	洛臧	十三	地二畝房八間	三

三家寺	民四重修	洛威	四	地三畝房十間	三
鐵家寺	民四	不詳	不詳	地一畝房三間	不詳
嘉吉寺	民二十一年	不詳	不詳	地三畝房三間	一
娘娘廟	宣統元年	—	—	地二畝房三間	一
嘉吉寺	民十四年	尖錠	十	地一畝半房十一間	三
哈家寺	—	洛藏	一	地二畝半房三間	一
四郎廟	民三年	—	—	地二畝半房三間	一
觀音寺	光緒三四年	—	—	地一畝房三間	一
寶光寺	民八年	—	—	地一畝半房三間	二
慈利寺	光緒三二年	旦巴	四	地二十畝房九間	三
越聖寺	明洪武	馮心惠	三	地五畝房十間	三
蓮花寺	明時	李坎布	十一	地三畝房六二間	四三
增福寺	民國元年	李哲戶巴	—	地八畝房十二間	四

吳隆寺	明宣德時	范襄長	—	地八畝房六間	—
龍和寺	明洪武時	雲發滄	二七	地一千畝房二十七所	五
林雲寺	清康熙九年	武元洪	—	地五畝房五間	一
禪房寺	明時	朶尖羊	三三	地三畝房十五所	二
延壽寺	明時	王朶吉	十七	地三畝房十五所	六
本抗灘寺	明時	郝英巴	十五	地三畝房六所	二
瑞曇寺	明時	范永修	—	地三畝房六間	一

尚有較小之廟寺二十四所從略。

迎神賽會，時有所聞，如正月十五日七里寺之跳神，二月二日總堡之朝拜，三月清明日古鄯之演戲，九月九日川口鎮之迎神，六月六日藥水泉之賽會，七月十五日台子趙家之二郎會等皆是。距城附近之麻子溝，倘逢豐年，即開刀山會，中備馬刀一百二十把，繫成梯形，高數丈，會期在正月十五日，會前二日齋潔沐浴，觀者不下數萬人。

男女婚期，多在十五六歲，結婚時用古禮，寡婦如無子女，家主任其自由行動。

財賦 民和地瘠民貧，賦收不暢，繳收者僅地畝糧三千五百四十擔，近因糧價衰落，財廳令本邑作爲四成折價，每擔以九元九角收之，抽磨稅可收一千五百四十元。

其他行政機關及公共團體，列表如後。

名稱	職員總數	全年經費	工作情形
縣政府	自縣長起共四二人	七四四〇元	每日七時
教育局	自局長起共三人	六八四元	人少頗感困難
建設局	自局長起共三人	四九二元	工作甚少
財政局	自局長起共八人	一八一二元	專收地方款項
禁煙局	自局長起共十四人	二千五百餘元	專司搜查煙土
產銷稅局	自局長起共三二人	四千四百餘元	稽查偷漏
商會	三人	無	只攤收款項
農會	三人	無	去年改組
工會	二人	無	去年改組
教育會	二人	無	去年改組
清賦會	七人	三百餘元	在各區抽丈

樂都縣一片沃野

▲▲金銀銅鐵各地皆有

▲▲日貨充斥奸商活躍

我們在經過樂都縣時，曾報告其概況，現在再將其他詳情，分述於後。

一般形勢 關於樂都的歷史沿革，前已說過，不再贅述，樂都縣治位於湟水北岸，據全縣之中央，約兩方里許，全境山峯峻峙，形勢險要，老鴉峽拱挹於東，大峽（漢名四望關）屏蔽於西南，老鴉峽素稱天險，長約四十里，兩岸石山高聳，湟水中流而下，為本省門戶，係軍事必爭之地，氣候為大陸性，寒暑俱劇，冬季漫山冰雪，重裘不暖，夏季較熱，冰雪始漸溶化，農人賴以灌溉，茲將每月平均溫度，分誌於後，（華氏表）

一月二十五度

二月三十度

三月四十二度

四月五十六度

五月六十度 六月七十度 七月七十四度 八月七十一度

九月五十度 十月四十度 十一月三十六度 十二月二十五度

土地分析 耕地面積，共有二八三方里二畝八方，（十五萬二千九百七十畝）就

中旱田最多，水田次之，腦田又次之，各種田畝，分爲上中下三等，上等田畝，若不遇意外，尙能豐收，下等除水田腦田略有收成外，餘因年來亢旱，已成不毛之地。以土壤方面之形狀與性質言，黏土泥土居多，沙土礫土較少，茲將土壤之色澤及組織分述之，（一）紅色土壤，爲紅色灰色或黃色砂石所成，表土組織堅固，心土厚重，助長力頗強，縣西南區域，多屬此種土壤。（二）白色土壤，分布於縣中部及東部，占最大區域，色白細沫成粉，疏鬆而黏韌，表土心土均頗肥沃。（三）草灰色土壤，土壤色黑，亦有深褐及黃黑色者，表土疏鬆，下多爲紅色沙土，（四）灰色森林土壤，分布於水腦一帶，土色灰色或黑色，表土疏鬆，心土厚重，但此區域內，溫度較低，雨量較多。（五）黃色土壤，表土爲黃色或淺黃色，頗細，心土亦係黃色，尙肥沃，荒地面積，全縣約有六千零三十六方里七畝二分，雖爲荒地，而夏季綠茵遍地，四野一色，土質肥沃，最

宜墾殖，惟氣候較低，各僧侶堅守舊習，不開闢，亦不讓人，致一片沃野，徒作牛羊牧地。湟水兩岸，旱灘河灘亦多，且極平坦，旱灘無水灌溉，非待雨量較多，不能墾殖，河灘土質不良，率為沙土，且多鹽質鹹質，不適耕殖。

各種田畝價，年來增減不一，以現在及十年前的價格比較之，結果約如下。

種類	時期	最高		最低		普通
		現	前	現	前	
水田	現在	五十元	三十元	三元二角	十二元	二十六元六角
	十年前					二十一元
旱田	現在	十七元二角	十五元	七元		三元七角
	十年前					十一元
腦田	現在	十二元	一元六角	四角		八元
	十年前			四角		一元（以畝為單位）

過去雨量充足，災害稀少，上等水田每畝年收穀二斗二升，中等一斗五升，下等一斗二升，上等旱田年可得穀二斗二升，中等一斗四升，下等九升，腦田每畝年收上等八升，中等四升，下等二升，現在上等水田可得穀二斗四升，中等一斗四升，下等二升，旱田上等可收六升，中等三升，下等一升，腦田上等二斗二升，中等一斗五升，

下等九升。縣中公有田間以貪污土劣，從中漁利，惡吏到鄉，尤爲兇狠，繩鎖吊拷，習以爲常，於是糧價⁶跌落，地價日廉，民衆備嘗苦痛，農村已呈復亂之象，處此剝削重重之下，農民迫不得已，只有棄地流亡，紛往西甯⁷湟源⁸民和等地而去。總計去年全縣因逃荒而徙移者，共三百四十戶，共男女一千五百九十二人，農村經濟，由是破產。

天然富源 本縣富源，可分二類，其一，南北腦山森林，產鹿狼麋子狐狸等獸，過去立秋以後，獵者紛紛入山，獵取獸皮，運銷他處，近因森林敗落，獸類大爲減少，必須與以相當保護，方可恢復原狀。其二，礦產金銅鐵各礦，縣內均有，北區引勝鄉一帶，銀錢尤富，南區一帶，盛產金沙，均以開採乏術，至今貨棄於地。

交通與建設 城南爲甘青大道，商賈行旅，即取道於此，城內街市甚狹，交通工具，多賴騾馬。陸路可分爲（一）省路，可行汽車，第一段由羊官堡起至河灘寨止，共長五十五里，寬二丈，第二段由狼害灣起至石嘴堡止，共長七十里，寬二丈，爲甘青大道，（二）縣道有，樂民路由縣城起至蓮花台，長七十里，寬一丈五尺，樂永路、田縣城起至永溝堡，長六十五里，寬一丈，永克路，由縣城起至克恰牙壩，長七十里，寬一

丈。樂化路由縣城起，至化願寺，長八十里，寬一丈，（三）城內馬路自西門至東門，約一里許，陸路建修最艱難者，首推樂民路，樂永路次之，樂民路自蓮花台至老鴉堡之二十里，純在峽內，山路崎嶇如羊腸，且爲石山，最難開鑿，三年以來，經縣長等之修築，寬始及丈。樂永路爲甘青汽車大道，中有水溝大山之阻，工程浩大，修築不易，夏日暴雨驟來，山洪橫流，屢將大路沖毀，行旅苦之。

公地，共約五一九〇畝，爲學校寺廟等機關所有，年來爲雨水沖毀之地，約有五百七十八畝，爲道侵佔之地，共有三十一畝，均依舊繳納賦稅。關於樂都縣之人口，已見前載，從略。樂都農民，占全縣人數百分之九十四，而民十八以來，五穀不登，廿一年又遭滂災，麥豆無收，政府糧款重重，催促急如星火，流亡四方，日見減少。

通行船筏之河，卽湟水，一名西甯河，峽石壁立，水勢湍急，船筏稍一不慎，卽遭觸毀漂沒，極爲危險，糧麥多由水道轉運蘭州，工具多用皮筏，每筏以三十二牛筏聯成，可載糧十石，迅速異常。此外則大木及羊毛，亦均用筏輸運，渡口祇有兩處，一在縣城，一在高廟鎮。

電報局尙未設置，電話雖有，亦係軍人及縣政府之用，縣東關有三等乙級郵局一所，另在高廟鎮等處設郵寄代辦所五處。

農業與農村 農業產品，水田以小麥青稞山芋大麥爲最多，水菓蔬菜莞豆次之，油菜大豆最少，山田產小麥青稞山芋較多，油菜大麥玉麥燕麥莞豆較少，旱田小麥小米蕎麥最豐，二十一年度之農產量如後。

名稱	產量	每石價	共值
小麥	五二二三三石	三十元	一五六六九九元
大麥	二七八一石	二十元	五五六二〇元
青稞	四〇六三一石	二十五元	一〇一五七七五元
豆子	一五二四九石	二十七元	五一一二三元
山芋	一九〇七〇石	七元	一三三四九元
其他	一六八六〇石	八元	一三四八八元

水田夏禾，多在三月前播種，七月中旬成熟，秋禾在五六月間播種，九月間成熟，

年只收一次。山旱田每兩年收穫一次，灌溉器具，農民尙不知製造及運用，老鴉鄉一帶，僅有小水車，以牲畜力引水，每車一日只可灌田三畝，灌田之河，除湟水外，尙有勝番溝河崗子溝河等，水渠亦有羊官等十四渠，每渠長約二三里至二十里，流量最大者爲每秒鐘八立方公尺，最小者二立方公尺，各渠每年必掘修一次，所用肥料仍係人糞牲畜糞灰糞及油渣等類。

農村組織與民和縣相同，不贅，無論大中小農民，所有土地，多係自己耕種，但年來農村破落，原有土地，多半流入寺院富僧，及新興地主，自耕農日益減少。茲將各種農民戶數，列表於左。

地主十四戶 自耕農六七五〇戶，半自耕農一三〇〇戶，佃農七九〇戶，雇管隨身攜帶，即在工作時間，亦不稍休，家庭組織，尙大家庭制，惟近有青年男女出而提倡家庭革命，組織新式小家庭者。每一人每年之普通生活費，約洋六十元左右。

一般農民之苦痛，不外下列數項，（一）納稅太重，凡一切軍政各費，殆由窮苦之農民負擔，除營買糧，營買草常年雜款外，尙有登記費，營業執照費，稅契款，高等法

院經費，電話費，驛價印花費等，名目繁多，不勝枚舉。平均每畝地納洋三元以上，糧二升以上，草三十餘斤，兼之年來生產低落，農民除走一條死路外，別無他法，（二）役吏索詐，上述糧款，農已無力按時齊交，而役吏等整批下鄉，輕則鞭笞齊下，重則懸樑吊拷，正款之外，復肆意索詐酒肉，大煙路費，猶爲餘事，（三）紳董壓迫，一般豪富劣紳，勾結役吏，擅作威福，欺騙剝削，爲所欲爲，爲害人民，甚於盜匪，（四）大股匪類雖平，而零星小盜，仍橫行鄉里，爲農民之大患。

每年二三月及九月十月農忙時期，雇農每日工資除伙食外，至少洋一角五分，尋常只每日八分，女工較低，忙時一角，平時五分。本縣多係年工與月工，以日計者頗少，農民無錢時，頗有高利貸之壓迫，普通按月三分，但竟有大至七八分者。

工業與工人 工業只有專製桌櫈等之木業，專製舂竿等之柳條業，專製草紙（包裹黃煙及製鞋之用）之紙業，專事揉製皮革之皮革業，專門製造磨扇滾子等之石業，專製鐮刀錘子等之銅鐵業，以及鑄造業，毛織業，共三一八戶。

納租方法，可分二種，一爲納租穀法，普通方法，凡該地每年應納各種糧草稅款及

籽種，田地主完全負責，佃農負擔收穫及普通人夫驛馬零星雜款之責，租糧以三七或四六分租，即地主得該地產量十分之三四，佃農得十分之六七。近亦有糧草稅款均納，平分租糧者。二為納租金法，與納租穀法略同，佃農除應零星小差及民夫驛馬外，視耕地之優劣，交納租金，普通上等水田，每畝納租金四元，但山旱尚未行此制。

樂都人民，素尚樸實，衣多布料，番土民族之婦女，仍有不着褲之舊習。

食物多麥麵及各種肉類，大米則偶一食之，普通之家，上者以青稞山芋糊口，下者草根樹皮果腹，居室構造，亦極簡陋，穴居生活，迄未能免。老幼居民，對菸草大烟，頗喜吸食，男子年屆雙十後，烟縫衣業，業草業，油畫業，染料業等，其主要工業出品之種類及產量約如後。

名稱	每年產量	價值
煙草	四〇〇擔	八七九〇元
陳醋	三七〇〇〇觔	一八五〇元
春竿	三〇〇〇對	六〇〇元

皮革 羊皮五〇〇〇張
牛皮一〇〇〇張

四五〇〇元

菜油 七〇〇〇〇觔

一四〇〇〇元

鑄造 六〇〇個

六〇〇〇元

以上各項僅於草輸銷貴德湟源西甯等處，餘均本縣自用，工人工資除伙食外，每日最高四角，最低二角，普通工人各學徒等約每日一二角，工作時間，約在十小時以上。

商人與商業 縣內銷售商品，十分之六為外貨，十之四為國貨，外貨中尤為日貨為最多，率由青島天津轉運而來，九一八後稍遲滯，近數月來，奸商繼續販運，日貨又復增加。各商店之中以雜貨最為發達，較大之商店資金約為二十萬元，最低者自數百元至千餘元不等，一般商人之借貸利率，普通為每月三分，按每月二十三日標期，或年終償納，信用極好，雙方只須口頭一言，即生效力，惟近多書立契據及抵押物，店員之工資除伙食外，最高月薪約十元，最低一元。

年來商業衰落，虧本倒閉，時有所聞，加以羊毛業一落千丈，銀根絕緊，商業大受影響，而稅卡林立，稅捐過重，亦足使商業日就衰頹。

人民祇知誦經拜天

△六大災害民十四至今爲患不絕

▲稅收複雜民力已不堪負擔

教育與風化 關於本縣之教育概況，已見本報，不再陳述。據最近調查，全縣大學教育者有六人，中等教育者二〇五人，完全小學者三七六人，初級小學者二四二四人，私塾教育者五九八人，補習教育者五〇人，成年識字者二五八人，總計受過教育者，共三九一七人，約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一七、五五，至失學兒童，尙有八九七六人之多，占全縣人口十分之一強。

樂都民族之所信仰者，仍爲佛教，（分三派紅教黃教及青衣教）回教，道教，及天主教等。全縣共有寺廟一八六所，僧徒六九五，廟產有二三二七〇畝，其中最大之寺爲藥台寺，共有僧徒二百二十七人。內活佛一名，法名朵郎，僧官二人，管家二人，廟產

有腦田一百九十三畝四分五厘，其次爲羊官寺，有僧侶一百二十人，腦田五百畝，曇雲寺，有僧人五十二人，腦田八百五十七畝五分。

漢族多有迎神賽會之舉，時期約在廢歷三四月及七八月，若遇天旱或神之誕日，又有跳神賽會之舉。番民亦有此風，但不演戲，回族則二者俱無。其他風俗，如年節慶祝，元宵鬧燈，孟春遊逛，上巳踏青，端陽插柳，季夏朝山，仲秋賞月，重九登高，冬至聚會，臘八獻冰等，不可勝計。

結婚年齡，普通男子爲十八九歲，女子十七八歲，儀式各族不同，漢族尙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婚姻進程序，首爲合婚，次爲商定聘禮，及舉行送禮吉期，雙方主婚人行敬神禮，表示定婚，禮畢卽會餐，新女叩頭，結婚時，男家備布二匹，羊一只，小麥二斗，大洋十元，由媒妁送往女家，俗名殺羊酒禮，此禮完畢，男家卽遵照陰陽家擬定相生適合青年男女之時刻，於夜間攜代兒馬或牛車娶親，沿途鳴鑼，以驚妖邪，新婦身着紅衣，前後佩帶銅鏡，各乘一兒馬或牛馬，惟忌騎驛驢，至男女行拜天地禮，引入洞房。內設銅燈一個，中置紅白燈拈各一，白色代表新婦，紅色代表新郎，繼續燃照

三晝夜，如紅色早熄，即認為將來男必早死，反是女必早死，如兩者均未滿三晝夜而熄，則衆以為不祥。結婚初夜，置枕頭一對，令新夫婦爭搶之，以占男女之強弱，倘男子首先爭得，新郎可以控制新娘，否則必為新娘所制服。此外尚有鬧床坐對月回門之舉，回族及番民之婚禮及喪葬概況，已略見前，從略。

社會與公安 全縣僅有孤老院一處，約有三十餘人，其他如豐黎社為薄利借貸救濟貧苦災民之機關，社糧則為縣政府於收地畝糧時，附征一成，預為救濟災荒等不時之需，惟以辦理不善，流弊孔多。

人民團體有農工商教等會，學生自治會回教徒促進會等，至娛養身心之場所，則有中山公園一所，廣約十三畝，中有老槐一株，為漢時植物，已有一千餘年，一合抱之大榆樹，約三百餘年，園中有著名之八景，即（一）漢槐臥龍，（二）萍亭望雪，（三）夕陽觀風，（四）榆蔭曲弘，（五）水榭映月，（六）耀樓引鳳，（七）黃蜂奇洞，（八）凌霄聳空，此外則縣東關外城壕，有正在修建中之東湖公園，有天然清泉數十處，成一小湖，湖水碧綠，波平如鏡，湖旁造小林，青蔥可愛。

自民國十四年以來，災害不絕；茲略分述於後。

▲旱災 十五年至十七年，雨量缺乏，天久不雨，年年歉收，十八年則終年不雨，顆粒俱無，災民總數達七萬餘人，哀號遍野，慘不忍聞，十九二十年亦歉收，二十一年四五月間，青苗蓬勃，正需大雨，乃赤日炎炎，致禾苗大半枯死。

▲水災 每當四五月間。黑雲驟起，霹靂一聲，大雨傾盆，頃刻山谷洪水，橫流而下，山腰田地，全被沖去，橋樑牲畜房木，亦皆席捲而走，川中水田又因河水暴漲，被水沖淹，一切農作物，遂無從收穫，去年六月底至八月底，秋雨連綿，歷數十日而不止，麥豆於以歉收。

▲雹災 六七月盛夏之時，輒雨大雹，如雞卵胡桃大者，數見不鮮，下降時其勢急猛，轉眼之間，田間青苗，盡被摧殘，去年六月間第一第二第三區，均先後被災，田禾一掃而盡。

▲鼠災 此災近始發生，五月間田間發現灰黃色之鼠，長約四寸，高二寸。尾長四寸餘，羣居山穴，每穴多有四五十只，田禾將成熟時，即成羣結隊而出，殘害麥豆，為

害頗大，此種害鼠，均居於山腦旱田，水田不受其害。

▲黃災 每至夏季青苗俊秀，正需大雨，而炎日如焚，天獨不雨，端陽節前後數日中，天忽猛陰，黑雲籠罩，降雨少許，又復雲散天晴，自此以後，凡被雨之田，苗葉日漸枯死，更奇者，去年五月初，第三區長里鄉等處，田中發現五色花蝴蝶，羣飛阡陌間，為數極夥，逾數週後，穗葉漸成枯黃而死。

蟲災 分黑蟲及蛆蟥兩種，黑蟲生於四五月，長約二分，居麥桿之上，專食禾穗，為農業之大害，蛆蟥生於秋後七八月間，長寸餘，頭背為黃色，專食穀菜之根。

以上六災確為樂都農民之大害，當局不甚注意，人民始終以設壇誦經，乞求上天哀憫，遂致災荒為年年不可避免之降臨，可憐也已。

行政機關有縣政府，約需經費一四六〇〇元，建設局全年六百元，教育局六百元，清賦處每月二百三十八元，司法機關有司法公署年需經常費二一六〇元，管獄所七百元，稅收機關有產銷局年需五六四〇元，禁烟分局三八〇四元，權運分卡三百六十元。

自治機關有區公所全年經費五千元。

稅收的鳥瞰 全縣每年財賦征收情形約如後。

(甲) 國家稅，地丁糧二三〇〇〇元，地丁草一三一四七元。

(乙) 地方款糧，共二四八〇〇元，亦由民衆分攤，名稱及數目如下，司法公署二四〇〇元，縣黨部八〇〇元，公安局四七〇〇元，各區公所五〇〇〇元，建設局八六〇元，糧秣柴草股八〇〇元，小學校等二〇〇〇元，修理倉院五〇〇元，電話費二〇〇元，補助師範二〇〇元，政警服裝一九〇〇元，政警教練生活費八〇〇元，催款委員經費三〇〇元，樂都中學二〇〇〇元。

(丙) 支應糧一〇三石。

(丁) 交際費一千元。

(戊) 稅契款約一萬元。

又民衆每年負擔糧草稅款之名目，至爲複雜，茲將二十一年負擔之數目，分述於後。

名 目

徵 收 數

地丁糧	二三〇〇〇元及一四〇〇〇倉石
徵兵費	六〇〇〇〇元
地方雜款	二四八〇〇元
營買草	四二二五二〇斤
稅契款	一〇〇〇〇〇元
交際費	一〇〇〇〇元
支應柴草	草三百萬斤柴二百萬斤
糧查稅	二三〇〇〇元
地丁草	一九五九元
地執費	二九〇〇〇元
營買糧	二八〇〇〇石
印花稅	八〇〇〇元
雜款	三五四〇元

支應糧	一〇三石
產銷稅	八六七〇〇元
支應費	七〇〇〇〇元

統計以上全縣人民衆，每年負擔三四〇九九元左右，糧二九〇三石，草柴尙不在內，民力已至無力擔負之絕境，人人呻吟號呼於非刑吊拷之下，除呼籲蒼天外，別無他道。

裁厘後青海改變名目，將舊日之厘卞，改爲產銷局，專司徵款，其主要徵收之稅，有皮毛稅烟酒稅綢緞稅布匹稅印花稅屠宰稅及牲畜稅雜貨稅等，病民害民，一至於此。

鴉片公開賣買，各縣設立禁烟分局，專對販運公賣，實行徵稅，關於樂都禁烟分局徵稅情形，特述如後，（甲）對市面「禁烟售藥」之官膏局，按照營業情況，分裂售藥執照爲三等，甲等每月徵收二十六元，乙等二十元，丙等十六元，（乙）鄉間按照鄉莊之大小，搜覓私人包售，分爲三等徵費，甲等每月十六元，乙等每月八元，（丙）凡由外面販運到境後，由販主持烟到局報告，經局檢查實數，貼發四聯單，憑單及標記，每

百兩徵費二十五元，（丁）私運烟販，一經查獲，以徵款之三倍或五倍罰之，（戊）每月局內收到省城禁烟局發售之烟土，分發市面，『禁烟售藥』之官膏局，按照市價收款。

民族之分布

關於漢回藏土等四民族之人數，已誌見章，從略，以住處論，漢族

散居山川，回族稀少，沿湟水以上之大道散居，藏土分居南北各腦地，回族所居之地如春和鄉高廟鎮老鴉城雨潤鄉西平鄉等，約佔全面積八一方里，土族所居如東府鄉靜覺鄉同化鄉西平鄉等，約佔八十方里，藏族所居如同仁鄉親仁鄉明德鄉藥台鄉保安鄉敦厚鄉模範鄉維新鄉平等鄉等，約佔九五方里，漢族所居佔五八零一方里。

漢回不睦，爲西北唯一問題，唯樂都則否，清同治光緒及民十八年，西北漢回，互相殘殺，各方無不捲入漩渦，而樂都漢回兩族在緊張時局之下，聯合互相保衛，幸免於禍，其他藏土兩族，亦相安無事。

縣城之東，有天主教堂一所，神父係德人，名婁時光，共有教徒五十二人，該教在樂都，已日就凋零，毫無力量。

周圍方里之循化縣

▲松柏森林盡屬番民管轄

▲三害爲患——風害狗害小兒害

▲三寶之一——女子養子不嫌早

關於循化縣之詳况，分述如後。

岡陵起伏 循化處叢山環抱之中，岡陵起伏，陡峻異常。可耕之地，僅限於橫貫

東西之黃河南岸，統計能耕種之地，約六五八〇畝，其中紅色土壤約佔二三七〇七畝，黃白壤三〇四七六畝，黑土壤一一七〇五畝，以水旱腦三種地論，水田約佔四〇三三八畝，旱田約二四六三九畝，腦田約九一一畝，本縣雖地近黃河，以河岸高聳，無法引水，全縣人民所賴灌溉之邊都，起台，朶塆，卑塘，夕廠等溝之水，亦以雨量稀少，源流枯竭，故水田亦缺乏灌溉，其中上等地約佔百之四三，中等百之三六，下等百之二一，

旱田亦因土壤膏沃澆薄之不同，可分三等，上等約佔百之四五，中等百之五一，下等百之四，腦田中之上等等者，約佔百之七三，中等百之二一，下等百之六。

全縣現有荒地面積約九九〇二畝，地價則因人口增多，田畝稀少，加以不毛之地，所在皆有，以之非常暴漲。現水田上等等者，每畝最高價約三十元，最低二十元，普通二十五元，中等者最高二十五元，最低十五元，普通十元，下等等者最高二十元，最低十元，普通十五元，早田上等等者，最高價三十五元，最低十五元，普通二十元，中等者最高二十元，最低十元普通十五元，下等等者最高十五元，最低六元，普通十元，腦田上等等者最高價二十元，最低十五元，普通二十元，中等最高十八元，最低十元，普通十五元，下等等者最高價十元，最低五元，普通七元。

水田之上等等者，每年可收穫二次，產額四斗，中等二次、產額三斗，下等一次，產額二斗，早田上等等者每年收穫一次，產額三斗，中等每年一次，產額二斗，下等隔年一次，產額平均可得一斗，腦田上等等者年收一次，產額三斗，中等三年二次，產額平均三斗，下等隔年一次，產額八升。

公地祇教育局所轄之學田五十八石五斗，積石關外，毗連甘肅臨夏和歧兩縣之川撒九族等處，約有一千二百七十畝之荒地，縣城東門外一里許，有空曠平坦之地，約四百五十餘畝，因地處高原，無水灌溉，遂致荒棄，又縣城西查汗大寺等處，約有土地二百四十餘畝，因朶塲河之水，不能普遍灌溉，亦成荒土。

人口總數 共計有五千六百五十二戶，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九人，以種族論，漢族爲三千八百五十八人，回族三千七百八十一人，撒族（回族之另一族）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二人，番族四千二百二十八人。以職業論，則農民爲二二七九一人，商民九六一人，政界七〇人，兵士二四〇人，教育五四人，其他五五六人。游民共約四百零八人，以甯靜，安樂，街子，查加，馬營等地爲最多，乞丐共一百四十八人，均憧憧往來，行蹤靡定，喇嘛一千七百八十三人，道士十三人，尼姑三人，每年生者一千五百三十六人，死者五百六十四人，計生率爲死率三倍，貧民因避重稅而移居他方者，一年之內，約爲四百餘人。

本縣各民族，番民佔地最廣，如邊都鄉朶塲鄉卑塘鄉等，均接近大山，其密度約每

十七人佔十方里，撒族位於臨城街子，查家，蘇只，清水等八鄉，較爲仄狹，約每十九人佔十方里，漢民除縣城及馬營鎮，起台堡，川牙，思巴思，各處外，其他各鄉，絕無蹤跡，平均每十九人佔十方里，回民住豐樂紅化，義化，禮化，智化等處，密度與漢民相同。

富源一斑 本縣西區之桑塆卑塘中庫等處，均有松柏森林，盡屬番民管轄，又東區孟大工，亦有松柏森林，歸撒民管理，其他各礦產等，無從調查，只得暫付缺如。

方里之城 循化縣城市之面積，不及一方里，祇有四百二十畝，內分雷靜安和二鄉，共二百五十二戶，一千四百六十九人，城爲長方形，純以土築壘而成，高約五丈餘，寬約一丈，又城分東西二門，東西北三面，各設瞭望台，現已坍塌不堪，南面臨山，故不設置，交通方面，全城大幹線二，小巷十三，均須步行，無可以代步之交通工具。

水陸交通 循化赴西寧大道，僅爲自縣城，至乙麻木莊黃河岸南之一段，長不及十里，二十一年於城西之黃河上游古什郡破築橋一座，即復築經該橋直達西寧之公路一條，長凡五十里，寬約一丈，爲康莊平坦之汽車道，又自城東至甘肅臨夏縣界，長

約一百二十里，亦可通汽車，他如至同仁民和等縣之道路，崎嶇不平，不甚寬廣，至貴德之道路，因處地偏荒，野番沿途劫掠，無法修築，旅行視為畏途，荒廢不通。水路厥為黃河，在本縣之一段，河身低而河岸高，水勢湍急，無濬治必要，縣西古石郡硤及縣東小積石山兩處，狹隘異常，妨礙交通，應設法濬治，交通工具，陸有馱牲，日行七十里，每日約洋二元，水路有皮筏二百座，每座可載重一萬五千餘斤，日行一百廿里，東至蘭州，約洋五十元，有木筏二座，作渡河至化隆縣之用，約半小時可達彼岸，渡價一馬一千文，一人四百文，縣內有郵政局電話局電報代寄所（在郵局內）各一處，郵差為慢班，間日一次或二日一次，每年發出包裹約二百五十件，收入約八百二十餘件。

農業概況 一年中，每畝生產之價值約如後。

種類	價值		
	上等	中等	下等
水田	二十元	十五元	十元
旱田	十五元	十元	五元
腦田	六元	五元	三元

全縣每年重要農業之出產品約如後。

名稱	每年產量	價值（每斗）
青稞	五一〇八石	一元七角八分
小麥	三六六六石	三元五角六分
小米	十八石	三元二角五分
胡麻	四四石	二元八角
大麥	五四七石	一元六角五分
芥子	四六八石	三元四角
蕎麥	四〇六石	一元八角
山芋	三三七石	一元五角
豆類	四九八石	三元一角
燕麥	三七九石	一元二角
辣子	一九二〇〇斤	每百斤十五元

循化當黃河流域，溫暖之氣候，穀類種子，多能成熟。農產物之輸出，以辣椒爲大宗，次爲蒜及瓜果之類，運往西寧及化隆臨夏等處。作物播種，在立春後驚蟄前即可完畢，小暑節前後即能成熟，水田於夏間收穫後，尙可種蕎麥，其餘中等水田旱田腦田等一年均收穫一次。

灌溉用具，多爲引水入田之長木鑿槽，此外尙有水渠等，綜計全縣灌溉，田畝之河流，西有曲卜藏溝水渠，長廿五里，桑塆溝水渠長三十里，西南有邊都水渠長四十五里，南有夕廠清水渠長四十里，東南有起台溝水渠長一百二十餘里，去年四月，城西石頭坡民衆，在黃河內設水車一架，至田間所用肥料，則與民和樂都等縣相同。

一般農民的組織，以極少數之漢族在城鎮與回族合居外，餘均爲番撒二族，故一旦有事，每村三百戶至八百戶之撒族，即於清真內集議應付，番族散居偏遠之鄉間，附近有喇嘛寺，所有行政及一切設施，多由喇嘛主持之，去年始，由縣府分全縣爲三區，第一區十鄉，第二區六鄉，第三區十鄉，設區長及鄉鎮長等。

農民中以自耕爲多，約三千六百八十二戶，地戶約六百九十二戶，半自耕農一百九十三戶，佃農一百六十三戶，雇農一百三十八戶，納租方法，亦有二種，一爲納租穀法，每畝納租自小麥五升至一斗不等，一爲納租金，則按當時糧價之高低以爲納租金之標準，（本縣不用分租法。）

漢民衣料，多用什布，撒民用毛藍布麻布褐，間有用羊皮者，番民純用羊皮及羊毛毡等。食則漢民以小麥爲主體，撒民以青稞豆子及牛羊肉酥油炒麵等爲日常食品。漢撒人民，均構築土屋，番族則携帳房逐水草而居，家庭則漢撒二族取大家庭制，番民以男多剃髮爲僧，女則留養家中，貧家子弟爲傭，普通每年每人必需之生活費，約爲九十七元左右。農忙時之雇農工資，每日二角半，每月六元，平時則僅每日一角半，每月四元而已。

主要工業

手工業之主要者，約有裁縫鐵器木器毡毯等四種，建設局內設有民生工廠一所，專製毛氈毛氈等，仍爲手工，生產率甚低，一縱四尺橫二尺之毛氈，須半月之久，方能織就。廠內工人及學徒共有四人，至一年中主要之工業出品，則毛氈七十五

條，毛織五百雙，羊皮襖六百餘件，銅燈一百餘盞，鐵銼一百八十張，銅鐵勺三百五十餘個，鹽塊四千五百九十餘擔，酒醋四百三十擔而已，每年運銷各處之貨物總額，約爲七萬九千四百餘元。

民生工廠之每一工人之一年工資，約爲一百二十元，其他工人，每年自四十八元至七十二元不等，月工自四元至六元，日工自一角五分至三角，食宿均由資主供給，工作無一定標準時間，大致約每日十小時。

商業狀況 每年輸入之商品，約值洋二六四七一元，輸出商品，僅洋三九一〇元，入超之較，爲二二五六一元。大部商品多來自天津漢口等處，其中以國貨爲最多，約佔輸入商品百分之六十七，日貨次之，佔百分之三十，漢口民喜用國貨，番民撒民則購日貨頗多。每年銷售之商品，國貨有白粗斜布，（每疋十一元）白色細布，（每疋十二元）色什布，（每疋二十元）湖北布，（每捲八十元）白粗布，（每疋十二元七角）官茶（每封二元五角）等，約值洋一萬一千九百餘元。日貨則有花織貢呢，（每疋二十四元）色什布，（每疋二十元）洋線，（每捆十五元）改連紙，（每合七元），粗線（每捆

十元)。土貨有洋毛，(每百斤十元)辣子(每百斤十五元)髮菜，(每百斤六十元)青膠，(每百斤二十元)大黃，(每百斤二十元)外貨只有雜色顏料一種，(每桶一元二角)

最發達之商店爲布疋店，資本最高之商店爲五萬元，最低者約七八十元，店員月薪自二元至五元，若操業勤勞，可與以超過工資數倍之獎金，邇來因有種種原因，市面頗爲蕭條。

教育與風化 循化全縣之教育行政機關，厥爲教育局，全縣共設小學十七處，教育經費，每年爲大洋三千五百五十餘元，小麥四十五石二斗，共約洋三千八百五十元，出自公家者，則有教育局基金五千零三十餘元，每年生利九百餘元，又學田之租於民者，年可得洋三百九十餘元，共一千三百餘元，此外統係就地籌支，每週授課三十六小時，學生多用勸招或強迫之方法得來，綜計全縣共有小學學生七百二十七名，教師二十五名，縣中受過大學教育者三人，中等教育者七十六人，小學教育者二百七十九人，私塾教育二百五十六人，補習學校二十一人，成年識字者三百六十九人，小學畢業後，多

赴蘭州或西寧等處升學，全縣失學兒童之數，約為三千二百三十二人，約為在學兒童之三倍，至社會教育則有民衆學校閱報室及講演所等。

宗教有佛、穆、耶三種，穆教（即回教）每村設一清真寺，或二三村合設一清真寺等，全縣計有清真寺五十八處，每寺由西寧清真大寺，委派宣揚教義之阿訇一名，招收孩童，教授穆經，並負責指導回民參拜，日共五次。早四點鐘名為「索拉」，八點鐘為「班大」。下午二點鐘為「拍繩」，四點鐘為「雞蓋」，七點鐘為「火夫旦」。每參拜前數分鐘，阿訇登寺之高樓，放聲高呼，召集附近回民，往寺參拜，回民即先事洗淨手足，至堂門外脫鞋入內，口誦穆經，次第參拜，如番民之磕長頭，並於每來復五（即回教之星期日）作主麻衣一次，番族則每溝設有寺院四五處或五六處，全縣共有十五處，番族若家生三子，即送二子入寺為喇嘛，名所生之子為活佛，雖生父母亦必奉之若神，謁見時，必行跪拜禮，有病不信醫藥，終日向泥神磕頭，或於寺周轉繞行「轉郭拉」禮，以期消災，耶教有美國海映光牧師，於城內設教堂一處，信者不多。

循化除回族不飲酒不吸煙外，番族嗜酒，漢人愛吸鴉片及飲酒，回族多納妾，稍有

資產者，納妾至三四人不等，其他婚喪之禮，與他縣大致相同，不再縷述。

舊歷五月五日，無論漢回番民，麇集於城西四里許之圯壩泉舉行賽會，商賈雲集，頗爲熱鬧，又正月初八日，善男信女在城西西南之邊溝喇嘛寺，舉行晒佛會，十五日該寺又舉行跳神大會，由寺中喇嘛四十人，扮作種種神鬼之相，滿院跳舞，觀者幾近萬人。

歌謠以情歌爲最多，唯以土話太多，意多不解，本縣有三寶三害，三寶卽俗語謂「四面紅山頭上不長草，牆上加牆牆不倒，女子養子不嫌早。」三害卽風害狗害小兒害，循化終年大風，迄無已時，每日午後卽起，至次日日出始止，常將樹木禾稼損害，又城內狗犬，滋蕃甚衆，夜間數十成羣，行人時常被囓，小兒常在街市巷道遊行，見有新造之門或牆，則乘人未見時，儘量從事破壞。

以平均每人每年應需糧米五斗計，則循化全縣共需糧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四石五斗，但全年縣中所產之糧食爲一萬零五百四十六石二斗二升，故本地所產之糧，尙不敷自食之用，全恃西鄰之化隆東鄰之臨夏，與以源源之供給。

其他一切 縣政府有職員十九人，全年經費六四八〇元，教育局三人，常年經費二五七元，建設局二人，經費二六〇元，產銷稅局二十五人，經費四五二〇元，清賦處十二人，經費三二二元，其他各商農工教各會，均約二人或三人，無經費，公安局每月二七五元，有鎗十五枝，共四十五人。

全縣賦稅，每年由縣政府徵收，固定糧額爲三百七十三石七斗四升，磨課驗契印花等費洋二千九百八十元，個中名目，有番糧，盈餘陋規糧，營買糧，營買草，油樑磨費等，至爲繁瑣。

自裁厘後，征收局易名爲產銷局，其稅款名稱有百貨統捐，牲畜統捐屠宰稅皮毛稅木料捐等，以上各項並附加二成義務捐，其徵收方法，百貨捐牲畜捐各值百抽五，屠宰捐牛一元羊一角豬三角，羔皮每擔（二百斤）二十二元五角，老羊皮每擔七元五角，羊毛每百斤征收三元，牛皮每擔六元，木料計分四等，最高每根七角，最低每根二角二分五厘，除正稅外。又有印花稅票牲畜稅票等。

本縣番徽詞，以言語不通，文字各別，在行政設施，常感困難，清時有所謂「歌

家」者，以內地漢回民充之，凡差催納糧徵調徭賦等，皆由歇家主持，訴訟亦由歇家通語，民國成立後，撒民崛起，該民之懂漢語者，起而代之，番民起而傲之，其行政區域，分全縣爲八工，（卽撒民住所）邊都三溝起台三溝，（番民住所）川撒九族鴻凌二族等，每工每溝每族置大頭目一人，小頭目若干人，協辦一切事宜。

化隆縣之八寶山

▲各礦俱有金苗大如蠶豆

▲居民迷信山神不敢開採

▲洋貨中日貨最多

▲番民甯死不讀書

關於青海化隆縣之調查所得，分記於後。

土地與人口 全縣耕地面積，共二萬四千餘方里，內水田約有四千方里，旱田約爲一萬九千餘方里，腦田在昔有百數十方里，今則恐無此數目，全縣荒地面積，約四千方里，其中可墾殖者，官荒地約爲一千五百餘方里，民荒地約一千九百餘方里，各種田畝之價格，最高者每斗（約五畝）一百八十元，最低約十餘元，普通者約一百二十元，收成方面，現在因雨水不多，上等田地，下種一斗者，普通只收八九斗，中等收六斗，

下等收四斗，豐年可超過此數。

黃河由正西入境，曲折東流，該河兩岸各地，均高出才面三丈以上，灌溉之利益，既不可得，河水沖入之患，因之得免。

全縣戶口共計四千六百八十七戶，其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五人，其中以職業分配之，則農民約爲一〇〇〇餘人，工人約二〇〇〇餘人，商人約一五〇人，政界十餘人，軍界二千餘人，學界一千餘人，以民族論，則漢族約五千餘人，回族約一萬五千餘人，番族撤族尙無確數，本縣因風俗淳樸，人民多有正當職業，以故遊民及乞丐非常稀少，不過數十人而已。

民衆方面信仰黃教之喇嘛，約三千五百餘人，信紅教之本卜子，約九百五十餘人，信道教之陰陽家約十五人，信仰回教之阿訇及學徒約一千五百人，基督教徒約十數人，巫人亦有七八，但均在城市，他處則無。

天然富源 第一區之八寶山，曾發現金銀鋼鐵錫朱砂等礦，試行開採後，一般番民，以爲此山有神存在，爲衛護地方之安甯計，力事反對，致引起一度之劇烈械鬥，科

查溝有金礦一處，清末曾開採五六年之久，金苗極旺，大如蠶豆，惜當時無甚組織，隨意掘掏，所有礦工，多來自遼源，最盛時代，每日工作，不下萬人，後因番民反對，以爲有傷山脈元氣中止，迄今溝西沿岸，猶有無數窖洞，即昔日黃金之遺跡，縣西八九十里之東溝有煤礦一處，民國十七八年，猶多探掘，以作駐軍燃料，惟煤質不甚優良，又第三區甘都堂堡谷羣峽，曾發現煤礦一處，曾開採二次，此外羣山重疊，尙無其他發現。

第三區甘都堂堡一帶產髮菜，年可出一萬餘斤，第二區下六族二塘及三塘等地，產黑羔皮，年約五千張，第一區白家一帶產麝香，每年約千餘枚，他如狼狐皮每年可產一二千張，羊毛可產五萬斤，藥材方面如黨參、甘草等，以乏人採取不詳。

城市素描 城係正方形，面積二方里，建於前清乾隆間，有東西二門，門上包以鐵葉，上有不甚高之門樓，城垣用土築成，雉堞以磚砌之。自東至西，有馬路一條，商舖排列兩旁，城中有鼓樓一座，內塑文昌神像，城內西南隅有城隍廟，現第一區區公所設立其中，旁有娘娘廟，建設局清賦處皆在內。西北隅有清真寺二，東北角爲縣政府，

府之北半截爲公安局，南半截爲新建之司法公署，府之左偏北爲第一高小，又有營房兩院在馬路之北，營房之旁，係一山神廟，教育局在焉。東南隅有昭忠祠，祠前有小教場，鼓樓之西偏北原有一財神廟，縣黨部在焉，後有玉皇閣，高與鼓樓相似，城東南有營房數十間，爲昔駐軍之地，綜計城內外共有六百三十戶，商號尙多。

水陸交通

陸路有省道，出西門六十里，過扎什巴折東出境至西甯之馬路，長約一百八十里，寬二丈，此路又在扎巴附近，南分一支過昂思多，東行經卡爾崗工，越黃河橋，轉赴臨夏，又出東門北行，經達加，沿過青沙山至民和縣屬之峽門口，轉赴蘭州，長約六百里，此路雖省道，而由達加赴峽門口之一段，長九十里之山溝路，險窄僅可通驛馬，兼以深谷高山，匪盜出沒無常，劫掠之事，時有所聞，縣道出西門北行，過克險山至樂都縣之馬路，長約一百二十里寬約一丈，出東門南折東行，經拉扎山過黃河至循化縣之馬路，長八十餘里，寬及丈。

水路則黃河由正面貴德縣之松巴峽入境，流至東北甘都出境，長一百七十里，因水勢湍急，船行不便，最深處約二丈，最淺處亦在一丈以上，自昔未加濬治。本縣現有牛

筏三百隻，每隻載重六萬斤，可由黃河直達關州，運費約十八元，每小時可行二十里。

城內有郵政局，鄉鎮只有郵寄代辦所，電報局尙付缺如。電話可通循化西甯貴德湟源大通民和樂都及甘肅臨夏等縣，除軍用外，其他各界，亦可通用，營業狀況不佳。

農業現狀 化隆升斗，較留升約大三分之一，凡田畝下種一升，即謂之一升，下種一斗或一石者，即謂之一斗或一石，全年每斗地產之價值，旱田者可得二十元，山間傾斜之地，可得十二三元，水田可得三十餘元。

本縣全年重要之農業產量如後。

名稱	產量	價值
青稞	六千餘石	約十二萬元
小麥	五千餘石	二十餘萬元
小米	三十石	一千元
胡麻	一千石	三萬餘元

芋麥	一千石	一萬五千元
蕎麥	二千石	三萬元
大麥	約一千石	約一萬五千元
山芋	二千石	二萬六千元
荳類	四千石	十二萬元
燕麥	五百石	五千元
包穀	五百石	一萬元

以上農產物，除本地自食外，尙運銷至西甯蘭州循化同仁各處。

水地川一帶之灌溉田畝，係用一小河，此河由昂思多發源後，隨地易名，流至該地，即分開小渠，用資灌溉，甘都所賴以灌溉者，亦爲一小河，河由克儉千戶兩細流匯合而成，名爲大河流，至黃河水車，因水漲水落，尙不能適用。

堪稱大小地主者，可謂絕無僅有，農民中自耕農約爲一萬戶，半自耕農六千餘戶，佃農約一千戶，雇農約七百戶，納租有繳納租金法繳納租穀法及分租法等三種，衣食問

題，漢回均同，番族男女冬季均衣大領皮袍，盛夏時則着粗褐長衫，女不着褲，男女四季，皆穿長袍皮靴。飲食至爲簡陋，早餐以牛乳和茶調青鹽少許，用罐頭煨滾，與炒麵或饅頭，同時並進，晚餐或有與漢回相同食麵者，若遇佳節，則食羊肉，食時以大盤盛滿大塊，以手抓之，至各民族所居房屋，大概外築高牆，內建以屋，屋頂以泥土蓋之。

番漢民族，喜吃豬羊肉，又愛飲酒，酒以青稞自行糞釀而成，謂之酪醪，含有麻醉性，久飲能中毒，漢民嗜水烟旱烟者，十居八九，番民喜吸皮烟旱烟，回民喜食牛羊肉，嗜烟酒者絕少，女人則以着紅色衣服爲美觀，每人每年必需之最低生活費，約洋三十元，僱農工資，平日三角，忙時增至五角，月工大概在五元左右。

工業概要 主要手工業有木·鐵·石·瓦·泥·水·鞋·氈·皮·銅·袋口·屠·成衣·理髮·油畫等匠，中以鐵工工作稍忙，工資每日自三角至五角，工作時間，率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無規定，工業之全年出產約如後。

名稱	每年產量	價值
毛織品		
粗褐布	一萬二千拖餘	每拖四角

皮靴	五千雙	每雙三元
酪醃及醋	各兩萬斤	酪醃每斤一角半醋五分
清油	三十萬升	每觔二角
磚瓦	各三萬餘頁	磚百頁四元瓦三元
腰刀	五千把	每把五角

商業一斑 循化縣雖處邊僻，而每年入超之數竟達一二萬元之巨，塊茶係來自湖南，綢緞綾羅布匹雜貨等，多來自湖北陝西三原，藥材由四川及陝西漢中運來，洋貨多由蘭州西甯轉運，亦有直接從天津上海訂購者，洋貨中以日貨為最多，每年銷售之大宗商品，有絲織類之織工呢斜紋緞花湖縐等及棉織類之斜紋布府布機布等，全市最發達之商店，厥為雜貨店。

資金最大之商店，約為八千，最低者數十元，店員之月薪，二元至六元，膳宿由店主供給。

教育與風化 全縣有完全小學六處，初級小學十五處，教育經費全年約為五千餘

元，其中三千四百餘元，係從各校基金及學產項下生息所得，餘均就地籌撥，全縣共有學生一千二百二十七人，教師三十七人，民衆中受過小學教育者一百四十餘人，中等教育十五人，補習教育一百二十人，成年識字一百零八人，大學教育一人，失學兒童以撒番二族爲最多，番民甯死不讀書，去年回教促進會在水地川創辦第五兩級小學時，實行強迫教育，番民乃以小麥五斗銀四十元，雇漢人子弟應讀。

宗教方面，仍爲佛回道教，與他縣相似，不再贅述。全縣共有寺廟五十二所，至迎神賽會，所在多有，如（一）立春日，用竹紙製春牛，在城南拜迎，俗名迎春，是日各族男女咸往春場比賽馳馬，口唱歡歌，（二）距縣城數里之陰坡莊，有藥水泉，傳浴之可醫瘋頭寒濕等症，於廢歷五月五日，六月六日及立秋之日，各族男女少長，前往舉行沐浴會，（三）廢歷元月十五日，臨城謝家灘，舉行賽馬迎神大會，迎時一人赤身披髮，手持九節鐵鞭，對神跳舞，（四）廢歷四月初十，五月五日，昂思多之呼童寺，四月十九日，加屈官巴寺，四月十六日甘都寺，六月初八日塞治官巴寺等各舉觀經行大會，其他類此者，不勝枚舉，從略。

後。

婚喪之禮，與民和樂都等縣相似，歌謠頗多，大致均係男女相悅之詞，茲寫數首於

(一) 金山銀山的八寶山，

韃子們佔下的草山，

你妹子陰山我陽山。

(二) 對面下來唱歌少年，

冰凍三尺口子開，

雷響三聲雨來，

三股兒冤魂纏住走不開，

你妹子尋着我來。

(三) 黃河沿上牛吃草，

鼻捲兒跌着水裏，

端上飯碗兒想起你。

麵也撈不到嘴內。

(四) 麝子不吃路邊草，

四路寒彩散了，

穆桂英想起楊宗保，

懷空了枕頭上下了淚了。

(五) 金妹銀哥睡着了，

李翠蓮上了吊了，

今日往明日休推了，

成婚的時間到了。

(六) 八楞碌碌滿場轉，

花馬兒拿出汗來，

三個月不見心不變，

哥哥凡闖了看來。

賦稅調查 化隆縣全年負擔之糧草稅款如後。

名稱	全年負擔數	徵收方法
番 糧	五四二石二斗	冬季由縣府出示催收
盈餘陋規糧	青稞七十石五斗	征收正糧時每石加征一斗三升
營 買 糧	三千石（甯石）	由第九師自行徵收
營 買 草	二十五萬二千觔	由第九師自行徵收
糧草、串票	約七八元	完納正糧每掣票一張征收二分
法院經費	三百〇八元七角	隨糧附征
師範經費	一百五十元	由商會攤籌
油梁磨費	三百六十元	磨一座乙等徵收三元丙等二元
稅契及契紙價	一百九十三元九角	按章徵收
驗 契 洋	三十九元七角一分	值百抽六
印花稅費	七十八元八角四分	在稟狀契據等上面貼收

當 費 洋 一百元 由當舖完納

地方機關 五千一百六十八元 向民間攤派

產銷局總收 九千五百四十八元 隨時徵收

其他種種 縣政府有職員十三人，全年經費六千四百八十元，教育局三人，經費五百八十元，建設局二人，經費四百八十元，禁烟局三人，經費七百二十元，產銷稅局十五人，經費一千七百八十元，商會九人，經費二百元，清賦處六人，經費六千六百元，公安局三十九人，經費四千元。

十室九空之貴德農村

△賦稅過繁……每人年須負擔四十元

△吏役需索……有鞋脚馬料大烟等錢

關於貴德縣的調查，分紀於後。

土地 全縣有耕地面積一五五三畝，除水田腦田，土地肥美，收成較好外，旱地則天道亢旱，十種九空，綜計水田佔八五二七〇畝，腦田旱田共佔二九六四〇畝，荒地面積，約一二九二畝，皆係民荒，土質肥美，除極少之荒地，因水利未興，不能墾殖，其他大多數之荒地，成爲番民游牧之所，各種農田之價格如下。（以畝爲單位）

等 級	最高價	最低價	普通價
耕地上等	三十元	十三元	二十二元
耕地中等	十三元	四元	七元

耕地下等 四元 一元二角 二元

湖塘地 二十元 九元 十三元

至無人納稅之荒地，約佔全縣荒地十分之三，有人納稅而不耕種之地，佔全縣荒地十分之八，政府督促整理之耕地，佔全縣耕地十分之四，水沖之地，佔全縣耕地百分之五，因氣候雨量河水種種關係不能耕種之地，佔全縣耕地五分之二。

人口 全縣約有五千二百十五戶，共約二萬七千六百八十餘人，其中農民約爲二萬七千六百八十餘人，工商一千五百十三人，游牧六千八百五十餘人，除工商及農夫等，均在縣城之三屯三鄉三溝外，游牧民族，大都分布於上山下山一帶。

附近縣治區域。漢回人民聚居之地，每方里約佔一百三十二人，藏民居住區域，約佔十七人，男子約佔全縣人口之三分之二，女子佔三分之一，喇嘛僧道數約一千三百七十人，乞丐遊民約有二百八十餘人，每年約生小孩九百餘口，死四百五十餘人。

居民遷移者不多，每年至多不過三百餘戶，惟番民尙過其帳篷之生活，逐水草而居，常按氣候之寒暖，移遷無常所，其時期夏爲十二日，冬爲一個月，此種移徙不定之民

族，統計約六千八百五十餘人。

富源 全縣之天然富源，以羊毛羔皮爲大宗，其他一切，均在少數，就羊毛一項論，每年可出一百五六十萬觔，惜本地無大規模之實業工廠，不能就地製造，致此大宗羊毛，悉以賤價出售，運輸他省。

本縣並無礦產等出品，至農產品每年之數量，約如後表。

名稱	每年產量	價值
青稞	一千五百餘石	每石二十五元
大麥	二千二百餘石	每石二十二元
小麥	一萬四千餘石	每石二十五元
山芋	八百餘石	每石十元
小米	十餘石	每石十元
荳類	一千四百餘石	每石二十六元
胡麻	七百餘石	每石八元

菜子

七百餘石

每斗三元

交通

本縣城爲正方形，縱橫各八十丈，而積爲六百四十方丈，周圍四里，全城爲二百三十戶，一千九百六十五口。建於明洪武十三年，純爲黃土築成，有南北二門，北名平安門，南名天啓門，其交通工具，多以牛馬往返輸運，每牛可馱二百斤，每馬可馱二百四十斤，茲分述其水陸交通及郵電設備等如後：

▲陸路交通

縣城北五里許即黃河南岸爲本縣界，北岸爲共和縣屬之下郭密，乃通省之大道，城東二百四十餘里爲循化縣界。山路崎嶇，不易行走，且盜匪出沒無常，行人早已絕跡。城內馬路之最長最寬者爲北門至南門之街道，長凡一·三里，寬一丈五尺，民國十八年七月間由縣政府督促各街之居民建修而成，平時遇水冲或頽陷時，由公安局隨時補葺。

▲水路交通

黃河橫貫本縣與共和兩縣之間，故本縣在虎頭崖之處設有渡頭，以渡行人及貨物等，河道自來就一任其自流通，從未加以人工之濬治，水上運輸的工具爲皮筏，木船，排子等，皮筏載重五百餘斤，木船則可容一萬二千餘斤，排子只能用以渡人

，需用方面以木船爲最廣，皮筏排子則僅備不時之需。

▲其他 本縣郵局爲二級三等之郵局，設有局長一人，送信員一人，郵差三人，局長專司局內一切事務，送信員送達本縣各處函件，郵差則專遞往來西甯的公文信件等，（每人每星期行郵一次）惟因本縣尙未設電報局，故郵局並代爲轉送往來的電報，本縣電話局，由西甯之總局分駐於此，內設司電員及幫助各一人，通話時，除軍隊免收電費外，其餘每通話一次，收電費洋一元。

農業（一）每年的銷量及仰給 本縣每年約收農產品二萬一千餘石，全縣人口三萬七千六百八十餘口，每年約需十三萬一千餘石，由生產全數供給外，尙不敷十一萬餘石，須仰給於西甯，化隆，共和等縣輸入充補，（二）農產物種收情形每年自三月間播種入土後，至七月間始成熟，一年只能收穫一次，（三）農田灌溉情形，灌溉本縣田畝之河流爲東西二河，西河有劉屯渠，洛卡渠漕渠等，東河有新隆渠，教場渠，達子渠，上高渠，覽角大渠等，均爲元明時代所開，每年由各該渠之農民頭目督促農民逐一灌溉，用具則純用舊式。（四）農村紡織，民國十七年，因受匪患，閭閻不安，農民乃自動組織民

團，保衛地方，十九年後，匪氛已平，社會安甯，該項組織遂無形瓦解。二十年十月間，始劃全縣爲三區十八間六十四鄰八十四村，每村設村正副各一人，辦理各村農業事宜，農村的自治機關，因民智未開及辦理人之不明自治真義，致不特無進步之可言，竟形成攤款催糧之所，農民不但未受裨益，反受其累，(五)一般農民之納租狀況，本縣逐水草而居之番民佔全縣人口之半，此種番民，多以遊牧爲生，不事農耕，自可不言，至於其餘農民，自耕農五千二百餘戶，半耕農二千五百餘戶，佃農雇農五千三百餘戶，其租納方法，則有租金租穀分租三種，手續則先由租戶央請中保請求地主租種，如地主許可時，卽由三面立具合同租契，載明租金或租穀數目及租期等項，至每年秋收後，卽依租數完租，如有反悔或拖欠等情事發生，則由中保人負責，地主亦惟中保是問，每年租金每畝約洋六元左右，租穀每畝約小麥一斗二升或大麥二斗，或青稞一斗七八升不等，(斗升依當地標準而言)分租則由地主與租戶按收成的豐薄先行議定分穀辦法，或各半，或三七，或四六，至秋收後雙方依約分配穀粒，(六)一般農民的生活狀況，農民因年來天道亢旱，收成歉薄，加之差徭奇重，賦稅過繁，已至十室九空，不堪生活之困難，

以衣食住而言，衣則冬不能禦寒，夏不能蔽體，甚至終年無裹身者，比比皆是，食則每年產出之穀類，除納租完糧應付差賦外，餘下不足全年三個月之用，其餘非用樹皮充饑，即用草根糊口，居則除少數之家資較好者外，大多數以草屋茅舍為棲身之所（七）一般農民之真正痛苦，一般農民除生活上之痛苦外，又須受黑暗襲擊的真正痛苦，茲亦分幾項述之。

（甲）納稅太重 每年農民須繳納地畝糧倉石一千二百五十一石有餘，營買糧市升九百石，再加其他借款雜支等，總計每年全縣民衆須負擔十二萬四千餘元，以全縣人口二萬七千餘口中，除去年邁殘廢及幼年男女不能生產者不計外，其年壯力富者每人每年負擔至四十元以上，如此苛捐重稅，實為農民受苦最深者，（乙）吏役需索，近年來因雜糧雜款名目繁多，吏役之下鄉者接踵而來，吏役除逐一供支充分的食品外，並須奉送鞋腳錢，馬料錢，大烟錢等，真是應接不暇，稍一拂意，鞭打俱來，役吏的如此作威作福，農民對之，只能懾於氣勢，敢怒而不敢於言，故受吏役需索的痛苦實有甚於正項賦稅，（丙）紳董壓迫，本縣紳董之權威，非常宏大，除勾結役吏剝削農民外，並將本身應納

之權賦，亦悉數攤給於貧苦農民，更且巧立名目，任意詐索，以飽私囊，農民畏其威力，忍痛默受，莫之敢抗。

工業 本縣無工廠之可言，手工業者率以個別做工或私人經營為務，無機器之應用，需用之原料來源，或由外縣購入，或由本縣產出，其本額最多者為四百元，最少者則僅為四五十元，成本雖少，而贏餘則尚可，至少有三七或四六之餘利，若無烟酒嫖賭怠惰等之惡劣行為，絕不至虧累，至其工業出產品之種類及產量，約如下表。

種 類

每年出品量

五金製造類

五千三百餘兩

皮革類

一萬三千餘件

(附註內分皮靴皮衣二項，皮靴每年出產量為六千雙)

毛織品類

八千二百餘件

(附註內主要者為毛毯毛襪二種)

燒酒類

三萬五千餘斤

醋類

十二萬二千餘碗

油醬類

六萬三千餘斤

(附註係僅菜油一種之出產量)

上列出品，除皮毛二類由商人運至天津，上海，陝西一帶銷售外，其餘均在本縣境內銷售，茲並分述其手工業之類別及其盛衰，(一)靴匠 本縣蒙番居民，需用皮靴者甚繁，故靴業較他業為發達，但習此業者多固守成法，未能加意改良，故出品不多，致需用者每感缺乏，且出品的質料亦甚粗劣，(二)木匠 近年來民衆因困於試稅之繁重，故建屋謀棲者寥寥無幾，此業乃日趨衰落，(三)銀匠 本縣婦女，習尚裝飾，對於金銀首飾，特別珍視，故此業頗盛，(四)鐵匠 農用器具多係銑鐵製成，需用甚多，故此業日漸興盛，(五)銅匠 近來因金融的轉變，以前的制錢停止流通，故操銅匠業者多將制錢改鑄為日用器具，業務亦尚發達。

商業

本縣商人所經營之商品，大都來自天津，上海，北平及甘肅等地，除少數之布匹雜貨為國貨外，大多數為英，日，俄各國之貨，其中以日本貨佔最多數，全部之輸

入額，約計羊毛，羔皮輸出額之十分之六，輸入品抵縣後，即由大商店分售於各商號，轉售於小商販，另銷於街市及鄉鎮間，其銷售各宗商品之種類及名稱如後，（一）布匹，斜布，洋布，細布，附布，永字布，扣布等，（二）絲緞 斜紋緞，直貢呢，中山呢，巴黎呢，花絲葛，雙絲葛，圓花葛等，（三）茶 磚茶，毛尖，香片等，（四）烟 紙煙，鴉片烟，黃烟，葉捲烟，鼻烟等，（五）雜貨 火柴，川線，官堆紙，改山紙，顏料等。

本縣商店之資本額，最高者約為四萬元，最低者為四五百元，近年來因賦稅之過重，金融變化之不測，加以商品在道途上時遭股匪之搶掠，不能通暢運輸，以致商業日趨蕭條，今後若無妥善之補救辦法，則前途將益趨惡化。

本縣商人，自民國九年，即有組織，初為商務會，內設正副會長各一人，處理一切事宜，民國十六年，由當地黨部組織商人部，指導商人運動，始於十八年改商務會為商民協會，二十年又改為商會，二十一年四月間，因其組織不合法，由青海省黨部特派員辦事處改組，登記會員，依照中央頒佈之商務法，組織縣商會，即於是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正式成立。

教育 本縣教育行政事宜，由教育局執行教局所轄之學校，計有高級小學二處，初級小學十七處，其名稱及經費等各項，列表如後。

名稱	經費數目及來源	學生數目及班次	學生年齡比較	職教員數目及資格	授課時數及課本	招生方法	附設團體
縣立	由教育局	學生一百	十歲以下者佔百分之卅	教員五人	每日上課六小時	除自由招	學生
第一	每年支出	廿二人共	十五歲以下者佔百分之五十	師範生四人	用商務印書館出版	收外並實施強迫辦法	自治會
高小	六百五十分	四級	二十歲以下者佔百分之二十	中學生一人	小學課本		
回教促	每年由該	學生八十	十歲以下者佔百分之四十	教員五人	除採用通行課本外	純招回	學生
進會附	會籌撥	四人共分	十五歲以下者佔百分之五十	中學生三人	每星期加授四本	教徒子	自治會

村農經費之空九室十

老 學 校	祖 廟	學 校	龍 王 廟	小 學	女 子	小 學	中 山	設 高 小
同	上	擔 任 每 年 一 百 廿 元	由 鄉 區	年 撥 一 百 四 十 餘 元	教 育 局	年 撥 一 百 廿 餘 元	教 育 局	一 千 二 百 餘 元
共 三 級 十 二 人	共 三 級 十 二 人	二 十 五 人	共 三 級	十 六 人	共 二 級	三 十 二 人	共 四 級	五 級
同	上	十 五 歲 以 下 者 佔 十 份 之 六	十 歲 以 下 者 佔 十 份 之 四	十 五 歲 以 下 者 佔 十 份 之 八	十 歲 以 下 者 佔 十 份 之 二	十 五 歲 以 下 者 佔 十 份 之 四	十 歲 以 下 者 佔 十 份 之 六	十 者 佔 百 份 之 十
同	上	業 生 二 人	高 小 畢	高 小 畢 業 生 一 人	老 貢 生 一 人	業 者 一 人 高 小 畢 業 者 一 人	黨 訓 所 舉	阿 訥 二 人
同	上	同	同	標 準	無 一 定	本 用 普 通 課	每 日 六 小 時 探 課	六 小 時
同	上	同	附 近 村 民 自 由 送 校	無	強 迫 招 收	招 收	自 由	弟
同	上	同	無	無	無	會 演 講	由 學 生	

學 校	王 什 料	校 蒙 番 學	校 郭 拉 學	校 王 屯 學	校 劉 屯 學	校 崖 頭 學	學 大 什 家	學 格 爾 家	學 南 海 殿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九 人	共 三 級 十	三 人	共 四 級 二 十 一 人	共 三 級 二 十 一 人	共 三 級 二 十 八 人	共 四 級 二 十 五 人	共 四 級 二 十 五 人	共 三 級 二 十 一 人	共 四 級 五 十 三 人
估 二 十 份 之 八	估 十 歲 以 下 者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固屯學校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珍珠寺 同 上 共四級四 估十歲以下者 同 上 採用普通 同 上

學校 同 上 十一人 估十歲以下者 同 上 標準 同 上

馬家學校 同 上 共四級八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下山 每年由同 共三級五 估十歲以下者 同 上 偏重 同 上

學校 籌撥一千 十一人 估十歲以下者 同 上 同 上

本縣全年教育經費，教育局共收皮毛，地租等一千九百八十餘元，除開支該局辦公費外，餘為第一高小，中山小學，女子小學等三校之經費，其餘各鄉村小學校由各該地每年自籌一百二十元，同教促進會附設之高小及下山初二校，其經費共三千二百元，由各種擔頭息金，船費項下等籌撥，共計七千五百餘元。

佛前滾蛋與油鍋撈斧

▲為判斷民間是非之唯一良法

▲帶天頭番女公開求愛

關於社會教育之設備與進行情形，亦列一表如後：

名稱

主辦人

內部組織

經費來源及數目

所辦事業及其困難情形

結

果

通俗圖書館

教育局

館長一人
管理一人

由教育局年支大洋十元

俾民衆得隨時閱覽圖書惟經費有限內部圖書不多

尙得地方人士之注意惟以圖書缺乏常使讀者失望

講演所

教育局

講演員一人
助理員一人

由教育局年支大洋十元

將國家時事世界潮流逐日講演惟地處邊隅新聞不易得到加以經費關係不能聘請良好之講演員

自民國十八年兵變後講演停頓迄今尙未恢復

<p>風俗 一般漢番民衆，一律信奉佛教，對於紅黃喇嘛教徒敬奉惟謹，每逢家中有疾</p>	<p>國民學校</p>	<p>民衆學校</p>	<p>民衆書報處</p>	<p>公共體育場</p>
	<p>本縣各區公所</p>	<p>貴德縣黨務特派員辦事處</p>	<p>教育局</p>	<p>教育局</p>
	<p>由區長等主持</p>	<p>校長一人 教務員一人 訓育員一人 事務員一人 庶務員一人 會計員一人 總務員一人 庶務員一人 庶務員一人</p>	<p>管理一人</p>	<p>場長一人</p>
	<p>由區治費項下開支</p>	<p>開辦費七十元 經常費六十元 共計一百三十元 撥由黨特處籌</p>	<p>無</p>	<p>無</p>
	<p>俾一般年長失學人有補習之機會</p>	<p>多此後擬於五處以鄉鎮普及</p>	<p>將教育局與縣政府所閱舉之書報陳列其中俾衆閱覽惟來者寥寥若晨星</p>	<p>因經費無着內部設施全無</p>
	<p>略具形式</p>	<p>自民國二十一年三月開辦迄今已一月畢業現正籌設第二班</p>	<p>宏開辦迄今收效不</p>	<p>自十八年兵變後已將場改闢爲農業試驗所</p>

病死等情，即請喇嘛捏蘇油炒麵等式，敲鼓誦經，應驗與否，毫不追悔，此外尙奉泥偶特甚，番民如遇冤屈事，雙方在泥偶前各以牛羊金銀等約值數百元或幾千不等作添蛋兒，或在油鍋撈斧頭，以判決事非，如得直者，將被曲者之什物一律取去，以示勝利。其餘回民則奉行回教，每星期作禮拜五次，每日至少一次，紅黃喇嘛教徒，現因受種種壓迫與摧殘，已趨於分散之勢，回教徒則現正因時興起，組織回教促進會，除在本省設有總會外，各縣亦都有分會，本縣分會之會員，已達四百餘人。

本縣之漢民回民 約在十七歲二十歲之間，即依普通舊式儀式，舉行婚禮，番民少女之年達妙齡者，無論有無男子，即爲女子上頭，（俗名曰帶天頭）從此公開講求戀愛，任意選擇配偶。

本縣漢回番各民族對於舉行喪殯之禮節各異，漢民一面掛孝，一面請喇嘛誦經三日，於是即送葬，回民則不具棺槨，當日出送去穴，由阿訇集合有關者諷經送葬，番民則放棄山上，或丟落水底，或火化屍身，即俗名曰天葬。水葬。火葬。等是。

社會與公安 茲分幾項紀述，（一）團體組織，本縣除教育界有教育會，農界有農會

，商工界有商工會，各謀各的發展外，亦有慈善性的救濟院一處，創於民國十六年間，每值冬寒，製棉衣多襲，分給飢寒民衆，以資救濟，但因款項無幾，裨益甚鮮，（二）天時災害，農田每年以旱雹災爲最烈，在夏季五六月中常發生，大旱之後，河渠枯涸，農田無法灌溉，災象遂成，每次至少限度，收成要減少二分之一，帳幕番民以牛羊時疫爲最烈，每值冬寒久雪，或在春秋草木發動凋零之際，發生死亡，其數動輒數千，連年有之，一無妥善之防禦方法，（三）人民疾病，本縣地處邊塞，民氣未開，故衛生及疾病防禦機關，無倫公私，一無設置，人民每年死於疾病者，以瘧疾天花爲最多，此種時疫流行時，率皆束手待斃，（四）公安局，捍衛本縣的團體，除公安局外，別無其他，公安局每月以河稅三十元，店捐六元，屠捐八元，農商捐一百七十元，共計二百十四元爲經費，有鐵質馬刀二十把，設局長一人，巡官一人，科員一人，事務員一人，警士三十名，共計三十四人，巡官·科員·事務員等，均承局長命令，執行日常事務，警士則共分三班，輪流站崗，或巡邏稽查，保衛治安，維持秩序。

財政與稅收 全縣每年財賦總額爲地畝糧（倉石）一千二百五十一石餘，營買糧市升

九百石，共賦十二萬四千四百四十餘元，此係正項財賦，全縣人民，掃數完清，此外尚有另立名目之苛捐雜稅，由政府強迫勒索，茲列表紀其種類名稱，徵收數目，及其徵收方法於後。

(名 稱)	(徵收數目)	(徵 收 方 法)
屯 糧	九九〇倉石	
番 糧	一三四倉石	
其 他 糧	六倉石	年徵瘦馬一匹，羔皮四十八張，由縣府變價買收，完如上數。
盈餘陋規糧	三五倉石	屯糧每石收七升四合，番糧每石收一斗二升。
百五經費糧	二二倉石	屯糧每石附加經費糧五升。
隨糧帶徵之地方糧	六二倉石	帶徵警款及司法經費。
營 買 糧	九〇〇粟石	由第九師司令部派員直接徵收。
營 買 草	四〇三二〇〇斤	由第九師司令部派員催收。
屯算折價洋	六七四七元	六成糧每石以上元折價徵收如上數。

糧草串票洋	四〇元
附加法院經費洋	四三〇元
補助師範經費	一二五元
油樑磨費洋	三三八元
稅契及契紙價洋	一四九三元
驗契洋	四六二元
印花稅洋	三二〇〇元
番貢馬價洋	二三四〇〇元
牙稅洋	二〇元
其他雜捐雜稅洋	二二七六元

本折串票各一千張，每張收洋二分，共計洋如上數。

隨糧帶徵高等法院經費，每石洋三角八分一厘，共計洋如上數。

由教育局每年籌解市平銀一百兩，每兩百錢折洋，共計洋如上數。

乙等油磨卅八盤，每盤年稅洋三元。丙等一百十二盤，每盤年稅洋二元，共計如上數。

契稅買稅每洋以六分收稅。典契以三分收稅，契紙費每張五角。

每契一張，收查驗費二角，註冊費二元，全年共收洋如上數。

在番族內徵收，大數如此。

牙行一家，年稅洋十二元，皮毛牙行一家，年稅洋八元。

隨糧帶徵警察費洋一千二十元，另徵政務警察年費洋一千二百五十六元。

地方各機關全年經費 五〇四〇元

民間全年支應人夫騾牛損失估計 五〇〇元

產銷局卡全年總收 七五〇二四元

糧茶局卡全年總收 二七〇〇〇元

權運局卡全年總收 二六五〇元

附註

上表一、二、三、爲正糧，四、五、六、爲附徵糧，七、爲臨時供應糧，八、爲臨時供應草。九至二十一爲縣府經徵之款洋，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爲各局卡經徵之款洋。

種。

本縣的金融流通方面，則有省財政廳印發之維持券，計有十元，一元，一角等數

行政 茲將行政與司法之工作及劃分區域情形列表於後：

全年約捐騾馬五頭，每頭值洋六十元，驢十頭，每頭約值洋二十元。

皮毛每百斤抽洋五元五角，皮件每包三元五角。

糧每斗抽收洋二角五分，茶每封抽收洋二角五分，百貨價值洋一元抽收洋五分，全年共計如上數。

每鹽一斤，另售洋一角五分，全年約共收洋如上數。

(機關名稱) (職員人數) (全年經費總數) (工作情形)

縣政府 十九人 六四八〇元

教育局 六人 六五〇元

建設局 五人 四二〇元

禁烟局 四人 九二四元

產銷稅局 二十一人 一二五四〇元

重徵皮毛稅收，但因東路停滯銷路不旺收入銳減。

因經費支絀，全縣教育，日就頹廢。徒擁虛名，毫無建設，而經費較其他機關尤感困難。

本縣在未舉辦地方自治以前，全縣共分二十四里，里中一切事宜，由縣政府直接辦理，至於蒙番民族之王公千百戶等，均係因襲滿清之制度，封建勢力，仍甚雄厚，現縣府及各行政機關的政令，猶根本莫及。

本縣的行政官兼辦司法，弊端甚多，歷任者多係貪污之徒，番漢民衆，頗蒙其蹂躪，而設置方面，僅有舊式之看守所一處，屋宇狹隘，不見天日，從來未曾加以改良，真

是人間地獄。

民族之分布 本縣二萬七千六百八十餘人口中，番民佔十分之七，漢回各佔十分之一、五，其居留地及分布之密度，漢回則在縣城附近及下山一帶，每方里約一百三十二人，番民則在上山，王什料·魯倉·高壽·獨秀·囊拉·紅毛卡·多加野·利哇·拉加寺等處，每方里約廿七人，各民族間之感情，漢回時有隔閡，番漢較爲融洽。

宗教勢力 本縣亦有基督教及天主教堂各一處，基督教係於民國十一年間由甘肅臨洮移來，在南關東街，買產置屋，居牧師二人，天主教堂之設立，後於基督教，在南關西街柵門根，惟二者俱因信奉者之不多，勢力甚微。

一切建築不及一教堂

△荒地因請墾費太高……人民無力領墾

關於西甯縣的各項調查，分述於後：

四鄰境界 本縣東界樂都，東南與化隆毗連，南鄰共和，西接湟源，西北與大通接壤，東北與互助分域，由縣城起，東至縣境平等鄉七十里，南至縣境民安鄉三十里，東南至縣境毓英鄉六十里，東北至縣境中林鄉十里，西南至縣境明達鄉七十里，西北至縣境西華九十里。

面積與土壤 全縣土地之面積，約為九千二百方里，耕地面積如何，現尙無詳細的統計，可資考查，惟知除山丘河流溝澗等所佔者外，約計為二千四百八十四萬畝左右，其中水田約佔四分之一，（六百萬餘畝）旱地約佔四分之二，（一千二百萬餘畝）其

餘的四分之一則爲腦田，此種耕田的土質，均係上好壤土，很適於農作物，但近來因爲林政失修，早潦頻仍，遂致收成歉仄，其水田可分二等，湟水沿岸近城之地最佳，約六十萬畝，南川河及北川河與湟水上游上五莊等地，水田均等，無上下之分，約有五百餘萬畝，至於未耕之荒地，其面積佔及一千萬畝有餘，雖說是荒田，實則都是因官荒而未加墾殖之區，從前因當地的寺院及政府的不許開墾，荒蕪至今，現在改省後，雖政府已提倡墾殖，寺院不加阻止，惟因請開墾費價太高，人民無力領墾，故仍荒蕪而未能盡量開墾，近年來氣候已大大轉變，較前溫和了不少，如能乘機開墾，隨時種植，其收效一定很大，茲列表記其各種地畝價於左：

(種類)		(每畝最高價)	(每畝最低價)	(每畝普通價)
水田		三百元	二十元	三十元至四十元
旱田		二十元	四五元	十元
腦田		六元	一元(甚至無代價贈送)	三元至四元
院落		五百元(城市區)	五六元	十五元至二十元

荒地

二元餘

一元（甚至無代價贈送）

一元左右

縣屬羅家灣灘，平原旱田三千餘畝，相傳爲漢趙充國屯田處，近年因雨量不足，且土質含鹽，不能種植，已荒多年，南川河，北川河，及湟水兩岸，因河堤不修，河水不循一定的流道流行，致約數千畝的地面，盡成砂礫，並時遭水患，不能耕種。

人口總數 全縣人口總數爲十六萬三千五百餘人，每方里平均約有居民十七人，人口總數中，男爲九萬一千一百餘人，女爲七萬二千四百餘人，兩相比較，男子多一萬八千七百餘人，又此人口總數中爲壯丁者約有三萬四千三百餘人，爲老幼者約十二萬九千二百餘人，游民乞丐，男的佔其二萬九千三百餘人，女的佔其三萬三千五百餘人，（游民乞丐總數約爲六萬二千八百餘人，其數可驚。）爲喇嘛僧道，基督教徒，回教徒及依附其他宗教者，男的佔九萬四千九百餘人，女的佔六萬六千八百餘人，（依附宗教者總數爲十六萬一千八百餘人，與全縣人口總數相差不滿二千，故西甯縣可說是盡人皆教徒，）又本縣人口之生殖率較死亡率爲強，每年產生的約爲一萬五千八百餘口，死亡的約爲四千餘口，（死亡的約佔產生的百分之二十強）茲亦爲表記其各區之戶數及人

口數。

(區別)	(戶數)	(男子數)	(女子數)	(人口總數)
第一區	九一二〇	二五三五三	一九二一四	四四五六七
第二區	一九五九	七五〇五	六二一八	一三七二四
第三區	四七六三	一八四九九	一四七四三	三三二四二
第四區	五四四八	二二五五七	一八五三三	四一〇九〇
第五區	四七八二	一七二四七	一三七三七	二〇九八四

查本縣人民移徙他往者已有約九百餘人，由他處移來者，每年亦有一千人左右。

富源一班 西甯縣天然的富源僅有小林木礦產數處而已，茲將小木林和礦產各列

一表於後：

(產地)	(畝數)	(培植方法)	(產品數量)	(產品銷路)	(備註)
西秦鄉(即西拉課)	約二百餘畝	聽其自然不加人力	林木細小難以數量	運往城內以備造屋作椽之用	本林所產的多係松樹

由義鄉(即拉沙爾)	約一百餘畝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	木林多杉樹
治平鄉(即大寺溝)	約一百餘畝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	雜樹很多
同仁鄉(即拉爾宿)	約八九十畝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
翠屏鄉(即羣加族)	約七八十畝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同	前
(礦產名稱)	(礦脈分布狀况)	(質量優劣)	(產地)	(開採情形)		
玉	脈在山中多爲沖積岩	似石英質甚劣	距城四十餘里小南川丹馬莊	居民私行採取雕琢製器		
碼	無岩脈散布於各河床上	炭酸碼質優可爲石灰原料	本縣各處都有	業石灰者在河床上揀選之		
煤	爲縱豎脈以七十餘度之斜度徧東	含硫磺及堆土質不甚佳	城東七十餘里觀音堂溝一帶	產地居民每至秋季集股開採至春季農興即止		

炭

爲橫列之平層礦床不廣

含炭質甚少且雜硫磺質不佳

城東三十里之小峽一帶

前以土法開採因價廉得不償現已停止開掘

花崗石

在山谷中多爲沖積之平行脈

含石英甚多質堅

距城六十里之小寺溝

由石匠採用作石石條之用

除上列礦物外，尚有數種，茲亦分述於後：

▲硝石 色白質鬆，製成粉狀，可作泄瀉之藥，又可脫皮毛皮房，產臨城北山寺，

▲科子石 色有白有青，大如豆，紋格錯綜，質重性硬，可作磨扇，產於距城百餘

里之北山保加石窩，（該處亦產硝，即饑硝，可配造火藥，產量足供所求。）

▲菜綠石 色淡綠，質堅，產西南鄉之石板溝，距城約七十里，可作碑碣。

▲石板 色青黑，質堅硬，面平而紋格層間，剖之層薄如板，寬可尺餘，長三四尺

不等，作成圓蓋，可覆甕瓶與醋甕，並可作煖炕面之用。

▲石灰石 多含砂養，形有圓，尖圓，扁圓，橢圓不等，大小亦殊，遍地都有，足

供所求。

▲礮石 距城百里的東川湟水，有大峽礮石，距城三十里又有小峽礮石，堪興家稱爲羅喉。

交通

况

西甯爲從前的府治，城池重修於前清雍正十一年，內實土，外甃磚，依西甯府志載，高厚皆五丈，門四，角樓四，敵樓十九，四圍九里一百八十步三尺，面積約五方里，人口依去年調查計算，男爲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女一萬四千口，共計三萬二千四百八十六口，城廓劃分爲三區二十九街，每街又分若干巷，房屋除福音堂，天主堂，第一中學校，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回教促進會，各建有洋樓外，餘均係舊式房屋，各街的居民除前表所列外，其總數爲七千一百九十餘戶，街道均係土路，無鋪築寬宏的石子馬路，但可通車馬汽車者，亦佔及半數，自十八年青海改爲行省定本縣爲省會後，街道之整理漸增完善，較之從前西甯道時改善了很多，街上行人除富戶或官員自備轎車或騾馬之外，別無代步工具，一般均係步行，故交通方面頗嫌遲滯，至於城廓以外的交通，則可分水陸二路，水路有湟水橫貫全境，深淺不一，平均深約八九尺，寬約三四十丈，水流湍急，船筏不能通行，僅有羊皮筏或牛皮筏，順水以運糧食及皮毛等土產

相貨，城西有渡船一隻，繫繩兩岸，可渡行人及牲畜貨物等，然載重不能過二千斤，陸路雖均係狹徑小路，却頗有四境縱橫之概，茲特分別述之如後：

▲東路 由東城門出發，循湟水兩岸的大路，經小峽直達至縣屬平戎驛，（按平戎驛原為漢安夷縣故址）以下入樂都縣境，如在小峽口渡湟水握橋，仍向東循湟水北岸行，經互助縣的張家寨，過樂都縣城，可直達甘肅的蘭州。

▲西路 由西城門起點，不數步由通濟橋（橋已被水冲壞，但以水淺勢小，車馬均由橋下涉水經過。）越南川河，循湟水南岸，經陰山塘，徐家堡，鎮海堡，札麻隆，共九十里而達湟源縣，由湟源縣城分支，其西為小路，通都蘭縣（都蘭北通甘肅墩煌，西通新疆，南通玉樹，玉樹東南通西康，向西便入西藏。）

▲南路 由南城門循小路沿南川河湖流而上，經共和縣屬之尕讓，可直達貴德縣城。

▲北路 由北城門起，渡湟水，（冬日水小，架有木橋，夏日拆橋，改用渡船。）並有小路四通，可達縣屬湟水以北之各村莊，或由城西營留堡，北折入小路五里許，過

湟水之惠甯橋，湖北州河，西北行四十里入互助縣界，由是北至大通縣城，過譽源縣界，直達甘肅之涼州甘州一帶。

上述各路其特為交通工具者，則為大車，牛車，騾，馬，驢等，亦有用人力担子及馱子等，茲為更求明瞭其各路的交通情形起見，另立一簡明之表於後：

(名稱)	(起點)	(終點)	(長度及寬度)	(可通車輛)	(經過地方)
東路	城東街門口	東營保	長八十里。寬二丈餘	大車汽車	小峽口平戎驛。
西路	西城門外	西石峽	長七十里。寬狹不一	大車汽車	陰山塘，徐家堡，鎮海堡，扎麻隆。
南路	南城門外(偏西)	臘鷄山	長九十里。寬二丈餘	大車	申中，伏羌堡，上新莊。
北路	西城門以上之般劉堡	后子河	長四十里。寬二丈餘	大車汽車	石頭壘，孫家堡，長甯堡。

郵電設備 關於郵政，電報，電話等，茲亦分做三項述之。

▲郵政 西寧於前清光緒三十二年改驛置郵後，即設有郵局，其後逐漸進步，至今

已設有二等郵局一所，代辦所三處，村鎮信櫃二處，城市信櫃四處，其代辦所所在地，一爲距城西九十里之上五莊，一爲城南五十里之魯沙爾，又一爲城東一百二十里之札什巴，其村鎮信櫃所設處則爲，一，鎮海堡，二，新城，至其城市信櫃四所所在處則爲城關大營盤，大教場，東關大牌坊，城內新街口，二等郵局設在城內，屬甘肅郵務管理局管轄。郵差均步差，甯蘭，甯湟間逐日封發一次，謂之快班，甯大，甯貴，甯循等處，有二日三日，或五日封發一次者，謂之慢班，包裹則雇驛馱或大車裝運，故快慢無常，限期信件往蘭州者三四日可達，往湟源者一日可達，郵票每月可銷售一千餘元，有職員十一人。

▲電報 有電報局一所，設於民國十八年。屬甘青甯電政管理局管轄，內設局長一人，業務長一人，報務員六人，司事一人，工匠三人，配達二人，用英爾斯單一收發機，發電區域爲蘭州，南京，天津，漢口，甘州，洛陽，涼州，肅州，新疆，西安，包頭，張家口，甯夏，導河等處，發電件數，每月官商共計四百餘件，收電件數，每月官商共計五百五十餘件，電費收入，本年每月平均在四百元至五百元間，城內中央新編陸軍第九師師部，

有無線電機一架，可與國內各處通電，但商電不發，機關官電，或可代發，但不營業，近辦電報傳習所一處，學生約百人左右，將來擬在本省玉樹等處增設無線電台，任用此等學生，此外青海省黨部特派員辦事處亦有無線電收音機一架，可收中央廣播電台無線電新聞報告。

▲電話 城內設有電話局一處，屬青海省政府管轄，各處設有交換機五十付，直接向大通，湟源，貴德，循化，化隆，樂都，魯沙爾等處通話，用西門子電話機及台爾皮爾電話機，每日可收電費洋一百五十元。

▲新的建築 西甯城內小教場，近設有娛民大會場一處，係舊日揚武廳舊址所改建，有新建房屋六所，舊房改修的九所，新築的亭二處，各處均以曾為該場出力者的人名為名，如子香亭，開公廳等。（子香為新編第九師馬步芳號，開公即為馬閣臣為前省主席馬麒之號，）近正在建三層洋樓一座，即將竣工，城東二十里小峽口之河屬樓，原係類殘的握橋，前年被水沖斷，現已重修完善，兩岸石基天然，橋身，橋房，欄干，柱梁等。均係尺餘之大松造成，工程頗堅固而浩大，因係軍隊修築，所費僅一千四百餘元，又城內新建的天主堂洋樓一所，現已落成，為西甯全縣，也就是青海全省最新式最宏大的建築物，三萬餘居民之城市，控制全省的中樞地點，其公私的建築物，竟不能及於一遠來傳教的教堂，其可嘆為何如！

種麥者不得食麥

▲工業向不發達僅縫織利用機器

▲學徒有門裏門外之分

農業狀況 本縣土地每畝生產品的價值，因種種關係，每年所產物品不同，其價值亦因之各異，大抵每畝值種小麥之年，若雨水調順，則山田可得西甯市斗一斗七升左右，以本年市價估計，約值國幣四五元，水田可得西甯市計二斗五升左右。約值本年市價六元至七元五角餘，若值種大麥·青稞·豆類·油菜·蕎麥（一名燕麥），穀子等類，價各不一，茲列表如左。（西甯市斗）

(名稱)	(山地豐年收量)		(山地歉年收量)		(水地豐年收量)		(水地歉年收量)		(民國廿一年的每斗市價)
	小麥	青稞	小麥	青稞	小麥	青稞	小麥	青稞	
小麥	一斗七升	一斗五升	六升	八升	二斗五升	一斗二升	一斗二升	一斗六升	二元五角
青稞	一斗七升	一斗五升	六升	八升	二斗五升	一斗二升	一斗六升	一斗六升	一元五角

大麥	一斗六升	九升	三斗	一斗七升	一元五角
蠶豆	一斗五升	八升	三斗	一斗五升	一元七角
豌豆	一斗五升	七升	三斗	一斗四升	一元五角
山芋	一斗六升	九升	三斗	一斗六升	一元五角
扁豆	一斗六升	七升	四斗	一斗八升	一元三角
油菜	一斗八升	九升	四斗	二斗	三元五角
莜麥	二斗	一斗二升	四斗	二斗	一元二角
胡麻	一斗六升	八升	四斗	二斗	二元五角

西甯縣屬，地廣人稀，並因森林較多，雨水充足，農人主要出產爲食糧，故食糧的產額，頗有可觀。民國十七年以前，每年運銷蘭州之食糧，爲數甚鉅，民國十八年，因歲饑，又值改建行省，國軍孫連仲部，亦於是年到甯，軍政各費，需用浩繁，營買糧草，頗向民間索求，富戶積糧，納銷一空，於是元氣大傷，糧食輸出銳減。湟源亦爲西甯食糧銷售場所，往年西甯縣屬之上五莊等地，多將食糧磨成粉末，運往湟源銷售於番民

，近年番民亦多從事於農耕，能自產糧食，故運往者亦減少，除食糧外，其次以油菜籽或胡麻做成的青油，產量亦多，油類種植，此種青油，既可點燈，尤堪為調食佳品，西北人視其需要與食鹽相等，西甯產出者，除應本地需用外，餘多運往蘭州銷售。

關於農田的灌溉，農產物的播種及成熟，農民的生活實況及其他各方面的情形，分述如後：

△農田灌溉 農田多藉天然可達之水勢灌溉，設備極為簡單，每遇大旱，常請和尚或法師，設壇祈雨，殊少合理辦法，其用以灌溉田畝之河流，大別之可為三，最大者為湟水，由湟源石板溝入境，東匯喇可貝得，北川·南川·小南川等河，出小峽經平戎驛而入樂都縣界，橫貫全境，水量頗大，惟人民不知開渠治河，以利用水利，故灌地不逾六七萬頃，次則為南川河，（一名麒麟河相傳昔年曾有麒麟來遊，）發源於西甯貴德交界之拉鷄山，上游分東西兩源，東源由上新莊北流經加牙城，北源自夢旦峽北流至陳家灘，會東流北折至謝家寨，匯亭堂河、碌白河諸流至西甯城西，再北流而入湟水，河身南高北低，兩岸灌田至十餘萬頃，西甯水利，以此為最大，惜水淺流急，兩岸十三道渠壩

，時有不敷分布之虞，三爲北川河（一名長甯川，又名蘇木運河，由縣屬北境，縱流南入湟水上游，其源有二，俱來自大通縣的西境，所經西甯縣境約四十里，兩岸開渠引水，灌田三四萬頃，亦不能充分利用水利。

▲農產物的播種及成熟時期 西甯距海面甚高，氣候甚寒，所產農作物，除菜蔬外，每年僅可成熟一次，茲將播種時期及成熟時期列表如左。

（種類）

（播種時期）

（成熟時期）

小麥

春風節前後

大熟前後

青稞

清明節前後

同右

大麥

同右

同右

豌豆

穀雨前後

處熟前後

蠶豆

同右

白露節

蕎麥

同右

同右

胡麻

同右

同右

洋芋

同右

同右

大燕麥

芒種節前後

秋分節前後

糜菽

同右

同右

▲農民的納租狀況 本縣擁有田地之地主，約有一百二十餘戶，自耕農約有一萬七千八百餘戶，佃農，半自耕農，僱農，共計一萬二千餘戶，除自耕農外，貧農多向地主租田務耕，以維生活，其租納方法如下，（一）全租，每計地先議定租價若干，佃戶除按年繳納是項租價外，與地主別無何項手續，地中生產，盡歸佃戶，（二）穀租，佃戶於租田時即與地主議定每年納租穀若干，（有決定每年所納全為小麥者，或依所產而代以其他穀類者），佃戶於每年秋收後，即按數還清，產品無論多寡，悉歸佃戶，（三）伙租。每年種禾，鋤草，收穫，施肥等，盡歸地戶担任，地內出產品，地主佃戶均分，（四）納租，納租無甚手續，大抵每年秋收後，至廢歷年關前繳清為限，至於租額方面，則按水田，旱田，山腦田等之等級及土壤優劣而不同，茲分別列之於表如左。

種類等別	每年每	每年每	每年每
	畝產品 最高價	畝產品 最低價	畝 租額
上等水地	十元	六元	三元
中等水地	八元	四元	二元
下等水地	四元	三元	一元
上等旱地	八元	四元	一元五角
中等旱地	六元	二元	二元
下等旱地	四元	二元	一元
上等山地	五元	一元	一元五角
下等山地	三元	一元	一元

▲農民的生活實況 農民除居住城市中兼營小商者外，鄉村中一般農民的生活，極為簡單，全年衣食所需，大抵在十元左右，較之青海省委任四級文官的半月生活費還少，然猶不時受一般官吏的要索，真是可惡得很。

▲農民的衣食住 一般農民所穿之衣，大抵係白色褐子（用羊毛線手工織成者）永吉布老羊皮襖等粗質物品，至能服斜布絲布者，可謂百不得一，所食則大概為青稞豆子等類的價廉品，粗而不能適口，所謂小麥麵者，農民視為最上等之食品，非有高福者不能享此，然高福者盡係自命為上層社會中人，實則農民每年所辛忙者為種小麥一事，誰知收成之後，反不能自食，只能變價以維持其饑餓生活，較好之農民，大抵都有莊院，不過非常簡陋，窮農既無屋居，亦無屋租，大抵掘窖以棲 席地以臥，天寒凍死者纍纍，無人過問。

▲農民嗜好 一般農民大抵多喜賭博，每於廢歷年關的前後，必休息若干時日，在此時間，恆以賭博而消其無聊，常有因此荒其所業而流為遊民者，其次為吸食大烟，此不僅能使他們流為遊民，實能使他們化為惰民，西北的骨瘦如柴。形似鬼態者，都是他們，但他們實為西北的好主顧，因繁重的烟稅補出自他們的吞雲吐霧之中，所謂禁絕，有誰去禁絕，農民對於偷奸一事，則尤甘冒之而不避，發泄性欲原是人生少不了的事，一般年富力強的農民，因格家境，不能娶妻，鄉間又無娼妓，縱欲無門，放情無處，不

得不在桑間濮上，偷情以暫洩其情慾，農家婦女，好於裝飾，然樣子古怪，不能行於城市社會，她們所認為打扮得很漂亮的，大抵是高頭銀釵，小腳繡鞋。

▲農民的家庭組織 農民的家庭組織，大抵多係直系的親屬同居，近年來因民風漸變，數世同居的已不多見，即同胞兄弟，年長之後，亦多別籍異財，甚而不相往來的。農民的副業，農民一面務農，一面多事養畜爲其副業，取毛，取蛋，取糞等爲其副業的收穫，也有將羊毛紡織成線，抽暇而織成襪子者，或有織成絨線氈子者，但產量均不甚多，至絨線氈子一項，除南川加牙一處外，餘地均無。

▲農民痛苦 農民所受物質上精神上的痛苦，多至不可勝數，茲以其所受最深者三項述之於下。(一)賦稅太重，西甯原徵糧二萬四千三百一十一石，此外又有司法經費，民衆教育經費，自治經費，警費，營買糧草，及其他臨時捐款，借款，禁烟罰款等，名目繁多，幾難盡數。(二)役吏詐索，各經徵機關的吏役，習於多年積弊，每下鄉到民間時，便似虎似狼，向人民勒索，視若固然，往往政府徵款一元，而人民須納三元，勒索款項竟多至正項二倍，而人民也只能任其子取子求，蓋不如是，則拷打俱來，(三)

（因水利的不修，林業的不講，以致旱潦水雹，無年不有，農民因收成的歉仄，賦稅的繁重，差役的勒索，於是便入不敷出，困於饑寒了。）

▲僱農工資 僱農之法不一，有僱全年者，有僱一月者，有僱一日或數日者，僱全年的工資，最高為制錢二百串左右，（西甯以五百文為一串，約合大洋三十元），最低為十元，牧羊兒童，全年為二元至五元不等，均須給以宿食，僱一月的最高為三元，最低為二元，僱一日或數日的，則視農忙時期與尋常時期而異，大抵在農忙時期，男工每日約制錢四五百文，合大洋六七分，女工每日約制錢二三百文，合大洋四五分，在尋常時期，則所給較低，但相差不甚遠，都須供給飲食。

▲農民的借貸 農民借貸利率之高，誠堪驚人，最低者月利三分，（即百分之三）而有高至十分，十五分，二十分者，甚至有三分者，以債務人與債權人的關係不等，利率乃有上項的畸形差別，此乃因農村中無經濟組織的緣故，普通借貸，期限長短不一，無一定標準，惟所謂窮民的借糧，借銀納期者，則有一定的限期，而其利息亦特重，例如在三四月借糧一斗，則在六七月清還時，便須還本利一斗二升或一斗四升不等。其

次有因緊急時期借銀，議定在一定時期歸還時，代以麥籽或其他農產品者，屆時無論價格如何漲落，概須照數償還，至於借貸方法，則極簡單，蓋以鄉人頗講信用，只須口頭議定利率，限期，數目等便算了事，但亦有立契約借據或請人擔保者，其借貸的種類，大抵分借銀，借錢，借糧納貨等三種。

工業調查 西甯全縣的手工業，向來不甚發達，所有多係徒弟制的手工業，用機器以增其工率者，惟少數的縫工而已，茲分別述之於後：

▲裁絨 南川加牙，自民國十六年設立裁絨工廠後，即聘請甯夏工人，仿效甯夏裁絨辦法，每年改良出品，現在所裁褥氈等品，雖不及甯夏所產之精緻，但亦相差不遠，以後若能繼續改良，於三五年後，定能與甯夏製品並駕齊驅，至於省垣在民國十八年間成立第一職業學校後，亦附設有裁絨工廠一所，所用工人多係由蘭州聘請而來，所裁褥氈較加牙所出者猶差，加牙出品之不及甯夏的最大原因為西甯的羊毛，質料不如甯夏來得優良。

▲金藝 金藝類除省垣現設有修械所及炮局等較前稍有進步外，製造生熟銅事業者

亦有蓬勃之象，至於銀匠一行，因近來婦女多廢除銀質飾物，已有萎衰之勢。

▲縫織 縫織一業亦漸有興盛之勢，因每家縫織店大抵置有縫衣機一架或數架以代人力，其純以手工縫紉者，則已將至絕跡。

▲鞋業 鞋業自十八年後亦較前為發達，因外來手藝精巧之工人甚多，所製鞋靴已日見改良，而出品亦比前為多。

▲皮革 皮革製造品之原料，多係來自本省之內地，經營是項事業者，在省城設店製造，製品多為皮靴及軍用品等，銷路僅限於本省，至皮衣，羊毛及未加製造之牛羊皮，則多運售於津滬各路，銷路頗廣。

▲木業 木業在最近數年，亦有進步，蓋以所造木器已能日求進步。茲將西甯主要工業出產品之名稱，種類，及產量，分別列表於後：

(品名)	(年產量)	(單位時價)	(運銷地方)
毛巾	三六〇打	三元五角	本省各縣
毛單	三六〇打	五元	同右

裁毛氈	毛鞋	襪子	衛生衣	製革	皮箱	皮包	皮鞋	武裝帶	條子布	帆布	燒紙	條烟
九六〇方尺	一四〇雙	三〇〇〇雙	二四〇件	三〇〇〇張	四〇〇〇個	五〇個	三〇〇雙	三〇〇根	三〇〇疋	三六〇疋	二六〇〇盒	一五〇〇斤
一元五角	八角	五角	五元	十五元	二十元	三元	四元五角	三元五角	十元	十元	八分	二角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熟鐵	熟銅	麻醬	青醬	麵醬	豆醬	菜油	葫麻油	醋	方茄皮	黃酒	酪流	燒酒
二四三四斤	五〇四斤	六五四二斤	三二四五斤	一四六七斤	六四五七斤	八五三四二五斤	九四五六七〇斤	六三〇〇缸	四三四七斤	五四五〇斤	七二三〇〇斤	四五〇四五〇斤
九角	六角五分	八角	三角	二角	三角	二角五分	四角	一角二分	八角	一角八分	一角	三角三分
同右	青海各縣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甘肅	甘肅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生銅	三四六斤	二角五分	同右
生鐵	五七二斤	二角四分	同右
銀	一四三兩	一元一角	同右
磚	七六四三二五片	二分	同右
瓦	八七六四五二片	一分五厘	同右

茲關於工人受待遇的各種情形，述之於下，本縣工人，除職業學校所附設的職業工廠的工人，其工資每日最高為一元，最低為八毛外，其餘手工業工人，最高額每日約得五六毛，最低額每日約得一二毛不等，工作時間方面，除職校工廠內之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時外，餘均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並無規定之工作時間，至於假期的規定，無論任何工人，尙未享受如是待遇，大抵除年節外，整年內都須作工。又一般手工業之學徒，除職校工廠每人每月有三元五毛的伙食費及約五元之工資外，其餘學徒在學藝時期中（普通以三年為限）皆不給工資，不過在每年年底酌量給以十元左右的另用錢，學徒分門裏門外二種，門裏徒供給吃食，門外徒則否，所謂門裏門外之分，均係得師徒兩方的同意後才規定的。

皮毛滯銷商市蕭條

△教育比較發達成績尚佳

△漢回不睦其原因在彼此智識幼稚

商業鳥瞰

輸入本縣的商品，以雜貨、布匹、綢緞、海菜、藥材、磁器等為大宗，據商會統計，每年約在六百二十萬七千餘元，輸出商品以羊毛、皮革、牲畜、油木、藥材為大宗，每年約計在一千五百四十九萬七千餘元，大部分商品之來源，除國貨由國內各地運來外，外國貨則以日貨為最多，輸出品則大抵銷於國內津、滬等各地，茲關於其種類名稱，及去年度（二十一年）的輸出入情形，各列一表如左。

、輸出物名稱）

（每年產額）

（價格）

（行銷地點）

（每年實價）

羔羊皮

二百九十餘担

每担二百餘元

上海天津
漢口陝西
兩湖等處

七萬一千餘元

青油	四千二百五十餘担	每担五十餘元	蘭州	二十一萬二千五百餘元
豬化油	一百十餘担	每担六十餘元	同右	六千六百餘元
松木	二百六十餘根	每根七元餘	本縣各地及甘肅寧夏綏遠等	一千八百二十餘元
柏木	九十餘付	每付六元餘	同右	五百四十餘元
榆柳木	三百二十餘	每車四元餘	同右	一千二百八十餘元
鹿茸	百二十餘斤	每斤十餘元	天津上海陝西甘肅等處	一千二百餘元
麝香	十餘斤	每斤二百餘元	同右	二千餘元
大黃	六千一百餘斤	每斤二十餘元	同右	十二萬九千餘元
硫黃	一萬二千四百餘斤	每斤十餘元	同右	十二萬四千餘元

附註 上表一至六爲皮類，其總輸出額爲十一萬六千三百六十餘元，六至十一爲牲

條 市 高 銷 滯 毛 皮

畜類，其總輸出額爲十三萬九千四百二十餘元，十二十三爲油類，其總輸出額爲二十一萬九千一百餘元，十四至十六爲木材類，其總輸出額爲三千六百四十餘元，十七至二十爲藥材類，其總輸出額爲二十四萬九千二百餘元，又表中所列之担，其當量爲二百四十斤。

(輸入物名類)

(總

量)

(總

價)

(備

註)

綢 緞 類

六千四百餘丈、一萬八千四百六十餘疋、二萬六千七百餘板七百餘碼

一百十萬零四千七百餘元

多來自天津、四川、兩湖、兩廣等處

化 裝 品 類

一萬餘元

各種香皂花露水等多係日貨

梭 布 類

四萬三千二百六十餘板
五萬餘疋、三百餘捲

九十六萬零五百餘元

多來自湖北、及陝西三原

磁 器 類

四萬四千八百餘個

二萬四千八百餘元

多來自天津、江西等處

雜 貨 類

一萬二千五百餘担

三百七十二萬一千餘元

多來自天津、甘肅等處

藥材類

二萬餘元

名目繁多、數量難考
估計其總價如上

海菜類 二百五十餘担

三十八萬六千八百餘元

多來自天津、亦有來自四川者

附註 上表所列之担，其當量仍為二百四十斤。

近年來西甯之商業情況，極其蕭條，如舊日商業之繁盛情形，已不復見，推其所以致此之原因，不外為後列二點：

(一) 捐稅過重 青海自十八年建省以來，因駐軍過多，政費浩繁，向民間徵收款項，自亦日見加多，實有駕往昔百倍而尤過之，農民供給，既不足用，自然不得不借用於商家，除正當稅捐外，額外增加的層出不窮，加以現洋流出，銀根緊急，商家因虧累過鉅致倒閉者時有所聞，現存的大都出於勉強支持，甚感困難。

(二) 皮毛滯銷 皮毛等項大宗貨物，因國際發生經濟恐慌，及東北事件發生波及平津以來，此間之此項大宗貨物，凡昔日以平津為銷售之尾閥者，今則大受影響，各商店在平津一帶訂購之貨款，即無現洋償還，亦乏皮毛作抵，彼此交困，坐待窮迫，而有

效之解決辦法，尙不知從何說起，故商業的凋疲，將愈趨愈不堪了。

本縣商人，自民元後，已有團體的組織，惟一向徒擁虛名，甚少實際活動，去年閏月初，始由青海省黨部黨務特派員辦事處按照商會組織法，從新改組，會員登記，早已完竣，已於去年八月間正式成立，現正從事於改進商業之研究及籌劃進行之辦法。

教育調查 西甯縣教育行政機關爲西甯縣教育局，設有高級小學九處，初級小學一百五十處，各校名稱，依設立的先後，以數目字按次排列，例如第一高小第二高小第一初小第二初小等，此外尙有天主堂附設之培英兩級小學一處，及青海省回教促進會附設之高小二處，上五莊回教促進分會所辦之兩級小學一處，初小五處，魯沙爾回教促進分會所立之初小二十六處，總計全縣公私立之高小爲十三處，初小爲一百八十處。

全縣教育經費除教會設立之學校每年共需費二萬八千四百餘元由各該教會自行籌撥外，西甯縣立各學校，其經費總計爲每年大洋三萬四千三百五十元，其中高級小學之經費，多由原有書院·文社·義學等學款，及各校新入捐款等移作基金生息，及臨時募得之款充之，其不足之數，則由教育局呈請縣府，每年分別補助，城內高小，年可得補助

費二千元，鄉間高小，年可得補助費一千元，至各鄉鎮之初級小學經費，平均每年每校約需一百元之譜，除少數學校由基金生息外，其餘純由當地農民按畝攤派。

全縣教育經費之保管與清理，鄉間小學，由各該校學董負責辦理，城市小學，則由縣教育局按照各該校原存基金生息之數分配開支，每年則由各該校造具預算決算分別呈報備案，至於基金之生息，原為每兩月生利一分，近三年來，新籌之款則為每元一分五厘，其保管方面，則統由教育局收支員負責。

西甯自民國初年設立高級小學以來，其發達成績亦有可觀，現全縣學生總數數倍曩昔，統計先後受過完全小學教育者約有九千四百四十餘人，受過中等教育者約九百二十餘人，此外曾畢業於專門學校者三人，受過大學教育者一人。又據去年戶口調查，全縣成年識字者約有二千三百五十餘人，學齡兒童在學者約為九千四百四十餘人，失學者為二萬八千二百三十餘人，西甯人稠地狹，生產僅足自給，人民經濟，率皆枯絀，對於供給子弟讀書，幾竭盡全力，學生在校費用，自無寬裕可言。平均在一年間，每生約需筆墨紙張等費四元，飲食費十四五元，冬夏的服裝費約十二三元，共計約在三十一二元

左右。

西甯爲青海省會所在地，其關於社會教育之設備，自較他縣爲優越，茲查得教育廳設有公共閱報室二處，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設有閱報室一處，西甯縣黨務特派員辦事處設有公共運動場一處及民衆學校八所。

西甯轄境內，關於工業之原料，以皮毛爲大宗，惟以此項人才缺乏，不能直接製成熟貨，以供本地人之採用，全恃外來輸入，以維當地需求，政治當局，早鑒及此，於民國十五年，乃有職業學校之設，十八年改爲省立職業學校，以造就職業上之人才，去年該校添設中學兩班，共計學生有一百五十餘人之多，附設裁絨·紡紗·毛編物·機織·製革·製鞋及化學等八工廠，從事製造，然經費有限，一切掣肘，雖時經數年，已規模粗具，奈新式機過少，全憑手工，而學生亦以學校環境之關係，難得新巧之技能，加以此項教授人材缺乏，很難收美滿的效果，縣城南五十里之加牙工人，爲增進編絨毡氈之技術起見，曾於民國十八年集資設立工業學校一處，翌年因經費無着，旋即停辦。

民衆信仰

本縣居民，最爲複雜，其信仰宗教，亦各不一，回族人信奉回教，蒙

藏番民信奉佛教，（有黃教·紅教之別）漢人信奉完神教，（即信奉火神·土神·財神·牛王·馬祖·靈等者為最普遍），亦有信奉道教·佛教·天主教等，其宗教的團體組織，大概有下列數種。茲分述於後：

（一）回教 回教為西北最佔勢力之宗教，其教民握各地的軍政之權者為數頗多，因此教民的勢力雄厚，宗教組織亦隨之擴張，凡回民之居住區域內，均設有清真寺一處，為該處回民之禮拜誦經之地，寺內設教長一人俗稱阿訇，除教授該區回教兒童認識回文及誦經外，並為本區回民娶婚時作證婚人，及為死亡者祈禱上登天堂，其內部的組織及活動情形，多屬簡單，惟青海省垣東關外之清真寺，較為宏大，其教長的平日職務，除與普通各村鎮回教長相同外，且教授二十或三十學員，此項學員皆稱大學生，俗亦稱為大學阿訇，預備將來畢業後，分派各村鎮的清真寺充任教長。該寺並附設小學一處，專教回教兒童認識回文，至該寺之教長學員等每日食用所需，皆由該寺區域內回民輪流供給，其設置之經費，則由該區之公正鄉紳管理，近年來回教教民為發展其民族文化起見，特設立青海省回教促進會，以普及回民教育及促進回族文化為宗旨，三年以來，已增

設高級小學校三處，初級小學校三十處，凡各區回民居戶在三十家以上之處，俱有小學一所，其提高回民智識以期與各民族永立平等地位的意，甚可敬佩。

(二) 佛教 青海與西藏毗連，故佛教的寺院很多，教民也很多，歷史也很久，本縣西南五十里之塔爾寺爲黃教始祖宗喀巴降生之地，其勢力之宏大蔓延之廣遠，很可驚人，惟佛教內部無甚有系統之組織，塔爾寺因僧侶衆多，(一千五六百人)事務繁重，故有較密的組織，以收統轄之效。寺內按照政治組織之成法，分爲八部，一曰總公所，二曰總喇張，三曰祕密部，四曰祕密喇張，五曰醫學部，六曰醫學喇張，七曰時輪部，八曰時輪喇張，上述組織，其名稱多係譯音，未諳意義，至較小之寺則無之，不過多在佛爺之下，酌設藏文程度較深之管家數人，專司爲活佛教授經典之責，其餘僧侶，平日聚衆誦經或操寺內勤務，或出外化緣，或遇區內有人死亡時被邀去誦經送殯，大抵專尙清靜無爲，無特別活動。

(三) 福音教 福音教設立於西甯者，始於光緒十七年，其內部組織亦較爲完密，內設教長一人，以年高望重者充任之，下設執事會，其人數率多三人至五人，以事務之

繁簡爲多寡之標準，該教在省城內的教堂左右，不惜巨資建築蒙回藏各族人民福音堂各一所，內聘通曉蒙回各族語言者各一人，作爲通使，負責招待各族人民，並介紹入堂聽道，是以漢蒙回藏各族人民入教者爲數頗多。

(四)天主教 教址在省城南大街，於前清宣統二年二月間，由康神父創設，嗣在西西墨嘴子，南區加牙等處設立分堂，會員已達一千二百九十餘名，每週召集會員，宣講道理一次，堂內附設培英小學一所，堂屋現已改爲新式，洋樓高廈，規模極其宏大。

民間風狀

關於本縣民間的風俗情狀，其較有趣味的，茲亦分述於下：

▲賭風 在近四五年前，此地賭風甚盛，其因聚賭負債，致結夥搶劫、藏奸、窩賭、討賭債、打架等，形形色色，無奇不有。近年來因賦稅繁雜，貪污相繼，人民之衣食，因層層剝削，已不能自給，平日呼寒號飢，救死惟恐不暇，是以各地的賭風，現幾由因人民的自戒，以至於殆盡了。

▲婚嫁情形

近年各地人民多因生活所迫，爲增加生產效能起見，以致男婚女嫁，

多不足法定年齡，普通男女至十五六歲時，便論嫁娶，其結婚儀式，亦有因習尙時髦，舉行新式者，但爲數寥寥，行於普通者，則仍多舊式，大抵婚嫁之前，先定聘禮，繼以兩次禮物的往返，於是便擇結褵之期，至期男家聘請男子二三人及婦女一人，用轎車或馬星夜往女家迎娶，女家亦以同卜數之男女作陪，送新娘來門，新娘進門時，由執事者四人，用紅毡一條，抬之入廳，乃與新郎合拜天地，永爲夫妻了，禮畢，送入洞房，次日，女家便率先前約定之人數，來男家進宴，新婚三日後，新娘下床，先爲一家長輩及在家之親友，一一磕頭，以爲初見之禮。

▲喪殯禮節 本地漢民之喪殯禮節，與其他內地人所行者無甚差別，至回族則迥殊。回人死後，先由阿訇誦經一二日以至五六日，然後將屍身抬至禮拜寺，周身洗擦，富者用白綾裹殮，貧家用白布纏繞，裹纏之後，便立刻抬之墳塋，倒屍掩穴，仍將空棺抬回，回民之墓穴不如漢人之開作直下者，其底旁另有一橫穴，屍埋於橫穴內，然後掩之，其棺則備於每該區域之禮拜寺，每寺僅有一二口，凡區內任何回屍，皆得公用，惟埋葬後仍須歸置寺中，不如漢民之與屍同埋，故其棺俗之爲「捨不得」。回民無論貧富，概

須依照教規，處理喪事，屍身都須先行抬到寺裏洗淨，也不准裹衣服，也不許焚紙錢，入土後除爲之作祈禱外，一切都算完了。

▲一般迷信 此間居民，迷信甚深，迎神賽會之舉，視爲重且要者，是以每屆神誕，各地居民，必竭其財力，爲賽會演戲以敬神靈，其最盛之期當推夏秋二季，然正月的燈火會，亦爲最出名者。

財政狀況

西甯全縣收屯糧，番糧秋糧，耕羨糧共一萬六千五百八十石（倉石），營買糧四千九百四十石（甯石），營買草一百七十二萬四千八百斤，屯草十萬零二百八十七束，（合銀一萬零五百三十元）其餘雜款七萬四千七百五十一元，除營買糧草由省垣駐軍自收自用外，其餘均由縣政府及各局徵收後彙解財政廳，此外又有盈餘陋規糧一千八百八十九石，則歸縣政府自收自用，茲將全縣人民負擔糧草稅款之名稱數目及徵收方法等列表如後。

（名目）

（全年負擔數）

（徵收方法）

屯糧

八五〇五倉石

由縣政府派人徵收

番糧	四八一四倉石	同	右
其他糧	六〇倉石	同	右
耕羨糧	一三一一倉石	同	右
盈餘陋規糧	一八八九倉石	同	右
營買糧	四九四〇甯石	第九師部派人徵收	
營買草	一七二四八〇〇斤	同	右
屯糧折價洋	一〇五三〇元	縣政府派員徵收	
糧草串票洋	二〇元	收糧草者徵收	
附加法院經費	五五六〇元	縣政府派員徵收	
補助師範經費	二四〇元	同	右
油糧磨費洋	三二〇〇元	同	右

稅契及契紙	四七六一元	同	右
驗契費	三〇二六八元	同	右
印花稅洋	六八八元	同	右
牙稅洋	一七二元	同	右
其他雜捐雜稅	六五五〇〇元	同	右
地方機關經費	三〇五八〇元	同	右
民間全年支應 人夫驛差損失 估計	三四三四二元	同	右
產銷局卡全年 總收	一〇四一八四元	產銷局徵收	

附註 一・二・三爲正糧，四・五爲附徵糧，六・七爲臨時供應糧草，八至十九爲

縣府經徵之款洋，統計糧爲二萬一千五百二十石，草爲一百七十二萬四千八百斤，款洋爲二十九萬元。

茲將裁厘後其他稅款名稱及徵收方法，亦附表於後。

(名稱) (征收方法)

牲畜稅 馬每匹四元至十元，騾每隻六元至十元，牛每頭二元至三元，驢每隻二元

至三元，羊每隻四角，由產銷局征收。

酒稅 每斤二角，由產銷局卡征收。

血稅 民間殺一豬，自食時，納血稅一元，殺一羊自食時納血稅四角，由產銷局

派人征收。

百貨稅 皮革類，布匹類，毛類，油類，木類，藥材類等，由產銷局派人征收。

衛生檢驗費 每一豬納費八角，每一羊納費四角。

車捐 每月向營業的車輛收捐一元，由公安局在四城門派人征收。

煤捐 由公安局派人征收。

燈捐 每月每戶四角（僅限城市）由公安局派人征收。

商捐 每月三百元，按商號之大小。由商會分配攤收，交省會公安局。

行政組織

西甯縣地方自治工作，現尚在創辦之期，無特別成績可言，至其組織情形在縣則有縣政府，設縣長一人，在區則有區公所，設正副區長各一人，在村則有村長一人，村長之下又有所謂閭長鄰長等，但多未選定，即選定者亦徒有虛名而已。至其行政區域的劃分，則依地形面積，交通及戶口等各情形而定，原有臨城第一區，東川第二區，南川第三區，西川第四區，北川第五區，沙塘川第六區等六區，共三百二十四村。後以互助縣成立，縣境面積縮小，遂將六區改爲五區，共有一百五十村。其北川，沙塘川，及東川等的大部分，則已劃歸互助縣管轄。

民族分佈

西甯縣屬居民，約可分漢回番三族，統計爲二五八七二戶，一六三五九〇餘口，漢族最多，約佔百分之七十，計十萬六千二百餘人，回族次之，約佔百分之二十六，計四萬九千三百餘人，番族最少，約佔百分之四，漢族到處都有，住城中者，相傳爲明初由南京移來，但無從定其確否，居四鄉者，土居客籍各半，回族多住城關及

上五莊一帶，北川后子河亦多，一。二。三。四各區均有，據云自清康熙後逐漸由導河循化等地移來，番族則散居二。三。四各區，近年多被漢族同化，本系土著，自清代至今，因沉湎宗教，日漸減少，全縣人口分佈的密度平均每方里漢族十一人，回族五人，番族不及一人。

民族情感 民族間本無種族之爭，亦無宗教之爭，惟因宗教習慣的細故，風俗遂稍有各殊之處，番民勢力極微，與漢回無甚關係，多年以來，在感情上亦未發生任何變化。然漢回間每經一次的變亂，事實上使不無裂痕，推其裂痕的原由，實緣於彼此知識的幼稚，才致演成誤會，考之同治，光緒，及民國十七年後的諸變亂，其事實的癥結，都不外如此，同治之亂，及陝西回民乘中原捻匪擾攘之間，倡亂於渭南一帶，其行徑實類土匪，及至移師西討，是輩始煽動河州，甯夏，固原諸地的回民，作稍有政治性的行動。其次光緒之亂，乃循化撒拉回民，因新舊教爭而起，當時政府處理不公，又值中日戰事發生之際，遂以內部之爭，而創亂於河州一帶，故其終雖為含有政治意味的行動，而其實乃動機於內部的糾紛，至於最近民國十七後甘肅之亂，乃因國民軍劉郁芬部抵

甘後的苛捐雜稅剝削過甚而起。回民性狀強悍，不甘宰割，故馬延勳等得乘機煽惑，起事導河，遂致二年之間，甘青各地，多遭糜爛，而其開始。實亦未曾有任何政治的意義。

歷次創亂者固多回民，而平亂者亦多回人，如馬福祥馬安良馬玄章馬麒麟等，皆爲回籍將官，然皆平亂有功之人，故由上述情形，謂漢回之爭，起於種族宗教之不同，於理固屬不可通，可是事實上每經變亂一次，回漢間之感情，便多裂痕一次，推其誤會之由，不外後舉數點。

(一) 回教本身有新舊之分，而新教又有新舊之分，派別各異，意見不同，彼此遂起仇視，阿訇推波助瀾，往往因擴充本人的勢力及權利，不惜煽動其教徒，利用之以爲殺滅異己，糾紛遂起，地方官爲治安計，不得不派官兵查辦，然官兵皆不諳其教派之內容，自難判別其是非，往往一起斬除，玉石不分，於是引起多數回人的反感，互相聯合，而與官兵相抗，官兵多爲漢人，因此便起誤會，指爲漢回之爭。

(二) 回民既抗官，地方當然受其蹂躪，遭殃者則多爲無教之漢民，漢民爲自衛計，不得不請兵壓制，或創辦團練以圖防禦，於是復遭創亂者的遷恨，受其恣意殺戮，而

漢民亦籌報復之方，彼此慘殺，一往一復，禍亂之烈，不忍殫述。然攻匪者不僅漢人，回人之良善者亦有，爲匪者不僅回人，漢人亦往往參雜其間，惟以匪以回人最多，攻匪者以漢人爲主，回人中乃有不肖之徒，意圖取利，乘機煽動，以回漢之問題，於是誤會便起。

(三)由於滿清政府政治手段惡辣之遺毒的誤會，滿清入主中國，恆用政治手腕以濟其力之不足，蒙古強而善射，利用之以爲先驅。恐其異己，乃寵之以爵祿，誘之以女色，麻醉之以宗教，西藏遠在荒服，則脅其兵威，而以黃教移其性。漢人重文，以文弱之，回人尙武，以武愚之，漢回文武殊途，思想不免異致，滿清乃復規定種種不平等條約以苛遇之，執行者多漢滿官吏，回教徒不知其間之作用，故每經一度壓迫，對漢人則增一層惡感。又豈知漢回同爲被壓迫者，積惡愈深，消除愈難。西甯后子河一帶地方，至今尙有此種裂痕，民十七年變亂時，回人中之不肖者，乘此遺毒，奪取漢人之財產，十八年孫連仲部到青，漢人復將自己財物奪回，將回人控告或逐出。國民軍東下後，回人又向漢民尋釁，此種互相報復之惡劇層出不窮，愈演愈烈，實足牽動中國之大局。

浸沉於麴蘖中之互助縣農民

▲青鹽佐食山芋當菜

▲……生活貧苦唯借杯酒澆愁

關於互助縣的調查，分紀如後：

土地面積 全縣土地面積，共為七千五百五十方里，約為二十五萬三千餘畝，可耕地約計十八萬餘畝，土壤為白，黑，紅三種，平田多白壤，山田多紅，黑壤。此十八萬餘畝中，水田佔六分之一，旱田佔六分之二，餘皆為腦田，荒田計有六萬餘畝，概為公有，其私有者仍各寺院之二千餘畝而已。官有的荒地准人民領照開墾，墾後三年，升科應差，所有權便歸於開墾者，近年墾殖升科者已有六千餘畝，其各寺院之私有者，亦得由人民領照開墾，惟墾殖三年，升科納租後，其所有權仍歸寺院。全縣所有荒地，可開墾而未開者，約有二萬餘畝。其未墾之原因，係人民領照不清，雙方爭執，（如此方

領有前道尹公署之照，而彼方又領有諸壠處之照。）有待於調查解決，其不可墾殖者，爲數亦有二萬餘畝。蓋以地高氣寒，且多石質，不能成熟，所以聽其荒蕪至今。至於各種地畝的價格，在農耕田上等者每畝最高約十二元，下等者每畝最低亦不下二元，中等者則每畝普通在七八元左右。非農耕地——院落等——在城市每畝最高可值六十元，鄉莊每畝普通值三十餘元，最低亦不下二十元。

本縣農耕田在過去的豐年裏，下等的每畝可收青稞五斗麥子三斗，中等的收青稞三斗，麥子二斗，下等的可收青稞二斗，麥子一斗五升。惟近年旱潦不均，雹災時見，因此上等的每畝能收青稞至多不過三斗，麥子二斗，中等的收青稞二斗，麥子一斗六七升，下等則僅能收青稞一斗四五升，麥子一斗或不及一斗而已。（以上均以西甯市升計算）

人口調查 全縣人口總數約爲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七戶九萬四千七百餘人，以全縣土地面積計，每方里約居十三人弱，男的計五萬一千一百九十餘人，女的爲四萬三千五百餘人，除縣城內外共有居民約二千外，其餘共分四區。第一區計四千一百零四戶，第

二區二千八百六十四戶，第三區二千九百八十四戶，第四區四千零五戶，其職業上之分配，則農佔一萬二千零十一戶，工佔三百六十戶，商佔四百七十八戶，自由職業者佔一千一百零八戶，爲喇嘛者八百五十餘人，無職游民一百七十餘人，乞丐八十餘人。

全年出產 本縣轄境內並無大山碩水，故天然富源絕無僅有。礦產現已開採者，僅五峯寺山後之一處炭礦而已，然品質極劣，中含硫分頗多，燃時有奇臭，且產量不多，每年只六萬餘斤，不敷供給五家燒酒之需。開採時期，限於冬春兩季，入夏則礦內障氣迷漫，燈火不燃，且不時出水，採掘不易，故即停止開採。至於農產品，因縣境地處高原，氣候寒冷，人民雖多以農爲務，而對農事毫無發展，故出產亦無幾。茲將種類及產量，列表如後：

(產品)		(每年產量)		(價值)	
青稞		四萬餘擔		四十萬元	
大麥		五百餘石		三千餘元	
小麥		二萬餘石		三十餘萬元	

其他各種手工業出產品，爲數更微，茲亦列表記其名稱及產量等於後。

(名稱)	(每年產量)	(價值)	(銷路)
山芋	六千餘石	二萬餘元	
豆類	一萬餘石	十五萬元	
胡麻	二千餘石	三萬餘元	
菜籽	三千餘石	七萬餘元	
磚瓦	三十餘萬斤	三千餘元	本縣
皮革	馬皮百餘張 牛皮五百張 羊皮三千張	二千餘元	本縣商販
五金製品	銀製品三百餘兩 銅鐵製品五萬餘斤	一萬一千餘元	本縣
酒類	十五萬餘斤	三萬餘元	本縣 西甯
醋類	十萬餘碗	一千餘元	本縣
油醬類	六萬餘斤	一萬餘元	本縣 蘭州

西甯等處。

交通建設

互助縣城舊稱威遠堡，原屬西甯縣，民國十九年設縣後，卽以此爲城。建自明天啓年間，橫一百二十五丈，縱一百十八丈，高二丈，城根厚二丈四尺，城頂厚一丈，由東門至西門，有街道一條，其交通工具不外大車，騾、馬、驢、等。

本縣轄境內大路有四，其一，自縣城西關起，南行經沙塘川至朱莊，西折行二十五里至西甯城，東折行四十五里至張家寨爲通關大道，寬均在二丈以上，可通大車，汽車。其二，由縣城西關起，西北行經祁塔爾，五峯寺等地入大通縣境，此路寬狹無度，不能通汽車。其三，由縣城西關起，北行至白崖莊，由此分支爲二，一折西達疊源縣，二北行達甘肅永登縣界，路狹不通車。其四，由縣城東關起，東行二十里至梭布寺亦分支爲二，一南行經小破通省道，二東行經白馬寺通省道，均不通車。

農業情形 本縣自耕農佔全農戶百分之六十五約七千八百餘戶，半自耕農佔百分之半四，約一千五百餘戶，佃農佔百分之二十一，約一千五百餘戶，無僱農。茲關於一般農民之租種狀況，分述於後。

納租方法 普通有納租金，納租穀，分租三種，納租金者，每畝最高爲一元五角。

中等爲一元至一元二角，最低爲六角至九角，於秋收後完納。納租數者，每畝最高爲五升，（西甯升）中等爲三升半至四升，最低二升半以上，分租者，上等地地主與佃戶均分，中等地概爲地主四，租戶六，下等地則爲地主三，租戶七，近年因亢旱時見，小地主困於差徭，另有送種辦法，即地主無代價借田與農戶承種。由種者應差納糧。

租納手續 先由租戶請人向地主說定租法及期限。再由租戶立約交於地主，租戶即可耕種，秋收後交租抽約，其議定分租者，於收割時雙方即地分派。

此間因氣候過寒，每年非至清明以後，地土冰凍不消，種植必待地土全消之後，大都於清明後即種小麥，其後種豆子，再種青稞，最後種菜籽，胡麻等，秋分後始成熟，先種青稞，菜籽，次種荳子，最後種麥子，年各均種一次。

本縣一般農民 對灌溉事宜，毫不講究，專恃天然雨水的潤滋，近年因旱災頻仍，多於春消時利用山中之雪水，架木槽以灌田，至於用以灌溉之河流水渠。在第一區則有沙塘川河，安定河等，第二區則有哈拉溝河，紅崖子溝河等，第三區則有景陽川河，蘇木連河，西溝渠等，全縣河流細小，不能利水車。

茲將關於一般農民的生活情形，亦略述於下，本縣地瘠民窮，農民生活，極為簡單。其衣夏則梭布，類多破爛不堪，冬則無面老羊皮襖，一件有服至八九年者。其食則以青稞爲主要食品，山芋爲副食品，或代下菜，食時僅以青鹽佐之，近年因鹽價增高，尙有不得食者。一年中非有特別事故，或遇年節及其他例節，未嘗有食麥麵者，居則上等者爲舊式茅屋，次則土窰矮窟，農民以其生活之貧苦，所以多嗜酒以迷惘其痛苦，且以本縣盛產酒，故日沉於糟釀之間者，比比皆是。此外亦有吸食鴉片者，但爲數甚少。

一般農民除操正常之農事外，爲其副業者，則爲牧畜事宜。所牧者不外爲豬牛羊等類，現全縣農民，共有豬約爲一萬二千五百餘口，牛六千三百餘頭，羊五萬六千七百餘隻，每年產酪子四萬餘碗，酥油二千餘斤。

在尋常時期，雇工的工資每日約爲大錢四百文至五百文不等，至農忙時期，每日則多至一千文。

手工狀況 本縣因交通不便，產業落後，工業自無可言。爲手工業者大抵半工半農，現查全縣所有手工業，計有下列十二種，鐵匠，木匠，銀匠，梢子工，（專製載酒

油之器具者）泥水工，磚瓦工，裁縫工，酒業工，油業工，醋業工，粉業工等，其製品能輸出外縣銷售者，僅酒油二種，酒多銷售於西甯，大通，湟源，樂都，民和等處，油則多銷於西甯及蘭州等地。

一般工人的工資，最高者每日不過三角。最低者亦不下一角，他們既多為半工半農，其生活情形自與農民無甚相異，不過在飲食方面，則較為充裕，不致無鹽無醋。

商業情形 由本縣輸出外縣的商品，僅有燒酒青油二種。現有燒酒房五家，多係秦晉商人，近數年來，每年銷酒，平均約在十五萬斤左右，約值銀三萬元。青油每年可銷六萬斤左右，值銀一萬元上下，總計每年輸出額約為四萬餘元，其由外路輸入之商品，僅為梭布雜貨而已。向年多由蘭州運來，近年則多由西甯轉來，每年的輸入額約為二萬餘元，在本縣較大之商店約有六家，其資本之最高者，不過三千元，最低者則在三百元左右。

男女相率結隊覓合

△有夫之婦亦可隨時與人擁抱

△男子頭可去髮必留

△土人知書講禮……已漸漢化

本縣大小商店，共有六十餘家。其買賣情形，多係以帛易粟，如以青稞製酒，酒銷得銀，復以銀辦貨物。此種循環方法，甚可補救本地金融流通之不足，且以青稞製酒，能以農產品變為工業品，銷於外縣，其有補於本縣民生，實不淺鮮。惟近年來酒稅增高，銷路不暢，燒房已逐漸減少，青稞因之無用，不但商業凋敝，而賴是以為圓轉之農工業，亦受其不少影響。

教育現狀 本縣現有學校九十四處，計完全小學七處，初級小學八十六處，女子小學一處，全縣教育經費，除由產銷稅項上附加二成征收，計為三千六百元外。又由就

地籌撥者爲數七千六百九十一元，共計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一元，此外更有教育基金（一千八百元）的利息六百四十八元，學田三千四百零九畝，其各項經費，均隨入隨出，無清理保管之負責者，其出自產銷稅項者，則由縣政府發給教育局支領，至基金一項，則並無實在基款，全係捐自地方，不收捐款仍立捐契爲憑，每年按分起息，由各校自行征收開支，呈報所屬機關備案而已，學田一項，現正由縣政府及教育局會同清理中。

茲查得本縣受過小學教育者九百六十七人，受過中等教育者一百五十四人，受過大學教育者三人，受過補習教育者三百餘人，私塾義塾出身者七千八百餘人，成年識字者四千三百餘人，全縣學齡兒童在學者計爲二千六百七十四名，失學兒童約爲一萬二千餘名。

本縣自設治以後，經熱心者之提倡，各種社會教育，亦稍具形式，但因經濟關係，少有成效，現查先後設立者已有中山圖書館，民衆閱報室，公共體育場，民衆學校，民衆問字處等。

宗教信仰

本縣漢民多信神教，亦有信天主教者。回民則純奉回教，土民則信奉

佛教。(每戶必送一人至寺院爲僧，終身不娶，專事念經禮佛，遊方化齋，與藏族同。)

本縣除漢民外，土民之爲僧者，不過數百，回民不過二千人，故宗教方面，雖各有所宗，尙無惡感。即教民與非教民之間，亦未發生衝突。至土人所信奉之佛教寺院，其數約計三百餘處，此外如各鄉村之土地，山神等廟，既無廟產，亦無僧道住持，茲將其較大寺院之大概，略爲述之於後：

縣屬第二區紅崖子溝，有佑甯寺者，內分五囊，一曰土觀囊，土觀呼圖克圖主之，有僧七人，都爲第二區的土人，他們的生活食則以青稞，炒麵，酥油，奶茶爲主，衣則以紅布縫綴之袈裟爲主，囊產之富，爲全總寺院之第一，因爲其囊產所屬之土地甚多。而其附近居民，悉爲耕其地之土民佃戶，故每年的收入甚宏，囊建於明宣德間，同治亂後重建，僧之信奉者爲黃教，所習誦者爲梵經，而語言則多用土語並兼番語，日常除奉經叩佛外，無所事事。二曰章嘉囊，章嘉呼圖克圖主之，該囊乃光緒廿一年亂後重建，有僧二人，亦屬土人，生活習慣與土觀囊土僧同，但章嘉佛自清季晉京後，至今二十餘載，尙未歸寺，現該囊之一切事務，均暫由大管家代爲管理。三曰孫布囊，孫布呼圖克

圖主之，有僧六人，亦屬土人。四曰却藏囊，却藏呼圖克圖主之，有僧三，亦屬土人，上二囊皆與前同，其囊屋皆重建於光緒二十一年亂後，囊僧的衣食習慣等亦如土觀土僧。五曰吉祥囊，爲衆僧辦公之所，僧剛僧官主之，有僧約五百餘人，藏人少，而土人佔其多數，其生活習慣等亦與前各囊僧侶同，此外又有各小囊，李家大佛，獨古佛，果莽佛，加斗佛，胡爾郡佛，五世佛，林嘉佛等，皆隸屬却藏囊。各囊僧衆，雖習漢語，惟漢文則一人不識。其次爲北由後扎隆溝之扎隆寺，主寺者爲嘉義彌麻，有藏僧百餘，信黃教，其生活習慣衣服等亦與佑甯寺之僧侶同。其次爲第四區之谷扎堡的闕龍寺及松番寺，均爲大通縣廣惠寺敏珠呼圖克圖之所屬寺院，闕龍寺有僧五十餘人，松番寺七十餘人，均屬土人，該寺等亦均爲光緒二十一年亂後重建，與佑甯寺大同小異。

風俗人情 本縣民情敦厚，勤儉耐勞，對於血汗之所得，不忍任意揮霍，惟本縣以產酒過剩之地，一般人民，乃無不以此爲日常應酬之物，以其取之之賤且便，故未嘗有一人樂而戒之的，甚至飲酒成癮的在在皆是。至於吸食鴉片，因係一向禁絕種植，當地無有，雖間有從外販入的，但價貴值昂，購求不易，因此嗜者甚少，茲查知吸食成癮

者，約佔全縣人口總數百分之十二以上。

此間民風雖甚質樸，而對於性的需求，則很沾有香氣。所謂廉恥，不甚看重，無論漢民土人，只要男女兩情相悅，便隨處可以野合。土人婦女，甚至在本夫之前亦不忌與其所愛者媾合，而在本夫更不以為奇。習俗每年於舊歷年關，各地按例裝演社伏，土人婦女，每於夜間，結隊成羣，往來街上，以求其悅意之男子，男子亦整裝相迎，冀獲巧遇，幸而彼此相值，則當場擁抱，以洩其高度之肉慾，此種風尚，在現為縣城之威遠堡較別處為尤甚，自設治後，因公安局之制止，稍減於昔，且聞前之公安局人員，每有藉此漁利者。

本縣之土人女子，一律天足，概不裹繞，因此健而敏捷，勇於勞動，男子完全蓄髮，視髮如至寶，神聖不可侵犯，大有頭可去，髮必須留之概。漢回人民，居縣城者，男子不蓄髮，幼女不裹足，中年婦女，則強迫放大，居鄉間者，男子三十歲以上之蓄髮者尚佔其半，二十歲以下之蓄髮者已無。婦女完全裹足，統佔全縣之纏足女子，竟佔婦女總數之百分之九十五，男子尚蓄髮者，佔男子總數約百分之三十五。

公法團體 茲關於本縣的公法團體的調查，特列一表圖記其機關名稱及其大略情形於後。

	(機關名稱)	(職員總數)	(全年經費)
縣政府	十一人	七千八百元	
教育局	五人	六百二十元	
建設局			
財政局			
禁烟局	九人	九百元	
產銷稅局	十二人	一千六百元	
商會	十四人	二百十八元	
農會	三人		

(現下的工作情形)

一切進行，常感人才缺乏，現擬加以整頓

缺乏人才，辦事上尤感於經濟的困難。

現附設於縣政府，即縣府之建設科，擬於年內正式成立。

同右，即縣府的財政科。

進行困難，不見團體的利益。

一般農民，視農會為勒款之所，懼不加入。

工 會 五 人 一百二十元

工人窮苦，會費不出，經費支絀，徒有虛名。

清 賦 處 七 人 一千五百九十六元

本處為臨時機關，擬清丈完竣後即行平均差徭。

公 安 局 三 十 七 人 二百六十六元

本局現置局長一人，巡官一人，督察一人，科員一人。本局所司的多關於市政建設，市政衛生設施，長警訓練，長警考核，道路修築，保衛治安，及消防救濟等工作。

公 安 隊 廿 五 人 三千一百三十二元

現分三班，每班置長警一人，警士七人，維持地方秩序，其經費及鎗支等概由公安局發給，現有鎗十一枝。

財政現狀 本縣全年財賦，計由折徵項下繳收者六萬九千四百八十一元七角印花

稅項下繳收者一萬八千六百三十元五角二分。產銷稅項下繳收者一萬二千餘元，糧茶稅項下繳收者一萬三千餘元，鹽稅項下繳收者八千餘元。禁煙罰款項下繳收者，七千二百元，統計全年共繳收十二萬八千三百十二元二角二分，全年計支出政務經費七千八百元

，行政、警察、餉精及服裝費三千四百元，公安經費四千五百六十元，教育行政經費九百三十五元，黨務費六百元，教育經費三千六百元，征收人員薪俸五千二百元，鹽稅解繳權運總局八千元，禁煙罰款解繳禁煙總局五千四百元，其餘悉解省財政廳，此外尚有清賦照費全年約計繳收三萬餘元，除清賦人員提取百分之六為其經費外，餘則悉繳財廳田賦組，至於全縣人民所負擔之糧草稅款，計有十餘種，茲對其名稱及征收辦法等，列表於後。（已見於前者不再入）

屯糧	番糧	其他糧	耗羨糧	盈餘陋規糧
(名 稱)	(全 年 負 擔 數)	(徵 收 方 法)		
四九六九·四〇三五一倉石	每年以每石折洋九元催收			
六七一·九二九倉石	同 右			
五六倉石(二十一年度)	同 右			
七八〇·一九六三五倉石	屯糧項下，每石附加一斗五升。			
八五七·七九四二一倉石	屯糧每石，附加一斗五升 七合，番糧每石附加一斗零七合。			

百五經費糧

二八四·八六六七余石

屯番百五經費，每石附加五升。

營買糧

二四〇〇甯石（即西甯市石）

由第九師部派員催收。

支應草

三〇〇〇餘斤

同 右

屯草折價洋

一八六九·五〇九元

每年由縣府徵收十五萬零廿六束，每束折洋一分九厘，合計如上數。

糧草串票洋

六〇元

每年由財政廳清領串票三千張，每張價洋二分。

附加法院經費

二二九四·〇一一元

屯糧每石附加洋四角四分，番糧每石附加洋三角八分。

補助師範經費

七二元

每年由民衆攤收報解。

油樑磨費

一八〇〇元

乙等油磨一六四座，每座徵洋三元，丙等油磨六五二座，每座徵洋二元，每年由縣府徵收，合如上數

稅契價洋

一〇〇〇餘元

由縣府徵收。

驗契費洋

一〇〇餘元

由縣府徵收

印花稅洋

二四〇〇元

同 右

牙稅洋

四〇元

每年短期牙帖十五張，合徵如上數。

民間支應人夫縣
差損失估計洋

九〇〇〇餘元、

附註 一，二，三爲正糧，四，五，六爲附徵糧，七，八爲臨時供應糧草，九至十

八爲縣府經徵之款洋。

地方自治

本縣曾於民二十一年，舉辦戶口清查一次。設治後，已將全縣劃分爲

四區七十三鄉二鎮，第一區分一鎮（威遠鎮）十七鄉。第二區分一鎮（張家鎮）二十鄉

，第三區分二十鄉，第四區分十六鄉。（按本縣未劃分區域之前，以堡寨爲分治區域，

其鄉村之行政制度，漢人方面，每堡設紅牌一人，土人方面，則有總管，千爺，八爺之

各種名目，至於蒙藏民族之王公千百戶制。因本縣蒙藏居民甚少，無此種制度之設，惟

特殊於各縣者卽所謂土司制，各處土民均受制於當地土司與之當差納糧，不敢反抗，惟

常患「二主之苦」即（政府與土司）近來改土歸流之呼聲漸高，一般土民已思脫離土司關係，以就政治範圍云（另有土民調查一節於後）。

本縣無法院及監獄之設置，因司法行政全歸西互地方法院辦理。惟可奇者，即青海高等法院與互助縣政府合派一管獄員駐省，該員之生活費，則領自高法院縣府既未兼有司法權，自無管獄可言，而此管獄員獨為高法院與縣府所合派，則殊難知其意義的所在。

民族情形 全縣居民，可分為漢、回、藏、土四族。漢人佔百分之八十六，回人佔百分之三，藏人佔百分之一，土人佔百分之十，漢族遍居全縣各地，回族住於第三區之馬圈、甘溝、鍾林、剛冲、上下鮑堡、及第一區之黃家灣等地，藏族僅第三區之巴圭族及第四區之札隆寺等。（土民居地另詳於土民調查節。）境內民族雖複雜，然除漢族外，回藏族甚少，其餘多數為土民，土民久已漢化，與漢人感情甚洽，並無若何之衝突。對於地方行政，亦無甚大障礙，惟土司制稍有影響而已。

土人調查 所謂土人者，各省種類不一，如粵、桂、滇、黔、湘、蜀之苗、獠、獯

矜、潔、穠、砂狹等。本爲各處邊境土番，不通文化，性質頑強，有時雖土官亦不能鈐制。惟上述土人，智識較高，務農而外，兼能織布製陶，與漢人互市，若夫青海土人，則與上述者迥異，他們本蒙、回各族中之有實力者。在元、明、清時，率衆歸附，以保守邊境之功，國家酬其庸勞，錫茅胙土，相沿至今，其子孫耕耨爲生，生活習慣，已漸趨漢化，食糝糠，服布褐，知讀書，講禮節，與漢人甚少區別。考西甯舊府志，西甯，碾伯兩縣土司，自明洪武時已受世職，有祁指揮使，祁指揮同知，有李都導揮，有汪副千戶，有納副千戶，有吉百戶，有陳指揮，有趙千戶，有乜僉事，（後更姓爲冶）有阿百戶，有甘千戶，有朱千戶等，有刺千戶等，互助縣本西甯轄地，茲將土民之在互助者，按其所住鄉村區域，管轄土司，詳爲調查，縷述於後。

（一）李土司 本西域突厥種，沙陀磧之後裔，後唐李克用，藩封晉王，有子十三人，卽俗所謂十三太保，此十三人中，有李存琦者，其孫李繼恭李繼捧。曾爲宋代節度使，至元代有爲歧王府官李賞哥者，亦爲其後裔。賞哥之玄孫南哥，爲元之西寧州同知，明洪武四年，授世襲都指揮，生二子，曰李英，李雄。永樂六年，李英以功封會甯伯

，其後子孫世襲，謂之東伯府，住碾伯縣（即樂都縣）東南一百二十里之上川口，李英之從子李文，在明宣德時，爲陝西行都指揮僉事，後以功封高陽伯，其子孫亦得世襲，謂之西伯府。住西寧縣南三十里之乞塔城，此二伯府，各有土地，以管轄其土民，及至清時，西府土司李珍品，順治十年授指揮同知職，東府土司李天愈，順治十三年亦以功授指揮同知職，此兩土司雖一居樂都，一居西寧，而其所管轄之土地土民，在互助縣最多。今東府土司李勳成已移住互助第二區之桑思格，而西府土司李沛霖，則仍住西寧縣城內（我們青海考察團曾一度訪見）。

十一。汪並堡、張家莊、河東陳小莊、河西陳小莊、渾水溝、陳小莊、白多鵝、陳家台等處。均在縣城六十里之附近，屬第二區。舊爲東伯李土司所管，汪並堡有戶十四，有人二百餘口，張家莊有戶十五，九十餘口，河東、西陳小莊共有戶七十三，四百餘口。渾水溝、陳小莊，共有戶二十，有人二百餘口，全屬番族，然其風俗習慣，則與土人同，尙佛教，多業農，其子弟在校讀書者，僅五人而已。

十二。祁塔兒，在距縣城十五里之文盛鄉，有土五人十戶，四百餘口，爲東祁土司

及上下府李士司所共轄，其子弟入校讀書者，已有二十餘人。

十三。多思代，吉家台，屬第四區協力鄉舊爲西祁士司轄，有戶五十餘，二百餘人，其風俗習慣，一如塘巴堡之土民。

十四。納家莊，屬第四區納泰鄉，有戶五十二，二百三十人，係納土司轄民，設有國民小學一處，已有土民學生五十餘人。

十五。吉小莊，在縣城西南第四區之新城鄉，爲吉士司所管轄，有戶五十二，二百四十餘人，其文化之進步，較之各土民大有軒輊，在前清時，已多讀書者，現畢業於中小學者亦不乏人。

(二) 東祁士司 本西域纏頭種，其始祖朶爾只失結仕，爲元之甘肅行者右丞，明洪武四年，授指揮僉事世職。子端竹，洪武二十九年歿於陣功贈驃騎將軍，始賜姓祁，其十世孫祁秉忠，明萬歷年間，以功升薊遼左都督，加太子少保，樹碣滄中地方。至清，其子祁國屏，順治九年襲指揮同知職，生子祁伯彥，祁仲彥，俱有武功，仲彥曾爲浙江 金華副總兵，今住樂都縣北四里勝 番溝之祁煥，卽其後裔。

(三) 西祁土司 本蒙古族，其始祖祁賈哥星吉，爲元時甘肅省理問所官，明洪武元年，授副千戶世襲，其子祁賢，以功陞指揮使，隆慶元年，其孫祁德亦以功升西甯副總兵，清順治五年，祁德孫祁廷諫，仍授指揮使職，其後子孫世襲，今西甯縣南九十里彥才溝地方之祁昌壽，卽其後裔。

(四) 汪土司 本亦蒙古族，明洪武四年，始祖南木哥以功授指揮僉事，其孫汪福，以功升指揮使，及至九世孫汪澄淵，在明萬歷年間，升土司堡守備，順治四年，澄淵子汪陞龍，仍襲指揮僉事職，其後裔現住西甯縣西四十里海子溝地方，互助縣有其管轄之土地土民。

(五) 納土司 亦蒙古族，明洪武四年，沙密率部落投誠，其子納速刺，永樂元年，以功陞副千戶。嘉靖間，其六世孫納榮，以功陞指揮僉事。萬歷三十一年，九世孫納如言，充固原提標遊擊。順治二年，如言子納元標仍襲指揮職，今西甯縣南十二里的納家莊，卽其後襲居住地，互助縣屬有其管轄之納家，東園等莊，亦有所屬土民。

(六) 陳土司 本江南山陽人，其始祖陳子明，爲元淮安右丞。明洪武元年授指揮

，其子陳義，明洪武十七年，以功升西甯衛指揮使，六世孫陳治，以陣亡功贈都指揮同知職，順治九年，其十世孫陳光先之子陳師文，仍襲指揮使職，後以功升岔口守備，其後裔今住互助縣西區陳家台。

(七) 吉土司 亦蒙古族，有吉保者，明洪武四年授百戶，永樂二十年，孫吉祥，功升指揮僉事，清順治十二年，其後裔吉天錫襲指揮僉事職，世代相承，以至於今，現住西甯縣西六十里之吉家莊，互助縣亦有其轄地。

以上為與互助縣土民有關之諸土司，現仍有食爵襲祿，過其土皇帝之生活者，茲關於本縣各地土民之現狀，亦為縷述如後。

(一) 塘巴堡土民，在縣城西北屬第一區的聯合，進化二鄉，舊為東鄯土司轄民，初僅塘巴大戶等十三戶，今則生息蕃衍，已有三百五十戶，一千五百餘人，設有學校數所，漸知讀書識字的重要，其婚嫁禮節，與漢民殊異。大抵男在十歲以上即娶妻，女在十五六歲之後即出嫁，多以妻為家主，夫依之以工作，女子皆天足，頗能耐苦。婚嫁時，男先至女家親迎，既抵夫家，入門便拜堂，禮畢，女即入廚下做餚，女家親屬之隨來

者，遂踞地圍譙，歡唱番曲，（俗名道喇）以示祝賀。男女衣着，多以粗布與褐爲之。其式樣，男則與漢人同，女則一衣五色俱備，頭飾有名爲簾箕及馬鞍轎者，兩耳帶銀製之大環，其下繫細小紅白珠兩串，腦後覆銀髮如小碗狀，項間帶一大圈，飾以海螺燈類之類。其喪葬之禮，貧者在人死後，延僧唸經，富者則請寺院有名禪師或活佛，大事超度，事後昇諸野外，以火焚之，名曰火葬。近年亦有用木棺如漢人葬者，語言方面，與蒙古語大同小異，惟濁音則大不相同。蒙古人呼茶爲「却」，而土人則呼爲「喀」，其信仰佛教也，每一戶中如有兄弟二人以上者，必擇其清淨之一，從幼送入寺院爲僧，此外又有修蓋方神廟者，其供奉之神護爲化娘娘及驃子天王等。若有人遇病時，其家人必往廟中許願，或跳神，或請僧念經禱求，絕不信用醫藥，又凡富有之家，於其院之中央及門樓上，恆立長約丈餘之木桿一，上掛白布，滿印番經，名曰嘛呢旗。又於山頂最高處，或丫壑之上，用石塊疊成一四方高台，上下左右各約六七尺，上築木架，亦成四方形，空其中面實以亂石柳梢木槓雞羊毛等，名曰毛吉，又名嘛呢大闕，其用意謂能佑地方面避冰雹，每月初八十五必在此種地方，焚香以敬虔，土人不講清潔，其居屋甚至糞

便滿堆，亦不稍加掃除，而與牛馬同棲止。

(二) 東溝大莊姚馬莊等，均在縣東十五里第一區之東瀛鄉，有土民一百零二戶，三百九十七人，均歸李士司管理。此處土民，因距縣較近，頗知讀書之要，該鄉之小學中，已有土生二十餘人，操漢語甚熟。男子不蓄髮，其職業以農爲多數，商者次之，頗通世故，重禮節，不若他處之愚蠢，其婦女之習慣與裝飾，則與塘巴堡同。

(三) 泥忙、碾線，落少，唐拉，李家灘等，距縣城二十里，屬一區同化鄉，係西伯府李士司轄民，有戶一百三十，五百餘人，其風俗習慣，一如東溝大莊，土生之入鄉校讀書者已有四十餘人。

(四) 大小羊圈堡，在縣城東南三十里，屬第一區窩有鄉，亦爲西伯府李士司轄民，有八十戶，三百四十人，佔全鄉居民三分之二。

(五) 西華林，柳家莊，協定崖，東家莊，在縣東廿五里第二區之安寧鄉有土民八十七戶，三百九十六口，佔全鄉人口四分之三，舊亦爲李士司轄民，今則除東家莊廿一戶，柳家莊十三戶，仍爲李士司管轄外，餘則已脫離土籍，而被呼之爲有司（因係政府

的轄民)。其語言皆與蒙人伺，惟無文字，性極愚，不喜讀書，男子多操畜牧買賣等事，婦女則天足不鞋，頭帶馬鞍式之帽，能耐苦，操作甚勤，子弟之聰穎者，必使之爲僧，蓋藉以省娶婚之煩，凡能在僧侶中得較高之地位者，其家人必引爲有光門第。

(六)卓科莊，東柳家莊，在縣東三十里之第二區民治鄉，有土民三十戶，一百六十口，內十四戶歸甘肅連城盧土司管轄，十八戶歸祁土司管理，餘爲土觀囊土觀管理，婦女頭式有三叉頭及西番頭二種，男子蓄髮者尙有三分之二。

(七)張經寺，花岩寺，班彥北莊，在縣東六十里第二區之啓明鄉，有土民一百七十二戶，五百廿八人，班彥莊之土民歸李土司管理，張經花岩兩莊歸盧祁土司分轄，信佛教，讀書識字者不及三十人。婦女用白珠綴爲圓形，徑約四五寸，繫髮間，懸於背上，形同燒餅，名曰乾糧頭，該鄉雖亦有漢民，然不及五分之一。

(八)桑思個，上土觀，下土觀，東院鄉家，在縣東五十里第二區之順泉鄉，有土民八十二戶，三百七十九口，歸東伯府李土司管轄，該鄉土民，耐勞動耕，衣食豐足，李土司承勳卽住桑思個。

(九) 荷包，小演教，十八洞溝，賀爾郡，在縣東四十里第二區之維新鄉，十八洞溝有土民十一戶，歸土觀囊之土觀佛管轄，賀爾郡有土民廿九戶，歸李土司東伯府管轄，惟小演教有土民廿三戶自昔已屬縣府不受任何土司管轄，但有所諸官兒者即如今之鄉長，在昔亦能管理土人，如土司然，但不阻抗政府之行政。

(十) 岔爾溝，在縣東三十里第二區之鳳儀鄉，有土民六十八戶，二百四十九人，歸西伯府李土司管轄，性尙武，善騎馬，又喜飲酒，每於寺院聚會，輒飲酒騎馬，百里競逐，女子服飾與安甯鄉司。

共和縣男子多棲身空門

▲婦女有不著褲者

▲年出甘草十餘萬斤大黃五千餘斤

▲土地面積 由縣治起，東至協和鎮，（土名江拉大莊）西至切吉，南至黃河沿，北至文博寨，（土名龍保色欠）所屬土地面積約二萬四千餘方里。耕地面積，計水田二百餘方里，腦田四十餘方里，旱田則因氣候乾燥而付缺如，荒地面積，計可墾者五千九百四十餘方里，不可墾者爲一萬七千八百廿餘方里。

共和係新設之縣治，位居日月山之外，在未設縣治之前，向無一官治理，以致大好土地，聽其荒棄。當前清時，爲羈縻邊氓計，多發部照，賜與強有力之蒙古王公，以資鎮守。迨後蒙古勢衰，乃半爲西番所佔據，均領有前寧海護軍使署的執照，視爲己有，故雖土壤肥沃，五穀咸宜，惟因土地所有權悉操於蒙番等王公千百戶之手，彼等專事畜

牧，不務農耕，內地農民，欲移往墾殖者，乃至盡被各部會長蠻橫驅逐，甚至慘遭擊斃，現彼等仍保守數千年不進化之遊牧生活，而棄膏腴於荒蕪，其可惜孰甚。共和縣的土地權既盡被王公千百戶等所操縱，即公家亦不能絲毫佔用，當設治之際，各機關所用土地，全係用款購買而置。

▲全縣戶口 全縣土房，統計爲一千零二十五戶，人數爲四千零二十餘人。蒙民帳房約七十架，人數約三百五十餘名，番民帳房約二千九百三十餘架，人數約一萬四千六百餘人，全縣的總人口數，約爲一萬九千餘人。以全縣土地計算，每方里不過一人，蒙番崇信佛教，男子多棲身空門，不事婚娶，故本縣蒙番男子數約爲八千一百六十餘人，而其女子數，則爲八千八百四十餘人，相去六百八十餘人，其中男子之爲喇嘛者十人，爲僧剛者三百六十餘人，全縣人口，因生活簡單，謀生較易，故遊民乞丐，並不多見。

本縣自十八年秋設治後，曾舉行戶口調查一次，當調查進行時，蒙番民衆，恃頑反抗，遂至半途中止。民國二十年，青海民政廳再行嚴令詳查，始將全縣分爲四調查區，

編爲四組調查，每組設組長一人，帶警士四名，通使一名，分往各區，結果仍以土房情形，得所詳悉，至各帳房居民，則仍抗不遵命，調查員一至，即羣起圍攻，如臨大敵，不得已，乃改派通蒙番語的警士，及熟識蒙番情形的通使，扮作商人模樣，擔負貨物，會同常走其地各商人，至各部暗地調查，歷時數月，未得滿意結果，祇據大概情形，略爲統計而已。

▲各項出產 共和地瘠由窮，天然富源，則屬缺如，惟黃河北岸的縣城附近，產甘草甚多，年可出十餘萬斤，多運往四州之松濟及茂州等處，又大河壩一帶之大黃，每年掘取所得，亦屬不少，約有五千餘斤之多。此外如鹿茸·麝香·狐狼皮等，在縣西亦有出產，惟以向無統計數目，其產量多少，無從查考，是項產品多取道遼源·西寧·轉至甘·陝·河南·天津·北平·上海等處銷售。

上述係只就礦產，漁獵及其他而言，至於農工產品，茲則分列二表，記其名稱，產量等於後。

農產品名稱 每年產量

每斗價值

註

共和縣男子多樓身空門

手 工 業 產 品	青	稞	四千五百餘石	三元
	大	麥	六千五百餘石	一元
	小	麥	六千三百五十餘石	三元三角
	山	芋	五百五十餘石	一元五角
	小	米	五石餘	三元
	豆	類	二千五百餘石	三元
	胡	蘆	一千五百餘石	二元五角
	菜	子	五百餘石	三元
	燕	麥	三百五十餘石	一元二角
	蠶	豆	二千六百五十餘石	三元

每年產量

價值

蒙番喜食炒麵、炒麵由青稞製成、因是農民多種之、其每斗價原與小麥相等、(即三元三角)

蒙番不食小米、不知種植之法、設縣後、由導河遷來之回漢農民、間有種之者、故產量特少、

上記斗石、均係西寧市制、

註

栽紋褥	五百餘條	每條八元
毛褐	一千餘個	每個三元
烟草類	一千餘斤	每斤五角
皮鞋	五千餘雙	每雙四元
醋	二萬餘斤	每斤二角
油	三萬餘斤	每斤三角三分

本縣所出手工業品、僅供縣屬全境之用
 蒙番不知種製之法、始於新移來的回漢
 農民

▲交通與建設 共和爲新設之縣，縣城尙待修築，現縣府所在之地係一村莊，其面積約一方里，居民僅一百六十餘人，縣府稍異於土房，略有建築，交通方面，陸路則由縣治起，東北至遼源計一百二十里，（由遼源可至西寧，故此一百二十里爲通省大道）西至大河壩計二百里，此外又有縣治附近之道路數條，均係於去年（二十一年）夏修成，其寬平均爲一丈五尺，通省大道最寬處亦有三丈左右，水路則除黃河外俱不能通行，黃河交通，亦只有在渡口用船筏載渡而已。郵電方面，現縣治已有郵寄代辦所一處，電話於去年夏後亦已通，惟僅限軍政各界之用。

▲農業情形 共和耕地甚少，其農產品自然不豐，每年收穫，除輸給王什代海各帳房小麥一百六十石及青稞二百三十石外，餘更不敷自給。統計前表所列，其每年之總產量約爲二萬五千九百餘石，其中豆類，二千五百石，大麥六千五百石，燕麥三百五十石，爲喂養牲畜的飼料，菜子五百石，胡麻一千五百石爲製油之原料，其爲民間食糧者，僅爲一萬四千五百餘石。全縣人民，平均每人每年需糧一石零八升，（每斗小麥可磨麵五十斤，每人每月需麵四十五斤，合麥九升。）全年共需二萬零五百餘石，每不敷量之五千九百餘石，只好用大麥，燕麥麩雜以製炒麵，故尙不感困難。

共和縣有地主七十餘戶 自耕農一百二十餘戶，半自耕農一百十餘戶，佃農約七百戶，雇農三十餘戶。依全縣土房戶口詳細計算，則地主佔百分之六，自耕農佔百分之十一強，半自耕農佔百分之十一弱，佃農佔百分之六十九，雇農佔百分之三，茲關於他們的大概情形，再爲分述於後。

（一）農村組織 共和在未設縣之前。全爲部落分轄，每部各有會長一人，會長之下有各小頭目，蒙族之會長最大者爲王公，領有政府發給的印信，爲其助理辦事之頭目

名爲幫辦，由王公自行委定，其下更以每十戶或二十戶設鄉老一人，承王公之命以管王公的轄民。鄉老復選部民之年齡較大者數人助其辦事，名爲老者。番族酋長之最大者則爲千戶，其次爲百戶，亦各有政府發給之印信，亦各委有幫辦，鄉老紅牌，（卽鄉老之別名）及老者等助其辦事，凡各部內一切民事訴訟等大小案件，均由各部的大小頭目，秉承王公或千百戶的意志，解決部民糾紛，遇事之過大，處理困難者，則稟呈省府處辦，設縣以後，雖將其原有組織稍加變更，而地方自治則尙未完全實行，蓋以地僻境荒，加以蒙番的習俗殊異，雖以較新的制度以待改革，而一時却難以見效。

（二）租納習狀 蒙番佃戶若欲向地主租田耕種時，應先送地主以茶，斜布，哈達，（蒙番見客時手持之帕）或牛羊等禮物，前往請求，經允許後，始得地一份（約二十畝）或二份（約四十畝）不等。由地主指定租種，其納租方法則有納租穀法，及分租法二種，在納租穀法，大抵每份地每年納寧升一斗五升，在分租法，則在下種時，其籽種由地主與租戶平均分擔，收穫時按收穫的多寡平均分派，在納租穀法方面看來，地主得自租戶的雖不甚多，而每年地主之一切雜差如千百戶王公等之出差費，每年赴省費，本部

與他部的交涉賠款，及省裏派來的各項差徭，均須由租戶擔任，而分租法，則政府派來之小差（如柴草等）由租戶負擔，大差（糧款）由地主自出，本部與他部的交涉賠款，雙方負擔，或由地主完全自認，租戶的意外負擔比較輕鬆。

（三）農民生活 全縣蒙番農民在冬季無論男女，均穿大領皮襖，頭戴尖頂皮帽，足着皮靴，男子在皮襖之內，尚有褲圍體，而婦女則不論冬夏，除長皮襖披身外，完全不著褲襠，且在夏季更不着皮靴，至於回漢民衆，男子在冬季亦均穿皮襖，夏季則布服與內地相同，婦女亦有如蒙番之不著褲者，蓋以當地不產棉，衣料布疋，不惟昂貴異常，更且難以求到，以是長其襖而廢其褲，亦爲一節省衣料之辦法，番婦女以習慣如此，亦不以不着褲爲奇爲苦，不如內地婦女爲求摩登而露其腿，實因環境使然也。蒙番日常以牛羊的肉及奶。炒麵。酥油。曲拉打短（譯音、飲料）等爲飲食品，亦有食饅首麵條等，漢回除食饅首麵條等外，亦有以牛羊的肉及奶。炒麵。酥油爲飲食品者，蒙番多住黑牛毛皮帳房，亦住土房，漢回則均住土房而無住帳房者。

全縣屬民，無論漢、回、蒙、番、皆喜飲酒，又愛唱小曲，歌番調，騎高馬，荷好

鎗，且慣鬥好殺，善交遊，愛親朋，來往酬酢，較內地爲繁。

(四) 農民的副業 住縣治較遠之蒙番，實以遊牧爲主，而以農爲副，他們大抵依水草豐美之區域，隨意播種多少的青稞而已。縣治附近的蒙番，已漸趨漢化，以農業爲專業，而以遊牧爲副業，其副產品爲牛、羊、牦犏等的毛皮奶乳及馬匹，漢回農民的副業亦爲牧畜，其副產品亦如蒙番農民，惟亦有飼雞養豬以爲食料，此外無論漢、回、蒙、番，每至冬夏之時，必結羣至山林，獵取鹿茸、麝香、狐、狼、野豬、草狐、獐狍等。以爲另一副業。

(五) 農民痛苦 全縣的蒙番農民，納稅輕微，而漢、回則困重特甚，蓋以漢、回均係墾民，根本不同，且多數都係佃農，每年除向政府納稅外，又須向王公、千百戶納稅當差，而王公、千百戶的剝削，又至刻且苛，無微不至，農民受其壓迫，痛苦異常。

女子先學養子而後嫁

△因蒙番帳房遷移不定

△商販亦祇得隨地行賈

△湟源縣礦藏有餘農產不足

手工業調查

全縣屬民，除小數的漢回外，都在遊牧時代，無工業可言，惟設縣

後，操手工業者，已多於前，則爲事實，茲亦將全縣比較發達的手工業，分別略述於後：

(一)裁毛褥 此業係設縣後新遷來之漢民所創辦，因規模太小，每年僅能產五百餘條。捻毛絨裁，純用人工，成本昂貴，銷售不易，以是日就衰退，頗感困難。

(二)織毛褐此業多係蒙番人所操，因蒙番所住之牛毛帳房，純以毛褐所製，每年約出一千餘條，銷路極廣，價值亦廉，很有發達趨勢。

(三) 製皮靴 蒙番所穿皮靴，半係來自遼源，半由本縣自製，因純用手工，故價值昂貴，惟皮靴為蒙番必需品，此業亦不難日見進步。

(四) 製酒 縣屬民衆，多喜飲酒，故製酒者亦甚多，惟不知燒酒做法，其所製者，性不甚烈，較燒酒大差，只能在縣境銷售。

(五) 油業 全縣所需之油，都係自做，但以農業出產的原料不多，故製者亦不多。

商品的出入 本縣每年由遼源，魯沙爾等處輸入商品約七萬元。大部為磚茶，斜布，綢緞，木碗，鐵刀，罈罐，糖，火柴，紙張，磁器，鍋釜，犁耙，繩索等，均係國貨，價值低廉，購之者甚衆。至外貨方面，則有所謂鬼子皮者，為赤俄所製之革類，亦佔輸入品之大部，由本縣輸出之商品，為羊毛，羔皮，駱駝毛，黑牛毛，鹿茸，麝香，虎狼皮，野豬皮，獐狍皮，甘草，大黃等，均由客商運赴遼源，魯沙爾，轉運天津上海等處銷售，每年總額在十萬元左右。

全縣無固定之商店，商人所經營者，均為流動性的駄攤，例如商販駄布等物。今日

至甲地販賣，明日則至乙地銷售等，因為蒙番的帳房遷移不定，商販亦只好爲隨地行買，自設治後，已擬建築城垣，修置店舖，組織街市，曾召集商民，商議進行辦法云。

教育的設施 自十八年設縣後，曾設立教育局，以管理全縣教育事宜。旋以經費關係，奉令停辦，改設教育科於縣政府，以縣長兼理教育。現計全縣共有完全小學二所，初級小學一所，在學者共一百五十餘名，其全年之經費共爲八百四十元，統係籌自地方者，由縣府在每年秋收後派員催收，分發各校。

查全縣除現爲學生外，其受過小學教育者，約爲一百七十餘人，受過中學教育者僅七人，均漢，回二族，蒙番人則一個沒有。

宗教與風俗 縣屬蒙番，皆尊佛教，惟有新舊之別。舊教卽爲紅教，信之者俗名爲本本子，又名「混」，（譯音）頭髮滿留，用紅布紮纏如升斗之大，高拱頭頂，其衣鞋則與俗人同，念經誦咒，各地都有。多不住寺院，娶妻置產，亦一如俗人。據謂，其先之活佛，有能呼風呼雨而起死回生之術，故現在一般俗人，對紅教徒異常敬畏。新教卽黃教，爲明永樂年間，宗喀巴將舊有紅教所改創者，信徒剃髮禿頭，不戴帽，着紅布

袈裟，不穿褲，悉住寺院，終日念經，每年七八月之間，則出外化緣謀生，不置產，不娶妻。其活佛則着黃色袈裟，與僧徒稍異。據聞近又有奉新新教者，其教徒之服裝打扮，與紅教同，惟經典則異，至於回民，則皆奉回教，漢民不一。

蒙番人對於婚姻，純取自由，大抵男女在未結婚前，須先行往還，經過二三年後，育了子女，雙方已情願意合時，始通知父母，央人說項，依男家的有無，規定聘禮的多少，（聘禮大概爲牛，羊，馬匹，斜布，磚茶等，或現物或折價。）由男方備齊，送往女家，然後擇期嫁娶。至期，女家派男女送客十人或二十人，騎馬隨新娘來男家，新娘則頭戴狐皮帽，身着華美布匹之掛面皮襖，足穿皮鞋，露腿，不着褲，一手以巾掩面，作含羞狀。乘高馬，唱歡曲，由送客二三人，左右扶持，疾馳而來，抵新郎村，村民男女老幼均呼笑圍馬不讓進，送客執鞭驅打，左右前後，擁護而進，至新郎帳前下馬。與新郎見面畢，女即入帳，男則召集村民，陪同送客，取酒作樂，痛醉始散。蒙番人在人死後，除請喇嘛誦經超度外，並請卜算者算定葬法，（有天葬，金葬，火葬，土葬，水葬等。）七日後即葬，葬前將屍衣完全剝下，使屍身赤裸，然後行葬。水葬法，即將一

絲不掛的屍身，拋諸河流便完。天葬法，即將屍身棄於山野，引鷹狼來食。如鷹狼不來，即改用金葬法，將屍身用刀斧割成碎塊，散棄山野。土葬，則稍如漢人，但無棺槨，埋諸土中而已。火葬則只有王公，千百戶，喇嘛等死後才可執行，其法即將屍身先行火焚，然後以其灰埋於土墩內。

蒙番人生性放縱，男女之間，絕對自由；女子亦有抱獨身主義而終身不嫁者，然而生子育女，則一如有夫之婦。青年男女，對於性的關係，視為隨便之事，各不負任何責任。女子在嫁後，仍可如意追逐所愛者，無所謂貞，節，淫，亂。男女因相愛而歡聚時，必唱情曲以抒其歡欣。唱時手持酒碗，按節面唱；既而男的捧酒碗趨女前灌飲，女即執碗起立，亦按拍相隨；由是相互纏綿，終而撲抱，各忘其形。

政治與稅收 共和自設縣後，經查明人口的多少和山脈河流的情形，即將縣屬土房居民，劃分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區，帳房居民，劃分為第五，第六兩區。第一區又劃十九鄉，第二區劃六鄉，第三區劃三鎮一鄉，第四區二鄉，第五區仍一鎮，第六區則只分三鎮（因第五，六兩區全為帳房，劃分不易。）每區設正副區長各一人，每

鄉鎮設正副鄉鎮長各一人，至於縣政府以下各機關的組織，則列表於後：

機關名稱	職員總數	全年經費	備註
縣政府	十六人	四千八百元	經費每月係按四等縣開支，規定月撥省款四百元，然領取困難，所得不抵七個月，且係直接由稅收扣抵。
建設局	一人	無的款，由縣府隨時津貼。	現已改為縣政府的建設科。
財政局	一人	同右	同右
禁烟局	一人	無的款	現已取消
產銷稅局	五人	係包辦，無經費	同右
清賦處	十四人	經費由省撥。	同右
公安局	三十四人	三千二百零四元	設局長，巡官，課員，督察員各一人，警兵共分三班，每班設正副班長一人，警兵八名，共有鎗二十七枝，經費係就地籌措。

全縣每年財賦繳收情形，茲亦列表記之如後。

(名)	(稱)	(全年數量)	(徵收方法)
香	糧	二三〇・一六〇倉石	係設縣後，由西遼兩縣撥歸之糧，由縣府向各頭人徵收。
其他	糧	一六〇倉石	設縣後，因費無着，商同各頭人徵收之糧，向各頭催收。
營	買糧	四〇〇甯石	由徵收機關派差催收。
支	應糧	三〇甯石	由縣府商同各頭人，向民間催收。
營	買草	二〇〇〇〇斤	同右
支	應草	二五〇〇斤	同右
糧	草串票洋	一・六元	串票每張二分，每年各頭人納糧後親行送交。
油	樑磨費洋	八四元	由縣府徵收。
印	花稅洋	一一八元	由縣請領推銷縣屬各商人，商人取後即交款。
地方各機關經費		五二七四元	由縣府派差催收。
民間支應人夫驛差損失		二四〇〇元	

統計上表，全年共繳倉石三九〇・一六石，甯石四三〇石，草二二五〇〇斤，款洋五四七七・六元；此外又有所謂蕃買糧石者，徵收後，除分給縣屬鎮國公班瑪旺扎勒及右翼盟長林沁旺濟勒外餘數呈請省財廳撥作經費之用。

(八) 遼源縣

遼源縣的調查，分述於後。

土地面積

遼源縣城市之面積爲三方里，由縣城東至關門三十里，與西甯毗連；西至哈煞岡六十里，與海北地爲界；南至日月山七十里，與共和縣接壤；北至石牆子十五里，與西甯縣爲鄰。面積爲九千九百方里，共分四個自治區：城關爲第一區，西北爲第二區，西南爲第三區，東南爲第四區。計第一區有水田四千畝，旱田一一六〇畝；第二區共水田二八六〇畝，旱田二六五一〇畝；第三區共水田九六一三畝，旱田二三一〇二畝；第四區共水田三七四〇畝，旱田一二七三六畝。總共全縣水田二〇二一三畝，旱田六三五〇八畝。全縣荒地，第一區約六十二萬五千餘畝，第二區約四十四萬九千餘畝，第三區約三十九萬六千餘畝，第四區約六十八萬九千餘畝，共計二百十五萬九千餘畝。

。皆山高氣涼，土面石底不可墾殖之地。（查遼源之大宗出產物爲皮毛，九一八後，因銷路閉塞，金融停滯，又以捐款差徭浩繁，地價受其影響，大爲低落。現上等水田每畝約值十三元，中等水田每畝約值八元，下等水田每畝約值三元，上等旱田每畝約值三元，中等旱田每畝約值一元，下等旱田則拱手與人，亦有拒而不願受者。）

全縣人口 全縣戶口，共計四三、七六戶，二萬三千七百餘人，工人二百九十餘人，商人約二百五十餘人，服務教育界者七十餘人，爲喇嘛者三人，爲番僧者約四百人，爲道士者十餘人，爲遊民乞丐者約四百人，餘均爲農民。以全縣土地面積計，每方里約居四人。（民國二十年二月該縣政府曾令飭各區長督飭各鄉長閭長等，清查戶口一次，上記戶口總數，卽以此爲根據，又查該縣居民每年移往他縣或外省者約三五家，現住於縣城內外者約爲六千餘人。）

富藏與出產品 遼源縣屬第四炭茶石浪地，有石區礦一處，深約丈餘，面積可七八方里，已由城內居民鮑水忠等呈准省建設廳及縣府實行試採。又縣屬第二區小寺爾地方有，產玉（俗名加牙玉）之礦約二尺，面積三十餘方丈，亦已由該處人民採作茶鐘酒

杯及手環等裝飾品之用。此外則縣屬第四區響河爾地方有方鉛礦，惜民間不知開採之法，至今仍埋藏於地。

湟源全縣全年所有農產物，約九千四百五十石，不足爲全縣人民之需，（全縣每年約需十六萬六千餘石）每年須向他縣購辦補充。茲列表記其名稱，價值及出產量於左：

（名稱）	（每年產量）	（價 值）
青稞	三千三百石	每石十三元
小麥	一千五百石	每石二十元
山芋	一千石	每石七元半
荳類	二千石	每石平均十二元半
燕麥	二千二百石	每石七元
菜子	四百五十石	每石十四元

關於工業的出產品，茲亦記其名稱，產量，價值，銷路等於左：

(名稱)	(每年產量)	(價 值)	(備 註)
毛織品	毯二百餘條 口袋一千二百餘條	每條各二元餘	在本縣各地銷售
磚瓦類	五千餘塊	每百塊四元	同 右
皮革類	熟牛皮二千一百餘張 野牲皮三千餘張 老羊皮四千餘張 羊皮十萬餘張	野牲皮一萬五千餘元 老羊皮一千六百餘元 羊皮五萬餘元	除本縣外，又轉運至平津一帶銷售，又熟牛皮製成鞋子後賣與番民。
酒 類	五千斤	每斤二角五分	在本縣及番地一帶銷售。
醋 類	六千四百斤	每斤六角	同 右
醬 類	二百斤	每斤二角五分	同 右
油 類	二萬三千斤	每斤三角	同 右

出產品除上述外，又有鹿茸麝香等類，每年產量及價值無統計可查。

雹災大如牛馬

△農民以大車載赴西甯供人觀覽

△吸鴉片者佔全縣人口七之一

△男多死於胃病女多死於瘵疾

交通與建設 湟源縣城市之街道，其可通汽車者，爲由來關至西關的一街，長約二里餘，以人工砌土築成，久雨後常被沖毀。城市以外的交通：陸路則有二：一爲通省大道，長約九十里，寬約丈餘，由縣城起東達西甯；一爲通共和縣之路，由縣城起西南至共和縣境日月山止，長七十里，寬亦丈餘。水路雖有湟水可通西甯，惟因水急流淺，船筏不能通行，無交通可言。

湟源在民國十四年後，已改驛設郵，現縣城有二等郵局一處，歸甘肅省郵局管理。有郵路三條（一）：由縣至都蘭，（二）由縣至西甯，（三）由縣至共和，其關於包裹的寄

遞和銀錢的匯兌等都極便利。電話方面，亦已由西甯總局設分局一處於縣。

農業

關於農產物的產量與名稱等，已述於前，茲略述農村情況於後：

(一) 地主與農民數 縣內稱有田地者約十餘戶，自耕農七百九十餘戶，半自耕農一千三百餘戶，佃農一千餘戶，雇農一千二百餘戶。

(二) 租納情形 租納的方法只有分租一種，大抵每地一斗，(即每地能下種子一斗)最高年租市升糧一斗五升，最低為八升。租種時，地主常以牛驢幫租戶耕種，亦有以金錢接濟，租戶每年交租一次，其租田之副產物，則地主與租戶，四六對分。

(三) 農民生活 湟源除少數農民擁有土地外，全縣最沃腴的土地，十分之三以上為各寺院所佔。耕者多係佃戶，納繳租額約為十分之六。縣屬東科寺曹家喇嘛，應納大糧營買糧等，悉令租戶負擔，其他各寺院所用柴草等，亦由租戶供給；因之農民終歲所得，均被剝削淨盡，所餘最多只能作八九個月之用。每年外債累積，逃避無門，衣不遮體，食難充飢，密洞土穴，到處為屋，其生活的困苦，非東南各省民衆所能想像；加以近年來，每至冬令嚴寒之際，流氓地痞，便結夥為匪，鄉間農民，遭其蹂躪，更是慘痛

萬分。簡而言之，農民的生殺予奪之權，實盡操諸各寺院的喇嘛地主，流氓，土痞等而已。

(四)農民的副業 農民之副業，大抵為飼養牛羊鷄豬等的牧畜事宜；其副產，如飼牛者，則擠奶製造酥油奶餅等，飼羊則剪毛取皮以及作他項用品等，間亦有以毛織褐，賴以蔽體者。

工業 遼源曾於民國十七年籌設平民工廠，募集基金約有八千餘元，嗣因種種關係，迄今尚未舉辦。手工業中，以羊皮工業為其主要；每年製成熟皮或製成皮衣，以銷售外省，但近來因市面蕭條，已日呈衰落之象。其次為織毛工業，如織造口袋，毛單子，襪子等，惟以銷售之處，僅限於縣境之內，年來尚無如何變動。

商品的出入 由遼源輸出的商品，僅為羊皮，羊毛，鹿茸，麝香等而已。其輸入之商品，則以茶布為大宗，大部來自平，津，山，陝等處。外國貨以日貨為最多，往年本縣的輸出額超過輸入額幾及數倍，今年因皮毛停滯，市面蕭條，輸出額頓形衰退，已大不如前了。

遼源在青海夙稱豐富之區，商店之大者，其資本金達萬元以上，最低亦在二三千元左右，商務之盛，僅遜於省垣；自十八年被馬仲英攻陷後，商號多被慘燒，近年更以東北事變，皮毛被阻，因之金融拮据，市面停頓，此殘餘不多之商號，又復相繼歇業了。

教育 遼源的縣教育局，早已成立，各鄉間的小學校，亦均設有學董三人以至七人。現全縣計有完全小學三處，初級小學四十六處，其全年經費，除原有教育基金二萬餘元存於商號，以一分二厘之率抽息外，復由商會於羊毛項下每年抽出二千元左右以爲補充；此外各學校之學田，每年亦收租糧以補充經費。茲悉全縣受過小學教育的，男的約千三百餘人，女的約百餘人，受過中等教育者，男的約四十人，受過大學教育者，亦有男的四人，而全縣在學的兒童，現約二千三百二十餘人。

風俗 縣屬人民，信佛教者佔全縣人口十分之六，信道教者七十二人，回族人民約百餘家；信天主，福音二教者共二十餘人；此外又有入同善社與清茶會者，但人數不多。宗教的信仰雖各不同，却向無惡感與衝突；惟回教徒與漢民間，在過去曾有互相殘殺仇視等事，現已化除無餘。

全縣男女嗜酒者，約計全人口十分之七八，男女吸食鴉片者，據禁烟局調查，約計全人口七分之一。漢回女子其纏足而未放者，十之八九，男子未剪髮者，仍有十之二三。遑源居民以漢族爲大部，回民甚少，番族已爲漢人同化。漢族的婚喪禮節，儀式沿舊，無甚足述，回番亦如青海之各地。

全縣的天然災害，以夏天的雹災，水災，旱災爲最可懼，雹災發生時，其所墜之雹，恆在直徑一寸以上。去年七月間，農田竟降下一大如牛馬之巨雹，農田致被壓成一大窟窿，幸人畜早已遠避，未遭暴擊。而附近所下者，則皆如滿天星斗，橫飛直奔，紛紛襲來，數鄉之農產物，因是摧殘淨盡。至貧農矮屋，亦被壓倒無數，慘狀不堪盡述。此飛來之牛雹，爲供觀瞻起見，曾由農民以大車載赴西甯，任人觀摩，真是天下的奇聞。水災，旱災之來，農民亦只能束手待斃，蓋防禦之法，在事先絕不慮及的。

全縣人民，患時疫的不計外，男子多死於胃病，女子多死於瘵病。此項病源，均因氣候寒冷及食肉飲酒所致，境內無施救與預防機關，疾發時亦惟有坐待其斃。

政治與稅收

關於政治方面，茲特別表記其機關名稱等及大略情形於後：

(機關名稱)	(職員總數)	(全年經費)	(備註)
縣政府	十一人	六四八〇元	因縣境蕭條，經費拮据，建設困難。
教育局	四人	七七〇元	工作尚佳，惟因民智未開，推行甚難。
建設局	二人	無	
禁烟局	十人	尙未規定	
產銷稅局	二十九人	一〇二〇〇元	每月由收入內扣提二成作經費。
清賦處	五人	每月二三〇元	清理田賦以後，平均民衆差徭。
公安局	三十八人	每月二七〇元	設局長一人，巡官一人，督察二人，哈拉庫圖分局長一人，巡長四人，餘悉爲警士，每月經費由商會籌撥，現有七子鎗十枝，來復鎗八枝。

本縣的稅收方面，每年由縣政府實收地糧倉升（四倉升合一市升）七百八十石，按六成折價。（每石八元）四成本色，（糧）催收完齊後，呈報財政廳，縣政府經費，則向財政廳請領，茲關於全縣人民負擔糧草稅款之名稱，數目，及徵收方法等列表於後：

(名稱) (全年負擔數) (徵收方法)

到 青 海 去

番 糶	四九四・四七三五倉石	由縣府徵收
其 他 糶	八七六・一八二倉石	同 上
盈餘陋規糶	一二〇・七八倉石	同 上
百五經費糶	三九倉石	同 上
營 買 糶	一〇〇〇甯石	由省軍派員徵收
營 買 草	二五二〇〇斤	同 上
糶草串票洋	十二元	由縣府徵收
附加法院經費洋	四百十六元六角	由縣府按每倉石徵洋三角七分半
補助師範經費	一百元	由縣府徵收
油櫟磨費	三百七十五元	同 上
印花稅洋	一千二百元	同 上
當 稅 洋	一百四十元	由商家向縣府繳納
牙 稅 洋	七十四元	

其他雜捐雜稅 一千九百五十二元

由縣府與公安局會同辦理

地方各機關經費 洋八一三八元

糧六二二石

由縣府徵收

民間支應人夫驛差損失 三百元

縣政府奉省府令辦理

產銷局卡總收 一九一二〇〇元

(民國二十年度)

糧茶局卡總收 一四〇二五三元

(二十年度)

權運局卡總收 五七二六六元

(二十年度)

(附註) 上表總計全年收糧一五三一・三三五五倉石，又一〇〇〇甯石，草二五二〇〇〇斤，款羊四〇六三六七六元。

活佛在番土兩族中之權威

朝見者以受到棒擊爲榮；頭碰佛床回家可免災難

大通縣……漢人烟酒嗜好甚深而回民絕無

全縣土地 全縣土地，縱約一百廿里，橫約十里，總面積約爲一萬零八百方里。耕田面積，計爲六十六萬三千二百七十餘畝，分爲四區：第一區計水田七千二百畝，旱田十萬畝，腦田九萬八千九百六十畝；第二區計旱田十萬零二千畝，腦田十三萬零六百八十畝；第三區計旱田十三萬畝，腦田十三萬六千九百二十畝；第四區計水田二萬餘畝，旱田三萬餘畝。荒地面積約爲全縣面積的百分之廿七，除各寺院私荒地佔百分之六七以外，其餘均爲官荒地。全縣水田的土質，多係黃土，旱田，腦田多係黑土，荒地則多爲砂土。荒地至今未能開墾的原因爲，（一）氣候過冷，不宜於農作物的種植；（二）差徭太重，墾民裹足不前，至於各種田畝的價格，近年亦以差徭過重之故，大爲降落，現查得耕地非耕地之各種價，按其等級，特爲列表於左：

(名稱)	(每畝最高價)	(每畝最低價)	(每畝普通價)
水田	五	二	二元五角
旱田	三	一	一元五角
腦田	三	一	一元五角
林地房地	十	六	七元八元之間
沙灘披地	五	一	三元左右

全縣人口 全縣人口約爲一萬二千七百五十餘戶，八萬三千八百餘人，以全縣土地面積計，每方里約居七人強。居民爲漢，柯，番土四族，漢人計四萬四千三百餘人，回民一萬八千餘人，番民一千五百餘口，土人二萬餘口。各族分布，漢人則佔東，西，南，北各區之大部分，回族聚居於東，西，南，三區，番族居北區之一小部分，土人則散居於西區，北區一帶。

縣府於民國十七年匪患平息後，曾舉行全縣戶口總調查一次，以清查地方；二十年奉中央命令，復辦戶口登記；後又以供給省誌資料，重查戶口確數，復行登記。茲據其

所記，列表如後。

(類別)	(佔全縣人口總數的百分數)	(人 數)
農人	百分之九十	
工商界	百分之十	
男	百分之五十弱	四萬一千八百六十餘人
女	百分之五十強	四萬一千九百三十餘人
壯丁		四千五百餘人
老幼		六萬七千餘人
游民乞丐	百分之五	
道士		十三人
喇嘛		五百八十餘人

全縣出產 縣城東三十里樵漁堡地方，有煤山一座，周圍二十餘里，煤質尚佳，
 鑿洞共十四門，深三十餘丈，每鑿日出煤約九千六百餘斤；十四門合計，每日出煤當為

十三萬四千四百餘斤。此外全礦有水井二口，日夜打水，以防各鑛水積滯。開採悉用舊法，費力甚大，需費浩多，加以交通阻塞，銷路不廣，以是營業不甚發達，現仍以舊式之大車或驢馬，裝載馱運，銷於省屬之互助，西甯，齊源，湟源，樂都，民和等處，不能推銷外省。該礦開掘至今，歷時很久，其業務上之組織，極為簡單，除鑛之所屬地主外，即為鑛主及工人。鑛主在往年，每日曾為地主納煤二百餘斤，近已不復續納，獨佔一切；工人則除略支工資外，多以煤代之。又查此十四門之煤鑛，祇二門為官鑛，餘十二門均為私鑛。

縣境廣惠寺，却藏寺，各有森林一處，惟因保護欠當，現砍伐殆盡，此外關於農工產品，各列一表於後：

(農產品名稱)		(每年產量)	(每斗價值)
青稞		十餘萬石	一元五角
小麥	同右		二元三角
山芋	同右		六角

豆類	同右	一元三角
胡麻	同右	一元四角
菜子	同右	一元四角
燕麥	同右	七角

(附註)該縣各種農產物，每年產量，均為十餘萬石，除納糧繳差外，均以自給，頗少輸出，僅有少數腳戶，馱負麥豆等至甘涼各地，藉利謀活而已。

(工業品名稱) (每年產量) (價 值) (銷 售 地 方)

毛織品	褐布四五十疋 毛氈一二百條	褐布每疋七元 每條三元	本縣境內
磚瓦類	二窰	每窰約五六十元	同 右
紙類	二三十萬張	每萬張約三十元	運往蘭州西甯等地銷售
皮革類	羔皮一二千張	每張約八角	運往天津包頭等地銷售
五金製品	火盆一百餘個 銅鍋一百餘口	每斤約四元	本縣境內

酒 醋 類

酪流酒約二千
斤醋二千餘斤

酒每斤三角醋每
斤五分

同 右

油 醬 類

二萬餘斤

每斤約二角

蘭州西甯一帶

交通與建設

大通縣城牆，高約三丈五尺，城跟厚約二丈，城頭寬約八尺。城內建築，除縣政府，（原爲參將營）公安局，（原爲游擊衙門）建設局，（原爲關帝廟）三處皆係磚房外，其餘均爲土房。街道有中山大街，黨部街等兩條，及小巷五條。中山大街自東門至西門，長約半里，寬約八尺，係土築，尙較平坦，惟雨後則不堪泥濘。城市以外的交通，陸路方面，則有（一）通省大道，長約一百十里，最寬處約爲二丈，（二）大興縣道，由縣城北至興源縣，長約九十里，寬一丈八尺，（三）大湟縣道，由縣城西至湟源縣，長亦爲九十里，寬一丈五尺，（四）大互縣道，由縣城東至互助縣，長九十里，寬僅一丈，水路方面，有黑林河，（發源於黑林腦）撥科河，（發源於撥科腦）東峽河，（發源於大坂山麓）三河，匯合而成大通河，東南流而入於湟河，在三河匯合以下，可通船筏，順流往西甯，樂都，及蘭州等處，流急如奔，每日行程可至二百餘里。

大通縣現設有郵寄代辦所一處，由縣城居民代辦，每日開通郵一次，每月可售郵票二十餘元。縣政府裝有電話機一架，由省電話局管轄，除縣府得隨時使用外，其餘各機關及民衆等，通話一次，須納洋一元；電話機年久陳舊，路線時常損壞，通話時不但聽不清楚，而且時常彼此隔絕不聞。

關於新的建築方面，在距城三十里之衙門莊，於去年建立高級小學一處；距城四十里之東峽河，亦於去年架建東峽橋一座，此外通省大道及煤器之運煤大道，亦係最近之新建築。

農村情形 大通縣自十八年起，始劃分全縣爲四區，區公所則亦於此時成立。區以上則有堡村等名稱，計東區八堡六十三村，西區八堡七十三村，南區十堡二十五村，北區六堡五十五村，全縣共計爲三十二堡二百十六村。於民國二十年，又開始推行地方自治，併堡爲鄉，每鄉設鄉長一人，劃村爲閭，每閭設閭長一人，但均爲有名無實，成績毫無，茲將農民的一般情形，分述於後。

(一)地主及各種農民的百分數 全縣除廣惠寺，却藏寺，張家寺，祁家寺，平安

寺，遜堡寺等均擁有極廣之土地而爲地主外。居民則自耕農佔百分之五十。半自耕農佔百分之二十，佃農佔百分之二十，雇農佔百分之十。

(二) 租納種種 佃戶向地主繳納田租的方法，普通亦爲納租金法，納租穀法及分租法三種。按例於每歲秋收後，租戶照數繳納地主；惟納租金法，並非租戶直接納現金於地主，祇將地主每年向政府應納租田的糧款，與地主對半分担，餘則補以租糧而已。

(三) 農民生活 一般農民，多以土布或褐布爲衣，青稞製麵爲食，(用麥製麵以食者爲數極少)住則一律舊式土房。查其每年每人必須的生活費，衣着方面至少十元，飲食方面至少十二元；居住方面除自有土房者不算外，租住者至少需洋四元，平均每人每年需洋三十元左右。

(四) 農民家庭 農民之家庭組織，除漢，回二族與各省無甚相異外，番，十二族，則採用母系制度，大抵男子在家操持內務，女子則在外耕作莊田，或牧畜營產。

(五) 農民借貸 一般農民的借貸種類約有三種，即(一)借銀，其利率多不一律

，每月行息大抵在三分以上至十分以下；（二）借茶布，即借茶一包或借布一疋，至秋後還洋五元或麥二斗；（三）借糧，即借青稞一斗，至秋後還麥一斗或一斗二升，各種貨，限期最多一年。

（六）農民痛苦 一般農民之真正痛苦，在於納稅過重及役吏詐。一年中除田畝借糧外，尚有營買糧，產銷稅，糧茶稅，禁烟借款等，名目繁多，不可數計；而役吏則隨時勒索，兇如虎狼，農民受其剝削，幾倍於重稅。

手工業現狀 該縣手工業有木匠，鐵匠，銀匠，皮匠，褐匠，爐院匠，磚瓦匠，氈匠，縫工等，因地處邊陲，一切機器尚不多見，故各手工業者均能自給自足；惟裁縫一業，近因手機盛行，無成本而不能置備者多已相繼歇業。

全縣工人約有四百餘人，多係半農半工，其生活的各方面，無異於農人；以前曾亦有縣工會之組織，惟有名而無實，去年復成立工會改組負責人員辦事處，從事改組原有工會，履行會員登記，但亦無甚何進展。

商品出入 全縣每歲輸出商品以皮毛為最多，羊毛約在萬元以上，牛羊皮約三千

餘張，皮靴約一萬餘雙，青鹽約二十餘萬斤，酪流酒及油約三四千斤。自外輸入之商品，以茶、土布、斜布、絲布爲最多，其大部分商品之來源爲甘肅之蘭州及本省之西甯等地；由商人批運到縣後，再分賣本城各商號就地零售，或給四鄉農家欠賣，至秋收後，以三分以上之息收款。

全縣現有大小商號約三四十家，其資本額最高爲二千元，（約六七家）其次爲百餘元，（約十餘家）最低爲五六十元。（約十餘家）近年來，該縣商業已一蹶不振，其原因爲（一）稅捐過繁，商民不堪負擔；（二）自民國十七年土匪擾境以後，不但損失甚鉅，且由本縣至甘涼（即甘肅之甘州，涼州）之交通因此阻塞；（三）齊源縣原爲該縣屬地，未劃分前，齊地金廠，多由該縣商人經營，每年可收黃金四千餘斤之鉅，自分縣後，改由公家經營，因此收入銳減，金融大受影響；（四）齊源未分縣以前，所有輸出之皮毛，概由本縣商人經手，自分縣以後，皮毛業又改由齊源商人經營，收入又減少一部分；有上四種原因，該縣商業，遂日形衰敗之象。

教育調查 該縣之教育行政機關，爲縣教育局，全境現有高級小學三處，初級小

學六十五處，其全年之教育經費，共有八千六百餘元，統籌自地方。其籌撥辦法，鄉村小學，由各村自行攤收，直接付給所屬學校收用；縣城各校，則概由教局統管，除各校原有基金外，餘由縣府籌撥，由教局分發。

查該縣現有受過小學教育者三百餘人，受過中等教育者五十餘人，受過大學教育者僅一人，進過私塾者一千餘人，進過補習學校者四十餘人。成年識字者六千餘人，學齡兒童之在學者，佔全縣兒童數之百分之三十，失學者為百分之七十。

風俗一般

關於該縣居民之風俗一般，茲亦為分節述之於後：

(一) 宗教信仰 該縣居民，分為漢，回，番，土四族。除漢族無一定之宗教外，回民則均奉回教，番土二族，則同奉佛教。回教在該縣各地均設有清真寺，於每星期五定為主麻日，所有回族虔誦經典者，即於是日羣來寺內禮拜。禮拜之先，必取水洗頭及手足三處；洗淨後，一聞呼聲，即頭裹白布，開始禮拜，拜時寂靜不作聲，又除每星期五之禮拜外，每日又必作小禮拜五次，其地點無一定。按時隨地行之。佛教之寺院，亦到處都有，（全縣約有一百十四處）番土民衆，時到各寺院布施朝佛，雖破費許多金錢

，毫不吝惜。朝見活佛時，活佛常以木棒或竹竿，向朝見者的頭部輕微擊打，朝見者亦必爭以頭向活佛的臥床碰撞；其能受活佛一擊，或能碰活佛的臥床一頭者，必引為非常之榮，以為回家之後便可免除災禍而享受佛賜幸福。

(二) 婚嫁禮節 該縣漢回居民的婚嫁禮節，與內地無甚相異，至於番土二族，則與前述青海各縣又有不同。大抵在訂婚之初，先由媒人到女家說親，如得允許，男家即擇日送酒二大瓶，並在瓶口縛以細毛繩數條，以表誠意。嗣由女家擇日，邀請男家主婚人歡宴，過後復由男家主婚人邀請女家允婚人歡宴，在此宴會席間，雙方遂議定財禮，(禮物以牛一頭，或馬一匹，及白銀四五十兩)擇日過禮。女家於接受財禮後，即整備嫁裝，以待親迎。至日，男家特派取親人到女家迎娶，女家一面設席款待，一面亦派人送女，行至中途，男家又已派善騎者二人在途迎候，途次相見，即席地同坐痛飲，同時復由此善騎者二人與女家所派之送親人，互相奪帽為禮。禮畢，善騎者即先行馳歸，新婦到後，同來之送親人，又被款宴於宅外場院之中，此時先前之善騎者二人，亦來陪宴，在途中奪得之帽，當場奉還，而以酒二三十碗強使失帽者飲盡以作罰。同時有番婦

多人，濃粧盛抹，歌舞於宴席之前，而新婦亦嫻嫻來場，小坐於歡飲者之旁。既而與送親人等同入新郎之家，復於新郎院中，席地圍成圓席，再度痛飲，歡飲既畢，男家乃出肥牛一頭送女母，以謝母勞，於是婚禮遂成。

(三) 喪殯儀式 漢族居民之喪殯儀式，稍異於內地。無論貧富，於人死後，均須延僧誦經度靈，富者七日至十四日，貧者普通在五左右。凡為孝子者，須披麻帶孝，手持喪杖，於百日之內，不得騎馬，不許坐轎，不許上床安眠，不吃葷，不喝酒，以表哀悼，百日之後，始一切恢復如前。番土居民之喪殯儀式，多如前述之青海各縣的番民茲不復贅。

(四) 民間歌謠 盛行於該縣民間的歌謠，當推為秧歌及少年二種，秧歌於扮演社伏時唱之，茲選錄一闕於下：『正月十五廟門開，鄉的姐兒們上香來，脚又大來鞋又歪，脖子裏吊的個癩疽袋。』少年亦名為山歌，每四句為一首，茲亦採錄一首如下：『前修舖門後修店，一連兒修下了兩院，自家的夫妻好好兒看，維旁人那是枉然。』諸如此類，寓意粗鄙，惟多偏於男女之情。

(五)迎神賽會 該縣鄉民，於每歲十一，十二兩月間，有迎神賽會之舉，屆時男女老幼，羣相往觀，焚香拜神，極爲迷妄。此外於每歲年關節後，有所謂社伙者，由民衆扮演各種故事，如唐僧取經，八仙聚會等，或歌或舞，以爲娛樂。又各寺院於每年元月十五，及六月六日舉行大會，各地人民往觀覽者甚多，番十二族尤爲踴躍。

(六)其他 全縣人民，向嗜賭博，現因連年歉收，民生凋敝，此風大減。又查該縣漢人之嗜酒者約有一千餘人，漢人男女之嗜食鴉片者亦有一千餘人，回族人民嗜煙酒者可說絕無。男子鬍鬚者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二十，多爲番十二族；女子纏足者全爲漢回二族，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三十，惟所纏之足尙不甚小，與天足相差無幾。

政治及稅收 大通縣的行政區域的劃分，已見於農村情形，其各區區長等所作之事，僅爲攤差派款而已，至於所謂地方自治，不特無所事，實無所一知。

該縣現無法院之設，只於縣政府置承審員一人，辦理一切民訴事件，並有大通縣監獄一處，內設管獄員一人，凡因民刑事件而犯罪者，俱管押於此獄中，被禁者如家中無人供給飲食，則由公家酌給，共計每月該獄向縣政府領取食糧倉斗二斗，專供此等犯人

之用。

茲關於該縣行政機關等的大略情形，列表於後：

(機關名稱) (職員總數)

(全年經費)

(備

註)

縣政府

十四人

七千八百元

教育局

五人

一千四百四十三元

對全縣教育，整頓甚形積極，較前似有進步。

建設局

三人

六百六十元

禁煙局

六人

四百八十元

產銷稅局

十人

二千六百八十元

清賦處

八人

二千四百元

現正向各方農民換照，於完畢後，即進行清丈田畝工作。

公安局

四十一人

四千〇六十八元

設局長一人，巡官四人，步警三十六人，有舊毛瑟步槍十六枝，立明登步槍一枝，經費為每月三百三十九元，由局長造具單據，呈請縣政府核撥。

全縣每年財賦收入除開支地方自治，建設，教育，公安等各項經費外，其餘一律交

財廳，茲將全縣每年負擔糧草稅款等，列表於左：

(名稱)	(全年負擔數)	(徵收方法)
屯糧	一七八五·六一〇倉石	收折銀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二元，縣府徵收。
番糧	三九八四·二五一五倉石	收折銀三萬〇六百九十八元，縣府徵收。
耗羨糧	三六七·八三四倉石	縣府徵收
盈餘陋規糧	九七六石	同右
營買糧	三六〇〇甯石	軍部派人徵收
支應糧	六〇〇甯石	同右
營買草	二二〇三二〇〇斤	同右
支應草	一〇〇〇〇斤	同右
屯草折價洋	七八二元	縣府徵收
糧草串票洋	二〇〇元	同右
附加法院經費	二四四九元	同右

到 宵 海 去

補助師範經費	五〇〇元	同右
油樑磨費	四〇元	同右
稅契價洋	九八〇元	同右
驗契費	一二〇〇元	同右
印花稅洋	七九〇〇元	同右
牙稅洋	八元	同右
番貢馬價	三九元	同右
全年支應人夫驛差損失	七〇〇〇元	同右
產銷局卡總收	一四〇〇〇元	一半的十分之一向各堡攤收，其餘一半，由該局零收。
糧茶局卡總收	四〇〇〇元	
權運局卡總收	七〇〇〇元	

遠處海西之都蘭縣

純爲蒙藏游牧之地……人民尙在部落時代

金煤礦苗露出地面……礪砂岩石隨地都有……青鹽月產一萬餘斤

青海都蘭縣調查：

沿革歷史

都蘭爲青海新置之縣，位於青海的西部。本爲西戎所居，殷周時屬西

羌，漢屬張掖武都等郡，王莽置西海郡，築五縣達海，晉以後爲吐谷渾所據，隋置西海，河源等郡，唐宋爲吐蕃所有，元屬貴德縣，明爲西蕃地。正德四年爲蒙古部屬所據，名曰海寇，原有義敏懸壺族被其戕滅，或被迫率族遠遁，其有留存者，悉居爲奴隸，向蒙古納租支差。康熙間，平葛爾丹台吉札什巴圖爾等來朝內附。雍正元年，札什巴爾之子羅不藏丹津作亂，既平，分別從逆，編爲七十九族，以三十九族歸西藏，四十族留置青海，後併爲八大族，委千戶，百戶，百長等分轄，（部屬有千戶所上者，委千戶一員，百戶所上者，委百戶一員，不及百戶者，委百長一人，）各由西甯衛夷清衙門發給委

牌，准其世襲。民國八年，甯海護軍使設理事署於都蘭寺，爲設縣之初步，但十餘年，政績毫無，進步殊鮮，十八年勘定縣治地址，十九年始正式置縣。

土地面積

都蘭地勢遼闊，全境荒涼，其東北以大通河與齊源分界，東以克拉克山與齊源分界，南以星宿海，西南以巴顏哈拉山與玉樹分界，西以勒科爾烏達布遜等山與新疆分界，北以祁連山與甘肅分界，東西約一千五百餘里，南北約九百餘里，總面積約六十七萬五千方里。境內羣山叢疊，氣候不齊，其以土壤肥美而已耕墾者計有希里溝，塞什克，哈拉哈圖，香日德，莫胡爾，察漢烏蘇等處，面積約二百五十方里，此外土質沃饒可耕而未墾之荒地，尙佔全縣面積十分之五，而確確不可墾者，亦佔十分之四。

山川湖泊

都蘭四面環山，層巒起伏，形勢奇峻。過其境內之山脈形勢，在其西境有崑崙山之二支，東進綿延盤曲，包圍於青海湖沿岸，成一大高原，形成都蘭天然區域。此二支：（一）爲南支克拉克山脈，自西東行，橫至於青海中部，使都蘭，玉樹由此分界。復分爲南北二支，北支爲貌木克太山，（即積石山脈，分布於縣之東南，爲布青

山，(當哈伊麻圖山，與北支之祁連山脈相接。香日德之顏五挨力山，鄂顏黃山，察汗烏蘇之下蘭木蘇山，黑斯山，哈拉哈圖之下力哈札更山，鄂拉生山，察夕香卡之八隆若蘭山，若蘭不漏格等山，皆係木克太山之支脈，從東到西，與柴達木盆地沙山相接。南支爲長江黃河之分水山，最高者爲噶達素其老峯。(二)爲北支祁連山脈，(即天山脈)存縣之極北，爲都蘭甘肅之分界山。其支脈亦有二，蜿蜒於縣北者爲布喀山，在青海之北更分支爲客拉山，在青海之東南支爲米晒石慶山，此山復分支爲甘珠爾齊老山，阿汗大勒山，阿雅哈山等。而甘珠爾齊老山之西即爲都蘭縣政之所在地都蘭寺，其境內各山之位置，則北爲阿汗迭勒山，迤北爲拜王圖嶺及黎頭山，極北爲祁連山，東起至東北爲喀山，磁窯山，歐喜山，金山，客拉山，阿米晒石慶山，甘珠爾其老山，南區羣山等，其最優者爲貌木克大山之支脈，內最大者爲下力哈扎更山，八顏五族力山等，迤延爲貌木克大山，東南爲布青山，及當哈伊麻圖山，西南即巴顏哈拉山，正西爲喀順山，及勒科爾烏蘭達木遜山脈。境內之河流，在其北者有布喀河，哈拉西納河，八色河，郡子河，且吉河，巴漢烏蘭河，伊克烏蘭河等，均折東北注入海中。其由正東入海者爲大力麻

河，入察卡鹽池者爲柴集河，入烏蘭泊者爲都蘭河；在其南有察卡大河，哈拉哈圖河，引得河，察漢烏蘇河，玉湖雷河等；西南有烏拉斯河，那莫渾河，舒鳴河，白河等，均匯入迤西之柴達木河；西北有賽什克之過力河，八延河，胡魯池，博門果勒河，却爾根果勒河，及正西之古遜湖，伊哈淖爾庫賽池等湖泊。青海湖在縣之東北，周六百里，水色青碧，故稱青海，爲中國第一大鹹水湖，居中國之中心點。湖中有海心山，上建寺院，匯來之河流，西北有布喀河，哈拉西納河，郡子河，八色河等，北有且吉河，八漢烏蘭河，干池河，西有載沙河，南有大力麻河。而縣南之星宿海，亦爲著名之湖，在噶達素其老峯之東南，由諸小湖環列而成，望之若星宿，故名。黃河發源於此，東流會扎陵海及鄂陵海，繞積石山，曲折而北，噶達素其老峯之北有舒葛河，那毛渾河，烏拉斯河；北流會東南之玉胡雷河，東之察漢烏蘇河，哈拉哈圖河，引得拉河，察香卡河等，縱橫週流於柴達木盆地，名曰柴達木河，向西北流約五百餘里，匯爲達布遜湖及布隆吉爾池。此外有正西吉遜湖，烏爾丁湖，康賽池，伊哈淖爾西北之博門果勒河，却爾根果勒河，中部之延河，胡魯池之賽什克過力河；東南之柴集河，均注入沮汝池或鹽池。早則

該池水勢縮小，形同池沼。

古蹟勝境 希里溝縣府東南一里許地方，有舊城遺址。其西北有土墩七，高丈餘，爲圓錐形，不知築於何時。察汗烏蘇亦有舊城遺址，相傳爲柯柯王所築，但確否無從攷查。又距都蘭寺西北五里許地方，有山曰塔牙，高聳雲表，形勢雄奇，從百步外望之，似爲一山，至則峯巒環抱，有如大谷；中有平原約二方里，松柏蒼翠，水流濺濺，有大柏一株，儼如華蓋，孀孀可愛，嚴冬時，鬱翠如春夏，據說此樹爲湖圖克圖佛馬死於此處後所生。此外如干角牙、堅之二郎洞，洞中甚寬闊，洞門外有長方形石二百餘砌，疊爲牆，相傳爲楊二郎習靜處，亦爲全縣勝景之一。

種族戶口 都蘭純係蒙藏二族的游牧地，漢回在此營商者寥若晨星，計蒙族約有一萬七千二百餘口，藏族約有一萬零四百餘口。蒙族分爲十旗，藏族分爲五族，設縣之後，爲行政便利計，曾按其各族部落，劃爲十五行政區，茲分別述其名稱部屬等於後：

(一)和碩特西前旗（卽俗稱青海王旗）游牧地，居察汗腦爾一帶，有帳房一百五十餘戶，土房二十餘戶，共約七百人左右。

(二) 和碩特左翼西前旗 (即察卡王族) 居察卡一帶，有帳房七十餘戶，土房十餘戶，共約三百餘人。

(三) 和碩特左翼西後旗 (即柯夕王旗) 居塞什克及柴達木爾代乃一帶，有帳房二百餘戶，土房十餘戶，共約八百餘人。

(四) 和碩特北左翼右旗 (即可力溝盟長旗) 居柴達木，得令喀，郭爾毛，懷頭他拉，大小柴旦，下面哈錦，塞什堂，瑪海等九處，有帳房一千五百餘戶，土房一百餘戶，共六千五百餘人。

(五) 和碩特北右翼末旗 (即可力札薩克) 居柴達木庫爾魯克，有帳房五十餘戶，共二百餘人。

(六) 和碩特西右翼後旗 (即巴倫札薩克) 居柴達木，巴倫一帶，有帳房二百餘戶，土房十餘戶，共九百餘人。

(七) 和碩特西左翼後旗 (即俗稱宗札薩克) 住柴達木毛柴胡一帶，有帳房二百餘戶，共八百餘人。

(八)和碩特西右翼中旗 (即白吉乃爾札薩克)居柴達木白吉乃爾一帶，有帳房一千三百餘戶，共約五千餘人。

(九)香日德族旗 (即班禪游牧地之香德族民)居香日德，有帳房二百餘戶，十房十餘戶，共約九百人。

(十)察汗諾門竿旗 (即俗稱達布禹旗)居伊克烏蘭河一帶，有帳房五百餘戶，共二千餘人，(以上爲蒙古十旗)

(一)王什代海族 (即八大族之一)居青海湖之西北，與甘肅之敦煌相接處，有帳房四百餘戶，共約二千餘人。

(二)剛察族 (亦爲八大族之一)居青海湖之北，有帳房二百餘戶，土房十餘戶，共約九百餘人。

(三)鐵布加族 (即新自甘布爾移來者)居青海湖之南，有帳房二百餘戶，共約八百餘人。

(四)都秀族 (亦爲八大族之一)居青海湖之南，有帳房七百餘戶，共約三千餘人

(五)日安族 (即自循化縣南甘家灘移來者)居青海湖之西南，有帳房三百餘戶，共約一千五百餘人。(以上爲藏族五族)

交通與建設 都蘭設縣以來，因經濟及事權所限，城垣街市，均未建築，現已劃定希里溝地方公田二十方里爲將來築城之處。都蘭寺附近住有新來墾民三十餘戶，現正在開修道路，以利全縣交通。至通省大道，因距省城甚遠，工程浩大，現雖亦正在修築，但七百餘里之長，非數年不成。郵遞處亦已設置，其郵路東起湟源，西達香日德，往返僅通遞信件。電話，電報，現則尙未設辦。

出產富藏 縣境天產富豐，希里溝，哈拉哈圖，香日德一帶之山嶺，多天然松柏，綿亘數十里，瀾望皆是，宗克，巴倫，可魯，台吉乃一帶，林區尤廣。而可魯又特多礦產，如金礦，煤礦等的礦苗，多露出於地面，礫砂岩隨地都有，此外如礫砂，火硝，硫黃，皂礬，鉛錫等，盛產於柴達木，台吉乃等處；自然銀盛產於八寶等處。至境內鹽池更多，如塞什克之產白色鹽，可魯之產紅色鹽，五柴旦之產黑泥鹽；而察卡地方之青色鹽池，周圍約二百餘里，天然生產，不用煎熬，每人每月可取萬餘斤，質青味佳，爲

青海冠；每年行銷甘肅四川，及本省者，爲數甚鉅。又青海湖之魚，產量亦富，每屆冬令湖冰時，商人多往捉捕，運銷本省及甘肅等地，爲數亦不小。尙有鹿茸，麝香，狐皮，狼皮，豹皮等，亦稱名產，暢銷於內地各省。惟境內之礦產林產，以土人智識鄙陋，常以保守地脈爲詞，禁人挖掘，以是採出者寥寥，貨棄於地，殊爲可惜。至蒙藏人的羊毛羔皮的出產，往年輸出達三百餘萬斤。

農工商業 都蘭屬地雖廣，而開墾務農者爲數無幾；加以素無農業智識，以是肥沃地，未能盡其天然之利。其出產大抵以青稞，小麥爲主，產量極少，不足全縣人口半年之需，全靠內地運入接濟。工業則一無可言。商人則概由內地而來，其商品多以茶，布，烟，酒，針，線等物；夏季向各處放賣，冬季則收各種皮毛，鹿茸，麝香等以歸，每年一次，多不久居，貿易一律流動性，無商店之設立，每商人之資金，最高則有數千元，最低亦在三四百元以上。

教育 都蘭地處荒陬，蒙藏游牧民族，除迷信佛教外，所謂文化事業，一無所知，設縣以來，至今尙無一處學校。

風俗一斑 縣境的蒙藏民族，其衣，食，住的生活習慣，與青海各縣的蒙藏人無甚相異。他們平日除牧畜，取毛，作食等工作外，無事則常男女圍坐、飲茶談天，終日不倦。男子嗜吸鼻烟，與人坐談時，一小時內嗅至十餘次。又喜飲酒，與人會飲時，非醉不歸。其家庭組織，極形簡單，除父母子女外，別無其他親屬，男子多招贅於人，女子多贅婿於家。男子尙多蓄髮，賦性強悍，喜劫掠，女子天足健碩，動作活潑；勤勞耐苦，及操持家務，牧畜耕作，修葺帳房等，都由女子獨任。

政治與其他 都蘭自設治後，一切行政尙在籌備中，除將全縣游牧部落畫爲十五行政區，稍具雛形外，並無若何設施。司法方面，因無司法機關，民刑案件等，均暫由縣府兼辦。公安方面，因蒙藏人聚族而居，尙在部落時代，性情強悍，以劫掠爲能事，因此地方自治殊難着手；現已由省軍派隊來防，以資鎮壓。稅租財賦，亦無從收繳，縣府僅以末等縣的規定經費，折扣收入，以之開支，拮据情形，不堪言狀。

(附註) 都蘭遠處海西，人民尙在部落時代，全境荒涼，設施毫無，各項調查，均無從下手，此篇不過備其大略而已。

遍地皆礦之慶源縣

煤礦已有八處開採

金礦雖富採者極少

無烟煤火力甚強可燒穿鍋底

青海慶源縣調查。

土地 慶源雖地處邊陲，氣候寒冷，然可耕之地，到處皆是；以水利未興，致已開墾的，全屬旱地。統計全縣現約有旱田十七萬五千三百餘畝，其荒地僅為三萬餘畝，多為沙質不毛之地，不能耕種，現全為蒙藏民族聚居之地，僅供其為天然的游牧場所而已。

全縣之可耕地，因寒冷關係，所能生產的只耐冷穀類如燕麥、菜子、青稞等而已，其他如米麥，黃豆等類，則概不能種植。近年雹災旱荒頻來，收成銳減，以致每畝地價

大降。現查農耕地之最高價，每畝僅五元左右，普通每畝只值二三元，非農耕地，則全無售價可言。

人口 全縣共有四四〇六戶，二萬二千八百餘人。全縣共分四區，計第一區爲九百八十七戶，六千五百六十餘人，縣城屬第一區，計有三百四十三戶，二千一百三十餘人；第二區爲九百二十四戶，五千九百餘人；第三區爲八百十八戶，四千餘人；第四區一千六百七十七戶，六千三百四十餘人。其各區之民族及職業等之人口分配，則如左表：

(區域)	(漢)	(回)	(藏)	(農)	(工商)	(游牧)
第一區	五五九〇 餘人	五二〇餘 人	四五〇餘 人	百分之九 十六強	百分之三弱	百分之 一弱
第二區	四一〇餘 人	五一六〇 餘人	三三〇餘 人	百分之九 十八強	百分之 一弱	百分之 一弱
第三區	一三一〇 餘人	——	二六九〇 餘人	百分之四 十	——	百分之 六
第四區	——	一〇〇〇 餘人	五三四〇 餘人	百分之十 七	——	百分之 八 十三

關於全縣之男女二性，老幼壯丁，游民乞丐，喇嘛僧道等之百分數爲：男百分之四十五，女百分之五十四，老百分之二十，幼百分之五十，壯丁百分之三十；喇嘛約七千人，約百分之三十三，阿訇滿拉四十餘人，約百分之二弱，游民乞丐多係各縣逃來者，爲數極少。

交通 慶源縣城，係新設之縣，置於民國十八年，其縣城爲舊時築成者，築於清雍正六年，現已頹廢不堪。城內有東西南北四大街，街西尙寬闊。其由縣城與外縣交通者，陸路有省道通西寧，長約二百四十里，寬約二丈五尺，及縣道通各路，長約五百餘里，寬亦二丈五尺左右。水路有浩齊河，（卽烏蘭木倫河，發源於青海西部都蘭縣境，）流經縣境，過互助，樂都等縣，由民和享堂鎮匯於黃河。惟水勢甚急，不行船筏，祇偶有蘭州木商，來縣採購木料時，賴此轉運；然常因水急河淺而被沖毀。

郵政方面，現僅設代辦所一處，兩日行郵一次，郵路僅爲由縣城至省城一條，電話亦已設置，可通西甯，電報尙無。

出產

慶源縣之礦產，森林，農工產品等分述於後：

(甲)煤礦 豐源產煤極富，幾乎遍地皆煤，而品質又甚佳，可惜以採法拙劣，交通不便，致盡棄於地。查現已開掘或發見者，計有

(一)距城六十里克圖溝地方產煙煤，開採已數十年，無人主管，由附近居民任意採取。

(二)距縣城五十里有鐵煤窰，開採亦已數十年，出品係烟煤，火力甚大，甚宜於工廠之用。

(三)距城十里人頭溝地方產無烟煤，品質至佳，火力甚強。周圍二三十里之地，全為產區，民國十四五年，曾集資開掘，嗣因經費拮据，早已中止。

(四)距城十五里之瓜拉地方，產烟煤極富，力強質佳，適用於鐵工廠。

(五)距城二百里永安堡附近有多羅煤窰，盛產無煙煤，現僅由附近居民隨意採作燃料之用。

(六)距城二百餘里之俄博堡附近有煤窰溝，盛產上質之無煙煤，據云火力之強，可燒穿鍋底。

(七) 縣屬八之拉洞山後及鴿子溝一帶，產無煙煤，現未開採。

(八) 永安堡西一百餘里之乙士門地方，產極佳之無煙煤，惟以壤接荒蕪，番人視之，至今未曾開採，此外又有多處產煤，惟以礦苗隱藏，無有識者，猶竟棄至今。

(乙) 金礦 金礦在豐源尤為隨地都有之礦藏，其產量之富，實堪驚人；可惜亦以種種關係，採取極少，仍與煤塊同棄於地窖之中，無人過問。其已發見或已開採者，則有

(一) 縣屬班固寺附近十里以內，到處產金，惟以寺僧恃頑把持，迄今尚未開採。

(二) 距城二百餘里朱固寺所屬楚麻廠地方，產金極富，現已開採多年，品質極純，惟採取不得法，所獲有限。

(三) 永安堡以西五十里之晒爾免地方產黃金，現用水拉工法開採。

(四) 永安堡河西道地方產金頗多，用水拉工法開採有年，獲利尙多。

(五) 永安堡北五十里之羊腸子河，沙金城，金羊嶺一帶，到處產金，現亦已用水拉工法開採，獲利頗多。

(六) 永安堡西南四十里之札馬圖地方產金，現亦已用水拉工法開採。

(七) 距城四百餘里之八寶，二寺灘，高崖，天蓬河，野牛溝等處，均產極豐富之金，年來亦用水拉工法開採。

(八) 八寶札麻什蓋東山一帶，盛產金，近已用水拉工法開採，收穫尚佳。

此外金礦之發見者尚多，但據聞有因禁止而不准開採者，亦有多處。

(丙) 銀礦 距城十里之人頭溝青石嘴地方，有銀礦，清時曾開採，痕跡尚存；惟其產量多少，因識者無人，尙未測量。

(丁) 硫磺礦 八寶一帶，多產硫磺，現已用土法開採，成績尚佳。

(戊) 森林

(一) 距城七十里班固寺所屬有森林三百七十餘畝，多產松，樺，楊等耐寒樹木，除供給本縣全縣需用外，每年並由蘭州木商前來賤價採買，由浩寧河順流入黃河，直運蘭州出售。

(二) 距城十里有名照壁山者，有大森林一處，對屏縣城，風景幽秀，前已有人任

意砍伐，現更無人禁止，砍伐殆盡，成爲禿兀之狀。

(三)距城一百里之仙米寺，所屬森林，約有八百餘畝，每年由蘭州木商前來販買，獲利頗鉅，該寺院之財富，半取於此。

(四)距城二百里朱固寺有森林七百餘畝，亦由蘭州木商前來採辦，動輒千萬，該寺富源，全仗於此。

(己)農產品 豐源因地處高原，氣候嚴寒，雖有曠闊之草原，多不適於農耕，以是礦藏極富，而農耕則不稔。茲就其去年(廿一年)各種農產物之收穫情形，列表於左：

	(農產品)	(每年產量)	(價值)
青	稞	二萬七千餘石	每石二十元
大	麥	一千八百餘石	每石二十元
小	麥	二千三百餘石	每石三十元
山	芋	三千五百餘石	每石十元

莞 薑 一千餘石 每石三元

菜 子 七千三百餘石 每石二十元

(庚)手工品 縣屬居民，除遊牧務農者外，操手工業者為數極少，其產品自無可言。茲就其大概情形，列表於後：

(手工品) (每年產量) (價 值)

毛織品 年產毛毯約三千條 每條約三元

皮革類 年產皮靴約六千雙 每雙二元至四元

五金製品 年產犁鋤等農具約八百餘件 以斤論價每斤約五角

酒 類 年產萬餘斤 每斤約值銅元十枚

油 類 年產約數萬斤 每斤約值二角

(辛)其他 齊源出產品除上述各項外，每年尚產狼狐等皮各約二三百張，羊皮五六萬張，鹿茸數十架，麝香數百個，蘑菇千餘斤，羊毛六七十萬斤，駿馬三四百匹，牛一千數百頭。其銷售場所，除煤產，農工品類等供當地給用外，產金全售於西甯，甘肅

，武威，張掖各處；狼狐等皮及鹿茸，麝香之類，均由各處商人來鹽販去，銷售於內地各處；大宗皮毛，亦由客商運銷天津上海各地，牲畜則銷售於本省及甘肅。

農業 齊源每年的農產量，雖然不多，但以地廣人稀之故，在豐年產量尚能超過食量三分之一，近一二年來，因災重歉收，產量已不敷食量之三分之一，每年須向他縣購入補充。

縣屬第一二兩區，地主約佔百分之五，自耕農約佔百分之五十七，半自耕農約佔百分之三十，佃戶約佔百分之五，雇農百分之三。第三區所有田畝全爲佃米，朱固二寺所領有，故此二寺卽爲地主，佃戶因此特多，共約五百餘戶。第四區農田甚少，無地主，大抵僅自耕農與雇農而已。近年因農耕不稔，佃戶常由地主具字租得田畝，成熟之後，平均分穀，並無其他租納方法。普通地主，對於佃戶，頗肯扶持，雙方甚形融洽；惟各寺院常假借佛威力，任意壓迫佃戶。

農民的一般生活，與青海各縣大致相同，茲不贅述。自民國十七八年間，回匪屢次過境，地方受其蹂躪，漢人痛苦尤甚，迄今數年，元氣尙未恢復。近年來以差徭過重，

每年收穫，盡付稅捐，尙慮不足，更以吏役索詐，紳董壓迫，農民受其摧殘，不堪言狀，流離失所者，日益衆多。

工商業 寧源之手工業原以製造皮毛（如製氈，製裘，製靴等）鐵工，木匠等爲主，近年以稅捐太繁，多致破產停業，現存者除製造少量之產品以供當地之需用外，無復有工業可言。查現因破產而失業之工人，佔全縣工人數十分之四，現存者，僅十分之六。

每年由外地輸入商品，如雜貨茶布等類，約值洋四萬元左右，由該縣輸出商品，如皮毛等類，約值洋七萬元之譜。全縣商店，其資本之最高者，約一萬元，最低者五六百元。在去年縣城原有雜貨商店八九處，自皮毛跌價，金融停滯後，因不堪稅捐催索，相繼停閉者半數以上，現僅有三四處，且大抵皆勉強支持，暫維現狀，蕭條景况，令人慨歎。

教育 寧縣教育行政機關爲縣教育局，有高級小學一處，女子初級小學一處，黨部附設民衆學校一處，鄉村初級小學十九處，共二十二處。其教育經費，每年爲三千四

百五十四元，除高小與女子小學兩校之經費共二千七百九十四元，每年由墾糧附徵六百元，毛皮稅款項下附徵一千一百九十四元撥付開支外，其餘各鄉村小學，均由各該當地自行按糧籌措，直接解繳各校開支。

現查全縣受過小學教育者，男九十人，女三十五人，受過中等教育者僅男子二十人，受過大學教育者男女皆無，進過私塾者一百七十餘人，受過補習教育者四十餘人，成年識字者三百四十餘人，學齡兒童在學者七百七十餘人，失學者一千餘人。（以上僅就漢回二族而言，至蒙藏民族，則皆因襲其一脈相傳的王公千百戶制，信奉佛教，男子多入寺爲僧，女子勤勞操作，無所謂教育。）

風俗 靈源縣屬浩靈河以北第一區居民，多係漢族，信奉多神教，浩靈河以南第二區居民全係回族，奉回教，第三第四兩區全係藏族，奉佛教。在本縣因各族勢力，互相鼎峙，常以信仰之不同，時起惡感，教民與非教民之間，每有衝突。

靈源雖地處荒涼，而漢、回、藏雜居，致民間風俗，稍異於青海各縣。縣屬居民，除回民外，男女皆嗜酒，親朋相聚，以酒取樂，非醉不散。回漢二族之女子纏足者甚少

，男子蓄髮者，幾絕無一人。藏族女子完全天足，男子則仍多蓄髮。茲舉其婚嫁禮節等各項，分述於後：

婚嫁年齡及禮節 縣屬漢民，結婚年齡，普通均在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而女子在十六、十八之偶數歲數時，則爲結婚之忌歲。訂婚時，先由媒妁說定，次則男家親往女家，對未來的岳父母行跪拜先見禮。結婚時，新郎仍先到女家，再以跪拜之禮，接見岳父母。禮畢迎新娘回家，拜天地，入洞房，從此便爲夫妻。回民的結婚年齡，較漢人尤早，普通都在十三歲以上，其儀式與漢族大同小異，惟不行跪拜禮，由阿訇代以誦經作證而已。藏民的結婚年齡，反而較遲，男子普通都在二十歲以上。訂婚之前，男女本人先行親密往還，絕對不由父母干涉。訂婚時，則由男方央媒人向女之父母求婚，媒人攜酒一瓶，上蓋酥油，繫以毛繩，並置哈達於其上。如許，則解繩飲酒，不許，則原物退還。結婚之日，新郎偕衆至女家迎親，當夜在女家會同各親屬飲酒，作歌，行樂，不行跪拜禮，即與女宿。次晨即迎回，置新娘於帳房門側，復置酒大宴；入夜，由新郎直接導新娘入洞房，於是便爲夫妻。此外尙有所謂搶婚者，據云更爲有趣。

回人之葬禮 漢人葬禮，一如內地，藏民葬禮，已數述於前，回民葬禮，再爲補述一二。回民死後，不着衣服，先把屍身全洗淨，裹以白布，乃由阿訇朗聲誦經典，爲之祈求飛靈上天。諷經之舉，大都一日，多至三日，下葬時去其布紮，使全屍赤裸，寸絲不附，於是投入土穴，覆之以土，卽爲葬埋完畢，死後並有祭辰拜忌之舉。

遺產繼承及寡婦待遇 漢回民族，父母死後，遺產卽由各子平均繼承，女子無權分派。藏族則不然，無論男女，均得繼承，且男子多爲僧侶或贅婿他家，女子尙能獨繼遺產。漢回民族，對待寡婦，較爲普通，藏族則寡婦有保管遺產，處理家庭之權。

藏民的老幼待遇 藏民重視青年，漠視老人，謂老人是現世贅物。無論男女，年少者衣食豐足，年老者殘食破服，凍餓交迫，無人憐憫，且藏民無所謂孝與敬。

藏女的特點 藏民婦女，無論貧富，無論冬夏，全年下體露裸，概不着褲，且不着靴，赤足履冰，不畏凍寒。至十六七歲以後不出嫁者，必將原有之髮辮，垂諸胸前，名曰天頭，以示不需男子，獨身以終。惟野合求歡，則更自由以行，生子育女，較之有夫之婦，亦更以爲榮；蓋其所育子女，爲其直系父母所有也。

民間之歌謠 民間歌謠，無論漢、回、藏、都名之曰野曲或少年，內容多屬男女間的戀慕。茲略舉數則於下：『北斗七星天空轉，明月一月能幾圓，一黃一綠又一年，好花兒在陽世上能活着幾年。』『有爲的軍師諸葛亮，石碑上開上個影像，日不黑來夜不亮，一心兒牽在你的身上。』『石崖頭上靈芝草，葉葉兒像胡麻哩，身子不大樣子好，好花兒蓋天下哩。』

財政 全縣每年財賦徵收，共洋六三九八二、七九八七元，除縣政府徵收之款爲一四九二二、九七八七元外，餘均照財廳指定辦法開支，或作地方政府之用，或呈解財政廳。其餘產銷局，糧茶局、權運局等徵收之款，共爲四九〇六〇元，亦全解財政廳。

行政 鹽源自設縣後，地方自治，尙在開始籌劃。其自治區雖曾劃定，然皆有名無實，藏族之千百戶等，（如第三區之仙米寺朱固寺，第四區之八寶，阿利克等）至今仍不服從縣政府法令，一切差徭，多不認担，以是行政上頗感不便。茲就其縣政府以下之各行政機關的大略情形，列表於後：

（機關名稱）（職員總數）（全年經費）（附

註）

縣政府 十八人 四千八百元 工作尙努力，惟民貧財窮，建設困難。

教育局 四人 四百五十元 經費短絀，辦事困難。

建設局 僅局長一人 無 局長一人，純係義務，既無經費，自屬虛設。

禁煙局 三人 六百元

產銷稅局 六人 二千八百元

清賦處 八人 無定 名曰清賦，而工作一無，收入毫無報銷。

公安局 官警共廿五人 二千七百六十元 有單拐步鎗十九枝，土槍三十四枝。

茲關於該縣負擔的糧草稅款等項，列表於左：

(名目) (全年負擔數)

番糧 三一二·一四六倉石

耗羨糧 一八·七二八倉石

盈餘陋規糧 三一·二一五倉石

百五經濟糧 一五·六〇七倉石

隨糧帶繳地方糧	一〇市石
糧草串票洋	三〇・八元
附加法院經費洋	一二四・八五九元
補助師範經費洋	二五元
油樑磨費洋	一九三元
稅契及契紙洋	一三七・九七元
驗契洋	二二元
印花稅洋	一七〇〇元
其他雜捐雜稅洋	二四五一・三五元
地方各機關經費	九〇三八元
民間支應人夫騾差損失	一二〇〇元
產銷稅卡總收	三二〇〇〇元
糧茶局卡總收	一六七〇〇元
權運局卡總收	三六〇元

青海是我中國人的領土

▲不能任其長在黑暗勢力之下

▲青年們要做人家所不願做的下層工作

結論 關於沿途的狀況，和青海的調查，我們已是詳細報告過了，現在要把我們實地考察後的意見，寫在後面：

青海是我中國人的領土，在這嚴重的國難時期，不論男女老少大家都應當時時關懷地詢問道：『我們的青海現在怎樣了？』

在地理上，青海的地位，介乎赤白兩帝國主義勢力之間，假如一旦突然有不幸事件發生，其影響所及，決不單是當地某某軍人或某某民族問題，而是整個的國家和整個的民族問題。所以從此以後，我們全國民衆，尤其是青年們，不要再像以前東北一般讓豺獠的外國人來代我們注意她，我們自己應當一致起來維護她，痛惜她，不要讓這塊好好

的河山，不開不問的任其長在黑暗勢力的統治之下，過慘苦的生活！

我們不願對青海當局作任何不滿意的表示，因為在整個的中國國家裏面，封建的惡勢力，那一地沒有，軍人的跋扈，那一地沒有；目之所及，只見老百姓天天在水深火熱之中，時時刻刻吃着黃連一般的苦。在政治上，青海固然令我們有不滿意的地方，但令我們滿意的地方安在？

所以我們對於現在青海當局，不願意作惡意的苛責，而是善意的貢獻意見：

第一我們希望青海當局，要從速根本破除地域觀念。事實很明顯的在我們面前呈現，就是青海如果沒有本省以外的有志民衆，來集中一切力量，共同來開發青海，保護青海，那末不久的將來，青海必爲東北第二之續。好像人體右臂一般的東北，已給人家於不知不覺中割去了，我們決不可再讓一般國際匪賊，來宰割我們的好像左臂的青海，因此我們很希望具有遠見的青海當局，應當立即消滅地域和窄狹的民族觀念，誠意招致省外有志有力的青年們，來共同擁護青海。

第二我們希望青海當局，對番漢回蒙各民族的思想 and 行動，時時與以根本上的調和

與糾正。處於同一區域內的各個民族，如果沒有共同的情感，而彼此只有歷史上傳說上牢不可破的惡念，每足以召外侮。不過這種惡念的消滅，和各民族間共同情感的建樹，須以教育爲着手之基礎，而番蒙民族的亟應予以教育上的救濟，更是不可須臾稍緩的事實，因此我們十分熱誠地希望青海當局設法招集本省以外的經濟和人才，對蒙番教育問題，與以澈底的解決。

以上二點，是開發青海的先決條件，如果這二點不通過，關於青海的一切問題，可以無庸置議。

其次我們要向有志的青年們，也貢獻些意見：

我們既然認定青海是我們大家的青海，我們應當大家有研究的有準備的有組織的有訓練的有具體計劃的集中力量，到青海去，實行做一切人家所不能做不願做的下層工作。

我們何以需要研究？以青海民族之複雜，土地之龐大，在國防上所處地位的重要，我們假如先期沒有相當的研究和認識，決不能引起我們對青海工作的熱忱和決心，我們

是基於民族主義的出發點而工作，這種工作，是不能機械的，是需要有靈魂的！

我們何以需要準備？以一片荒涼天氣酷寒的青海，如果沒有一些準備，只是爲了受着了一時的衝動，大家茫然出發，結果大家非餓死於異鄉不可。所以在未出發以前，我們對於經濟人才的支配和其他種種等，應當有充分的考慮和準備；不然，只要有邊地工作集團一次的失敗，已足以寒後人之膽，致大家裹足不敢前進。我們愈覺到所負使命和責任的重大，愈知道準備是不能少的。

我們何以需要組織？組織的效能，是可以把各種大小不同的力，集合起來，成爲一個最大的力。沒有精密的科學的組織，也許一時可以達到『到青海去』的目的，但不久必致糾紛疊起，宣告瓦解。所以好組織是一個好集團的必需的條件。缺乏了好組織，集團中的一個份子，表面上也許似乎有力量，其實一些力量也沒有。換一句話說，有了好組織，團體中的個人，表面上似乎連一些力量也沒有，事實上大家已是共同地產生了比較任何個人偉大的力量了。抓住了這種力量，我們才可以隨時對付一切萬分困難的事情。

我們何以需要訓練？去開發青海，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身體沒有訓練，多病之軀，休想到邊疆去工作；如果意志沒有鍛鍊，稍遇困難，必致心懶意灰，不能繼續工作；此外還有許多事情是應當先時訓練，使與邊疆工作的條件或情形相合的，我們是邊疆工作的精兵，所以必須要有訓練！

我們何以需要具體計劃？有了計劃，我們才可以按步就班的去做，我們在執行邊疆工作時候，對於邊疆農業文化畜牧和種種建設的問題，不能不先期決定一種精密的計劃，以為後來辦事的標準；而且我們在計劃決定以後，必須拚命按照預定計劃去做。我們不尚空言，而崇實際。蘇俄的五年計劃，令各個帝國主義者聞之頭痛，而我國執政者，一年中有許許多多計劃，國是依然如故；其原因即在此。

青年們要在青海或其他邊地發展其偉大的懷抱，不能忽視了以上所述的五個原則。最後記者要向後列各方面，表示十二分的感謝：

(一) 孫哲生先生葉玉甫先生介紹我們代表青海考察團向中山文化教育館接洽，得到相當的經濟上資助，同時我們公推團員黃伯達先生擔任為該館作學術上的報告，已由

黃先生在南京寄滬，轉送該館。

(二)新聞報館，華安公司，及會仲鳴吳之屏兩先生，也以經濟助我們啓行，(各方經濟資助之數，已於七月首在報端發表)，而並未提出任何條件，我們雖然得了錢爲國家工作，爲民族努力，但究竟於心不安，謹在此表示我們的歉仄與感愧。

(三)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先生，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先生，津浦路邱煒先生，隴海路黃學周先生，南京新聞界俞樹立先生，廖壽昌先生，曹天縱先生，蒯澤民先生，陝主席邵力子先生，甘主席朱紹良先生，視察員張文郁先生，青海主席馬麟先生，秘書長馮國瑞先生，第九師長馬步芳先生，青海黨務特派員方少雲、燕化棠、李天民等三先生，青海楊教育廳長，以及西京日報主任丘元武先生等，或蒙賜宴，或蒙賜予種種便利，真令我們感激不盡！

完了，願有志邊疆工作的同志們努力！